

李弦文集 2

蝶
翼
散文卷



李弦（李豐楙）著

江寶釵 主編

李弦文集 2

蝶翼 | 散文卷

李弦(李豐楙) 著

江寶釵 主編

目次

市長序

邁向人文烏托邦 黃敏惠 006

作者序

蝶翼 李 弦 008

主編序

不以穿越之名穿越的年代 江寶釵 010

輯一 紅樓集

生命的樂章 018

校園散記 022

早晨散記 025

斷想 026

憶那鬱鬱的眸子 027

室友畫像—贈w君— 028

朋友！有這麼一個下午 030

一個如歌般的下午 034

晨的斷思 039

登山 043

海灘上 046

阿勃勒花開時 047

輯二 桃城集

生命之歌	051
大風暴	057
兩封信簡	062
憶兒時	065
哀歌	068
獨白	074
秋之斷思	079
秋日掇拾	088

輯三 沉思集

人生如花園	093
海濱沉思	099
黑夜獨白	101
生命的新糧	104
招魂的變奏	110
蝶翼	114
漂泊之歌	119
悲歌	121

輯四 迷思集

一個神話的解說	126
---------	-----

燃燒的火鳳凰	135
不是寓言	142
廢堡之午	148
一株蘆葦存在的故事	155
美之探求——一個年輕思索者的自白——	164
河唱	183
巨人之歌	189
黃昏的斷思	196
輯五 木柵集	
小巷之歌	202
默示錄	212
白翎鷺之歌	219
聲音	224
牆、鐵窗及其他	227
成長	228
變遷	231
風雨四十年	235
死亡不再獨霸！（懷月辭）	239
漂鳥之歌	247
Abstract	256

市長序

邁向人文烏托邦

經歷風華年少時期，受嘉義風土滋養成長的李弦（本名：李豐楙），是詩人、散文家、評論家，也是道教研究者，更獲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他在文學與民俗領域的創作、研究都很傑出，放眼台灣，與他相似的學者作家並不多見，更是嘉義市的人文瑰寶。李院士融貫民俗與文學的述作途程，開拓出一條新的研究渠徑，也為所有文學人指明了一條寬廣大道。

人類文化是歷來智慧的累積，文學與藝術則是文化精華的呈現，因為人的同理心與審美觀，最能觸動彼此心靈，引發共鳴，累積共通情感，穿透時空，傳頌千古，歷久不朽。敏惠忝以文學與教育專業從政，深刻了解文學剖析人世深層情感與文化流轉，強化社會真善美的生命力量。多年來，堅信並秉持一貫「文化立市」理想，努力推動文學活動，厚實文化治理能量，打造嘉義市成為充滿人文氛圍的城市。

感謝李院士提供畢生詩文作品，自 1999 年無償授權本市文化局出版第一冊詩集《大地之歌》，次年出版第二冊散文集《蝶翼》。今年再新增授權出版現代詩論集《論述卷 - 將葵花般的仰望舉起》，與古典詩論集《論述卷 - 中國古典文學與純粹性探究》，計兩冊，年表也重作修改。同時因應數位運用時代，授權出版全集四冊電子書，充分呈現創作到研究的文學與學術歷程，展現其人文精神全貌。這是一項相當浩大的工程，感謝擔任總編輯的中正大學台文所（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江寶釵教授及團隊全力投入，終於順利完成此次出版計畫。

李弦是本市首位出版現代文學創作集的作家。如今，二十餘年後，在本市作家全集的出版史上，亦是第一位。德不孤，必有鄰，彷彿冥冥中自有天意玉成及貴人們相助。透過本次作品的出版，必然對地方文獻保存、作家作品研究，及在地人物風貌呈現帶來相當程度的貢獻。敏惠由衷對李弦的創作深表敬意，同時透過持續出版「文學全集」，推動文學風氣，使嘉義市朝向文化宜居城市步步邁進。

市長 黃敏惠

作者序

蝶翼

大學求學時期在市區的師範大學渡過，後來到指南南下完成研究所歲月，而真正長期任教於政治大學，中間一度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但寫作的期間則在木柵煙雨中，當時隨想隨寫自然成趣，本書正是當時所有作品的輯錄，彷彿是一支打開過往歲月的鑰匙，展讀扉頁，瞬間記憶湧上心頭，就是這種真切而又遙遠的感覺。

「輯一紅樓集」紀錄的是求學於師範大學，一位青蒼年少的文藝青年，以多愁善感為日常，或往來教室與圖書館，或與好友漫步於校園，跋涉於山村海濱，在所見所聞中，湧起面對生命、死亡的沉思，與文藝、美學的浪漫論辯。

「輯二桃城集」則是大學時期往返故鄉嘉義的心靈紀程，透過風災過境追索生命的價值，哀悼祖母的逝去。而後稍歷人事變遷後，「輯三沉思集」則深入探尋永恆與追求、孤寂與死亡、漂泊與定根等。此即生之焦慮，〈秋之斷思〉與孤獨，即以不同的面貌貫串前三輯。

「輯四迷思集」則是比較大的轉折。彼時之我轉入宗教的研究領域，延續早年諸般哲學思考，卻能以宗教神話的啟迪，豐富了散文敘事的骨肉，其中雜廁了諸多面向：從浴火重生的火鳳凰、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推石的薛西弗斯、莊周夢蝶的真實與虛妄，都想藉由神話、寓言的詮釋，從不同的視角透徹生命的意義：孤獨、死亡、變遷、悲劇，並常與人類的集體命運對話。儘管焦慮、孤獨、生與死仍是心中縈迴不去的提問，當時卻已惘然。

「輯五木柵集」則是移居木柵後的作品，除了紀錄生活的瑣思，也開始回

顧自己與腳下這片土地的生命歷程，〈成長〉、〈風雨四十年〉既是生命的自況，也與島嶼歷史相互對話；而〈默示錄〉、〈白翎鷺之歌〉、〈變遷〉則是眼看台灣：山谷日漸陵夷、田疇化為都市，滄海桑田，得無悵然乎？紀德曾經提醒：年輕人不要常回憶過去，遺憾的是當時的我偏愛回憶，而後自己也邁入哀怨中年，〈死亡不再獨霸！〉既記意外過世的妻，來不及道別乃是生命的至痛，莊子的鼓盆而歌，其實指認有情世界難以超越之情。而置諸卷末的〈漂鳥之歌〉，則是一隻漂鳥的靈魂想像：翱翔於世界、見證生命的諸般境況，自我的內在對話與沉思人生，得以讓我回歸寧靜，超脫自我，也算是對那個生命階段的小結。

本書曾於 2000 年出版，借由此次再版重新作序，感謝江寶釵教授的善意動念，與長期用心的費神編輯。如今步入暮年，身邊的友伴、親朋難免隨風飄逝，撫今追昔，恍如隔世，而文學歲月則始終青春如昔，此乃文學為不朽之業的印證吧！

李弦 寫於木柵書齋

2023 年 9 月 28 日

主編序

不以穿越之名穿越的年代

傾耳讀李弦

在我青春年少的時候，頂著一個春秋大夢，要去尋上古之人如何穿梭於原始的侏儸紀公園的永恆之謎，語言才剛剛發生，修辭尚未開始，神話以最青嫩的聲調講述著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故事。那時候，學者李豐楙是我早識面的，也是我的偶像，成名甚早，在那個年代，他早已是名滿天下的宗教神話研究學者。

李豐楙先生，我的第一篇不成熟的論文，談《文心雕龍》的神話觀，是他講評的。在那樣青澀的習作裡，有無數可怕的缺點，但是豐楙先生客氣地指點了一些，並且說他願意把手邊的資料借我參考。後來，我任職「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請他來校演講；不久又籌劃一個「台灣的文學與社會」的研討會，請他撰寫論文，他竟然都答應了。演講動人，論文甚佳，令我欽佩不已。於茲，我才發現，李豐楙另有一個名字：詩人李弦。恕我孤陋，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李弦。像他這樣的成功的學者能寫出幾篇好詩呢？這個卡在我心中的疑問，導致我認識李弦，要延擱到我已中年以後。

閱讀李弦，成為我的研究計畫「嘉義地區現代文學發展史」的一部分。也因此明白了許多：他是嘉義人，曾經寫詩，辦過詩社，很活躍過一陣子。讀了李弦的所有作品，我大為驚奇，幾乎是所有文類：散文、詩歌、評論，無論質與量都十分齊整，完全可以獨當一面地結集出版。當時，我便極力遊說當時的嘉義市文化中心賴萬鎮主任，希望能夠出版全集，可惜限於經費，未能無法實

現，只能先行出版詩集。詩集編出來的水平，無論就藝術成就與寫作題材言，在嘉義地區，有它不可忽視的地位，就是放在全國詩壇，也有它必須被討論的重量。

除了才情、學力遠遠地不如學者李豐楙與詩人李弦以外，我卻是與「他們」有一些共同點。我自己也創作，也研究，也熱愛田野裡的民俗；同時，與嘉義有很深的關聯——李弦成長於嘉義，而我在嘉義任職。最後，我們將會有一樣長的時間揮灑於嘉義！

從為嘉義現代文學建置資料庫開始，我與李弦有了比較頻繁的接觸。為了訪談，我與外子造訪了他在木柵的家的時候，也盤出一個嘉義地區重要作家的位置給他。

也因此，有緣分陸續為他編輯散文集《蝶翼》、詩集《大地之歌》、《下午，寂寞的空廊》。其中，許多的篇章，都是手稿。他的字一派逶迤的姿態，頗似蚯蚓，在土地上匍匐前進，列隊齊整。這些字是這樣地像極了出入於土地的喘息，讀著，讀著，煥發出無限欣然之感，是有風與水的滋潤。

從詩歌大地到下午寂寞的空廊

1999年出版的《大地之歌》，收錄李弦1969年8月大學畢業那年之後的作品。分三輯，輯一「掙扎」，為抒情之作，有對於生命的冥思，如〈悟〉、〈塔〉兩首是起因於山頂墓園或靈骨塔而引起的感懷，也有初為人父的心情：〈給孩子〉等。輯二是「小鎮印象」，多為寫景之作，寫小鎮的景觀風土：〈廟〉、〈舞龍〉、〈河〉、〈微雨茶園〉等。輯三是「哭調仔」，則是以詩書寫社會紀事，有對歷史的感懷之作：〈吳鳳之歌〉、〈仰望之歌〉〈禱〉，軍旅生活時的作品：〈少尉詩記〉，或者現代生活的〈公寓記事〉、〈吾街吾巷〉等。

另外，有六篇附錄，包括五首詩和李弦詩集年表。

2000年出版的《下午，寂寞的空廊》，收錄1969年以前，李弦大學畢業之前的作品，是李弦新詩的第二集。一樣分為三大部分，輯一是「下午，寂寞的空廊」、輯二是「月，在山寺」、輯三是「致杜瑪」。輯一主要是在抒情；輯二主要在寫景；輯三主要在敘事。同年出版《蝶翼》，是作者的散文，共可分為「紅樓集」、「桃城集」、「沈思集」、「迷思集」、「木柵集」五個部分。

這些文章裡，特別引我注意的是桃城集這一輯，他筆端所至，寫的都是嘉義城、諸羅城的事物。李弦出生於雲林口湖棺梧村，國小五年下學期遷居嘉義後，一直到大學，他的家，都在嘉義，這是為什麼桃城幾乎是他生命中的聖域。〈憶兒時〉裡，那個充滿陽光、花草的小村莊，許多動物陪他歌唱，一個如此快樂的童年。這中間的情感與土地相縫，令人無法拋卻。

根據李弦自己的說法，他的詩歌生命經歷三個階段。在嘉義，李弦完成大學之前的學習生涯，從知識的到感情的。這一段蘊藏著最多生命資源的寶藏，我們看到李弦反覆從中國文學的深井中汲水，灌溉在嘉南鮮美的土地上，培育豐美的花木。這個時期的李弦一方面耽溺於美的追尋，一方面致力於知識的追求，通過聯考後，負笈台北。

臺北是全國文藝青年的心中一個都城的圖象建構，李弦從市區的師大到市郊的政大，如他所說，在這座無城的城市裏，遶行一道無形的城牆。在牆裏安全地戀愛、結婚，可以這樣過了一生；同時，內心卻也湧盪著一種衝力，想要衝破這道被戒嚴封上種種禁忌的城牆，穩妥與緊張跌宕相錯，李弦說，如是豐富了詩與生命。在大學噴泉詩社時期，優秀青年詩人獎的那些代表作，是邁向那一階段成熟的紀念，站立於現代主義思潮排嘎直下的六〇年代，李弦因為他中文系的訓練而有頗異質的表現，似現代而非現代，深厚的中國性與西方的現代性相遇，譜織的詩篇情調以前期的形式美為底層，反差參差，顯出晚唐的奇

詭富麗。

這兩個階段的李弦詩，大量形容詞繫於物象，善塑意象的天賦，使他從環境的營造過程中叫文字自然浮顯主題，寓情於景。儘管前期詩高昂豪邁的語句時現的激越，如「魂兮 歸來」、「熱血熱血……」，稍嫌刻露，然而多數時候李弦恬淡詠懷，對大環境氣氛的掌握與營造，已嶄露做為詩人的造詣，風格獨到。

大地詩社時期，進入了李弦的反動階段。他用詩實踐關懷現實的理念，如實反映初為人夫、為人父的心境，也反映二二八之子的關懷鄉土、批判現實。激越、唯美、奇詭的情懷漸落盡為平淡。

很可惜，為人師、為人長，寫下長篇淋漓，轉折多趣的敘事詩〈台北行〉、〈大地之歌〉時，如詩人所意會到的，他在技巧、思想更臻成熟了，正如一隻槍地躍起的巨鷹，廣闊的天空任他遨翔，這時他卻向學術生命轉向了。我們獲得了一位學者，以失去一位詩人的代價。

存在所展開的沉思，蝶翼翩跹

一如詩歌，李弦的散文誠實地記錄了他的生命腳程，展現個人的、但也投影著社會現象的生命情調。五〇、六〇年代那些歲月扛著反共的重擔，在可見的空間裡，大自街巷，小至紅標米酒，到處是奮發圖強、枕戈待旦的話語，然而在不可見的人的心裡，卻瀰漫著無可如何的愁悶。人自那裡來？要往何處去？這樣的焦慮，在政治噤語的環境裡擴張到極大，孕育了現代主義、存在主義。這樣正面積極與負面頹廢奇異地穿織了李弦散文。他一方面低徊盤桓於美學與存在的玄思憂慮，一方面卻又加勉自勵，遍地尋陽光，觀照宇宙，以中國為其核心。隨著年齡增長，社會的步調在動盪中調整，台灣進入了鄉土期、本

土期，李弦的散文省發「小巷」的居常生活、觀察「白翎鷺」，直到沉痛的「懷月辭」，進展的痕跡斑斑可尋。

蝶翼翩躚集裡所收的散文，以居所標幟李弦的不同階段：求學期的「紅樓集」、居嘉義的「桃城集」、在台北的「木柵集」，至於「迷思集」寄神話之思，「沉思集」寓個人冥想，則以散文的性質區分。

書名定為蝶翼，則在指喻李弦身兼數種身分，既是宗教／文學學者，又是散文家／詩人。研究與創作，在李弦似是非常容易的變身，只不知，他在做學者時，是否還聽到創作的另半身的呼喚？還是蛺蝶展翅翩躚，根本就渾合為一？

葵花的仰望與純粹性互為建構

2013 年的《將葵花般的仰望舉起》則是李弦的現代詩論，是我對李弦文學編輯的餘緒。他的許多看法，成為臺灣文學史的先趨／驅。本書分 3 輯，分別收錄詩論 17 篇、賞析 11 篇、雜論 8 篇。

很多人認為，論述何必成集？然而，如果沒有論述之集成，有時候，不易了解作者的學思與創作的關聯。特別是，李弦最重要的身分是學者，而且，他又有令人矚目的現代詩論。這是我們何以編輯本書的理由。

即使是評論詩，撰寫詩歌理論，李弦的字行裡，竟也出乎意表地充滿著對土地的理解，一如他的字。此地，彼土；他疆，我界，一如蚯蚓，娓娓敘來。所有的有形的框架，或無形的障組，都不能阻止蚯蚓輕緩卻賣力的運動。在世紀末以後，對於這樣的穿越，有一個摩登的形容詞，叫做「穿越」。

這本被名為葵花的詩論集，在偶然中有其必然，它便是武俠寶典一般，在七十年代，早已經跨古典、現代；台灣、中國、西方；現代主義、本土主義。

即使今日，這本詩論結集仍然為我們展示無限的意義。而這本詩集中的諸多論見，成為我撰寫《台灣全志文化志文學篇》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特別是現代詩評論，見解獨到，例如這一段：

七、八〇年代的台灣詩壇，是一種海洋式的寧靜與不寧靜，寧靜的是政治高壓下的社會表象，不安寧的則是想要衝決諸多禁忌的生命力。
(〈序〉)

幸而書寫永在，我們仍然可以從目前李弦所寫下的詩去追溯他曾擁有的生命，探尋美的最初，現代的轉折，然後回歸於本土的平穩—我多麼欣然，得以參與這樣一個詩的心靈。

古典論文集收錄了 10 篇李弦古典詩論。全書辯證文學的兩端：社會性與文學性，社會性要求反映人生、回應社會，屬於文學載道論的一環，文學性則強調個人情志抒發與藝術技巧經營，要求純粹的文學，從〈裴子野與蕭綱之比較研究〉起論，由南朝時期「文學放蕩論」、「純文學」、「純粹性」的辯證切入，續依時序而下，析論歷朝的文學純粹性主張，劉勰、空海、皎然、司空圖、嚴羽、乃至王士禎，作為全書收束。

我最感到抱歉的是，這本書在我這裡囤積甚久。這些文章多寫於早年，許多引用是隨興的。但為了表達李弦的敬意，我請恆毅、鈞筌、千珊、佳賢逐一查考。中正於現代文學的藏書不多，只好不斷遠赴台北，以至於耗費時日甚久。終於，所有的查考在去年底完成，排版與校對亦隨之竣工。毋庸置疑，這本書的出版，要歸功於辛苦同學。最後的校訂，除了我自己之外，也勞駕了黃清順博士。在這裡，我要對各個朋友的付出表達我懇摯的感謝之忱。並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彌補臺灣詩歌理論發展史上的空白。

編輯過程，先補註腳、發表處，整理引文的呈現形式。李弦原始版本中所作的註腳，在那個時代較簡單，由於當代學術發展到今日，學術倫理的要求愈趨嚴謹，那些應該獨立附注，那些適合隨文附注，是編輯時的重要考量。最後並檢查腳註、參考書目的體例，整體修改以《臺大中文學報》為準則。

餘緒

1999年、2000年陸續出版了李弦的詩文集。2002年起，我又受命進行嘉義縣山區文學數位博物館的建置。迄今，我持續做了一些地方文學文獻的編輯，如《文心集》、《諸羅記》（渡也著），召開一個綜論式的嘉義文學研討會；將渡也納入中正台文所的文學經典人物，辦理了渡也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族裔專題的鄒族工作坊、研討會等。

承豐楙先生器重，交由我全權進行李弦文學集的編輯。借著編輯的方便，我遂也從頭到尾把李弦文學讀了幾遍。

由於嘉義地區劃予藝文的資源有限，每一次都備極辛苦，李弦文學集到今日完成，在學者李豐楙獲選院士，對於嘉義市這座一直以人文建構為職志的城市，其意義非比尋常，對我而言，感謝冥冥中的種種「天功」，讓於2022年歸建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的我，得以有機會參與城市的人文建構，而這，彷彿也是一個旅程的結束。

江寶釵 2023年10月18日書於大學寧靜湖畔



散文卷：蝶翼

輯一 紅樓集



生命的樂章

白階石上的黃昏

黃昏時分，我夾著幾厚冊的書來到這白階石上，陽光正輕飄飄地灑落在前邊園子裏的白千層樹頂、灑落在古老廊柱下的白階石上。一切都顯得那麼地肅穆、寧謐而莊嚴，哪！好優美的時刻。

每天，我穿過這樣愉悅的黃昏，來這白階石上沉思。「沉思」多麼充滿著「靜觀自得」的字眼啊！上了大學後，我面對一片遼濶的世界——這世界本身就充滿著「問題」，充滿著待人去解決、待人去思索的癥結。哲學家站在「真理」（如果有真理的話）的國度裏，莊嚴地告訴我：「尋求問題吧！惟有在搜索問題的過程中，你才會發現什麼叫『真』、『善』、『美』，什麼叫作『永恆』。那時，在經過一連串艱辛的思索後，你才有權利說：『我要解決問題』了。」

於是，我更喜歡沉思了，在無數的「沉思」當中，從前不敢想、不會想、不曾想的許多問題，都進入了我思索的領域裏，有的我能想得懂；但更多的，我卻只能站在問題的大門前徘徊、流連。我憤怒、我憂鬱，這些問題如何才能求得滿意的答覆呢？

歷史上的先聖先賢曾透過書本對我說了：「到書本中去吧！到各處去走走看看吧！」

從圖書館的燈光到故宮博物館的陽光、從字裏行間的默讀到外邊世界的啓示，我就好像在黑夜沉沉的迷霧中，走向陽光閃現的黎明。黎明啊！萬物在您的照臨下，呈現著多莊嚴、曼妙的壯觀。

沉思的微笑

暑假裏，我喜歡到故鄉的一座山上默坐，山頂座落著莊嚴雄偉的孔廟，在城東，它高高地聳立在山頂最高的地方。我坐在廊柱間時，可以俯瞰著山下的街道和櫛次鱗比的住屋。

獨坐在廊柱底下，我面對著一廊莊嚴雄美的柱影，在這優美的廊柱間，它隱隱地流動著古中國藝術雄邁的「美」與堅固的「力」。在這固體化的物體上，它所呈現著的已經不僅僅是藝術家巧奪天工手腕，它更莊嚴地表現出古中國的藝術精神與民族性。

古中國的光榮，在歷史上曾與古希臘的風采與羅馬的莊嚴同時並立，曾在黃土高原及大草原上，流傳著一種史詩式的偉大傳統。當我們在敦煌的藝術中，看到那雄渾、有力的雕像時，我從心靈深處有深刻的感動。當世界所有的眼光注視在古希臘毀壞了的神殿上時，我獨自凝神於這些偉大的藝術品下。從它上邊所發射出來的光輝，使我更深切地把握到：中國之所以能雄峙在世界上，確是有它根深蒂固的超絕處，這種超越的力量，不是其他膚淺的理論所能遏阻的。

記得那一次郊遊的日子，陽光靜靜地灑落在故宮物博館前的廣場上。我穿過雄壯優美的大理石牌樓，繞過古色古香的迴廊，那時，我心境的恬然自得，就好像看到了歷史對著我微笑。接著我投身於藝術的領域中；在銅綠的鼎鏽上，我看到一片初民躍動的快樂，我好像聽到好幾千年前，草原上飛躍著原始的歌聲，渾然忘記自己是置身在二十世紀的燈光下；在玉器、瓷器晶瑩剔透中，它們閃動著多麼動人的光彩啊！最使我徘徊留戀的是書畫的走廊，那些山水、那些人物、那些躍動著的藝術家的心靈。從紙面上一變成真實，我面對著是祖國千千萬萬里長的山水，「造化鍾神秀」，山水的鍾靈蓬勃之氣，更富麗於中

國的偉大之上。那些栩栩如生的生命，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擴展，這擴展，是很艱辛的也是最光榮的。

我喜歡撐著傘，穿過一街溼漉漉的兩去看畫展：在植物園的歷史博物館裡，我已不知走過第幾次了？紅色欄杆的窗外，落著迷濛的細雨，一池荷花升起一片綠霧與紅火。而窗內，我看到的是「筆簡形具」的墨荷，「濯清漣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荷的精神我只能從中國的水墨畫中領略得到。我也看到了「寒梅圖」，在這島上我遺憾的是，不能在梅香中體會到「疏影清淺」的神韻，偶而在冬季的山間，聞到一縷梅香，我已認為是大收穫了。

郊遊外雙溪的陽光遠了，植物園的雨中樓影也淡了，在我的感覺裏，流動著的欣喜卻依然沒有停息。這是幸福的，在靜觀自得中，我發現中國藝術的偉大。

生命裏的陽光

紀德在《地糧》裏說過：早晨是一天中的春天，我愛惜每個早晨。而現在，正當我年輕時，这不正是生命中的春天嗎！在這難得的時間裏，我要擁有它、把握它。

在這段時間，也正因為它的難得，我感到自己面對著太多的問題，而要付出更多的力量去解決。生命的價值是什麼？生命的快樂在那裏？當我看完哥德的詩劇「浮士德」時，最後浮士德喊道「等等吧！美麗的時光！」這兩句的代價是什麼呢！不是輸給魔鬼的契約，而是他從服務人群中所得到的滿足！那時，我拿著書本，深深地感到心靈的顫動。現在我處身的時代，一定不會比浮士德所面臨的更痛苦！然而同樣的，我希冀能喊出那愉快的聲音。

從孔廟前的大廊柱起、到故宮博物園的牌樓，我已深深地為它的力量所震

撼。然而我看到那滿意的美的一面時，我知道也有許多令人傷心的一面。廊柱是會殘毀的、雕刻會在時間的壓力下變形的……我知道，要把握住的是隱藏在後邊的精神。也只有從這種精神中，才能使歷史帶向光明與永恆。

人類要有求生、創生的「意志」，我是不氣餒的，週遭的雲霧不能使我悲觀，未知的前途不足令我退縮。在見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中，我聽到了「命運叩門聲」的莊嚴，聽到了命運奮鬥的艱辛，也聽到了生命光明勝利時的微笑，雖然那是含著淚的微笑，但那是莊嚴的、喜悅的。宇宙的生命如是，中國的命運如是，我的命運也如是。生命的問題，我知道：那是呈現著莊嚴的、曼妙的、壯觀的。

昨夜的雨露已然消盡，天空中正綻開一線爽朗的深藍，陽光灑落正在潮溼的大地上。在一天中的春天裏，在生命中春天裏，我夾著書，微笑著，走向晨曦閃現的校園。

校園散記

盛開了黃色花蕊的阿勃勒

校門旁，盛開了黃色花蕊的阿勃勒。

同樣是花開的季節，同樣是古雅的校園，我不知道為什麼屬於今夏的感覺跟去夏的不同。太匆匆了，我總覺得一年歡樂、大一的光榮，就像阿勃勒花一樣，凋落在潔淨的柏油路上。

那一天，路過噴水池時，池面上荷葉田田，一朵羞澀的小黃蓮却喚起去夏的回憶。一年，師大一年，就這樣點點滴滴的落入時間的長流。驀地醒覺，日子已消逝得無蹤跡了。這就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吧！希臘哲學家說：「抽足復入，已非前水」，時間的清境即是這樣滔滔長逝。

記得初上英文課時，教授教了第一課——〈給哈大新生的演講詞〉，讀後，一陣迷茫。現在花開了，大一也成了淡淡的痕，我捕捉到的是什麼呢！

秋風吹在異域的樹葉上

在秋風中，我還沒抖落成功嶺上的煙硝味，就提著笨重的行李穿過古雅的校門。秋風吹在異域的樹葉上，吹在初離家者的心坎上，那一夜，我睡不著了，雖然旅程的困頓還緊緊地纏繞著腦際，可是我披衣獨看月色。

「想家嗎！」有人問。「嗯！有一點。」我不好意思的回答。

這月色，這幢幢的樓影，帶我走向清晰的鄉景裡。「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我對著故鄉輕輕地呢喃。月下，秋風吹在異域的樹葉上，沙沙作響著。

穿過扁柏樹的校園

穿過兩旁植滿扁柏樹的徑道，一座富古典風味的圖書館就呈現在眼前，我已在課堂上失望了，未入大學前美麗的幻夢漸成泡沫。於是我面對一圖書館的書，怠到欣喜和迷惘，哪！這麼豐富的知識寶藏！如何抉擇？王國維先生所說的作學問的三種境界，不正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嗎！這只是第一境！還有第二境！第三境呢！

在校園裡，我更喜歡沉思了。早晨，踏著細碎的陽光穿過庭園時；雨中，撐傘踏過一甬道溼漉漉的細雨時，我耽於沉思。在大學裡，我想到一些以前不曾想、不敢想、不會想的，我企求著一種極度的完美與充實，也許我會失望的，但我發出「美麗的問題」！難道得不到「美麗的答覆」嗎！

雨中，走向燈火明亮處

門外，雨落得稀疏了，我們走向夜中。

地面上溼漉漉的，不見了星光、不見了月色，哪！沒有星月的晚上。夜，像一潭碧波，無風無痕。

大學生活；就是許多個體的組合。從課堂上的課到操場上的玩，還有踏著月色去聽〈茶花女〉的歌劇，在燭光中，品味瑪格麗特的悲劇。涉過落雨的甬道，看畫展去，讓思維在顏彩中沉湎。或者像這一夜，穿過不再富有羅曼蒂克的校園，在雨中，走向燈光明亮處。

「龍泉」的夜，在擁擠的小攤子上宵夜，這也是大一的一體。無數的片斷，才構成了美麗的生活橫切面。

暫別陽光爬滿著的校園

揮手道別校園裡的花木，道別大學一年的記憶、天真的憧憬。在「漸行漸遠」中，我彷彿看見了浮光掠影似的日子——郊遊的陽光、晚會的歌聲、龍泉的宵夜、以及圖書館裡明亮的燈光……別矣！爬滿著陽光的校園。

生命原只是一貫串的偶然——不管是美的與醜的、最美的與最醜的。在過去的時日中，我將回首，尋回逝去的自我，我也將從師大一年中尋回自我。

不能不讚美：師大的校園是美麗的花園，它會開花，也會凋謝。我常常走過這幽美的園地——會看到花開燦爛的愉悅、花落凋零的悲劇美，但是我企望收穫到的是枝頭累累的成熟。

早晨散記

清晨，我靜倚著窗櫺，諦聽著黎明的腳步。一聲鳥語、一線曙光，在晨窗外暗示著一個清新的日子。

梭羅說：「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愉快的邀請」，不錯！我要向曙光膜拜。從樹間逸去的黑夜，正向著大地的黎明祝賀著一個新生命的誕生。湯之盤銘不是刻著這行字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黎明啊！一天中最值得紀念的時辰。

有晨曦的早晨，是早起者的一大收穫，我挾著一卷詩集，向早晨的甬道走去。我盡情地領略這屬於早晨的快樂。草的青花的香，還有瀰漫在空中的鳥語。「晨安！大地」、「晨安！憂鬱」。

草地上湧動著滴露的眸子，晶瑩而明澈。也許它會消失得很快，但是在未逝去之前，我相信它是最能領略生命的可貴，這是生命的悲劇，「人生如朝露」，我悲朝露，還不是自悲嗎！其實這都是多事的憂鬱，尼采不是要人成為「超人」，成為「悲劇中的英雄人物」嗎？

記得在故鄉的日子，我和旭日同起，偕晨曦並行，紀德不是在《地糧》中這樣地說嗎：「晨曦，你曾是我們至上的幸福。春天，夏之晨曦。晨曦，每日的春天」，我感覺到自己真是幸福了，每天，我能享受一個春天。而今，故鄉的日子已很遠很遠了。但是每當晨曦的金色手指輕叩著我的門時，我一定會走出屋子來歡迎這位老友。

我在早晨的寧靜中漫步著，一聲鳥語、一線曙光這已是我早起的代價了。生命是可貴的，尤其在這早晨，在這清新的時刻。我將自豪地說：「我的日子裡，每天有一個春天，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擁有過無數的春天，我也將把握這無數的春天。」

斷想

那一天，我挾著泰戈爾的詩集，上圖書館前的草地去。我想：躺在芳草地上晒陽光，舒適地陶醉在四月的溫馨裏，哦！那該多麼愜意！然而意外的，我發現一園的杜鵑已不見了。

記得三月的一個可愛的黃昏，我散步到圖書館前時，發現園內的杜鵑，燃燒著一盞盞鮮麗而明艷的小火焰。我幾乎可聽到花蕾爆裂的聲音。向晚的天色，渲染著一片綺霞，一線斜陽還逗留在圖書館的大圓柱上。這是春的喜悅，生命的跳動。

曾幾何時，春已暮了，一地的落英，空閃爍著一種凋零的美，悲劇的美。紀德的《地糧》曾說「春天啊！一年生的植物更急切地開放它們脆弱的花朵」。人的生命中不也是一樣，只有一個春天。想到這裏，我悲落花，不也是自悲嗎！當花在繁華時，借著香和色殺盡了它的生命。就像燐光依附著燐而存在，燃燒盡了，生命也就完了。但轉念一想，人在初生之時，即已備了死的因素，「果」不過是構成「因」的一要素而已。宇宙是一個無限的生命的大連續體，人類生命的表現不過是生命之流的一小體罷了。生生死死，只是一種生命的自然狀態，正如花開花謝、春來春去一般，那麼自我的變化又何足悲呢？

於是有股生命力在體內躍動，「我要快樂，我就是生命本身。」向著四月澄靜的天空，向著粲然的陽光，我發出會心的微笑。

憶那鬱鬱的眸子

那一天，我挾著書上圖書館去，走完那條鋪滿了夕暉的甬道時。驀地回首，在杜鵑花叢下，哦！那鬱鬱的眸子。

她的眸子很美、很憂鬱。睫下，總像有好濃好濃的愁。記得上英詩欣賞時，教授唸著濟慈的一首詩〈狄萬的姑娘〉，我們都溶入那詩中：「妳到哪兒去呀！狄萬的姑娘？妳的提筐裏裝的是什麼？……」我下意識的把目光移到窗下：「哪！妳的黑皮包裹裝的是什麼？」我心裏呢喃著，是杜鵑花瓣？還是十九歲的憂鬱？忽然她回頭！哦！睫下！那鬱鬱的眸子。

我永遠記得那一個春日的黃昏。在圖書館看完紀德的《地糧》後，憑窗下望。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點綴得校園一片織錦。花影下，有個穿花裙子、髮上結著蝴蝶辮的女孩子，俯拾一片片繽紛的花瓣兒，「誰這般雅事，拾花瘞花！」忽地她站直身子，哦！那女孩子！鬱鬱的眸子！

以後，我上圖書館，總希冀著一些什麼？又好像失落一些什麼？春天過去了，我都沒勇氣多跟她交談幾句話？多看她幾眼？暑假後我又回到故鄉，一樣地風景、一樣地故人！然而心底總覺得恍然若失！像缺了些什麼？哦！我終於明白了！那女孩子鬱鬱的眸子。

後記：有人說女孩子最美的是眼睛，現在我遇到的是這樣。

室友畫像——贈w君——

他自畫的一張像：濃濃的眉睫、沉思的瞳子、烏黑的一大把頭髮很有個性地披在頭上，背景我仍然記得，是重疊著的一大片一大片墨黑。當時我看了，笑著對兀正凝視著自畫像的他說：「畫得不錯——不很好也差不多。」事實上也是這樣，誰也沒法把「自我」在紙面上傳神地畫出來啊！

我們一入學就同擠在一間「大」寢室內（八個容納量的寢室，是夠大吧！）他的桌子正面對著我。桌上不很整齊的擺著書，有他老師寫的一些哲學書——有一本叫做《失落的躍昇》的哲學詩集；他喜歡得連上廁所也帶著。另外還有幾本《孔子的思想研究》、《中國人的哲學思想》等。我向他說：「你簡直是史老師的信徒了！」他也自默認。從他的一篇素描中，我知道他老師是學哲學的，很孤獨、很憤怒，更有才氣。另外桌子的橫板上釘著一張馬蒂斯抽象畫，（題目已記不清），他襯著黃紙寫著「朝聞道，夕死可矣」，因此寢室內他的尊號是「孔夫子」（雖然他不姓孔），還有他抽屜裡藥罐子特別的多。

剛進寢室裡，他是很囁嚅的，不習慣團體生活，雖然他還沒有完全抖落成功嶺上的「征塵」。不久他的老毛病復發了，氣喘著躺在床上，半夜裡，我常聽見他的咳嗽聲和氣喘聲。「我的身體不好！病癒後他苦笑著說：「真對不起全室的同學！」最後還曾參加國術班，他是想繼他的「八段錦」之後把一切毛病「打」出去的。

他縐眉頭說：「我試圖超越，自我的超越，一種精神境界之完成。可是我進步得很慢。」他又說：「我試作一個平凡的人，而我的意識中又常常迫我追求高超；我試去愛人，而我的心引我去輕視人。」他就是這樣的，恆在內心裡衝突著。最後他又發出無限的感慨：「我是一株樹，自然生長、衰老死亡。」

這話雖灰色的略帶宿命論的意味，可是我知道他會很認真地生活著。

寧靜是一種詩，一種哲學的美感，因此他追求寧靜，他愛好音樂、繪畫、哲學，更喜愛「屬於自己的寧靜」。我曾跟他撐著傘去畫展中尋求美的真諦，曾穿過一長街溼漉漉的雨、沁涼涼的月色去音樂欣賞會中找尋音樂的靜謐、高超的靈性。也許他還不能尋到，不過他會獲得的。

愛繃起的眉睫，愛沉思的瞳子，富個性的黑髮，這是他素描的簡單幾筆。不過我知道他心中有交織的墨色的衝突，和黑色的昇華的寧靜。

朋友！有這麼一個下午

在這白千層樹底，在這日午寂寂的陰影下，朋友！讓我告訴我你吧！噴泉在七里香叢外，在白花花的陽光下，飛躍著、躍升著。躍升，失落的躍升，記得吧！一本哲學詩的書名，也是生命存在的真諦——你我共同體認過、認定過的。躍升，每一顆湧動的水珠，每一線瞬間的陽光（在水珠上留駐的，只是瞬間，剎那的感覺），每一片被風吹動的木葉，都顯示著一種生命，一種躍升的生命的意義。

朋友！大這麼一個下午，沉寂的下午。當陽光斜斜地、長長地灑落在這兒，白千層底的這兒，紅樓一個角落的這兒，慵慵的感覺，生命在尋求它復活前偉大的蘊育，最莊嚴的潛伏。

我涉過長長的陽光的草徑，蜿蜿蜒蜒地來到這兒——你和我的。來到這兒只為咀嚼去夏的一段故事，故事！朋友！你不會用手挪動一下眼鏡，然後學著歌劇裡卡羅素的神情說：

「哈——故事！ 什麼事在過去的一瞬都已淪為故事。」

你不會的，我知道得最清楚，我——我只想學那彈三弦的人，低低的彈奏著三弦，在低低的音調中，捕捉一些往事，捕捉一些淡淡的痕跡，屬於你和我的。

我記得去夏，我記得當美國黑人一首老歌流行的季節；像如今一樣，時節已是初夏，白千層樹已抽出新芽，茁長成一渾圓的華蓋，那時你來了，從海的那一邊。我也來了，從沙灘上流瀉著陽光的南部。聚會是一種幸福，也是緣分，我不得不相信這古老的信條。

我記得，像如今一樣，我同樣地在校園散步，一直散步到園子北端的草地，

那兒，長著幾棵有好美的好美的白樹皮的樹。

朋友！我沿著昔日的路走去而希圖認識舊有的一切。

在午間的太陽下，我們在樹底坐著：不常談話，在靜默間，隱隱地有種默契，交會時互放的光芒感覺我們都是戴枷的人，在時空的鞭子下，勞碌地奔波，趕生，趕死，生命啊！生命如是嗎？

「真的！我也感到在這匆匆的過程中，我必需抓住些什麼？」

抓住些什麼？那時我們也愛看、愛談存在主義（不一定懂，但總談得很熱烈），沙特不是有許多本戲劇嗎？

——我沒有留下任何遺跡……我將自世界中輕輕地溜走……《沒有影子的人》中亨利說的。事實上，我們以為自己失落，然而也不全是空虛啊！

「有時我也懷疑自己是否認識自己？」你會這樣憂鬱地說，為什麼要完全地認識自己，紀德的《浪子回家》中，浪子說：「我尋找，我是誰？」多深刻的一句話，然而他尋找到自己嗎？誰能完全地把握住「自我」呢！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紀德則以為自己更近真實的是「我覺我在」。朋友！我們說得太玄了，乾脆說：「我在故我在」吧！世界也許說很荒謬、很陌生的，一個人也許會像卡繆的異鄉人一樣，冷默、陌生；但我們不管：話說完了，我們又恢復寧靜。

有那麼一晚，在很冷很冷的月光下，操場的草被照成一種霜白似的冷。月光，照在沉寂的大地上，夏天星星升起在遙遠的夜空。

星光底下，月光流瀉著，如水流蜿蜒的感覺。夏蟲在草叢中鳴嘯。

「紙有在心情最寧靜的時候，你才能聽到蟲鳴。」

朋友！你竟然自寧靜中體悟到哲意的妙境，正是這樣，在寧靜的心靈狀態下，我們才感覺到每一種事物都是真實的存在，每一種存在都得到它適當的位置。在虛靜的心靈裡，我們自大自然中獲得一種美學情趣。

一切事物在美的角度下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

宇宙的運行呈現一種靜定的秩序，就像每天早晨我在操場上，面對著早晨的宇宙。早晨，一天中的春天啊！在這時光中萬事萬物都是美好的，在靜靜的流雲中，太陽上昇、上昇，超越一切的上昇，雲流動得很雅緻，疊積的、散布的，都在靜定的朝氣中存在。看吧！流光在天空流淌得好美好美。朋友！在寧靜的時光中，我覺得心底有種哲學的、詩意的、美學的意境升起。啊！好美妙的時光，我聽到自我的愉悅、存在的歡樂。

在那夜裡，你和我靜靜地沿著操場走著，腳底下的草響得很寧靜，我們不說話，只為聽出夏蟲的鳴囀。

夏蟲的鳴囀、清露的滴落、早晨的鳥叫，都是音樂。

音樂！我不會忘記，你我都熱烈愛好的。在你透明無框的鏡片下，雙眸閃爍著憤怒而憂鬱的光，也是快樂而寧靜的光。

——熱門音樂恐怖！恐怖！

那次校慶我們前去參觀家政系的實習時，熱門音樂把每一個角落都瀰漫著。你憤怒了，那是明顯的一次憤怒，你連聲地說：「恐怖！恐怖！」以後你就多了這麼一個綽號。

在古典音樂的世界中，你尋回心靈的安謐。每次，我們常穿過一街濕漉漉的雨去聽音樂，在完全的沉靜中，在旋律之海上，我們都是一片葉，飄浮在音樂之上。

有次雨後初晴，雲塊在天空碎成片片，你們的衣襟沾著碧潭的山雨回來。朋友說：你唱個茶館小調，好好聽的。茶館小調，中國民謠風的曲子，每次我聽到民謠風的樂曲，都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覺。就像泥土芬芳的香味：蘇格蘭草原的舒緩、拿玻利水手歌的浪漫、美洲黑人的靈歌、或日本「荒城之月」特有的淒涼，以及古中國風的小調……是吧！朋友，聽音樂時，我們都沉緬於夢幻

與狂想中。

「唱給我聽吧！」

「好！」這是你所答覆的，我以為可以聽到，還可學會！但沒有，你走了後，我只能在剎那間捕捉到那首英格蘭離歌的悲哀。

臨走的前一個晚上，那時宿舍裡來得緩緩、走得匆匆的同學，都回鄉度假了。我們坐在安靜的草地上，月色凝聚在每一根草莖上，薄薄的、溶溶的漾動著一地碎光。草叢的蟲鳴嘯得很動聽，靜靜地，我想聽到夏蟲鳴聲中的和諧。你默坐著，眼鏡片有種光，我想：你是在聽蟲鳴的！最後夜已深了，我彷彿聽到了另一個星球上，遙遙地流動著水聲。晚安！夏日最後的一個月夜。

「回家渡假後，我要好好地看書，學好小提琴。」

真的！我也一直認為你該把小提琴學好的，那時，我也答應你把書好好地看，並且聽一個暑假的音樂。

臨走時的那個下午，有這樣的一個下午，陽光疏懶地在草地上流動，夾竹桃樹晃動著一樹樹小紅花。夏日的陽光，夏日，在音樂的旋律中流動著。

你拍拍我的肩膀，我也在你肩上拍了一下，然後你走了，高大的身軀在陽光下走遠。夏日的陽光，夏日的陽光，你自夏日的陽光中走出，又走進去了。朋友！當你走進長長的甬道上，我知道你也會走過白千層樹叢的，也許在那一瞬間，你會記起美麗的過去，蔚藍的一剎那。朋友！你把小提琴學好了吧！你還憂鬱嗎！憤怒嗎！我想輕輕地唱個「茶館小調」，可是我不會。

今夏，我在白千層樹下坐，噴泉還在作它失落的躍升，每一滴水珠都迴旋著一個美麗的過去。只是我覺得失落了些什麼！朋友！告訴我吧！你一定知道我失落的是些什麼。

一個如歌般的下午

—W問我禮拜天如何過我就以此為證—

陽光在七里香叢之外跳躍著。

暖意的風在陽光之外流淌著。

這兒是校園中最美麗的一角，疏落有致的白千層樹叢中，紅樓便突兀地昇高昇高；我仰躺在草地上，紅樓在上，美麗的風在上，深邃的藍在上。是我！我該午寢的，一個長長的、甜甜的午寢是我所需要的。

午后，盆地內籠罩著一種太陽當頂時的沉寂，真空的感覺、虛空的感覺。從第六宿舍的走廊上眺望，黃土的大操場上陽光跳躍，低矮的屋子被壓在膨脹的大氣下，火柴盒似的樓房在冒煙在曝曬大太陽。極目處，山的弧線、樹的突起在飛舞在律動，梵谷的筆觸，燃燒的太陽在梵谷的眼中憂鬱著。

該午寢的，右手邊的草徑上有陽光圓舞、有綠風圓舞，舞步悄悄，我的左眼輕巧地走過紀德的《地糧》上。

——我再來談沙漠：

阿爾法草的沙漠，滿處是水蛇；碧色的原野在風中波動。（哦！碧色的原野，風，美麗的字眼，清爽的字眼）

亂石的沙漠；不毛之地；葉紋不閃著光芒；黑殼蟲飛躍著；蘭草變得乾枯；一切都在日光中爆裂（哎！煩熱，紀德的沙漠，不毛之地，光芒、飛躍、乾枯、爆裂……）

睜眼，一株青青的高草在我頭頂上舞著。冥想中的沙漠消失、阿拉伯倫斯的世界消失。海市蜃樓般的，我只是此岸的人，在觀照彼岸的幻景。仰躺著不

再思索什麼。這草地上一切是隔絕的，報紙上的越戰、兇殺、以及哪個名女人被蟲咬了一口的諸如此類的花邊新聞。我是隔絕的，只有風，只有綠，只有寧靜；還是風，還是綠，還是寧靜……

——（寂寞裡——）

鳳尾草從我袴下長到肩頭了 不為什麼地掩住我

說淙淙的水聲是一項難遣的記憶

我只能讓它寫在駐足的雲朵上了

瀟灑的寧靜中，我想起葉珊的一首詩，〈水之湄〉，可惜我不是仰躺在河岸，縱然不遠處的噴池中響著水聲，但周圍的岑寂只有風，沒有淙淙。順手拿起枕下的新詩集子，枕書而眠，一種慵懶、一種無所謂的雅興。是的！這是本厚厚的詩集，《七十年代詩選》，本該枕一卷唐詩的，線裝的有書香的，可是沒有，只有洋裝的現代詩。我感覺咀嚼舊詩和新詩有兩種不同的味道，那跟穿長袍與西裝一樣（不相干的兩個範疇，是嗎？）唐詩可給我一種寧謐、吟、徐緩之感。現代詩的感覺：虛無、戰爭、性感……（當然，是直覺的，此刻我不想作精細的分析）……。欣賞跟創作究竟是不同！把舊格律奉為聖旨，然後依樣畫葫蘆，唐人畫的葫蘆，裝著感情的醇酒，二十世紀的舊詩人畫葫蘆，能像樣已不錯，裝的是什麼？半葫蘆酸酒，酸得叫我不敢多嗅一下，好的不多。不過那般新詩舞臺上的角色，也太粉墨、太優孟（作動詞，證據待考），動不動什麼詩派、什麼詩人，哎！套句新詩「真邪門」（典故可參見英文學會朗誦詩稿），總是……

一隻鳥飛過，鳴聲二三，兩隻黃鸝深樹鳴，一行白鷺……那鳥輕顫地停落在一株潤葉木上，沒看到生物系替它立的牌，不知道它的族系與花名，管他

的！謝冰瑩老師上新文藝課說的「不知名的花」，無名為天地之始，名字不過是個代號而已，想起《科學哲學與人生》中記載的寓言，我也可隨意地取它一個名字：玫瑰叫愛情、向日葵叫希望、曇花叫生命……那鳥顫動著樹，那樹顫動著鳥，我覺得身體下有種熱度感，就仰靠著石碑吧！美麗的空無，印度森林中，那些沉思者，佛學書說：禪就是沉思的意思，難怪印度有奧義書，形上的探求，玄奧的哲理。咱們中國卻喜歡從現實中去體驗，哲學思想究竟是受著許多因素的影響，說中國沒有哲學，那是崇洋者的尺度不同，說西洋、印度的思想玄而不實，那是坐在傳統塔中的人的偏見……

一對情人從背後的白千層樹走出，穿過草徑，在七千里香叢下坐下，並著肩，嘿！有唱機和唱片，雅興，人家說在音樂的旋律中，兩顆心會像兩粒音符挪移、靠近，且彼此互為伴奏，如果愛情是一大主題的話。這季節是情人的季節，從博欣社的土風舞會、到化學系工教系的同樂晚會，從同鄉會到郊遊登山……多少染著浪漫色彩，君不見！舞會的燈光多旖旎多羅曼蒂克，隱約地，唱片轉出一段曲子，是「櫻花戀」的插曲，然後還有古典的，幸好沒有什麼阿哥阿妹妹，苦酒滿杯……

讓他們絮語吧！他們在那兒，我在這兒，彼此相安。「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宗三先生的，在這奇異的世紀裏，道德是一種低調的呼聲，人想是這樣的，要不瞎捧就愛唱反調。社會的人際關係，要不能在穩定的倫理建構中維持，豈不天下大亂？可是舉目者滔滔皆是，有人自封為權威、有人自甘下流，什麼大旗子都樹立過，可是自樹自伐……這些問題傷感情，可又不能不去思索。

陽光斑駁的徑上，三、四個女孩子走過（印象中只晃動一片裙影，女孩子又不是待數的數字）、笑語也走過：花花的洋傘、花花的裙影、花花的……女孩子展覽美麗的季節，青春的、生命的春天。這是個啓示，一個盲人在眼睛復明時說（當然是男性），世界上有那麼多美麗的「女人」。一個和尚在體悟後

對他師父說，我知道了，師姑是女的……這倒是趣謎，如果拿男人的眼光去看女人，或拿女人的眼光去看男人，那感覺能否劃等號？這是感覺活動的季節，不屬於思考與邏輯，是詩的、美學的、是眼睛的……三、四個女孩子從花樹中走出，影子纖纖巧巧的銜接著，那對情人也走了，此地又恢復了寧謐與空曠。

——四個下午的水聲比做四個下午的足音吧

倘若它們都是些急躁的少女

無止的爭執著

——那麼，誰也不能來，我只要個午寢哪，誰也不能來

我不午寢了，在草地上漫步，這草坪屬於遐思的。那一個傍晚，與 w 在這兒仰臥著談哲學、談藝術，或一個女孩子美麗的眼睛，那一個下午，與那有美麗眼睛的女孩在這兒度長長的日午……哪！這都是過去的，此刻只有我一人。

有暮煙升起，左手邊的園際，依然有枯枝鐫在晚空中。禮堂的簷角多麼古典風，陽光斜斜地滑落；在花樹之外、在欄杆之外、在第六宿舍之外。我多麼喜歡這寧靜，雖然校園中過客漸繁。

我喜愛沉靜，看深沉的瞳子比看急躁著熱情的舒服些。我不厭惡熱情與豪邁，可是有些熱情得慌亂、豪邁得魯莽，當然蒼白的冷默，不自然的羞澀也太「晦澀」。只要自然而已，酒神的愉悅是種愉悅，太陽神的自得也是愉悅。如不能兼得，我寧取後者。靜觀自得，這是如何地一種精神境界。可惜校園外的車聲太匆忙了：趕路的車隊、趕路的腳步、可是每會必遲到，每會必延半個小時……校園的甬道上走動著吃完晚餐的人，有的還是趕著，有二個年老些的走過，腳步舒緩，還是年老的人懂得悠閒哲學。

一線夕陽閃爍在禮堂的樓角

一隻飛鳥劃過藍色的空間

一縷暮色自樓頂之上降落

校園已暮，閒坐過長長的一下午後，我從花葉中走出。

晨的斷思

雨不再落得淒淒切切了，這早晨，這三月裏飛雨的早晨，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寧靜。昨天在同一時間，陽光早就像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所讚美的，「急速地跨越海洋而來」。在宿舍朝東的窗格子上輕輕地叩響著——海頓的鐘似的規律節奏。我以為太陽長長的敲響，更像貝多芬的交響曲，鏗然、砰然地叩動命運之門的沉雄音符。早晨啊！今天竟不要陽光的叩響，就啓開了這一天命運的窄門。

窄門，什麼事情都會無聲無息的通過的。我覺得在無知覺的狀態下通過，並不比駱駝穿針孔困難。祇是通過後又有什麼意思？如果不是經過自己的艱辛奮鬥。

我有個信念，以為生命決不是單純的機械式的義務。在這窮得買不起自己想要的書之時，我惟一值得驕傲的理由就是我擁有生命，具有無限衝創的生命。生命是我唯一的財富。我覺得世界上的富人並不比我富有，而且我還認為他們貧乏得可憐。不知生命是什麼？在現代的戴阿尼蘇斯的趨力下，酣舞、醉飲、高歌……他們是枯竭的——性靈的枯竭、生命價值的枯槁。

生命是什麼？就他們帶著血絲、閃著獸光的眼睛看來，只是一片迷茫、一片虛無而已。更可悲的是，他們已經失落還不知失落，靈魂已經死亡還不知死亡。麥克里希說得好，在〈墓中的遺書〉中有二句這樣冷酷的詩句——

自從我們航過了熠熠的獵戶星座

每個人在心底都相信自己會死亡

知道自己已經死亡，才對著天堂懺悔、許願。或者書寫著悲淒的遺言，這下場是太悲劇了。生命的過程如果真是如是地荒謬、無知，如是地陌生、冷酷，我只好承認，生命的短劇在宇宙的無邊舞臺上是齟齬悲劇、血淚交織之悲劇。

可是我決不承認生命是這樣地悲哀與灰色，生命的樂章並不是全部都悲奏得很沉悶，低沉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我聽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然而我竟感受到，在沉悶之外，彷彿四月的陽光繽紛，有種清麗、明快、震撼心靈的快感。

生命，也許是悲愴的，但其間則洋溢著艱辛、奮鬥的積極意味。

那一夜，我和老友沿著故鄉的街道走著，秋已很深很深了。在每一建築突出的物體上，鋪著一層霜白的冷光，我們沒談話，誰也不願打破秋夜的靜默。

曲折地進入植物園，滿園的落葉，呈現一種荒涼、冷默的蕭瑟。一片樹葉飄落，經過空中轉兩圈後，在地面的更厚的落葉上找到了歸宿。

「這半年的時間，你抓到了什麼？」我打破彼此間的靜默狀態。「沒什麼，只是虛空而已。」他簡單地說：兩手往空中一抓，一放。苦笑著說：「只是虛空而已！」

月光很冷，很冷，在落葉堆上，在枯枝間像結了一層霜。「為什麼還迷惘呢！我以為你能自存在主義中找到自我！」我說。「我不會讓自己失落的，有時我也會像沙特《沒有影子的人》中的蘇爾比亞一樣，我懷疑我是否認識自己。」他默默地說著，眼睛瞪著空蕩蕩的林子，落葉林間已空無一物，除了疊積在地下好幾層好幾層厚的落葉。

「我相信，你是不該失落的，你懷疑自己是否認識自己，但你為什麼要懷疑生命，懷疑你所接觸到的一切呢！」

「我沒有留下任何遺跡……我將自世界中輕輕地溜走……」他好像無動於衷地唸起沙特戲劇的角色亨利所說的話。

月光自疏朗的林頂上灑落，夜風吹過時，一葉、一葉、又一片葉子凋落，黃葉不知何時才落光呢？

「朋友！你錯了！你以為自己會來去得那樣灑脫嗎！我很喜歡徐志摩的一句詩，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然而他不帶走一片雲，卻帶走一卷散文、詩及一個美麗的回憶。」輕輕地葉子又落下來了。

「詩人！你究竟具有詩人的敏感與瀟灑，只是我迷惘，我以為抓到了新的自我，轉瞬間卻又失去另一個自我。」

「不必再懷疑、迷惘了。還記得英文書中的一篇文章吧！〈珍妮的畫〉，她說過一句充滿著人性光輝的話！我從服務中得到快樂，這就是一切。是吧！」我說著，想起那白衣的護士。又是一葉飄落，落在不遠處的石頭邊。

「奉獻自我，奉獻生命的一切。」他呢喃著，眼光顯得炯炯有神。他說：「我知道了，自我的肯定是要從別人身上來獲得的。生命，祇是為著別人的存在而存在。等到別人都能快樂時，自我也找到了快樂。」

「貢獻出自我的力量，我的每一個活動，都將經由我整個生命的尺度來判斷、來肯定。」多麼充滿著生命光輝的話，這是我們最後的結論。生命是要靠一切行為來決定的。

踏著自己的影子，我們都是有影子的人。踏過落葉的林徑，林頂上懸掛著一冷冷的、黃黃的月亮。月夜的林畔，再見吧！我們或許是輕輕的走了，但我們還有再來的時候。最後，我說：「記得吧，浮士德臨終前說的一句話，魔鬼高興的自以為贏得了契約？」他說：「等等吧！美麗的時光。」鞋聲有節拍地響著，全城都沉在月光底下，一切都是靜靜的。「他最後為什麼沒輸給魔鬼，而靈魂超昇入天堂呢！」這是最後的一句話，我們已走到分手的雙叉路口。

「因為浮士德自服務人群中得到快樂啊！」他爽朗地說著。臨別時，月光依然像千點萬點的霜片，灑落著，無聲、無息。

秋月底下，一切都呈現著寧靜的光輝。

登山

二三星斗胸前落
十萬峯巒腳底青

——藍子

山道

十月尾的山道上，松樹、白楊及野生的矮叢樹，在北風吹掃中顯得更為勁拔。我們在遠遠的山腳下，就看到石碑附近的軍艦岩上，蜿蜒著一帶蠕動的人影，「看哪！那就是祝壽的登山隊。」有些聲音又高興又驚奇地喊著。

陽光靜靜的灑落在山道上，灑落在山坡的一小叢灌木上。我們沿著崎嶇的山徑迤邐向上，山風吹動一山的綠意。石碑附近的都是石山，略微有點「禿」的味道，沒生得滿山荒草，叢叢的矮樹卻爬滿著、蔓延著，活像髻髻的頭髮垂掛得滿山遍野都是。

回首依約青山擁

軍艦岩上，回首依約青山擁。峰頂的風成群的吹過，踞坐在最高的石頭上，看見遠遠的淡水河上，閃映著浮光千點萬點，田野一片青翠，更遠的就只見野氣瀰漫、模糊一片了。

從軍艦岩到烏尖連峰，遍生著灌木叢，隊伍就慢慢的順著小山徑前進，陽光照在山頂上，風吹過時就漾起一山的「綠動」。行行復行行，烏尖連頂峰附

近的松樹林裡，已聚著一簇簇的人群。高高站在峰頂，頂上的旗子捲呀捲的，而四下的田野則洋溢著登山人群的切切響聲。

穿林入林，我們浴著正午的陽光，走向松林濃密處。

松樹林間

松樹林地，靜悄悄的。除了腳下步行著層層落葉的聲響，一切都在美妙的寧靜中昇華。

陽光斜斜地穿過松林頂，鋪在落葉林地上。這兒，松針厚厚地鋪著，淹沒了遍長青苔的石頭，也淹埋著山頂歲月的痕跡。「山中一日，靜如太古。」沒來這松林裡體會不出這句話的妙處。林子裡洋溢著一種落葉陳腐的氣息，極好聞的「原始味道」。

躺在厚厚的落葉上，陽光觸摸著我的感覺，太美了，太靜了。台北的市聲被遠遠隔在青山外，灰色的天色也換成了天藍，盈耳的是松濤、是鳥喚、是自然中最生動的天籟。但還是很靜，心靈寧靜地體悟著大地的噫氣：從這林梢到那草叢、從落葉滿鋪著的林地到蔚藍的天空，在這裏，才能讓心靈「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這樹、這草、這落葉的林間，呈現著全宇宙中一種莊嚴曼妙的壯觀，陽光靜靜地灑落松林裡。我懂得了，什麼叫做自然，什麼叫做寧靜的美。

下山的路

丹鳳山頂，微雨後虹正垂掛在對面的樹林頂上，山風吹著山岩，也吹動了一山松濤。記得那日靜坐在北投的山谷裡，遙望著輕抹著夕陽的「丹鳳岩」，

我想起在假期裡，偶遊北投後的一個願望——就是攀登丹鳳岩上，這一天，我終於把足跡深印在岩山；更印在我永恆的記憶中。

風在下山的路上響著，山頭籠罩在夕暉中，那種神妙彷彿在夢裡捕捉過，淡淡的痕、淡淡的記憶，順著松樹隙望去，山谷裡，煙霧已然升起了。

海灘上

去夏的黃昏，我曾和你在這片沙灘上拾貝殼。

今夏，我又在八月裡的黃昏，匆匆地趕到海濱，沙灘依舊向著大海延伸，我又手拾著一枚枚晶瑩的貝殼；但是在這向晚的海濱，在我的身旁，卻不見了一個同賞夕陽、同拾貝殼的人啊！

你愛著大海——海的藍、海的遼闊，更愛著沙灘上海神豪華地賜與——貝殼。每個清晨、每度黃昏，你匆匆地穿過防風林來這海濱，在海灘上眺望、沉思，虔誠得像神廟的朝香客，準確得像海上的潮汐。

我也深愛著這海濱，我覺得海濤的聲響就是悅耳的音樂——關修伯特的恬靜小夜曲、一章貝多芬的交響樂章。站在海之邊緣，將視線投向遠方的水平線上，海天銜接處正泛著一層晶瑩的藍光。我背負著蔚藍的天空，背負著汪洋的大海，這是何等偉大的氣魄？我揀著一粒粒大的、小的；雪白的、粉紅的；螺旋狀的、寶塔形的貝殼，深信海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賜予者——養活人類、蘊藏定律、暗示宇宙的永恆。

從每一顆貝殼中，我彷彿揣度出一個世界，像一朵蓮花，一個那樣奧妙的世界。這小小的形體，經歷過神祕的海洋——在海濱的懷抱中搖晃作夢。反映出整個天空變幻的顏色——清晨的曙色、正午的深藍、黃昏的絢爛，映照出海底的世界——有色的水草、多形的海魚，全部來到海的這一邊。

你對於海有同樣的愛好，一樣的深情。「在海濱拾貝殼，就像在真理的海濱，覓取智慧。」你說這話時，言語振振有力，眸子閃閃發光；你的過敏症遺失在海濱，我的憂鬱症拋棄在波浪中，當夏季的海濱季節結束時。

站在今夏的海灘，浪花依然如雪，波濤依舊如昔。我輕吟著愛默森的海濱詩章，沉思著去夏的八月。啊！八月！沉思的八月，沉思在這海濱沙灘之上。

阿勃勒花開時

在這噴泉的廣場上，校門旁，黃色花蕊的阿勃勒樹又開花了。每一年夏季，阿勃勒就在離別前開放，爛漫地開放，然後凋謝。

阿勃勒啊！在這一開一謝間，預示著一種離別的到來，而我們在花前細細咀嚼離別的哀傷和沉鬱。

廣場的噴泉、美麗的噴泉、最適於耽讀的噴泉，那天早晨，我看到雲溶化在池水上，使我驚奇的，蓮葉間羞澀地有一朵小黃蓮，抒情的樂章似的，有種特殊的美感。這蓮喚起了每一夏的回憶，曾在這廣場上送走一批一批的學長。而這阿勃勒、這小黃蓮都彷彿跟這「送別」的感覺存在著。一度花開，一次別離，哪！那彷彿是一種必然的了。

回顧吧！回顧這曾耽過四年的聖城！這聖城自回憶中展現。於是這藏著許多美麗的記憶的聖城，昇起了。

聖城！記憶中的聖城！每一種記憶都是最美麗的風景。

——第一城風景，該是噴泉廣場，要是在清晨，噴泉躍昇，每一滴水珠都是一種生命，而這躍昇的生命，就是一美之構圖、力之構圖。這構圖往往也被認為是最美麗的「攝影留念」的背景。

記得吧！這兒也是等待與被等待的地點。在週末的晚上，在焦慮的心情下，也許有個最值得回憶的夢。

——第二城風景，圖書館前的宮燈道上，在希臘式石柱的圖書館中，就在那最熟悉的角落裏，老是有個「似曾相識」的背影晃動著，好熟的背影，它現在也將淪為記憶中的記憶了，圖書館的燈光，無疑的，它將在以後的想像中繼續存在，那時也許將更為可愛的。沿著宮燈道上徘徊吧！讓眼睛留在這美麗的

宮燈上，它和圖書館內的燈光有著不同的情調，羅曼蒂克的、耐人尋思的。

圖書館！當你接觸它時可曾浮現什麼？而當你必需離別時，你可又感覺怎樣！糧食！它依然存在著，而你可曾自其中擷取你所取得的呢？

——第三城，「博欣社」的土風舞，音樂欣賞會的燭光……燈光和燭光間，有種美麗的距離。一窗月光輕敲著夜，而唱片上的舞之節奏輕敲著年輕的心。跳吧！每一步都是一種青春的象徵，有些人朝這燈光走去，有些則遠離了，燭光中的世界也許更可愛、更有韻致，貝多芬、柴可夫斯基、布拉姆斯、修伯特、德布西……音樂家的臉孔自群星中閃現。夢幻、憂鬱、狂想……都在小提琴的弦上跳，在鋼琴的黑白鍵上跳，音樂之海上，靈魂都在旋律之波中浮沉。

回憶在四根長長的單弦上跳動著，四段美麗的篇章。

——第四城，登山郊遊的陽光灑落著，「登山！去吧！」有的管它叫「踏青」，也吧！把書本擱下，到青草地上，到山谷中去打個滾，去野去狂……年輕的慾望總帶著征服的色彩！追異性、求學分、比賽表演……都想有個屬於自己的表現。郊遊的道上，歌聲響著，陽光照著，而且山風和冷雨也曾灑在髮上、身上、灑在日記本的記憶間……

社長說的：唱個「當我們同在一起吧！」老歌，一曲唱了又唱的老歌，朋友！當我們同在一起……

——第五個聖城的記憶，自龍泉街升起、升起，龍泉笑了，在夜晚，水菓店燈光閃得多可愛。那一家是有 Classic Music 的呢！在那兒品味古典的夜，而那一家有著爵士在 Jazz 了。熱門音樂曾把夜節奏起來過。這都是記憶的一部份。而龍泉的夜，在小攤子上宵夜過幾次呢？

記得不，曾在這兒蕩過幾次？沿著夜色瀰漫的街道踱去，也許像如今一樣，也落著細細的雨。

憶的聖城升起，記憶，什麼事物都將通過時間的窄門。在那兒，過去都會

再復活，沿著昔日的路走著，且試圖重新認識一切。

時間會把現在和過去間隔著一段距離，這構成了不同的美之情調。生命本身就是一串最奇妙的組合、最美麗的偶然。偶然、相聚、別離、一切都將過去，在現實中誰能客觀地欣賞到生命的美。等到過去了，在不同的情緒下，對同樣的事物有著不同的體認。那時，記憶總是美麗的、可愛的。

道別這校園，這美麗的聖城吧！當你走過陽光的校園、美麗的校園、值得回憶的校園。回顧吧！過去的一切。也許你會說：「如果我是在大一時！」

如果你是在大一時！你不會覺得校園會多美，你不會對盛開的阿勃勒發出深刻的感慨的？



散文卷：蝶翼

輯二 桃城集



生命之歌

——唉，讓一切事物在我面前放出虹彩，讓一切美，閃爍著我的愛

——紀德的「地糧」

之一

「晨」。天清，林靜。

沿著昔日的路走去，我試圖重新認識一切事物。

園林還是舊日的園林；那草徑、那木橋、那蒼勁的古樹……每一事物都依然在它存在的位置上。有意無意地，它們所賦予我的，竟是一種呼喚，就好像希臘的海倫，在故國的土地上呼喚著浪子回去；呼喚著昔日的記憶。

在晨間，有美麗的流雲，一隻初醒的鳥兒在林子裡鳴嚶低吟。正午，這山城籠罩在太陽當頂的沉寂裡，然後是依依道別的夕陽，在草原上雕塑黃昏的音容。

這是七月初的日記，我重新把赤裸的雙腳踏在故鄉的土地上，一種溫暖的感覺。我發覺我的血管中奔騰的畢竟是這鄉土的血液，田園裡，一種民謠風的愉悅感、親切感。

記憶對我而言，已不只是重溫舊夢，而是從每一個不同的角度裡，重對過去作不同的觀賞，我教育自己瞭解生命瞬間的價值，懷念過去使我更能捕捉生命的虹彩。雖然這虹彩已消逝得一無蹤跡，可是它所顯露的卻是最動人的生命。我企圖捕捉每一轉瞬即逝的虹彩，因此我存在於每一瞬間，愉悅地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已變為深色的字跡，在日記本裡形成一個個記憶的符號，那是過往每一瞬間真真實實的存在。我闖上了日記，讓它形成一種美麗的呼喚。

一種呼喚，是的！在記憶的時間痕跡裡。

之二

夏日的陽光，在我的記憶裡那是一首狂想曲，藍色的、憂鬱的，也是歡情的。我發覺每一片綠，每一綠光，每一種生命，都完全是一種歡情的流露。

歡情，該歌頌的瞬間的虹彩。

日記本的扉頁上，我記著一行紀德在《地糧》中的生命啓示，它使得我從每一個存在的事物上發現了美，從每一個存在的瞬間裡發現了美。

——「唉！讓一切事物在我面前放出虹彩，讓一切美，閃爍著我的愛。」

禽鳥在天空中翱翔的姿態，在風中舞動的葉片的聲籟，在原野上閃動的顏彩，以及半山麓教堂頂上白色的美麗尖閣，它們呈現在我的感覺世界裏。每一種姿態、聲籟、顏彩以及形體；都是宇宙間一種和諧、一種秩序、一種真實存在的世界。

我知道這是瞬間的生命光輝，完全是我賦予萬物的一種愛。在那種心靈狀態下，我的神志是清醒的，精神是愉悅的。那一瞬間，我深信自己懂得了生命是什麼？

靜觀萬物，我就發現宇宙的壯觀：天空的廣闊是美，山川的雄偉是美，每一葉片、每一砂粒也是美。從無窮大的時空到極微細的瞬間，只要我滿懷著愛意，我就能發現它的美。

生命的快樂，就存在於每一瞬間，存在於我的眼前，時時刻刻我唱生命之歌。是的！生命之歌的塑造將在自我的手中完成，就像藝術家巨大的手，雕塑

成一座銅像，然後將它矗立於廣漠天空下的廣場上。

那個月夜，風靜，月明。

長長的階石上流動著月光，空地上凝塑著斑駁的樹影，那晚引起我內心的寧靜的，正是這月色：纖潔、無垢。寂靜裏，貝多芬的音樂升起，史詩般壯觀的樂章，那沉雄的、優美的旋律在月光下呢喃，且躍舞、且飛昇。在亂紋遍布的空地上，在每一片閃爍著銀光的葉表，這聲響揚徹到繁星的、無涯的夜空……

書本上我讀過的，我在那音樂流動的夜晚得到經驗。羅曼羅蘭雕塑貝多芬的巨大雕像，看吧！他這樣地將這巨人塑成：

——「一個不幸的人，貧窮、殘廢、孤獨、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給他歡樂，他卻創造了歡樂來給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難來鑄成歡樂——」這是被塑成的巨人之像，我從書上讀過的，然而那晚我所感受的卻更深刻、更動人。

黃昏時，我到闊葉林裡去，坐在無人的蓮花潭畔，一朵蓮花在潭上，只有一朵，然而在我的眼前，它幻化成萬千朵，一個完美的蓮的意象，我想。虫鳴幽幽昇自草叢，暮色落向闊葉林間，在那一瞬間，我覺得整個林子、整個夏日的光榮都集中於每一蓮瓣上，我沉醉了，閱讀美學的記憶整個地被喚醒過來。

這是美的經驗，情境的美使我把讀過的詩歌、看過的圖畫、聽過的音樂……在心靈迸射火花的愉悅狀態下，完全地映射於向晚的晴空。

我告訴我的朋友，我有個經驗去享受蓮花的美。

他說：「那是優美」，我知道他是喜歡美學的，我們深切渴望的就是獲得生命的美，肯定它的存在。於是我就跟著他邁向展現在眼前的世界，一片被遺忘的大自然。

我們去領略壯美，宇宙間每一事物都在它自然存在的位置上，它需要被發現的。然而這種發現的過程有時就在眼前即可觸及，有時它却要在艱辛的、奮

鬥的悲壯中獲得。

那個下午，一林的風聲，一山的蟬噪在遠處呼喚著我們，在夏日奇特的沉醉氣息裡，我們穿過一大片密林，林內滿是落葉腐爛的好聞的味道，已不知積壓了多少層？一些豔麗的野花刺穿這落葉層，抽長而開花，我注意到那些花的花瓣有些異於庭園中成長的，那特異的結構使它適生，而且創生。它們並不浪費自身的美，在天地間它們開謝凋落，外邊的世界有意也好，無意也好，這開花的植物總依照自己成長的意志，在春天裡，急切地開放或凋落，較長的就延長開到夏末。然而它們都忠實地從種籽的萌芽開始，經過了一整季的開花，然後又寂靜地把種子埋在落葉泥地上。

誰能說在園中被培育、被觀賞的花幸福？而在林中自然生長與死亡的不幸福？生命原本不在於這些爭論的。只是按著成長的原則，開最美麗的花，結下一代的種子，它就圓滿地完成了自己。

我們是該禮讚的：密林中的幽潭畔，一叢自然開花，且將花瓣飄落潭上的野生植物，看那在風中靜止佇立的葉莖，我會以為它在潭面上臨照自己的影子呢？

踏盡落葉的林子後，我們在岸上停住，那是一片美麗的山谷，谷底遍布著鵝卵石，溪畔茂長著白花花的蘆葦，如果我的記憶沒有模糊的話，那還是一片搖曳的浪白呢？

赤裸了腳，踏在細細的沙灘上，那美妙的快感和踏在海灘上又是不同。

「這不是海而是谷，」我的朋友好意提醒：然而我老覺得這兒谷底的深沉與海岸的曠野有些類似，我知道那是土地裡流動的血液。凝視那伸延向深谷中的沙灘，陽光把它晒成蒼白而透黃的荒涼景象。

他說：「我們該快樂的。你看！這是難見的荒原景色。」我凝視斷斷續續的山谷，高高的水草構成他說的荒原的背景。好寬的溪谷！這赤裸的荒涼沙

地，我想最適合於堅強的心靈。

我們赤裸的腳足在沙灘上走出一個個深深的腳印，我知道一陣山雨就會沖掉這痕跡，可是踏出一串長長的印痕總是愉快的。我要活在每一瞬間，雖然那只是淡淡的痕而已。

在山谷的另一端，迎面兀立著一塊怪石，說它「怪」只是為著說它所有的奇特性，它沐浴在落照中，沉默而顯得雄勁十足，「哦！有個性的怪石。」我喊著。

「這是天地間的傑作，人類的雕塑會比它更長久而自然嗎？」他說：眼睛凝視著這「偉大」的塑像。我想起希臘的造型藝術，阿波羅精神的落實表現，宇宙的壯觀真是無窮，在畫廊上我曾對那些塑像的傑作發出由衷的讚美，然而呈現在眼前的，除了靜默我還能說什麼？

在感覺所及，一切事物都會完美說出它的意義：秋日草叢的虫鳴、夢意加濃的遠山，這些象徵著季節在穩定的自然秩序中運轉。

初秋的早晨，甬道上的落花，有著無比的絢麗，說它有悲劇的美也很適合。一片淒楚的虫鳴，輓歌般舒緩的情調，而橡膠樹白色的樹幹，已塗抹上早秋的味道。

這種轉變是微妙的，它準確地將季節的變換呈露出來，當第一陣秋風吹黃了闊葉林時，我意識到我生長的土地上又將有另一番景象了。

秋日，一切事物都逐漸地趨向成熟，林子裡一顆顆剝落的橡葉，掉落在滿鋪落葉的林地上。成熟的季節！我若有所悟地思索著，視界已清朗一些：疏朗的葉片、轉黃的林色……這諸種變化都在不知覺間進行。我覺得血管中奔騰著浪漫、熱情的血液也轉趨冷靜，徐緩如歌一般。

清淡的日子！詩人所歌詠的秋日。大地在飄散著菓香的氣息裡遵循它的軌道走。我體認到一種穩定的秩序，把最微妙的訊息告訴我們。

落葉飄落的聲響，河上繚繞的白霧，以及逐漸昇高而湛藍的天空，秋的絮語是美妙的。如果我相信自己能從瞬間發現美，那我該覺得：一個季節又在不同的景物中呈現了一個事實，它期待我們去承認。

——一切事物都在歡情中誕生，而且在歡情中死亡。

之三

「已是秋天，我必須在體驗中相信。」

這一句話在日記本裡會增加它的新意義。也許一年之後，它又會在記憶中喚醒我：

「歡情總是美的！那是生命裡的虹彩，短暫而美麗。我時刻教育自己：體會生命！這是適生，也是創生，如果自己不去自我充實，難道我還能要求得更多嗎？」

我知道我的財富就存在年輕的生命裡，這是所羅門王的寶藏般的豐碩，然而我不該讓它遺忘的。」

我闔上日記，我知道我不會遺忘的。那一句話神祕地在我耳邊響著：「唉！讓一切事物在我面前放出虹彩，讓一切美，閃爍著我的愛。」

——九月二十九脫稿於嘉義

大風暴

——一切事物均將在憂鬱中誕生，在歡情中死亡——

寧靜的早晨，美麗的早晨，這山城經歷了一番晦暗的恐怖的暴風雨後，終於恢復了往日的寧靜與和平。看！窗櫺間，懸掛著殘萎的葡萄藤，一窗曙色在咀嚼著光，散發著寧謐。每一線光，每一粒菓子，每一個成長的生命，對我都歡情地意味著一種適生、創生的意義。

——醒來吧！沉睡的人。

是的！我早該醒來的！這晨光、這清涼的大氣，鳥聲的細碎在暴風雨後的園中敲響了一個早晨。我躺著，這晨間清新的涼氣觸摸著我昏沉的額、焦渴的脣。醒來吧！看這一窗陽光之前，雲流得好美的天空，有種閃爍的散光，流瀉的溫柔——所有大塊的雲層都已消散，成為雨露、成為連夜風暴的震撼。祇留著朵朵疏朗的浮雲，流雲！我該這樣稱呼它，像如歌的行板似的流雲，一種卓絕的詩情，一種天空中壯麗的光耀。

在詩集中，至少在惠特曼的《草葉集》內，我所觸摸到的草原是芬芳的，一種大地的氣息。這樣的，我每日與旭日競著早起，在草原的雨露間迎接著充滿生命的光與熱的太陽，只除了這陰晦的雨意的風雨日子。從這天起，我生命中的每一個早晨對我都將是一個輝煌的春天，如此我將存在不斷地歡情的生命中——這於我也將永遠是復活、是新生。

生命的奔騰在我的血管中復活，面臨神奇的早晨，我拋開一切可怖的夢魘，一切陰沉的暗影。晨啊！我讚美你，我歌頌你！我仰視壯觀的旭日，如一贖罪的使徒匍伏於他心目中神聖的上帝前，從這天起，暴風雨已離開得遠遠了。一切奢慾、不潔，一切震撼的恐怖，都像一般化作輕煙，消失了。天空將

星現著希望的蔚藍，一種光明的、永生的色彩。

在風雨殘暴後的草原上，我盡情地呼吸這空氣，有種特殊清醒的感覺。我赤裸的雙足踏在青草上，雨露的清涼冷靜了我的焦額、我的靈魂。

我知道：慾望的熾旺，對於生命是種損耗，它是個網，每一線緊緊地綁住生命的真誠與熱情。我曾是真誠的、熱情的，就像紀德在《田園交響曲》中所塑造的日特露德，她底完全的幸福，從她底整個存在之中照耀出來，就只為她不知罪之存在。日特露德的世界，那是光明和愛的，我緊緊握住這種日特露德式的幸福。在我的思慮過程中，祇有光明和愛的存在而沒有罪惡感，然而這祇是童駁式的樂歡、理想型的固執。

於是，大風暴出現了，我的世界中每一種事物都面臨著一次大厄運，恐慌是無用的，在悲劇之前祇有不斷地艱辛的奮鬥，不絕地接受死亡的召喚。啊！在暴風雨的大氣下，我光明和愛的世界中籠罩著陰影、毀滅的陰影。

日已西沉，黃昏的晚霞裡，每一事物都在完全的寂靜中暝思。啊！暮思的精華，一種壯麗的感覺。

太陽在榕樹林的上空燃紅了，草地顯出黃色，一種荒涼的情調。淒楚的夏蟲的鳴聲，幽幽地昇自草叢底，昇自那片暮色漸濃的草地，滾動的南風打防風林以外的海岸吹來，吹動這草原上的黃昏，吹亂了我臨風而飛的亂髮。這夏蟲、這晚風、這彩霞……在我仰躺的草地上升起，且輕輕地、輕輕地淹蓋了我的眼睛、我的四肢，我沉醉的靈魂。啊！壯麗的黃昏！草場上飄動著夏日奇特的沉醉氣息。

第一夜在落寞的清淡中，晚星從我的肩上升起，暮色從我偃臥的草地升起。在心靈最寧靜的時刻，我聽到了夏日夢幻曲式的旋律，那韻律的微波，那和諧的溫柔，都是夢幻曲一般的婉約、淡泊。

（一隻歸雁劃過天空，投進暮雲蒼茫的林際。）

在晚風中飄蕩的青草，我躺在草原上，看昏黑的群山、看山林明滅的山火，每一條小徑都蜿蜒得像鳥道。當我來時必經過的草徑已然昏黑，夜蟲的啁啾，純是一種朗誦詩的和緩，中古世紀古老教堂中唱詩班的韻味。啊！那是我來時的路，此刻已瀰漫著深沉的煙霧，流動的煙霧上昇，上昇晚鐘和緩的虔誠、肅穆的深沉。

第一夜我在草原的濃霧中，瞻望著月亮的東昇。是的！那昇起的瞬間，朦朧的時刻、沉靜的時刻。在熱烈的、浪漫的情緒中，我渴望月亮的東昇，初昇的月，我的歡情完全地躍昇。讚美吧！這初昇的月，這朦朧的月，這東方風韻的月。

在夢幻的草場上，夏蟲鳴唱的月光中，我底心靈深處，有萬千夏蟲遙遙地唱和。聽啊！大地——仲夏夜的前奏曲幽幽地昇起了。在羅曼蒂克的陶醉中，我輕輕地用木葉夾著一片薄荷香味的月色，夾在燙金的日記本裡。

月光底下，在仲夏夜的序曲中，我認為自己得到了一種生命的啓示，在我的血管中流動著一種新生的力量。

第二夜清淡的日子，我在暮色中徘徊小徑，夏日的花幻成一片金黃，暮煙好飄忽。我認識這草地的一草一木，每一莖草、每一朵野花都在晚風中飄搖、歡舞。

土著在大災難前對著神祇膜拜，用怪異的淒涼腔調呢喃著古老的禱歌，那哀淒的祈禱在慈悲前，暴露自己的無助與可憐。而我不想祈禱，天色已暗，雲低垂得覆壓在草原上。

苦難的大地，搖晃的高草、樹葉……都有種禱歌似的無奈。山已消溶於黑暗中，一切事物都陷落在深深的憂鬱裡，當鳥聲和虫鳴靜止時，無涯的深沉向大地籠罩而下。

地平線低垂著，分不清天地，在四下泛濫的黑夜裡，我佇立如一支悲淒的

樹。夜風漸強漸烈，最後成為一種瘋狂的呼嘯，我來時的路已看不清了。

無星，無邊的黑暗——終於閃電把沉寂撕碎了。

樂章的平靜已消失了，震撼的旋律升起，狂風挾著呼嘯，跨越大地、跨越草原而來。暴雨！雲層垂直地降落、垂直地傾瀉，瘋狂的樂章，那激越的旋律響過風雨的舞臺，曾是沉默的天空竟然悲淒吹奏著最恐怖的震撼。悲愴！是的！生命已被投入悲愴、憂鬱中，一切事物在毀滅的陰影下喘息著。

生命的荒涼感與孤獨感，在暴風雨中形成一種最真實的事物，風雨的鞭撻是生命成長過程中的苦楚，而漫長的行程比一切困難都更成為阻礙。無盡的路展現在眼前，在大風暴中，幾乎到處是死亡的陷阱，而我不能跌進其中，生命的瞬間都在厄運的陰影下，跟著一切困難、艱辛奮鬥。

無星無月的晚上，大風暴用它的震撼力量凌逼著，這古老而苦難的大地，而我得在風暴中驅使自己向前。漫長的歷程，生命將在悲劇中肯定它的存在價值。

一切歸於沉寂，淒厲的暴風雨遠離了。第四夜在黯淡的黃昏裡誕生，憂鬱地誕生，那些高草伏倒在地上，夏蟲不再放歌，淒涼的輓歌已不再升起，而天色依然灰沉沉。黃昏時分，在陰沉的草場上，陽光努力自破碎的雲隙間射落。

一個星光燦爛的夜晚，夜星比誰都清醒，暴風雨後的我也比暴風雨以前清醒。我認識生命的悲愴、自我的信念，信任自己的意志比什麼都可靠，它領著我掙扎過恐怖的風暴，向著星光璀璨處前進。在這流浪的過程中，流浪者哀淒的民謠，是悲愴的也是真誠的。我永遠不會忘懷密士斯比河畔，紅人悲淒的哀歌，黑人傷感而充滿生命蒼涼的民謠。它曾在大地上流過，也將永遠被紀念性地唱著——一直到世界末日。

月亮自雲塊邊閃現，那清光湧現的一瞬，比整個夜空的流淌還動人。在那一剎那的默契間，我認識了月，那詩意的溫柔，小夜曲式的旋律，在暴風雨後

的天空流漾著一種散光。這皎潔的月光，照在苦難而常新的大地，我高高地站著，夜風吹亂了我的長頭髮，月光下，那麼長的影子，長而又長。

我不再沉悶，不再憂鬱，生命的樂章總是響著一種悲愴的調子：震撼、顫慄。而它的高潮就在最艱辛的風暴中完成，然後在歡情中、在安靜的旋律裡結束。

一切事物都將在憂鬱中誕生，在歡情中死亡。是的！誰也不能否認生命最深最密處所隱藏的孤獨，我在暴風雨的震撼中發現一種隱密的悲劇感。然而我必須信仰自己，如希臘人信仰他們的神祇，祇是自我並非至善、至美，這是多麼悲哀啊！就在暴風雨中，我覺得信仰自己、信任自己，才能渡過這大風暴的陰影——尤其在這一過程中，我已無暇憐憫自己、同情自己，而將自我塑造為悲劇性的英雄，與自我必然遭遇的命運奮鬥。於是在無盡的艱辛、奮鬥過程中，自我完成了悲劇性的英雄典型，一座英雄的雕像終於在生命的荒原中被矗立起來。

在這清醒的大氣中，我高高地站在草原上，赤裸的雙足可以感覺到大地脈膊的蠕動。我在歡情中看東昇的旭日，看晨曦中炊煙的升起……一切事物都引起我的快樂。我知道，這是一種愛、一種光明。

我承認自己不能保持日特露德式的幸福，而知道了罪之存在。但我在等待中，將表現一種最真誠、最熱烈的愛。是的！這是一種美，我所永恒追尋的。

暴風雨過了，我拋棄了昔日之我，如蛻變後的蝴蝶，脫離了蛹的狀態——一種新生，一種創生。（一隻晨鳥飛向天空，白色的翅膀上，滿是陽光。）

這早晨，這大地，這多雨的故鄉，我所見、所聞的，啊！那是愛與光明流動的世界。

民國五十五年夏於嘉義

兩封信簡

「……這日子終於在陽光與煙硝中過去了，我曾經利用假日的空閒漫遊了營地，到處都是綠色——綠色的營房，綠色的草地、營樹，我這顆曾狂熱的心也綠色一樣的寧靜了。

我知道這是一段屬於沉思的日子，那天野外操課後，我坐在草地上，陽光晒在我雙肩上，山風吹動滿地的高草，很寧靜！偶然山那邊傳來稀疏的砲聲……我在沉思時，心情也顯得很愉悅，這是軍中生活很美的地方……」

我看著這封蓋著營區郵戳的信簡，那秀勁的字跡，那詩意……一個影子清晰地浮起。閉上眼睛，我彷彿看見他在假日的營區草地上坐著，陽光灑落在綠色軍服上，也許在享受緊張中的那種悠閒，也許眼睛透過鏡片在靜觀天空中翱翔的鳥影……

「在草地上，我把以前的一切都想過了，聯考的不如意、家庭的變故、以及當兵日期的來臨……這次決定提早入營，使我能獲得一段心靈的空白，那是在這兒我所體驗的，哎！想起那段日子……」

是的！那段日子，我的朋友，他跟我在這山城裡過著一段多采多姿的時光，從哲學、文字、音樂、藝術中尋求人生的答案。而九月過去後，在清淡的日子裡，我送他入營了，他揮別這浪漫的自由的一個世界，走進另一個世界，那兒使他能坐在草地上，反省自己，並回憶那屬於年輕的夢幻世界……

在南部的陽光裡，那個下午我們坐在山谷中的巨石上，乾河床上遍布著漂礫，一大片閃著白光的沙灘，很荒涼的畫面，每根水草都帶著落寞的陰影。

「好荒涼的景象——」他說：

「這種無水的沙地，簡直荒涼極了，生命難道不就是那樣子嗎！淒涼、孤獨……」

「我覺得你是想得太多了；對於生命的感受，你我都太敏感，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痛苦中去尋找歡樂呢！」我想起他在考試的緊張中說過的，「我看我自己會迷失的。」

真的！在年輕的一代中，苦惱的事時時在圍繞著我們，升學的必然的競爭、失業的陰影的威嚇，是按著興趣或依照將來的出路呢？種種問題都形成一根根鞭子，鞭打著每一個心靈。這現實的問題不說，對於生命的問題，悲劇嗎？荒謬嗎？記得那次他拿著存在主義的書縐眉頭，一臉悲哀與孤獨的神情，不覺得有些傷感。什麼能指示出青年一條思想的途徑呢？就是在這百思不解的痛著中，他參加了第二次聯考，放榜後使他更痛苦的感到生命太悲哀了。

「你不該再在憂鬱中使自己受苦的了，年輕的生命感受總是不長久的，我想！你滿心的紛亂需要有一段時間去整理一下，好讓自己冷靜下來……」

在山谷中坐了整整一個下午，回途中，我們都沉默了，晚霞是沉默的，原野也是沉默的。

這日子，狂想與夢幻就像月夜聽唱片那樣，充滿著青年人的狂放與夢想，從存在主義的虛無到「失落的一代」的悲哀！我們都在囫圇地吞著。也許是現實世界太可怕了，然而我們是堅強起來的，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且當問題真正面臨時，只有勇敢地去承擔。「去思想」並不是像我們所認識的，等於「去受苦」，那是膚淺的見解。只有在痛苦中去尋求真正的歡樂，那才是歡樂。

「我已辦好提早入營的手續了，這次我是來跟你辭行的。」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

「好消息！我也是這樣想的，與其再遭受升學考試的煩惱，不如到軍中

去，可讓你從容的反省，有心靈的空間去決定你的方向……」我很高興的說。

「這是我的雜記！希望你替我保管著，三年後——」他爽朗地笑著：「三年後，我看到那些心靈的舊記錄，一定會覺得有紀念意義的。」

接了那一包紙包，我忽覺得過去的那些記憶，竟然祇是這麼簡單與微小。

「好吧！我將在三年後看到另一個你的。」

送走他，我彷彿失掉了些什麼東西？是的！一個可共同在一塊兒談論的朋友要走了，可是這卻是他的另一個世界的開始。

月夜傾聽音樂的美妙、原野上的寫生、以及那躺在草地上沉默一個下午或清談一個黃昏的記憶，都收藏在這包裹內，都將隨著他的腳步帶進另一個世界了。

「夏天裡，我們去過的那個山谷已更乾枯了，但一切都更動人，岸樹、河床、淺淺的流水……有種冷靜的色彩，記得不！河岸旁的蘆葦，現在白色的蘆花很美、很詩意，你曾寫生過的谷煙，現在也更含夢意了，你一定會憶起這些景物的……」

清涼的風吹動了庭院中的樹，葉子已開始凋落了。

「這是一個季節的來臨，清淡的秋天，詩人歌詠的清淡的日子。我已準備北上了，我會把你的雜記本內的記憶隨身攜帶著。寫吧！在軍中留下一些珍貴的紀念物，這也是你步向成熟的冷靜的年齡的一個痕跡……」

夏天是已過去了，浪漫的熱情也冷靜下來了。這是今夏的一件有意義的紀念，我的朋友，他在營區的草地上數第一片翻飛的黃葉。

已是秋天了！我也該揮別這充滿著回憶的影子的山城，這是秋天，一個詩人歌詠的清淡的日子。

憶兒時

十二年前，我記得，在那充滿陽光、花草的小村莊，有過一個快樂的童年。

「春天裡，我們曾跑過的原野，記得不？村南的小樹林，滿山的苦苓林，滿山的鳥鳴，林外的草原上，一大片、一大片青草，還有橫穿過樹林子的小溪。記得吧！溪旁高高的水草和水底的魚蝦……」

記得的，藍色的信箋上流動著的一種溫情，每一行字都幻成美麗的呼喚，喚我歸去那可愛的日子。我彷彿聽見一曲老歌，是那位有很長很長的頭髮、戴副眼鏡，說話時把嘴一撇，笑得很好看的女老師教的，她總是說：「小朋友，今天來唱個新歌……」那時，陽光灑落在窗外，鳥兒在枝頭鳴嚶著，蝴蝶在花叢上翻飛，她唱——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我記得的！那甜蜜的老歌，那溫煦的陽光，那灑滿木麻黃濃蔭的村道。我的記憶沿著昔日的路痕迴轉著。

「春天裡——我們走過的老地方，斑鳩在田野低低地鳴唱，野花沿著水澤吐露芬芳。春天裡，你該記得的，我們都曾是在春的薄衫下嬉戲歌唱的天使——。」

他的信紙上淡淡的散發著一縷神祕的氣息和愉快的呼喚，我摺起信紙，輕輕地闔上眼睛。

我們的學校在村南的草原上，學校後面就是樹林子，沿著滿是陽光的山

徑，我們往濃蔭深處走去，春寒料峭的時節，林子裡還鋪著一層厚厚的落葉，踏在腳底下有種軟軟的感覺，早春的鳥兒在樹梢上遙遙唱和。

林中的溪水，在陽光下閃爍著，水邊有時橫著黑色的大木頭，還沒腐朽呢！

「啊！你看！這一定是王老伯砍倒的，還有斧頭的痕跡呢！」這是小浪說的，他很野，常跟著王老伯來這林子的。

「不！老師常說山上的木頭斷了，就順著水流下來。」

我們對一切感到新奇，在兒童的世界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妙的：溪旁長著高高的水草，寬寬長長的葉片，我們常拿來捲著當口笛吹，儘管吹的總是些單調的聲音，但只要能嘩嘩地長嘯，就够我們興奮的了。有一回，小浪居然把老師教的歌吹得挺好的，於是所有的男生都擁到溪邊去折葉片，女同學羞澀地用橡皮筋跟我們交換，她們吹不好，却能用葉片捲成小戒指、小手環。

沿著小溪往下游走，展現著寬濶的草原，好大的一片。春天的花開得很好看，我們在那兒「打仗」，戰況都被歷史忽略了，然而我們却慎重地選出主將，下戰書、宣戰、俘虜、講和，最後勝利的就拿口笛大奏凱歌。

我記得的：沉睡在月色下的村莊，螢火蟲在門前的小園子裡亮著，我們說那是小燈籠。在我們的想像中一切都超乎了真實的存在，却是天真、美麗、親切的。

老祖母的故事，是我喚起幻想的來源，夏天的夜晚，星光在木麻黃樹梢閃爍著，月光把屋頂染成一片霜白。祖母的故事就如夏夜一般長，我很少聽完過。也許在夢中，我還在故事的國度中漫遊，也許在古老的埃及，也許在有著愛麗絲的仙境。

兒時，是屬於童話的，在那兒，不知有什麼罪惡的存在，就好像紀德《田園交響曲》中那個目盲的女孩子：在兒童的天真中，也是一樣，所有的只是「光

明」和「愛」。

「春天裡——」是的！我的朋友，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在這季節中復活。

春天裡，陽光流淌過藍色的晴空，流淌過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人就是為幸福而生的，全自然都這樣地告訴。」紀德在《新糧》中所體認的智慧，我也同樣深信不移。

在春天將盡時，我沿著充滿陽光的甬道走著，美麗的季節適合於回憶。這個春天，我終於發現了一朵遲開的花朵，它在春天的餘光中，又重複地告訴我屬於春天的消息。

哀歌

如果不下雨，我就不會想起今天是清明節，如果不是清明節，也不會走這麼一段泥泥濘濘的路。雨紛紛落著，在髮上、在臉上、在無知覺的眼睛裡，腳底下伸延著這麼一段長而又長的路。

（祖母啊！您在哪兒？

我在台北的騎樓下，而您在南方

南方是不是也下雨。）

應該是二月，那個陰沉沉的午後，一張急電使得我從台北的睡夢中醒來，連夜還鄉。這不是年節時的回鄉過年，在搖晃的燈光中，我沉埋於絞斬不絕的回憶裡。祖母啊！在轆轤的車聲中，我感到心碎。窗外，夜之世界是鬱鬱的，沒有星月，沒有微雲，只有風濤綯縷著雲濤，在空無一物的黑暗中響著，只有灰墜的浪濤在空曠而一無所有的海灘上泣著……

（祖母啊！我恍覺您自水面上走來

但沒有，什麼都沒有，只有風聲冷泣

我想哭，但我沒有，我是男孩子。

我只能凝視海上那閃動而微弱的微光明滅著。）

在極度的疲憊中，終於拖著身子站在故鄉的車站廣場上。那排直直的路燈、那尊騎馬的吳鳳坐像，全都壓在冷霧之下。我沿著死城般的街道走，一些聲息也沒有，只有狗在遠處吠著月。

（祖母！我踏進家門時，您還知道的。

乾枯而深陷的眼眶，已流不出淚。

祖母啊！我真不敢想像這是離家四月後所見到的您。

祖母！我想哭，但我沒有

您會好的，我說……）

您會好的，是的！在死前幾天您說著那麼多以前的故事：在海濱、在荷塘十里、芳草萋萋的鄉下。該記得啊！我家祖墳在村南的沙崙上！你祖父的墓也鄰著那兒，沒有墓碑的。

（祖母！走這麼泥濘的路，

我望著荒塚，矗立著石碑的墳墓，

但祖父的沒有，墳前的那叢花想已開得很好？

那是您手植的。）

三天後，您的呼息便停了。那晚，風冷冷地吹著，吹著窗前那橫懸著的白布。您躺著，蒙著白布躺在竹床上，蠟燭在腳邊燒著，燭光搖擺不定。我獨自守著靈，大地在沉睡著，我獨自守著……

（祖母！您也睡著，安安靜靜，

誰能相信您已死了，除了白布。

祖母！您只是睡著

在這夜裡，您不會冷吧！）

過後幾天，我只是手腳忙著，燒著冥紙，燒著香。巷子裡的人都來燒香，老的少的，感覺那巷子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嘩，充滿著悲悽，冷冷的風吹動著門前那幅白幡。

（祖母！您躺著，很多人來上一炷香。

我哭了，我看不清他們是誰，只覺得很多人，

那是巷口的王老婆婆吧！

那是隔壁的小鈴吧！）

三月，那午後的西風忽地強烈了起來，那白幡飛著，那道士拉著長長的聲

音。我們跟著繞，爸爸走在最前面，他已好幾天沒睡好，媽媽紅腫了眼。我們繞著圈走，最後道士幫忙把您放進棺材裏。

（祖母！那根綁紅布的鐵釘便釘下去了。

道士說：不要哭

但那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後一面。）

送葬的日子都看妥了，鄉下的親朋戚友也都來了。從父親捲進地方政治派系的爭端後，下定決心離開是非地，搬到嘉義落腳。祖母就常不時地敘說故鄉事，特別是病危時，一再輕唸著故鄉的親友名字。她年幼失怙，相依為命的就是一位兄長，不過這些都已是過往的往事了。

黃昏時，道士的鑊鈸響起，哭聲也響起，那燃燒冥紙的灰煙、那白布飛揚的白幡，送葬的行列走出小巷、走向山丘上的墓園。

（祖母！我是長孫，坐在轎內，

捧著香爐，只看見白幡飛著。

我的眼睛都紅了，

您在前面，睡在棺材裏。）

傍晚的風，輕翻著竹葉與白幡，那黃衣的道士走著，夕陽照在閃爍的黃袍上。風中，有鑊鈸的聲音昇起，嗚嗚響著。山道上，路樹伸延向東，又向南，送葬的行列走著，影子長長的。山丘上，有一截納骨塔聳立著，墓穴就在塔南。

（祖母！塔南的那土穴，

就是您安息的地方。

在那古樹底下，

墓南也是阿江伯安息的地方。）

夕陽在山崗背後燃燒著，我們圍站在墓穴四周，那些人輕輕將靈柩引進洞穴，我們幫著牽繩，那靈柩停放好後，我們又繞著，哭著，口中隨著道士叫著，

那雜草被踏得伏在地上。祖母啊！我們哭著、喊著、繞著、走著……

（祖母啊！我們把泥土蓋在棺木上，
一大把一大把地灑著。
我就快看不見棺木了，
那黃色的泥土終於淹沒您了。）

憩息於此界的廣漠覆蓋下，一切是靜靜的。鴉色鍍過向晚的長空，灰雲殘依在亂墳崗上，淡淡的光斜斜映照著這片錯錯落落的無音房，亂草從地底拔高，淹沒著地面，淹沒著舊墳、新墳……

（在暮色蒼茫中，祖母啊！
那便是您的新墳。
我們把泥土推的高高的。
燒香，燒冥紙，
願這一炷香升上天去吧！
祖母，您會在那兒安息的。）

墓園在一陣鐮鉞之後，又跌進了一片暮色的寂靜裡。荒墳的淒涼，在這黃昏加深加濃，被壓在墓碑上的黃色冥紙已被風被雨腐蝕成片片零碎。野草茂長著，將快速淹過一切，暮煙中，新墳座落在暮靄沉沉裡。

（祖母！您安息吧！靜靜安息吧！
這兒離家不遠，
我們會常來陪您的，清晨或是黃昏。
可是我卻遠在台北！）

靈骨塔兀立著，在此界的靜默之上、衰草之上。那白幡空蕩蕩搖晃著，黑色的歸鳥翻飛在天空，那灰鴉色、那基地的冷寂，送殯的長列隱隱浮現在暮煙中。

（祖母啊！我們要走了，
您留在這兒，有青山有綠草有一一
但只留下您一人
我們要走了！祖母啊一一）

在悲淒的夕暉中，我們穿越了靈骨塔投下的陰影，沿著彎曲而長的路回家去。我已靜默，眼淚已使得我的雙眼血紅，在疲憊的眼睛裏，那是星光、那是燈光、只覺得在轎裏搖搖晃晃著，那條泥土路是那麼地長而又長……

（祖母！您已不在家中。
家裡是一片空蕩蕩的，親人都走了。
院子裡殘存著灰色的冥紙，
您在天上，我們在人間。
祖母啊！您靈前的一炷香慢慢上昇。）

如果時間讓一切會斑剝、會長苔，那只是碑石；如果會被荒草被蔓藤淹沒，那只是墳墓。而我們都會永遠懷念的，那碑石永遠矗立在我們的心中。

（祖母！您是不會走的，
您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讓我的禱告隨著那炷香上天去吧！
您在天上，會笑著俯看我們的。）

如果不走這麼一段泥濘的路，就不會感覺是個落雨天；如果這天不紛紛落雨，就不像個清明節。雨是細細地，那樣細細地灑落在南山的荒草上，墳墓都已祭掃過了，有碑石的、無碑石的，都一同擠在荒山上。清明的雨，細細地，細細……

（祖母！南山上細細的雨，
我們走那段曲折的山路，

您安息於此，
一個入土為安的佳城。)

獨白

月亮浮昇在橡樹林間，蒼白而美。秋季以後，故鄉的林園以呼喚之姿在夢中閃爍著，在那充滿情趣的林中，曾有過少年的夢幻、美麗的哀愁、或是悲壯的哀歌，但我已是不能再回去的。消逝的快樂融蝕向一時空的蒼茫，猶之於落日下淒美的瞻仰，落日啊！彌留的生之歡暢。

生命中有時總有那種無奈，我想什麼就能什麼嗎？所喜愛的一片景物、一段歌曲或是一束戀情，但也許因它的消逝與難尋，才在內心深處映照著永遠長新的美之存在。

在這夜的橡樹林中，我該如何咏嘆？

這橡樹園，秋來凋零；春天是濃密的綠葉，掩徑的青草；秋初，清淡而靜寂的黃昏，林中飄盪著橡樹的花香，在彎曲的徑道、在林間小小的空地、苔岸森冷的蓮池以及秋草蕭疏的河岸。

美麗的事物是難忘的記憶，難忘的記憶是永恆的存在。

清晨的紫霧浮盪於園中，熟透了的黃葉飄落著，十月是飄然的季節，秋季是飄然的黃昏。

在清醒的大氣中，淡薄的浮雲縷堆在那白皮的古木上，每一黃昏，每一飄然的淒惋，從蟋蟀的低鳴到那鼓噪一長長的下午的晚蟬、到林野間沉厚的大地噫氣，都染上了日落時臨去的傷別。

當黃昏深濃時，一切已復歸岑寂，鳥靜、山空，在蠕動的夜氣裡，初月的青光緩緩流淌過霜白的林間小道。當我來時的路已蝕為斑駁的霜跡，林外的星火便依次閃爍著。晚安！這夜氣昇騰的大地。

此刻我是寧靜的，當靈魂燃燒得激烈時散發著光熱，但也消耗了生機。這

落葉與枯枝焚燒時，在靜定的暮氣中有種喂息，而我是青枝，被燃燒的苦楚纏繞著我希望寧謐的靈魂。

雨意的早晨，凝聚的冷氣在林中深處，晨鳥的細碎穿不透這濃濃的密度，走入林中，更密的樹、更低的天，垂露的灰雲壓在枯葉上。那葉子的形狀，優美的弧線：橢圓的、短三角的、蟲柱的、風乾的——當我仰望時，想起校園白千層樹下仰躺的下午，看紅樓上的雲、看風翻樹葉成萬千種姿態。那是書本之外的，有時我懷疑書本能給予我的，不是智慧，而是愛。

我體認過愛的歡暢，消沉後的熱情。

那全是赤裸的心靈的悸動，形成火，形成焚燒冰冷與醜惡的浪漫。愛不是口而是心，不是激暴的山洪，而是長流的活泉。

落葉飄落在泥濘裡，一切都顯得沉重，遠處軍營中有沉沉的砲響，密林深處有霍霍的激流，秋雨之後，就可再次聞到落葉的腐味。

穿過森林，帶腐葉氣息的落葉林地帶。大地又一次觸動心靈的激動，我闔上雙眼，動人的瞬間！以心靈的觸鬚我接近這忘我的陶醉。

黃昏時的散步。

湖畔的散步。

生命對我呈現休眠的狀態，異樣的靜謐，在這年齡，我希求在超越之後，重復回到蛹之狀態。一生中總伏現著這沉潛的階段，在密封的幽囚中潛養生機，如秋冬睡眠的大地、夜間死寂的林野。

郊野，被籠罩在雜生的荊棘中，而我穿行而過。

白樹幹的橡樹自秋色中浮昇，散落在崗脊上、懸崖間、湖岸的荒野裡。

我偃臥著，我願嘗試各種觀望自然的方式，這與對人生的超越感相同，深入其中或者悠遊其外。

秋天，陽光折疊著酒味的雲天，那山崗上，有一株突兀的樹被陽光包圍著，

濕透了的樹葉閃著微光，月下的蒲葉、枯褐的葉子給我異樣的美感；湖水淺藍，凝塑著的浩瀚，逗留著秋日最後的夕陽。一隻灰翅的鳥掠過，在空際煽動著優美的翼，然後投向那一片幽深的密林。

想思林中，有露營的空地，燃過的殘木、堆垛的磚塊，在露白的月光中，營火的閃爍、淹野的虫鳴、還有星圖的俯臨，但已是過去，去夏的歌聲已然消沉：

這是秋季，清淡的季節。

我在等待，等待滿野的陽光，赤裸的溼潤的大地。在這世界上，我學習到用赤裸的腳去觸撫泥土，那種蠕動的溫暖。

當我獨自攀登高峰，俯望腳底下的煙雲，我高興能遠離這世界，在孤獨中更與雲接近，那是殊異的感覺。然而我的情感植根於大地，生命！唉！我願能以全然的愛來擁抱這世界，這充滿悲淒的繁亂的人間世。

期待過隱士，遺世的獨立，嘯傲林谷的逸氣。

期待過狂士，傲俗的孤特，浪漫塵網之外獨行的豪氣。

然而我的糧食在地上，而非植根雲泥。世界對我是寬厚的、可親的，我靠著地上的糧食養活自己，而地糧不是其他，乃是赤裸的熱情、純真之愛。

在晨間的陽光下，我投向新鮮而芬芳的空氣中。

樹上響徹著鳥雀的鳴聲，清澄的秋晨，我不能想像，夏日的鳥噪，一排路樹沿斜坡跑著，陽光從樹葉間透露而出，這一切都在周圍的岑寂上投下瓣瓣的繽紛，漾起圈圈疊疊的漣漪。

寺廟在靜靜的灌木叢中坐著，古色的飛簷突起於晨空中，與土崗上的那截古塔對立，清晨入古寺，花木自深深，禪房也在靜中參禪。

關於神之存在，我是不加辨認的，但無疑的，神代表兩種意象的永恆：莊嚴與慈悲。

每在黃昏時，看到教堂的尖閣、寺院的廣場，我都感受到那種超乎塵俗的寧靜，信仰神的在那裏得到慰藉與希望，我喜愛那種虔誠，但我卻不想作教徒。

天宇中的群鳥飛翔，翩翩映射著午後陽光的雙翼，對我是永遠自由的象徵。我所希求的，不是在固定之處找到神祇，萬物在自由自在的自我存在之中都表現其卓越之美，那是萬物之美，我希求的。

神如果能在固定之中尋求，那是美好的，但對於這一切從人的雙手上造出的，我能尋求到我的神嗎？

我否認別人信仰中的神，因人各有其意志，但我不信神的。

——如此，我的心靈作著永恆的流浪，在自由的漫遊中滿足自己。我喜愛一切飄泊的事物，遷徙的候鳥群、漂流的浮雲、以及能超越塵俗而作心路之旅的人。

黃昏的寺廟，有秋日沉醉的薄暮氣息，石雕的獅睡著、階旁的蘭花睡著，靜悄悄的，直到那口鐘在敲出一記後，才又將寺廟投向暮色。

我是愉悅的，心靈在靜謐中發出喜悅之聲，那是幸福。幸福！那定義是難以下妥的。在寺廟中唸經的徐緩中，我們能否視為單調；在歌廳酒樓中，漲紅了臉吆喝著，我們能否視為幸福。人總是這樣，喜歡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別人，那實在是荒謬。

站在河岸上，觀望四面八方的風景，那是我該保持住的冷靜之姿，淺摺了的流水、枯萎了的蘆葦、在落日下顯得無比悲壯的沙灘、投射在石壩下那角向晚的雲天……

對事物也該如此，可悲的、可喜的、美麗的、醜惡的……在秋天，我的思索又是冷靜的，夏日的狂熱已淨化，不是死亡。狂熱的慾念在秋之清涼中淨化，那曾是濃煙的劇烈，此刻已轉成稀淡而上昇的煙霧。

冷靜中，那種我體味得出的孤獨。

孤獨！悲壯的立姿，那屬於熱情後的消沉。

當我獨自穿行過街道，午後長長的街廊，孤獨衝擊著我的腦脈。當我攀登懸崖，以鷹視俯望著煙樹，孤獨是層層的雲波；當我默坐在暮色漸濃的書房裡，書本的浩瀚呼喚著我、誘惑著我：歸來吧！孤獨的人。

但我並不寂寞。

曾與那個人談過，孤獨而不寂寞的那人。我忙於超越自己，在被固定的形式中我怕死亡，雖然我希望在變中尋求固定。變動是會後悔的，固定也是會後悔的，一切事物都是如此：戀愛、結婚、甚至是生死，但這種種對立絲毫不矛盾，我所希求的，將處乎兩者之間。

在變動與固定之中，我將處乎其間（因我尚不能處乎一切事物之無）。明日之我焚成殘燼，在灰燼之中便將有一初生的火鳳凰，嘹亮的長鳴，扇著美麗的雙翼，飛向生命之空，繼續尋求超越。

超越是飛翔之歌，飛翔是生命之翼。

我相信自己，一定會再超越過時空的死牆，一篇文章、一束思緒——超越之後，終將淪為昨日之我的。

秋之斷思

——唉！讓一切事物在我面前放出虹彩，讓一切美閃爍我的愛。

一隻蟬在苦竹林內嘶噪著

一枚黃葉在天空中飛舞著

一圈夕陽在疏林外浮沉著

記憶中的事物對我而言，就只是這片斷的印象，若隱若現，若有若無，若存在若不存在。其實去夏我已體悟過，記憶對於我已不是重溫舊夢，而是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重對過去的事物作著不同的觀賞。而那種印象就是那晚蟬、那黃葉、那落日——之類的事物；淒美、朦朧而帶著淡淡的悲壯氣息。並不是我的軀體內流動著那麼濃厚的悲愁，而是它稍縱即逝所顯露出的美，在它的存在瞬間預示它存在的意義。

每一到秋我總有一種莫名的等待。

等待那種悲劇性的美、生命瞬間所賦予我的愛。

瞬間的存在，一滴露珠、一縷晨曦、一圈落照，生命短暫的事物都會在歡情中死去。那象徵瞬間的印象。神啊！要是時空都由你賦予它一種永恆感、偉大感，那它已不需要去讚美。我要歌頌的是這短暫的生命、瞬間的存在。

秋天啊！一年生的植物在這季節中逐漸完成了自己，而將自我塑成一種形象。燭火燃燒著自己，形成一種光輝，然而它也在自燃中毀滅自己。

毀滅那只是消耗後的死亡：晨午，雲在天空中卓絕地死去；夜間，螢火蟲在月光中隱沒。曠野的盡頭，一截斷壁崩塌在沙灘上，一株海邊的植物正渴

斃……

有時我不懂虹彩為什麼那麼美，直到親眼看著它，在雨霽後的藍空中死亡。這時一種深沉的喜悅，體驗到生命的本質中所呈露的悲劇，這悲劇感使人感受到重負解脫後的空無。我想：如果薛西弗斯有天真正地將巨石扛上山頂，他就失去了走過神祇的洞窟前所擁有的愉悅。生命的本身就是這樣的，在悲劇中存在，在悲劇中死亡。

當我看到第一片黃葉飄落，那觸地的錚然就激使我離開書房，書中的世界是豐幻的、廣闊的，但我要親自去體驗、去感受。啊！那種美的真實感有多麼說不盡的神妙。

赤裸著腳去撫踏著海灘、觸摸著草原的美
將焦熱的脣去吮飲一流清泉、一枚漿菓的美
把頭髮散亂在鹹味的海風、清爽的山嵐中的美
用眼睛去凝視水面上流動著綠影與浮萍的美
用雙手去擁抱一蒼老的香味的樹幹的美
用寧靜的心靈去觀照一隻鳥翱翔的美……

神啊！在我感覺到愛的一瞬以後，我的生命就豐碩了。在這世界中，任何美的事物都將成為我地上的糧食。

糧食啊！我讚美你。

如果地面上的書籍都被焚盡，我也將不會死亡的，何況書架上有許多書是該燃燒掉的——

那些無內容的、無個性的書。

那些虛偽的、假造的書。

那些害人的、有毒的書。

那些枯燥的、無味的書。

.....

該燃盡這些書本的。我需要的是那些有情意的、有個性的、真誠的作品，我最需要的是眼前的這片世界，萬象流轉的宇宙。地上的糧食啊！我永遠地準備去擷取、去養活、去營養我自己。

雨意的早晨，天氣陰沉而慵懶，我來時必經的小徑上，鋪滿著落葉。

雲層壓得低低的，雲塊疊積著，涼意的風吹自谷地，翻動著樹葉成為萬千種姿態。好靜！只有腳下被踏出的沙沙聲，夢幻似的。落葉有的已腐爛，秋雨過後它腐蝕得更快，從綠變黃，從黃變黑，形成地下的一體，然後等待明春的花芽掙出地面。

春天啊！新生的植物從秋的落葉的屍骸上茁長、開花、結菓，宛如神話中那株風信子的故事。宇宙的生命就是這樣的，始於何時何地，終於何時何地——這始與終間將永遠是個謎。

那天我的愉悅被一朵流雲引起。在清淡的大氣中，空無一物，太陽昇得好高高。因此我第一眼就看到葉表上閃爍的亮光、池中綠水的流漾、以及苔石

上的沁涼感，在這有條理的光中，我穿過橡樹林間（好難得的林地），光影在我四周閃爍著、跳躍著。

跳躍的陽光，在那酒味的天空中，我一眼就看到那朵雲，如歌般的。真的！它閃現在枝柯間。

雲啊！我深愛那些漂泊的事物：流雲、候鳥以及那書本中的吉普賽人，不是我愛那漂泊、流浪的事物有什麼特殊的理由。但我絕不否認，對它有種特殊的感情。在固定的事物上，它本身即有某種永恆感、安定感，磐石的莊嚴是種美。但對那雲、那遷徙的鳥類，它們透露出多少悲劇的意味呢！

我自己就有那樣的感覺，從這書到那書，從這思想到那思想，從這創作到那創作……神啊！我發覺自己永不能固定在那一點上。但固定就是死亡，因此我飛翔、我流浪……在茫茫時空中只為尋找、趨向那永恆的定點。

月光的山頂，我獨坐在雕花的欄杆上，那古典風的廟宇此刻靜靜的，那斑駁的空地也靜靜的。

白晝的樹木在曬完長長的一下午陽光後，此刻仰著頭從窪地上站起，曬著月光。

一點螢無聲地穿越這銀色的空間，沒有影子。

一古典的石柱被月光曬得閃著白，有影子的。

這影子使我感到驚訝，我發現自己竟也有個影子。影子對我的軀體說：「我在故你存在。」是的！我的軀體是沉默的，它懷疑自己是否認識自己，當他看到有那麼酷肖自己的一個影子存在，才覺得證明些什麼？

軀體覺得它所坐過的欄杆不屬於它，只有那影子中的位置才是真正的佔有。

月光輕輕地灑落在空地上，我的軀體有一個動作，那影子就有一個動作。
「我舞影零亂」，古國度中那仰泳杯底的太白，是對的！

黃昏時，一輪夕陽在疏林外渲染著，一種朦朧、一種清淡的詩情。我穿越層疊著的飛煙與薄霧，來到這無人的闊葉林間。

晚蟬在苦竹林內鼓噪著，已失去夏日震撼性的音響，而蓮池畔昇起輓歌情調的蟲鳴，徐緩而淒楚。

潭的中央，一朵枯萎的蓮孤淒的坐著，只有一朵。倚斜在綠鏡般的野水之上，「蓮葉何田田」的景象已不見，只那殘葉半掩浸於池岸一隅。

蓮是否浪費了它的美呢！在天地間它的生滅、誕生能給宇宙增其美麗，死亡又會令世界變色嗎？不會的！它只服役美與自我，詩人會悲悼一朵紫羅蘭的凋謝，這是同樣的物我之間所自然生出的感情，然而凋謝的只是外在，我知道在泥底有蓮的種籽。

明春，當霧起林際、煙昇池畔時，我希冀看到第一朵蓮浮昇自大地，潔白的蓮花上跳躍著一個個渾圓的太陽。

在夏日過後奇特的沉醉氣息中，日午有種慵懶的陽光，灑落自樹頂，沿著參差的樹巷洩落。

哦！好美的感覺，酒味的大氣中，這東方庭落風味的花園中，放播著花香。

我散步過的林徑上，鋪著幾片絢麗無比的落花，說它有悲劇的美也很適合。在我靜坐的假山石旁，我適意地欣賞這美麗的庭園，有幾棵落葉的喬木……午後的陽光穿越它的枝柯，我發現有個繭倒懸在那兒。

繭的存在，是的！它曾是蝴蝶之所從出，我想起動物學家稱這過程為「蛻變」——自我亦何嘗不是如此。我覺得自己從童稚到少年到青年……無時無刻，無不在充實自己，蛻變自己——艱辛的變形。我想：往事是美的，但那卻是自己所急著求變的、拋棄的。我讀莊子的哲理，那使莊子觸發無數哲趣的一隻蝶，它是否再回到枝柯間的繭囊。

那繭囊掛在美妙的陽光中，它是個美的存在。

秋雨後的小河邊，我竟意外地發現有許多從上游沖下的浮積物，有許多蟲殼與菓核擁擠在上面，它與那些會飛的成蟲與鮮美的菓實，構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其實蟲與殼、菓與殼間並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它們原是一體的。海灘上有種寄生蟹，它們寄居在其他動物的殼中。據我親眼看過的：那是滑稽的一種偽裝表演，在死殼之下竟有那橫行的怪物。

只是悲哀的，是眼前所見的世界也有這現象。齊克果曾有個妙喻：認為哲學家在拋開它的殼後，就有些自命思想不凡的人爬進去佔住。就是這樣的，我居然碰到好多自己標榜為什麼主義者、什麼流派者……自己大言什麼個人主義、存在主義、或衛道派——這真是滑稽！

飛蟲之於殼，菓實之於殼，它是本身自有的，而且是要掙脫而去的。但偏有那些軟骨生物：無個性的、盲從的、時髦的，成群結隊地來揀抬。

離開河邊，我仰著頭進入草場上。我只是我，選擇自己方向的人。

一片蘆葦在河床上存在著，夕陽自它的背後升起一種背影，淒異而悲壯。

遠望過去，河床上乾枯得空無一物，煙霧之外，只見得那斷斷續續的河岸，除外就是閃白的岩石以及延袤的沙灘。陽光把河床上的一切事物晒成一種昏黃的荒涼景象。

荒原！我沒見過廣袤萬里的大荒原，只從畫面上以及電影上觸摸到：大峽谷的荒涼、大沙漠的壯觀，而眼前所呈現的就是這具體而微的景緻。

走入光中，腳底下的沙灘就被踏出一串長長的腳印，四周是倉黃的色彩氾濫著，我發現自己的影子，長而又長的。此刻天地默默，彷彿有種夢幻的悲壯的調子，徐緩的浮昇、飄忽。

這赤裸的荒原式的谷地，最適宜堅強心靈的發展，從這情調中走出的，就會有極深刻的體悟，生命的悲劇與荒涼使他站定腳跟，不氣餒、也不失去生存的勇氣。

夕陽從灰雲之後迸射而出，成條成縷的照射在枯萎的蘆葦上，那構成一個悲壯的背景。

在湛藍的晴空下，海面上映著一種透瑩、澄澈的光，正午我從晒網的架下眺望著，神話般的小船浮現、白色的風帆浮現、一點白色的沙鷗翱翔、一線白色的沙灘閃亮。

海濱最美的是晨昏，正午有種太陽當頂時的沉寂，視線之內靜悄悄的，海上煙霧迷濛，港塢中隨波搖動的漁船，晒魚網上那飄動著的捕魚網。晒魚網場上，黃昏時我就穿過海港，再到美麗的海灘上。

走過一段沙灘和防風林，我看到一塊大怪石，說它「怪」只是直覺到的一種感覺，那是有個性的怪石。自波濤中挺拔而出，沉默而顯得有深沉的性格，背景是寂寥的海天，交響樂章似的沉雄，它聳峙、它睥睨，在落照中有種孤傲

之感。那是王者的雄風、哲人的沉思。

一個海濱的朋友告訴我：他那裏有座燈塔，白色的燈塔多麼孤絕、傲然；我沒看過，但在血管中卻感到那種血液的奔騰與吶喊。

一截燈塔被塑成，塑成的不只是形體，更象徵人類最原始的、與生命搏鬥到底的悲劇色彩。而一塊怪石，它在天地間代表著甚麼意義？千古彩雲焚而復昇，腳下的波浪也日夜奔流，在遼闊的時空裡，在我眼中，它是有個性的存在。

看啊！落照中那突兀的怪石，沉默而有個性。希臘的造形藝術中，阿波羅雕像的靜觀自得也不過如此。

一座永恆的雕像，自海中浮昇。

一截怪石有個性地在海灘上站著
一株蘆葦悲壯地從乾河床中升起
一朵蓮花沉默地自野水中兀立著

從這天起，萬象的流轉呈現而出的，就是一朵殘蓮、一株蘆葦、一截怪石所顯露的悲壯與殊異。

有時我獨坐於黑夜之中沉思，我的財富在那裏？我生命的源泉在那裏？都只有一種戲謔性的答覆，我的財富不在那裏，我不信死後的天堂與極樂，我所需要的完全取之於自我的身上。

白鳥在天空中翱翔的美姿，樹葉在晚風裡舞動的聲籟，河床在夕陽下渲染的色調……以及山坳間的一截古塔、一簇飛簷……

這美麗的事物，在我的視野內、在我渴望的內心裡，都會形成天地間的至真、至善、至美。我相信書本上的美，但我更篤信體驗中的美，「萬物皆備於我」也好，「與天地精神往來」也好，都是要賦予萬物以一種全然的愛。開闊

的心靈恆在其中探索著。

有時我在過去中探尋那回憶，他所構成的故事情節使我驚奇，昨日之我如是，明日之我復如何？秋季給我的印象就是一段悲壯的小情節，我試圖從其中重新認識自己到底是什麼角色。

在我的感覺中，秋的運轉該是穩定的、自然的？一切事物在這季節中趨向成熟與完美，這是毀滅前的序奏，淒美、悲劇而顯得浪漫。

——秋日草叢中淒異的虫鳴，白樹幹上塗抹著濃濃的秋意，落葉細碎的絮語，河上繚繞的白色迷霧，以及逐漸升高而湛藍的天空。

啊！清淡的日子，詩人所歌詠的秋天，大地在飄散著菓香與涼意的風中走著，死亡前美麗的序奏，一顆菓核掛在枯乾的枝柯，一枚殘葉掉在白色的徑道上。我知道，一切事物終將在歡情中死去。

我不想去懂得「孤獨」，我只是喜歡冷靜與沉思，我想擁有宇宙間事物的美，我只是想邁向一個全新的境地，我永遠尋找著自我，但絕不把自我固定在某一個點上。固定就是死亡，因此我隨時都在出發，都在終止，我是雕塑自我的人。

從回憶與沉思中走出，我挾著書本穿過大地。一支蛺蝶沿著花徑翩躚而來，一朵浮雲如歌般的流淌，一粒種籽在地底下爆響。

秋日掇拾

之一

九月以後，橡樹林間的香味就這樣地飄散著，天空湛藍而昇高，花香飄蕩在修長的甬道上。從寬廣的椰林大道飄到灌木叢生的小徑，飄到那池綠了一長長的夏季的蓮池上。

從彎彎曲曲的徑道盡頭
一截古塔便突兀地走出
塔頂，酒味的透明的空寂喊著
——秋

這是秋了，一個季節的遞變就是這樣開始的。從早晨滴落在階前的一滴清露，那敲地錚然的聲響，很含蓄地暗示著秋季的來臨。秋了！於是我慵懶的骨節裡就流動著酒味的澄澈的血液。我拾起一本詩集，沒看清楚是誰的，這季節只要隨身攜帶一卷詩集：線裝的、洋裝的；拜倫的、或李白的。那不礙事，只要走到水窮處，就攤開詩集，朗吟一首詩，那詩的韻味形成一種愉悅的秋之氣息。

這兒是林子的深處，在孤挺的小山崗旁，一帶清淺清淺的水繞過林中，向林蔭處流去。林中，有座紅瓦的小屋子閃亮著，藤蔓淹過短籬芭，成串的花懸掛著。

獨自來到這裏，我什麼也不想，這季節、沉思的季節，我在其中恢復我的疲憊：狹長的草徑、高直的橡樹、山徑上鋪落著黃葉，我該追憶昔日？回憶是種美，但也是苦味的品嚐。

早凋的落葉鋪著，一層比一層深厚，去秋的枯葉已融蝕成腳底下的泥土了。當我走過，那沙沙的細響竟然在時空的空曠中傳出回聲，很細緻地，敲叩著塵封的記憶。

黃昏時，我就踏著葉片，穿過薄薄的暮靄，去看那古老的塔。

塔在林中高處立著，背景呈示著一角藍得醒目的天色，這美妙的空間刻鏤著枯枝的優美。塔壁斑斑駁駁的，青苔淹上階石。從塔頂下望，落日在林子以西浮沉著，林頂只有三二鴿子的飛翔意味著夕暮的情調。

在蓮池畔靜坐，野水之上殘留著凋萎的蓮葉，一朵合了花瓣的蓮花在葉片間欹斜著，隱隱地有種孤絕感。在昏沉的微光中，除了樹影，就只有秋蟲的鳴唱。

秋夜的沉寂，蟲聲的唧唧是最敏銳的，遍野的蟲唱，若遠若近。沉坐在黑暗中，頓覺生命飄泊的淒美，那感覺是輓歌情調的；低沉、徐緩。

這秋，有種特殊的寧謐，從絢爛到平淡，那轉變顯得自然而無意，常想探求自我？但是探求到的又是什麼？

走過林間的小路，橡樹的香味顯得更濃了，我想：在寧靜的夜，品嚐那份詩情是美的。

初秋來時，這山城就沉浸在澄澈的秋光中，一切都在靜悄悄地轉彎著，從河岸的蘆葦到林間的落葉、從日午的蟬鳴到晚間的蟲唱……一些痕跡也沒有，等到細數落葉時，已是秋深了。

秋深之時，當我路過，那時必然落葉滿城。

之二

河漲時，我到過這河岸，岸草被黃濁的山洪沖流著，舉目四望，只有斑駁的岸壁峙立著，那索橋特立於水面之上。站在亭子裡望出去，有種天地悠悠、愴然淚下之感。

感覺因於外境，想陳子昂當時滿懷鬱抑、登上高絕的幽州臺，縱目四望，不見古人，不見今人，觸動他心底那股深沉的孤漠之感，難怪會有那首絕唱，可見情境所烘托出的，給予一孤獨者的心靈的衝創，形成了他的慷慨悲歌。

詩人眼中的世界總渲染著感情的色彩，天生的多愁善感，用有情的眼光來觀照宇宙，又碰巧有特殊的境遇，就在空中建立起詩人的樓閣了。越孤獨越能觸發這一種感覺，但那孤獨之感並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心境的孤特與空漠。他終究要與人相處的，但他的心卻超出其上，在孤獨之中，他清醒地回味前情，而且獲得一種解脫。

在這境界中，詩哲是極為類似的，同樣是與悠悠的天地神契，與萬物遨遊，李、杜所以形成其為李、杜，莊子所以形成其為莊子，一者表現的是靜觀之後的詩情，一者卻吐露為一片觀照自得的天機。因此我覺得陶潛是深具哲思色彩的詩人，而莊子則為一內盈著詩人情調的哲人，換句話說，莊周是具有詩之本質的一隻蛺蝶。

陶潛與莊周所以為人則一，而在詩哲二境中特立則為二，這是奇妙的關鍵所在，如果讓我們想像莊周生於魏晉之際，有北窗、有南山、有東籬下的那幾簇黃菊，那莊周是否將寫出田園的詩篇呢？若使五柳先生早生五百年，他有一個能說善辯的朋友惠施，那時代背景也得換上春秋戰國的百花齊放的一幕，同樣地逍遙、遨遊，說「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那淵明先生的作品會是一卷陶詩，還是一卷《南華真經》呢？我想：這是很有可能的。

具有靈思宿慧的人，總要能使感性與知性巧妙地在他身上和諧起來，感性太濃的舉目鳥悲花泣、山笑水咽，全是感情的產物；而知性看物，則山有層疊的怪石、花具風吹枝搖的自然之姿而已。前者的吟詠常流為傷感的調子，後者便形成理性化的、科學化的現象界。因此只有讓感性與知性能和諧地融鑄，才能成為一個超絕的人。詩人也好，哲人也好，都是超絕的。未完全達到這一境界，他的境界也就顯示出不同的層次來。

因此在莊子眼中的「無情」，是他悠遊物外之感。那精神的空漠是千古之下不言可喻的。而陶潛、李白、杜甫的吟詠，也永遠是一片天機流露。

秋季來時，我又來到那河岸，白蘆葦叢生在破碎的河岸，乾枯的河床蒼茫地伸展，在那野水之上有繚繞的霧氣，黃昏的煙霧籠罩著河床。

落日、荒煙以及乾河床，都是感受深刻之物，在假期的落寞情緒中所形成的靜觀之趣，那情境會是何種感受？望著暮色漸濃的河岸，竟然有一閃易水蕭蕭、深沉悲歌的感覺，自內心深處悠然升起。



散文卷：蝶翼

輯三 沉思集



人生如花園

人生如花園，呈現著莊嚴曼妙、形色繽紛的壯觀。詩人、藝術家、哲學家面對著這神妙無比的世界觀賞、沉思，讓知覺去見、去聽宇宙的萬事萬物。於是詩歌、音樂、藝術以及哲學等便把人生具體地呈現。沉思是人生的花朵，在每一片花瓣上都顯露著宇宙間美麗的顏彩；沉思是人生的心聲，在這微妙的聲音中，我們將聽到大自然的訊息，以及人類生命的奧妙。

我打從這座花園穿過，我希望自己能像華爾騰湖畔的梭羅一樣，具有與大自然同在的靈視，用這心靈的複眼來接近人生，來觀照宇宙萬物。他曾經頌揚把生命賦予他的精神之聖靈說：

我本來只有耳朵，現在卻有了聽覺；

以前只有眼睛，現在卻有了視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現在每一剎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學問，現在卻能辨別真理。

我希望自己能擁有聽覺、視力及靈敏的感受，愉悅地經過人生花園。勃萊克曾在〈天真的徵兆〉中宣佈：「一沙一宇宙，一花一天堂，用手掌握住無限，剎那捉住永恒」。只要自己能靜觀周遭的萬事萬物，我相信一切都將呈現著冷靜的貼切，得到最美妙的領略。

沿著花園漫步，思緒如花朵，我預備聆聽一切美麗的天籟，觀賞一切微妙的形相。

人生啊！面對著你，我只是個好奇的過客而已。

我在剎那間認識了天空

暑假，我住在故鄉山崗上的熱帶林中，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使我覺得自己不曾認識過天空。

當考爾康斯基傷臥在死屍遍布的戰場上，他睜開眼睛望著頭上異國的天空。那一瞬間，他覺得自己看到了藍色的天空——他終於認識藍天了，在那時以前他一直沒認識的。看到那一頁，我忽然也懷疑自己，是否真正地認識過頭上的天空呢！答案是個肯定的否定：「不！」

晚秋的下午，我躺臥在情人谷的河岸上，草色青青，沙洲上一片耀眼的白——蘆花如雪浪，反映著波光。天色灰濛濛的，我凝望著天空，祇覺得一片灰沉沉的空白。忽然，雲層裂開了一線藍，美麗的陽光像禁閉已久的酒味，一縷縷地灑落下來。一瞬間，雲層又再度復合，天空仍是灰濛濛的。

就只那一剎那，我認識了天空的藍，很短促但是印象很深刻，好比陳酒的芬芳，永遠殘留在記憶裏。

單調是什麼？

單調是什麼？我體悟到它的韻味，是在一個落雨的秋夜。一街濕漉漉的雨，街道上顯得空蕩蕩的，只除了風和稀疏的雨。我沿著街道走著，心中也感到空蕩蕩的。

穿過一條橫街，背後響起了鞋聲，叩叩的，很清脆，很清脆。那鞋聲一聲一聲地響著，有節奏而顯得單調。全城都靜悄悄的，不見了月光，不見了星光。全世界我覺得都睡著了，除了我，那夜行者，和他那單調、單調得很美的鞋聲。

成功與毀滅的抉擇

一個愛好文學的朋友寫信給我說：「你喜歡看小說，但如果沒看過法國斯丹達爾的《紅與黑》，那不能算是真喜歡小說的人。」那時我感到驚訝和慚愧，到底他為什麼要說得那樣重呢！

我把《紅與黑》看了，一直到全書的最後一段說：「畢拉長老上任去了。『假如鈺連是一根纖細的蘆葦，任他毀滅吧！假如他是一個有勇氣的人，任他獨自打出一條路吧！』他想。」

生命的道路是艱辛苦難的，在「毀滅」與「成功」間，我要何所抉擇呢！人生有二途，〈流星〉的作著借一老父親的口吻說：其一將通向花草鮮美，有清泉、有花菓的天堂；其一則通向黑暗的，隱伏著毒蛇、猛獸、有毒泉、有危岩的地獄。天堂與地獄，是一種成功與毀滅的象徵，在起步的交叉口上，將如何去選擇呢！

偶然，生命之湖上的雲影

徐志摩的詩，我覺得始終響著美麗的調子，一種浪漫的詩。我喜歡他那種「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的瀟脫，可是我最喜歡的卻是卡昆岡戲劇的一首小詩——〈偶然〉：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而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每次，我經過綠湖畔，看見浮雲一片片地在湖面抒寫著「偶然」，我就想起那首詩，灑脫而感傷的小詩。

「偶然」，人生的際遇往往是很偶然的，可是那一瞬間的投影，卻留下了最美麗的回憶。

燭光中的記憶

音樂是最美的感受，我總覺得音樂的旋律有種銷魂的感覺。

仲夏的夜晚，我靜坐在燭光下，音樂如雨，續續紛紛地灑滿室內。而室外，月光把樹影篩落在玻璃窗上。沉湎於音樂海之上，康拉德、艾肯在〈這是葉子的形狀〉中說：

而我們，如葉般曾同浮於音樂之上

也將如葉般被分別捲進，……

「捲進何處，除了沉靜，永恒之沉靜的美裡？」沉靜！生命在音樂的撫慰下，感到一種完全的自由與冷靜。許多安靜的靈魂都靜靜地坐在燭光底下，當〈月光曲〉的後一聲溶入窗外的月色時，我覺得自己就像艾肯詩中的葉片一般，輕飄飄的，浮於月光之上。

返回自然的喜悅

落雨的早晨，我看見操場對面的灰色的、醜惡的建築。這人為的物體破壞了空間的空曠與和諧，可是人們卻建築了更多更大的房子，且無疑的，這被認為是「進步」。

曾有過露居的一次經驗，大草原的夜，大草原的黎明。在星空底下，大地低躺著如一冬眠的生命體，露水從木葉上滴落，四野蟲聲唧唧，月光溶溶。我看著夜空的月亮，初次覺得有月光的夜晚是何等地寧靜與可愛。凝望著地面上一片流動的乳白，難怪德富蘆花會疑是水？是雨？靜坐觀望一切、細聽一切，大地的脈搏依然跳動不已。

最難忘的是大草原上的日出，渾圓的、雄壯有力的旭日跨越群山，自地平線上升起。啊！那光明湧現的一剎那，宇宙的光明就在那一瞬間來臨。

吉布蘭現身長老阿穆斯泰對阿爾腓里城人說：「你在城內建一住屋之前，且先在野間建一想像之屋吧！」，在田野間人會找到一些失落；「你們的房屋不要成為停錨，要成為檣桅。」我們，所有的人類，曾在宇宙古老的夢境中——山谷是街道，芳徑是小巷；森林園中的葡萄架，充滿著大地的芬芳。只是人類只是過客而已。

花束的芬芳

在人生的花園中，我只是過客。

花園有四時的景觀：春有春景、夏有夏景、秋有秋景、冬有冬景，一切都將是生命花園的壯觀。

我的脚步無限眷戀地蹣跚過這春之花園，夏之花園又在我的眼前展現。我

不能有二度回返的時機，但卻有回憶過去的權利，花園中花朵繽紛，這一串思緒將是最美麗的一束花束，永遠發散著芬芳。

海濱沉思

不能不沉思，這屬於生命存在的意義。

（海潮在澎湃地洶湧著，憂鬱地洶湧著。衝撞在岩石上，形成一段沉雄有力的吶喊，那就是生命的樂章。）

上了大學後，我更愛沉思了：沉思生命、沉思真、善與美。那時，我寫信給在南部的友人說：「我生活在沉思中，企圖從自我的觀照裡，體認生命最年輕的意義。」一年過去了，對於所發出的「美麗的問題」，究竟有沒有得到「美麗的答覆」呢！

（浪濤嘩啦啦的退回海面，海灘上驟然籠罩著寧靜，一種閃爍著冷靜色彩的靜謐。）

從更廣泛的書本上，我初次感到生命的另一層。這時，我對自己從前的「天真」——（有時，我驚奇的發現到它與「無知」並無異義。）感到某種童騷性樂觀的愚蠢感。人生在初生的嬰兒的眼睛中，總呈現著如是的新奇與完美。換句話說，那就是聖經神話上，亞當與夏娃犯罪前的「圓滿」與「真誠」。可是在對生命作深度的體認後，我發現宇宙竟呈現著如此莊嚴曼妙的壯觀。生命充滿著喜劇，但更充滿著悲劇。「喜劇」，它最膚淺的涵意，就是「笑」——膚淺的快樂。而悲劇作家尼采，他對悲劇的體認，竟是「薛西弗斯」式的不斷艱辛與奮鬥。「生命—悲劇」，在最深沉的體驗中，生命即輕輕奏出神聖而沉雄的樂章。

（天空凝聚著的雲氣，在深沉的靜定中，氤氳的雲霧逐漸地消散、消散……）

在莊子充滿藝術精神的哲學中，它呈現著一種寧靜的光輝——寧靜的生

命，寧靜的美感世界。「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大千」。在凝神觀照裡，宇宙中的一沙一花，都顯露著奧妙的意味，這就是為什麼藝術家們，從一件細微的靜物上，體會出整個宇宙的偉大了。也惟有透過這種藝術的美感觀照，才體悟得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的真正內涵。美的情操，是人生內在人格世界的最高領域。在這精神的境地上，呈現著美的光輝，寧靜的光靜。

（潮音在遠處的岩石下響著，迸散的水花，宛如一樹枝柯扶疏的花葉，在起落間，生長著、渙散著。）

生命應是一種組合，戴阿尼蘇斯式的與阿波羅式的構成。在人類的生命活動中，戴阿尼蘇斯的精神，就是酒神式的浪漫、熱情的豪邁情緒，它象徵著「力」與「慾」的精神，它奔騰著、飛躍著一種原始的生命的熱力，使得歌與舞在血液中流動。然而生命領域裡，太陽神式的冷靜、自得，卻呈現著一種堅定的、寧靜的力量。每次我凝神靜觀著阿波羅的雕像，就彷彿有股冷靜、悠然自得的生命，在雪白的石膏裡隱隱地閃動，那是屬於東方式的寧靜，一種萬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超然、自得。而生命就該有酒神式的浪漫熱情與太陽神的冷靜自得。從戴阿尼蘇斯到阿波羅，我試圖捕捉住那種生命內涵——熱情浪漫而怡然自得。

（海水靜靜地鋪布著，它有時洶湧、有時寧靜。海，它永恆是屬於哲人的。在潮汐的起落間，隱隱地象徵著一種穩定而不變的力量。）

（海面上的天空，仍灰沉沉地籠罩著雲霧。但是就在這片混沌中，裂開了一線天藍，襯托著一幅神奇的對比。）

黑夜獨白

——這裏是愛與思想的微妙的交流

空白頁閃亮在我的面前

——紀德《新糧》

黑夜的星，很冷——

「星辰滿天的夜晚，我才感覺到星的存在。」我想：夜很深很深了，玉石般的噴水池沿，在星空之下圈著一圈渾圓渾圓的蒼白。

「星的存在，就能象徵著夜的存在嗎！」滿天的星光照射在我的身上，有種涼涼的感覺。我愛上了一切——這噴池、這草地、這周遭納蕤思式的詩意。

黃昏，我倚著書本躺臥在白千層樹下時，靜靜地看天、看雲、看樹葉間洩露著微微的陽光。第一陣微風，該是它把我頭上的樹葉，翻成千萬種姿態。在那姿態中我讀出初夏黃昏的暖暖的光輝，和風聲中若有若無的韻味。就只那一瞬間，我頓覺得自己像獲得了些什麼？又彷彿失落了什麼？沉思的是我敏感的悵惘，雲還是在天空中流得很美。哪！要是身畔有個潭，透明的、碧綠的水面，就能捕捉住天上不經意地造成美麗的錯誤——雲之「偶然」，天空之「偶然」。可是沒有，什麼都沒有，噴池就在扁柏樹的那邊，但是我願靜靜地躺著想！看我的視野裏，樹葉被風翻成萬千種姿態。今夜，就在冷冷的星光下，我望過參差的樹頂。哪！好美，樹葉真像我所盼望的，翻成萬萬千種美麗的姿態。好美！在樹底下，漾動著一片白霧似的光，是水！是霜！我不知道。

這噴池，長夏裏我曾坐過。在夏日的早晨，我徜徉於此，看阿勃勒樹下鋪著一層很厚的落花、黃色的落花。

默然中，〈自囿〉的詩句就在我心底升起：

沒有誰在岸上

長夏裡的樹蔭都溶解在這水裡

沉澱著，像哪個少年遺落的思想。

在時空長長的岸上，「阿！誰依附著誰？誰又超越了世紀？」超越！誰超越了誰！朋友 W 君說：「從我老師的哲學裡，我知道生命就是不斷地超越——超越，自我之超越！」超越——多神聖的字句！但誰能越過自我呢！自我的生命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最碍人的絆腳石是什麼？別人？環境？貧窮？都不是，自我的生命中，最構成絆腳石的阻礙，就是自我。能超越自我——過去的一切，善的、惡的、喜的、憂的，那就有種新的追求超越的勇氣。是不斷地努力與超越，生命的長劇中是沒有終場的——如有！那也只是滿足自己的一種自我陶醉。

一陣夜風掠過，樹葉在黑夜中沙沙作響著，噴池的池面縐疊著一大片破碎的星光！

北邊的天空，我凝視著星辰最濃密處，白霧般，聚著一叢冷光。哦！一顆流星殞落了！

「天空什麼時候揮霍盡滿天星辰呢！」我想：星殞落了，流星的生命！「生命原來是如斯地短暫嗎！在宇宙無窮無盡的悠悠裡！」

星辰依附著天空存在，像泰戈爾說的「星辰對著夜空唱著永恆的戀歌。」它們為著自己的存在唱著不朽的老歌。可是我依附著誰呢！想起中學教美術的老師說的：

「你們以為流星的生命，如是短暫嗎！如是悲劇嗎！不是！它不死在我們所見的那一剎那！也許它在千百萬年前就消失了！祇是星光還辛勤地尋覓它自

我的航路而已！這也許是悲劇！燃燒盡了，殞落了，但這很美，很美啊！」

星光尋覓自我的航路，那時我不懂，我只能捕捉老師夢幻似的眼光、夢幻似的聲音，可是我現在明白了，一切過往者都尋求自我的前進！殞星啊！當妳殞滅的一瞬！我知道怎樣在剎那間咀嚼不朽的永恒。

「流星的生命，它怎樣證實自我的存在！」我想它並沒想要證實自我的存在，如果今晚我所接觸的「流星之死」，能保持它莊嚴的、短暫的存在感，那也只是「偶然」而已。

我很懷疑沙特戲劇所表現的存在主義，到底能自生命的生滅中抓到一些什麼！〈沒有影子的人〉中，亨利痛苦的呼聲，遭戰俘審判的呼聲。

「一個人不能不為什麼，無所抗議像耗子般死去——我們曾試圖證實自己的存在，但卻失敗了，如今我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證實自己的死亡。」

生命！自我的生命，難道如是地悲悽嗎！亨利以為：「死亡，如沒有證人，才是真正毀滅。」這也許是很真誠的信念，個人總該尋求自我價值的肯定。但我懷疑：為什麼我們不能超脫，不能靜觀自得，「自我」將經由別人來判斷，將經由時空作最後的審判。

星！一顆星又殞落了，夜很淡很深——我看看夜空，看看噴池，看看這週遭的沉寂！啊！生命！在沉默中一切都安眠！為著明日的生命而安眠？這就是幸福！紀德說得好，「人是為幸福而生的！全自然都如此教訓！」只是這幸福將何往何尋呢！

「認識自己吧！認識別人吧！」我告訴自己！我要知道自己為什麼而生存？我相信自己的生命，我相信自己擁有的這一份財富。

黑夜！我重新獲得生命的啓示，生命是短暫的，但生命需要一種不斷地超越與艱辛奮鬥！

夜很深了！黑夜的星，很冷，很冷——

生命的新糧

——日特露德底完全的幸福，從她的整個存在中照耀出來，就因為她不知罪之存在。在她之中，祇有光明和愛。

——紀德《田園交響曲》

在這溫泉的小山谷中，每一片綠，每一線光，每一種生命，都在宇宙永遠的運轉下存在著。每一種事物都在它適當的存在中，表現出來完全底幸福。

沉靜！這感覺就像高高的谷壁上所蔓延的爬藤植物一樣。在晨曦中悄悄地茂長著，它茂盛得幾乎要淹沒了我的眼睛、我的頭髮、以及我整個愉悅地存在著的軀體。

阿波羅啊！金色的大馬車昇自神話世界的情境，從那一圈閃爍著光與熱的地平線上，像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所讚美的；「急速地跨越海洋而來」。好美妙的時刻！在阿波羅冷靜的光輝下，一切事物都呈現著最優美的形相——光與暗、方與圓、壯偉與溫柔。我知道了，為什麼古希臘民族把神奇的想像力賦予了造型藝術，尼采稱它為阿波羅的力量。

讓我告訴你吧！這裏已是可愛的早晨，晨霧沿著山谷瀉落，沿著街道參差不齊的簷角漂流，一種軟軟的感覺。桑德堡說它「貼著小貓的腳」來的，華爾騰湖畔的梭羅卻在穿過林間草徑時，說它是「低低地下了舵的雲」。這兒的霧太可愛了，我一直認為可以把它像夾楓葉一樣，夾在唐詩集子裡，薄薄的一片。

在這裏，每天早晨我總要在山道走過，去領取我早晨的糧食，生命的穀倉決不會無故殺戮一粒穀子的。

——糧食，我期待你們，糧食！

我年輕的生命，在浪漫的、期待的熱烈情緒中，希望得到滋養與滿足。糧食啊！使我生長、成熟。

啊！早晨的生命，充滿著愛和光明。

街道，這裏的街道往往順著地勢蜿蜒而蜿蜒，道旁種植可愛的小榕樹，晴天流動著陽光，雨天就掛滿一樹的水珠子。

晴日，我站在山頂下望，可以看見谷底有美麗的房屋，山澗旁是聞名的旅社之群，每一間房子總有個小陽台、或小花園；或是古中國式、或是西歐式。我想陽台上的早晨一定很可愛，清新的早晨。

街道在谷底顯得很柔馴，順著山腳迤邐地遠去遠去，直到住宅區和觀光區。

一個雨夜，我眺望到山全消溶了，那種遐思的迷濛，納蕤思式的詩意，我感受到一種美。黑暗和風雨把山和我的距離隔遠了，距離就是一種美，它構成了事物間的美學趣味。我喜愛故鄉陽光的海岸、長長的防風林，明朗、豪放，一種男性的沉雄。但我也喜愛這霧、這雨、這女性的溫柔。每一種事物都有它適當的存在，它構成了宇宙的和諧與美。

你知道吧！每滴雨都各有最美麗的舞姿。那次在山谷中避雨，我聽到了雨敲叩木葉和岩壁的美妙，一種疏雨滴梧桐的韻味；我也看到了每一滴雨都垂掛著、飄飛著，動的極致、美的靜趣。

在這孤獨的時刻，雨花灑落在街谷，沙沙地細碎，宛如春日疏林中的鳥鳴，惟有在這寧靜的瞬間，我才覺得自我單獨地面對宇宙、面對生命、面對一完全的自我。心靈的寧靜，使我對一切事物賦予一全新的意義，一圓滿的完整。

落雨的晚上，在沉靜的世界中，自我是一種真實的感覺。小夜曲流動得像

清泉、像月光、小提琴長長的旋律，構成夢幻之海、狂想之海，而我宛如葉片飄浮其上。

在整個天空中，月光流瀉著一種細緻的流光。

從潤葉木下穿過，草叢上流動的一片白是什麼？雨水？霜露？不！祇是月光。沿著樹影斑駁的山道上走著。月光照在幻成波狀的屋頂上、照在參差的叢樹上。黛安娜自古希臘的神話中升起，優雅地升起。

黛安娜！好美麗的符號！在奧林匹克的諸神間，她是最美的神，希臘草原上彈琴的牧人，每晚企盼黛安娜的升起。我是愛想像的！在東方古老的神話裡，黛安娜的神秘移值到嫦娥的身上。嫦娥！月中的仙子，自古老的地平線升起，在天空凌波起舞，舞姿翩翩，舞影翩翩——在靜謐的皎潔中，徐志摩說的：「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月光自高高的松樹頂灑落，遠處的葉影晃動，月光晃動，我靜靜地觀照。公園的月色很美，噴水池浮動著一片碎光，樹木把影子鋪在地上，網著每一片流動的月光。

這一秋，我又在他鄉作異客了。在這過旅的生涯中，如何才能尋得真正的歸宿？都只是偶然，誰能自認為有所歸宿！人生如寄，杜甫不是慨歎過嗎！「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我也一直認為最理想的灑脫是「獨往獨來，不著痕跡。」孤獨的異鄉人啊！看這月吧！在變動中最真實的存在。

地上漾動一片亂紋！秋蟲鳴唱得很有韻味，彷彿月夜欣賞貝多芬的月光朔拿大，一種特殊沉醉的感覺。

寺廟在半山上、在月明中，莊嚴地聳峙得像古城堡，有種神秘的氣氛。神啊！我訪祿於月明中。

廟前有長長的石階，月光像流水，沿著階石流淌下來。那晚引起我的寧靜之感的，正是這月色的皎潔、清涼，一種舒暢的美感。倚著石欄杆，我向四下眺望，山下燈火千點萬點，有星光、有山火在林外明滅，每一星火都象徵著夜的存在。哪！有這麼一池燈火搖晃著，池面幽深，流光正悠悠地徘徊。

寂靜得一無聲息，在這山寺裡，木魚不響，梵唱不響，夜沉澱在渾厚渾厚的月色中。

從廟的邊門進去，石柱羅列，渾渾厚厚的氣象。那石柱莊嚴、雄偉，我彷彿置身在美麗的過去間，石柱為我展開一片古意，一種象徵不朽的觀念。永恒，在時空的冷默間被堅決地肯定。古老的石柱，我像在堪那克神廟前，默思「希臘的光榮，羅馬的繁華。」

你一定知道中國建築的美：寺塔的纖秀、牌樓的卓絕、以及拱形屋頂的美麗流線……這晚，在山廟裡的廣場上，鐘樓與鼓樓正優雅地對立著，月在鐘樓以東！

月光在鐘樓以東憂鬱

鼓樓以西

塔影向寂寞裡拉長

且長長地 長長地

絲延一廊殿的空曠

啊！在如許溫柔的月色中，心靈的愉悅使我與萬物有種和諧的默契，有種「物我一體」的美感。美麗的月色、適於耽讀的月色、寧靜的月色，在完全的

幸福中，神啊！我已完全滿足。廟後有個花園，依山建築，曲徑通幽，我沿著白色的徑道徘徊時，一山月色一山蟲鳴，在初秋的草叢間，涼涼的感覺已幽幽昇起了。相思木的樹幹，在月光中顯得白白的，一種凝霜的感覺。這秋月之韻流瀉著，在這月光的閃爍中，廟的迴廊、石柱、長長的優雅的弧線……都顯得特別沉靜。

此刻，快樂就是心靈完全開放的自由感、超脫感。每一種自由超脫都像是國畫中美麗的空白，心靈在其中獲得解脫與「冷然善也」的瀟灑。

在這初秋的季節裏，在這詩人歌詠的清淡的日子。我單獨登山尋月，今秋，我所發現的真實的事物。

在北投的山上，有流泉、有芳草、有白色的小屋……真的！這一夏，我來這裏渡假，我發現了溫泉、水草、山坡上的小洋房，還有山谷中的霧。

早晨，我在山道上走過，流動的陽光有微微秋意，記得那天午后，我帶著書本到關渡的淡水河畔，河面瀰漫著白色的霧氣，一種繚繞的迷濛。十月來了，季節就具有一種涼爽而明朗的華麗，白色的相思木樹幹塗滿了秋色，棕色的潤葉林預示著一種預感，河邊高高的水草，在投影中也有種落寞的清淡。秋來了，第一次霜濃又將在何時呢？

那太陽、那空氣、那稀薄的藍，宛如老酒的醇，使我有種特殊沉醉的感覺。躺在枯葉上，在枯葉的陰影下，秋輕輕地、輕輕地覆在我的眉睫上。

在山道上，影子是我唯一的伴侶，但我並不寂寞，寂寞有時也是一種曠達的美感。我帶著我的書去訪問秋林、樹上的的菓實、還有草場上慵懶的陽光。我沒有時間去回顧悲傷，或者一切不如意的事物。

一縷斜陽，稀薄而爽朗地從樹頂上灑落。我適意地哼著古老的歌、流浪的

曲子。在假期將盡臨走前，我再到山上時，已能聞到這一季枯葉好聞的腐味，秋雨來了，那可是一場莊嚴的葬禮，可是我沒來得及趕上，秋的輓歌在焚葉時彈奏，那已是回校以後的事了。

秋來了，秋之吟在晴空下幽幽升起、升起——

第一個秋夜，我認識了月，它給我一種靜定的力量。這是愛和光明交會時的光明，「人是為幸福而生的，全自然都如此教訓。」紀德在《新糧》中所說的。

啊！我明白了，在生命自然成長的過程中，光明和愛是最自然的存在。我不想知道罪之存在。我在自我內心的寧靜中，捕捉住瞬間的價值，這就是永恒。

每一種生命都希求著一種最初的幸福，也是最後的幸福。

後記：在這「變」的世界中，我恒希求一不變的事物。「假期的回憶」寫成時那也該是去夏的事了，那是我對留在「嘉義」時捕捉住的淡淡的痕，那痕跡如今已不易捉摸，連殘稿也失落了。這篇也是去夏的一體，那是在北投的一段回憶。隔著這麼一段距離，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下，對過去的事物作不同的體悟。紀德要年輕人不要常回憶過去，遺憾的是我愛回憶。我總覺得回憶是對過去作不同的欣賞，就美學講，也有種美學趣味。這篇文章較諸以前的，我就不知在「變」中如何把握住一種「不變」。

招魂的變奏

星殞的子夜，成群的灰鴉飛向北方，以彎曲的翅膀徐緩地飛著。天風嘶嘶地撕裂雲層，在深沉的黑暗中，發出低調的裂帛聲。自從北地開始冰硬，葉子被霜雪鞭擊得零落四散，陰風愈颯愈凜冽，冰山在雪線上分裂，再凝聚成冰河下墜。

又是星殞——靈魂們不知自己已航過第幾個星座，漫長的行程打什麼日子起，已是個多遙遠遙遠前的記憶，猛然清醒時，竟覺得像是昨日，昨日的昨日。但總歸是過去的，他們曾經搜尋過一切能引起記憶的事物，諸如一片風景、一節歌謠、甚或是愛人的一聲呼喚。而呼呼的霜風就化成萬千把閃光的白刃，尖刺著枯瘦的容顏，又將那殘存的回憶的影子模糊、沖淡了。

午夜，那奇異的星旁閃現著流星雨，那在洪荒的季節出現過的史前陳迹，突然真實如夢，他們開始覺得超越了時空，在時間之外孤絕。奇異的夢，他們逐漸地遺忘，忘記自己的籍貫、親人；自己的榮辱、愛人；同時忘記自己的名字和個性。本來他們覺得滑稽、可笑，後來就不再認為奇特了，也許作為一種悲劇的角色，對於自身是無法憐憫與同情的。灰髮的鴉群流浪著，靈魂們沉默的航程依然漫長，死亡竟是如此不足驚訝之感覺，航過血紅的那星座，天風也稀薄了，遠方，依稀奇異的星亮著。

奇異的航程，在神話中鋪展，形成一長卷一長卷的。

在此靜靜的島上，從春到冬，從早到晚，白色的霧沿著參差的林巷飄落著，飄落在那幾叢風信子舞躍的草原上，飄落在蟋蟀鳴唱的羊齒叢，以及紅羽鳥游泳的湖畔；藤蔓悄悄地爬過苔石，垂落在谷澗上，那株長了不知多少年的奇異菓竟發了一樹繁花。

我默坐在此，聽八方的風濤，看四面的風景；海濤輕蝕著白色的海岸，薄霧輕籠著綠色的崗巒。

我默坐在此，聽五方的音響，看四時的顏彩，日子緩慢的走著、走著。

神自長睡中醒來，一睡千年，那是寧靜的時刻，藤蔓已垂掛座前，鳥在座上鳴轉。祂有種奇異之感，流浪的靈魂竟忘記了痛苦，而作著奇異的航程，他們的臉色被天色捕捉住，譜成陰霾的臉譜，祂說：

「有飄泊的靈魂在航向死城，我要助他們，魂消魄散，記憶全無，該解救他們的。」

於是在此風和日麗之時，在此境幽物美之地，鳳凰來自四方，祥雲凝聚上空；就此剪紙為人，燒葉為香，願這一炷飄渺的香，上達天頂，擴散四方。

招曰——

魂兮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離此極樂之地，你將流浪到何時何處呢？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去。暴亂在街弄間散布著陰影，沿著街道，速度將白色的臉譜扭曲成一幅幅畢卡索風的面具；有人在酒吧間陰謀著暗殺的事件，那黑鬍子的傢伙說：他的子彈認識那個是要人的血液，K——亡命的暗殺者打個信號，今晚一座粉刷得富麗堂皇的巨廈，明晨就成為兇宅。販毒的集團在替報社寫著頭號新聞。魂兮——魂兮——你看過多少生靈被犧牲在優越感的鼻樑底下，戰爭、戰爭；政變、政變，魂兮，你感覺到否，大地在黑人低沉的爵士調下沉重的蠕動著，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西方不可停留，戰火在鐵絲網上形成一些譏諷的形象，它笑著，冷冷地笑著，可憐的人類，你們暴動吧！示威吧！推翻一個政府，你們就是上帝了，它說著一遍又一遍。示威的人群在這邊走著，在另一處街頭上，戰車封鎖著一條街、一座廣場。而他們是不會覺悟的，在曠野上消滅了野蠻，然後就

是消滅同樣有四肢的同類，流汗、流血，血汗築成的結晶頃刻又毀了；流血、流汗，他們將愚蠢建立在童駭式的戲謔間，魂兮歸來，胡不歸來——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駐足：太陽焦烤著龜裂的大地，河泊乾涸、林園冒煙，魂兮——你看過沙漠吧！沙漠、不毛的沙漠，黃沙漫漫，寸草不生，生命在這裏焦烤成枯骸，駱駝的腐屍味飄盪在虛空的空間，作嘔的感覺。你看過暴風吧！這沙漠的大風暴，飛砂瀰漫著空中，熱風捲起成塊的大地。魂兮歸來，黑森林的巫師在降神，圍著火圈狂舞，厚厚的、變形的嘴唇有種喧嘩的吆喝，祭個人頭，骷髏在一根木頭上沉默著，那是無知的、嘔吐的。魂兮歸來——歸來——

魂兮歸來，北方不值得留戀，死亡的陰影籠罩在那無生命的地域，毒霧網罩著，冰凍的空漠伸延著，殺人的魔王坐在洞窟中狞笑，血——血——他喝的是血，髓——髓——他吸的是髓。哈哈——他的鬼笑使得大地冰凍三丈。無聲的街道上，流動著沉默的幽靈，恐怖鞭擊著每一根敏感的神經，悽慘封鎖著每一顆萎縮的心靈，這邊有一冷笑的讚美，那邊有一陰沉的招呼；冰雪沉重地降落，沉向那死亡之城。魂兮，那是一座地獄，歸來，胡不歸來，魂兮——魂兮。

歸來吧！魂兮，你要自星空底下歸來，穿越雲廊，穿越陽光與花香的花園，來到這光明與愛的島上。

這島上，沒有冷漠的死街，沒有疾病與無知，沒有恐怖的暴動，沒有仇恨的烏煙瘴氣，魂兮，你將終止你永恆的流浪。

我在此招魂，招你疲憊不堪的靈魂，不是在淒迷的子夜，不是在嘯呼的火祭前，而是在花葉的花園裡，點著一炷清香招你：上天吧！我案前的一炷清香，你將看見這救赦的異象，一片光明和平的土地自你的眼前升高。

島上的風、島上的雨、島上的太陽。

島上的花、島上的草、島上的樂園。

島上島上，有故國溫暖的港灣，有兒時朝夕為伴的土地，有蘊藏深深足跡的回憶。

你馳騁過的一片原野、蜿蜒過的一條花香瀰漫的草徑。你惦念著的親人，懷思著的一段愛情，你懷疑過的、終又被肯定過的自我之生命。

島上島上島上。你出發去尋找你的世界，你自認為自己是地球上流浪的族類；被註定飄泊的生命，血管中流動著的是流浪的血管，隨時隨地準備出發，去尋找柏拉圖的理想國，去搜尋莊子的華胥國、陶潛的桃花源，上昇去但丁所塑造的虛無飄渺的天空。於是你就好像離騷中的屈原，周遊九天，上窮碧落，下黃泉……魂兮，你該回歸的。

回歸到這島上、島上的土地、島上的故人、永恆的光明和平籠罩在這美麗的島上。

魂兮歸來——只有你雙腳所踏的這片土地才是屬於你的，你不該迷信那夢幻的虛無的國度，你不該讓一個辯者的半句話鉤住你的鼻子，你要建立起自己的城，在這島上。

島上！魂兮，你將建起自己的城。島上！你將有自己的思想，獲得屬於人間的愛。魂兮，那將是一座美麗的城、美麗的國度。

魂兮歸來，胡不歸來，不可以東、不可以西、不可以南、不可以北，在這中央之城，超越罪惡的島上。島上的花草、島上的生命、島上的太陽。島上、島上、魂兮歸來返此島上，返此美麗之島上。

亂曰：星殞的午夜，你的靈魂掙脫了你的軀殼，飄泊到冷漠的東方之城，到暴亂的西方之城，到恐怖的南方之城，到死亡的北方之城。你受饑、挨凍；你害怕、不安；你流浪、飄泊。你飄昇得愈高，愈覺得虛無、空漠。而島上的花草鮮美，陽光燦爛，你在高處看見萬里以下的故鄉，那能不眷念回顧！那能不悲壯哀歌！魂兮歸來，魂兮歸來樂此光明和平之島上。

蝶翼

清淡的子夜，消沉了的鳥鳴與蟬噪遼闊了這空山，夜之世界在一白中透藍的煙絲中，竟穿越渾圓渾圓的煙圈而抽象了起來。有種沉思的色調，這浩瀚的空曠，一些微細緻的感覺就將自我提昇到恍惚、虛渺的虛空之境。

那是山中寂靜的一夜。

慵懶之後，坐看一個橙紅的黃昏消逝，無聲無息，落日的道別只是一種輕微之姿，淡紫的氛圍，只是悵鬱，只是喧囂後的靜默，不見了夏日濃濃的悲壯之感。然而此刻我默坐著，已坐盡了一個長長的黃昏，夜之薄翼輕覆著我的小屋，任白晝死去，任黑夜誕生。誰也沒來！就這樣，幽暗的小徑散布著陰影，沿著參差的林巷瀉落，盈溢了落葉林間，直到一潭睡蓮長寐的水潭。走過了多少的足跡，今夏，就這樣無傷無感的，連最後的一朵玫瑰也無聲凋謝。

晚夏的風，在日間的激流之後，竟也慵倦了起來，輕輕飄動長垂的窗簾，微波地起伏。

白色的牆壁忽地擴展成一望憂鬱的空默，如此荒涼，如此冷澈，隔開了整個世界。

虛靜的夜，慵懶的夜。

我的坐姿化石成如無知覺的存在，生命的惘倦沿著脊椎骨流淌。靜寂之中，彷彿聞及血液的迴響，並非是海濤的吶喊，而是泉流涓滴，在我的軀殼內匯成一種無垠的寥廓。生命的激盪總沉潛在平靜的海平面底下，風吹海動，精緻的波紋褶疊那曠古的臉譜。

蠕蠕的燈光擁進我的雙眼，窗外，還是凝塑的夜之浮雕。夜之外，世界之外，清澄的寂靜將自我孤獨而昇。啊！夏日的頌讚。

夏日的一夜，美好的時光。

從浩瀚中走出的一隻蛺蝶，翱翔的燈光中，黑夜的蛺蝶，從何而來？一襲黑色而寬大的披肩，舞者啊！何時飛來？何處飛來？在伸展而昇高的舞臺上，那蛺蝶凌風而止，優美的弧線，徐緩的連翩。

從曠古而來，從神話而來，旋轉的太陽在春初吶喊，用沉雄而有力的節奏敲奏霜冬緩慢的脈搏，沿著冰封的大地，喚醒一個早春。又沿著春來漫溢的天光，喚醒那倒懸之蛹。

春日崩裂的上午，光明挾帶著無量的歡樂與歌聲奔湧而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蛺蝶自蛹的幽囚中崩塌、消逝，所有向陽的枝柯、甚或連去冬乾枯的霜枝，也瀰漫在酒香芬芳的大氣中，每一片花瓣都在瞬息間開展，舒展著筋絡，迎接萬千陽光的泡沫，續續紛紛、紛紛盛盛，形成一種完美的覆蓋。

懸解的一瞬間，歡樂凝聚著歌聲的翅膀。

懸解的一瞬間，生命在花簇之中顯露著如是的歡騰與激流。

初生之蝶，展開顫抖的初舞，藍天、浮雲幻設成舞臺上的佈景，再增添上一脈陽光，一段如歌的輕風，萬花鋪展成舞臺，萬葉懸掛成隨風波盪的帷幔，啊！舞者！斑斕的披肩抖成一陣風，抖出一陣散放的花雨，陽光從不曾這般璀璨，微風從不曾這般細款。蝶之初舞，這大千世界為之屏息，萬象森嚴為之羅列。

山中寂靜的子夜，萬籟在蝶翼下止息。

蛺蝶之舞，黑色的翩翩，在瞬間的凝止之後，一尊石雕的希臘女神的風姿，那垂肩的披風忽地飄盪起來，鼓滿了地中海的海風，絲絲縷縷，細緻的縐紋捲起一海陽光的燦爛。層層飛揚，優美的肢體流淌著奔騰的血液，從海波中誕生，海風吹鬢了長長的髮，海韻輕輕唱和，在陽光的海岸上。

她舞著，從青春的草原，從一山牧笛吹綠的崗巒；她舞著，身前身後，萬

萬千千的舞者，陽光曬亮了飄飛的輕紗，舞在澄碧的海天，舞在午後假寐的花叢，飛揚的軀體奔騰著的是曠古潛藏的歡耀，讓這歌舞的噴泉奔放，讓這歌唱的和風翱翔。

飲酒吧！在石盤的噴泉旁，有上好的酒釀，酒味的大氣中，也有醇酒的芬芳。自杯觥中，痛快浮一浮生。

歌舞吧！在古典的香徑裡，展示絢爛的風采，清露晨流的甬道，春陽渦流的花園，一襲舞衫兀自旋轉。

黑衣的舞者，在狂舞，跨越漢唐、跨越希臘羅馬；在書脊之上她凝止著，瞻視巍峨的書脊下，垂視傲岸的書，洋裝線裝、現代古典，這一磚一石堆砌成殿堂，高聳在灰塵之上。在落日中，琉璃映照成滿滿的金黃；臺階上，殿影垂落著一片蒼茫。然後飄風起自東北，雲層變幻、木石飛揚，轟然中，只見天際野鴿飛翔，不見了巍峨的堂殿。

長長的觸鬚，或許觸覺了荒煙，在那一卷卷發黃的書卷中，曾記載過一座城，寬廣的天街，青石板叩叩地響，街旁的樓閣、臺榭，高聳入天的飛簷，以及矗立的牌坊。日落城堡，在怪異的子夜裏，一閃天火，焚了城，傾了城。繁華過盡後，焚城後的荒墟，只有浪子的三弦叮叮噹噹。

秦時明月，漢時關，黑衣的蛺蝶又翩飛那長長的雙翼，時空都會在翼下搗成灰燼。舞吧！歌吧！白晝燃成黑夜，歲月釀成佳釀，黑色的披肩在飛翔的光中，揮落了生命的荒涼，舞扇舞破，舞衫也將會褪色，蛺蝶長棲在白色的牆壁上。

荒涼的子夜，夜露在窗外沉沉滴落。

白色的牆忽又遙遠，化成一片雲煙，荒溼中，浮現一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空漠無垠的荒野之中，一株樗樹不為什麼地聳立著，癭腫而虛大的軀幹、卷曲繆屈的小枝，在荒漠的老太陽下，自由自在，糾纏的枝柯、破碎的殘棄，

在輕風中搖搖晃晃。樗樹下，栩栩的一雙蛺蝶飛起，優美的雙翼扇動若美麗的弧影。

一身黑衣在萬古的大夢中逍遙遊，徐緩的飛翔，翼下昔日歡歌的劇場，已然廢成一片瓦礫。荒墟之外，什麼也沒有，噴水池已乾枯，石雕的徑路已被灰塵淹沒，荒草向東向西，繚延佔居了整座圈圍，那酒池已凝濁，舞榭已傾頹，在荒廢的殿堂上，鳥糞曬著古老的太陽。蛺蝶再次伸展著雙翼，前前後後滑翔不已。時間在荒墟、街弄間流淌，一無聲的河在混混流淌，天空又再次黃昏，眾多的蝙蝠在荒涼墟落上撲食著夕陽的餘光。

乾坤一劇場，以無垠的雲天作帷幕，浩瀚的大地作舞場，喜劇悲劇、笑劇鬧劇，在此舞臺上場下場。角色有萬千，道白只一樣，敷著白粉、鈎勒花面，喜的怒的、哀的樂的，在鏗鏘的鑼鼓中，痛愴痛愴，幕啓幕落，恍覺只是夢境一場。

蛺蝶之舞，在萬籟靜息的子夜。

廣漠的荒野上，蛺蝶舞踊著，從曠古而來，從寓言而來。風吹、海嘯，長空中，太陽還是曠古以來的老太陽，人事終是有代謝，繁華還給繁華，自我還給自我。蛺蝶舞踊著，在這宇宙大夢中，天地與我原是一體的，悲喜原只是魔鏡中的片斷幻象。有了雙翼，就要飛翔，觀照中的世界，蛺蝶徐緩地飛著，伸展優美的弧形。在人生之中、在宇宙之中飛翔著，除非斷翼，只有飛翔，向著愈飛愈寥廓的浩瀚。

虛幻的子夜，蝶語的子夜。

太陽穿越靜靜的林間，敲叩著我的小窗，醒覺後，白色的牆壁依然兀立，巍峨的書脊依然伸延。清清淡淡的靜謐，我躍起，從白牆上搜索昨夜夢裏的蛺蝶，黑色的蛺蝶，但已然空無一物，只是白牆浮貼著渾圓渾圓的太陽影子。

穿門越戶而出，穿越林地與薄霧，穿越陽光與鳥語，穿越晨間淺淺浮動的

寧靜。我搜索，我尋覓，黑色的蛺蝶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我尋覓我搜索到什麼？只一山斑斕的秋容懸掛在疏林之上。

一九七二、六、六改稿於木柵指南山下

漂泊之歌

我仍記得那一天經過的小鎮，那是個濱海的小村落，村北有座灌木叢遍處的崗巒。那時還是個日未當頂的上午，我愉悅地沿著村道漫步著，陽光靜靜地灑落在路上、在古老的住屋上。村人都出海、或上山去，只有雞犬的聲音偶而響過那裏美麗的天空。

在愉悅的情緒中，我慢慢地沿路走著，盡情地瀏覽周遭的景象，竟彷彿覺得一切事物都那麼熟悉，好像在什麼地方看過似的。我在一座小教堂的石階上停住，陽光正照在教堂的尖閣上，尖閣上的白色十字架閃閃的閃閃的發著白光，好寧靜的時刻！我的內心深處，有舒緩的調子肅穆地升起、升高，並昇入藍色的澄亮的透明天頂。

多少年後，我的記憶中，依然閃動著陽光的村道、教堂的尖閣、以及那愉快舒暢的美感。是的！這是在漂泊的事物中的一種愛意。

我所認識的，並不只是這種外在景物的漂泊。

生命的本身不也是漂泊嗎！如果以為人生的歷程就刻板的像一條必然的軌道的話，那真太單調了。我年輕的生命所感受的，生命只是一首漂泊之歌而已。

真的！我一直不能擁有固定的、不變的事物。記得曾和那個眸子閃著夢幻色彩的女孩子，在天鵝湖的旋律中，暢談生命、愛情以及許多年輕的感覺。「我們終究不能保有不變的事物的。」我說：她所回答的話卻有些悲壯：「我相信我們能保有對自己——不變的信念而已。」是的！在漂泊的生命中，我所能把握的，就是對自我的一點熱誠而已。

當我路過校園，有陽光暖暖地灑落在樹葉上。我會記起這句話，而且我將熱情地凝視著這陽光、這園樹、這可愛的校園。

沿著路走去，我將看到生命的陽光，灑落在漂泊之路的盡頭。那時，我將再度接近田園的芬芳、大地的氣息。

在心靈最愉悅的時刻，生命對於我是一團燃燒的光熱，那感覺就像躺在清淡的秋日草原上，看湛藍湛藍的天空，看白翅的鳥兒在流雲間翱翔。這種優美的生命旋律，使我塑造自己成為一個吟唱「流浪者之歌」的飄泊者。飄泊！是的！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懂得「飄泊」的意味呢？

歌劇中，有飄泊的荷蘭人；〈菩提樹〉的曲子裡，不也有飄泊到深夜的浪子嗎！詩詞的世界中，也響起旅愁、思鄉的飄泊之音……那樣不也是飄泊嗎？

聽音樂時，我一直對那種淒美的曲子有種偏愛，並不是淒美的感覺，就會產生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所論述的悲劇效果。我只是直覺到：淒美很富於人生的寫實意味，那是一種生命情調，這多少給我一些愉悅的美感。

我深愛自己田園中的一把泥土，那一握淡黃淡黃的泥土裡，散發著鄉土的芬芳、大地的溫情。記得年幼時，我老喜歡在清晨壯麗的光輝中，站在家園的田隴上，看見晨曦靜靜地灑落在田園裡，看見土地上冉冉升起的霧氣，那是一種無可言喻的愉悅。在年輕的心靈上，躍動著的就是這種血液，與土地為鄰，與山林為伴。為什麼在月光的晚上，喜歡凝視著沉寂、皎潔的田園？原來那只是生命微妙處，對於田園的一種懷念感、親切感。我懂得了，為什麼遠行的遊子，他的行囊中要帶著一把故鄉的鄉土；為什麼在異域死亡的浪子，希望在自己的墳壟上能灑上一撮家園的黃土；為什麼《飄》中那個可愛的女性，會在土地中聽到了家園的神秘的叫喚，就只是一種愛。

然而我對偶然路過的大地，卻更具有種飄泊的親切感。記得閱讀紀德的《地糧》時，我對一句話很感動，他說：「對一切得不到溫暖的事物我都感到愛憐，我熱情地愛過一切流浪的事物。」是的！生命中有許多不能固定的事物，我也深深具有這種感情。

悲歌

落日啊！在孤漠的荒煙中浮沉著，長空呈現著燃燒過後的空無與透澈的寂靜。

無風的下午，遙遠的海平線之上，孤懸的落日，顯得不曾輝煌過的輝煌，卓絕如是，孤獨如是。山河大地，籠罩在全然的靜默之中，偉大的覆蓋：一望憂鬱的大海、線紋斑斑的岩岸、紫煙裊繞的群山、還有滿崗的狗尾草依舊堅持著它們的姿態，昂揚地站著。在暴露的天光中，每一事物都是一種存在，美好地存在。

天際的白鷗，以它彎曲而優美的翅膀翱翔著，在落日底下，白晝即將消逝。這戀光的翱翔，畫著圓圓的弧，一種慵倦、一種儀式性的祭典。

悲歌！讓我為西歸的落日唱夕暮之歌。在日暮中，有那驚悸的草蟲的哀鳴、有那孤獨高飛著的失群之鳥。請聽吧！我觸及落日底下的任何事物：孤嶼上蘆葦的投影、裸露的孤岩、廢墟裡無聲的喟息……都使得我敏感的心靈悸動。啊！這不朽的景象。

一顆星辰無聲地殞落

一朵睡蓮悲悽地凋謝

一圈夕陽瞬息間消逝

生命中，愛戀的事物都在憂鬱中誕生，然後在歡情之後死去。我們能真實把握的是什麼？

我們生存在這上仰下俯的宇宙，永恆運轉的時空之中，面對的是無窮的悠

長與浩瀚，對比之下，我們微小的生命顯得變幻、無常。在星辰之中，在太陽底下，我們誕生，那是莊嚴而神祕的一瞬，以初啼迎迓著這空蕩的世界，然後遍嘗著人生種種的滋味。

你嘗過孤獨的滋味嗎？

黑壓壓的夜裡，一個吹簫者曾用簫聲訴說過，他披著一襲縫著補綻的黑衣，牛衣百結，坐在破茅屋前面，他不能用眼睛去看，但用耳朵去聽，用不曾目盲的心靈去感受。在暗夜之中，他用心用意地吹著手上的簫：幽怨的簫吟，抑揚高低，彷彿將他的孤獨、寂寞，含著滾滾的血，透過那短短的竹節，穿過那起落的黑孔，傳述給黑暗、給風中顫飛的落葉。

我們不是吹簫者，但總脫離不開那血液中濃濃的悲愁；我們也不盲目，但總覺得眼睛看不見喜悅的事物。孤獨之感像一條毒蛇，盤踞在心窩裡，它有時潛伏著，在意識裡呈現冬眠狀態；但一旦它醒覺，就用那軟軟的軀體纏繞著心靈，使它因窒息而痛苦而死亡。

你嘗過虛幻的滋味嗎！

在無常的生涯裡，我們希冀著愛情、藝術，甚或錢財享受，想借著這種種事物來減輕生命的恐懼、虛幻之感。

看啊！月光的路，兩雙肩膀偎倚得緊緊的，他倆靜靜走著，整個世界在腳下沉落。他們上昇，飄飄然於群星之間，超越了齷齪、凡俗，暫忘了痛苦、寂寞。或者在火熱的激情中，手臂化成糾纏的葛藤，氣息濡溼為雲雨的滋潤，用眼睛、用嘴唇、用最原始的軀體歡愉。在昏黑的海上，他們將世界凝縮到只有兩人存在的空間。

聽啊！飲酒之歌，在酒店中，我們聽過以酒醉的醺醺唱著飲酒歌，生年不滿百，為什麼要常懷著千歲憂！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當生命結束之後，任他英雄豪傑，任他販夫走卒，就只能成為一塊碑石，只獲得一抔黃土。荒煙

蔓草中，牽牛花爬滿了墳塋，也許會埋沒不見，也許碑石會成為柱下的一塊基石。那就只能醇酒美服，長生之藥既不可求得，那倒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了。

在藝術的國度裡，在隱避的山林裡，超昇的生命在尋求著解脫。用自己顫動的手釜鑿著生命之雕像，用彩筆繪畫出浮世繪，或者用水墨的淋漓，在山水之間置放自己的心靈。隱者不飲不食，猶存岩洞間，蔓草打從肩膀生長；或者浪跡泉流，不衫不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但這寧靜也終將被污染、被破壞。

祈求神吧！如果我們能夠肯定神祇之存在，天堂之可能，那我們可供獻，可將一己脆弱如蘆葦的生命交付給祂，只要祈禱，用渴望的眼睛迎接天光。但是神顏多麼遙遠，神的聲音在我們的內心深處嗎？

然而這些都是虛幻，沙漠中，跋涉的旅人在無垠的黃沙之中，無水草，無雨露，只有太陽。鏗鏘的太陽底下，翱翔的兀鷹，旋暈了單調的天地。浮現在眼前，只是海市蜃樓，一種虛幻的景象：若近若遠，若有若無，對於旅途的人，永遠散放出誘惑的魅力，讓他們越過砂丘，跋涉千里，但這些都只是幻影，美而不真實。

沒有根的植物，披著長髮漫走。北風，在冷冷的街巷，唱著冬之歌、流浪者之歌。

在寒風中，在冬夜裡，我們會被失群之鳥的淒厲鳴聲所驚愕，霜風冷劍，鞭撻著這流浪之群；我們曾在霜冷的林地；仰頭之際，漫天的遷移之群飛動疲憊的翅膀，作著生命的漂泊。天空是祖先飛過的天空，冷冷的雲翳，翻覆著雲雨，不斷的飛行，永恆的漂泊。

我們也是漂泊的族類，懷念著生命的故鄉。隴頭陌上，我們遠望，我們悲歌，雲林深處的故鄉，可以悲歌，可是悲歌不能當泣，遠望不能當歸，心中依舊鬱鬱纍纍。

孤獨是熱情的壓抑，痛苦是歡暢後的空無。我們站著，在遼闊的天地之間，就必須接受孤獨、憂鬱的波擊。自我之存在，因孤獨、痛苦而加強了本身的莊嚴意味，要站得起來，從眾人中站起，如一尊雕像。

那孤樹立在廣漠之野，風雪染白了枝幹，枯枝懸掛著冰條，瀟天漫地的風雪之原上，它的存在就是生機，就是懷抱著春來解凍的希望。

我們能把握的，只是當下的這一線生機，這潛藏在冰凍狀態中的希望。幻影依舊是虛幻，只眼前支配的才是真實的自我。

孤獨、憂鬱……只會在雕像的額際，刻劃出更堅忍的額紋。使得矗立在雕座上的雙腳站得更為堅定，看啊！我們向上高舉的雙臂，迎接陽光，挺立如一巨人的塑像。

頌讚吧！短暫的生命，美好的時光，或許我們活得不像落日那般輝煌，或許雕像會被時空侵蝕、磨損，但我們總是活過、存在過。在落日之中，破碎的雕像顯得特別的悲壯與沉雄有力。

讓我們為這落日悲歌，站在高曠的高崗上，從雲層背後蜂湧而出的光芒，使得脆弱的心靈再度堅強起來。在悲壯的落日底下，不要哀泣，不要淚下，更不要讓塵世的灰塵埋葬了我們的心。我們只是悲歌，慷慨悲歌，唱出這悲壯的生命之歌。



散文卷：蝶翼

輯四 迷思集



一個神話的解說

我在此坐著，塑造人依據我的形象；一民族，當能肖我去受苦、去流淚、去享樂、去歡愉，而且漠視你一如我所做。

——錄《哥德》之詩〈普洛美修士〉

生命的本質是悲劇的、荒謬的。體認到這樣時，自我才算開始探求一種肯定存在的關鍵，然而我說這句話的涵義不是說，這就是一個「出發」，而只是在已經盲目的探求中的一個清醒的意識而已，意識到自我究竟在作什麼？為什麼？而不是盲目的、無目的的被某種無形的、邪惡的力量所驅使。自我所作所為，要完全被自己的意識所決定；而這種作為却譏諷地顯示出，生命中都是不得不為，知其不可而為的，這就是悲劇的所在，荒謬的所在。

天神蘇斯認定自己是天地間至高至善的象徵，當然，我們認為那是神祇們偶像崇拜的觀念在作祟，也未嘗不可。地球上，照聖經說，這是上帝所創造的一塊樂土，其他星球是不存在的（上帝的信徒們都曾這樣地深信過，且認為是真理，除了哥白尼）；話說地球上好幾簇好幾簇的土著民族，他們有種偶像崇拜、圖騰崇拜，在悲悽的子夜、蒼白的月光中、搖晃的火把中唱著徐緩的、急迫的禱歌，這禱歌可使神祇們向他們赦罪、賜福。禱歌祇是形式，豐富的祭禮更是構成這祭祀儀式的內容，祭祀物是愈豐盛愈動人的，祈禱的歌不過將他們的意志傳達給神祇。蘇斯也是這樣的，在他神祇的優越感中，他覺得自己就是神（多抽象的一個符號），因此他認為自己可為所欲為，不為己所不欲為，這就是權利的象徵。在一喜之下，可以使一個凡間的女性成為神祇的族類，而在一怒之餘，也可以使得一個地球的族類飢寒以斃，這是多愜意的勾當，看一羣

有生命的種族淪滅，化為烏有，在他只是一個小意念的昇起而已，也許他還會高踞在奧林匹克山頂的神殿上，好整以暇地，欣賞自己的傑作呢！而衆神也有在旁邊喝采的，遺憾的是，不是所有的神都那麼沒有骨氣，沒有意志，薛西弗斯、普羅米修斯……都是。卡謬曾經在他們哲學堂殿中，塑造薛西弗斯為荒謬之典型，而這兒我們要解說就是普羅米修斯。

蘇斯派遣三個神祇，將普羅米修斯網綁在一座荒涼的高山上，在那苦刑中他們認為自己的偶像又再度的被塑成，而更堅定的一個信念是：蘇斯認為凡違反他的意旨的，都要獲得他應有的刑罰。

據傳說，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是泰坦族的巨神，當蘇斯和古代的巨神們爭霸時，他先是做和事佬，希望保持天地間的和平，然而和解不成，他就幫蘇斯推翻了巨神克羅諾斯。這是他意識到自己可為和平盡一己之責，他不在乎那個為王，蘇斯也好，克羅諾斯也好！都是一樣的，只要真能有所作為，皇冠戴在誰的頭上並沒大不順眼的。就在這一充滿期待的想法下，使得蘇斯登上王位的寶座，蘇斯坐上那力爭而得的寶位後。他滿意、他驕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天地間的真理就是在這幾微之間而已。大權在握，他傲視一切，衆神也都為著得到職權，把頭低下，喊著「蘇斯萬歲」。神話解說到這兒並沒有什麼錯誤，衆神也是要生存的，低頭向一個王並不很花代價的。問題是蘇斯對於不供自己使喚的世人，直覺得厭惡之極，連神祇都得卑躬聽喚，下界的人類竟敢不將奴僕的顏色塗在臉上，他們的脊骨髓中所流的血液竟還有不馴服的血球，於是在這一念之間，他計劃消滅人類，而另外創造一羣軟骨頭的、沒骨氣的也叫做「人」的生物，因此他可任意使喚，任他神祇的優越感得到快感，更遺憾的，所有的神都噤若寒蟬，只有普羅米修斯是個例外，悲劇也在這兒，對於一個王的荒唐的自私的行為，他不同意，對於衆神沒有異議的滑頭的贊同，他不隨和，這是悲劇的根源。

普羅米修斯盜火了，他憑著自由的意念，勇敢地獨自行動！把火種帶給人類；火種就初民來說，那是希望、光明的象徵。事實是，在他決定違反天神的意志時，他已將自己塑成悲劇與荒謬的典型。當他那「巨大的手」盜出那光明的希望的火種時，悲劇就出發了，荒謬也循此原則而萌生、而茁長，宛如一精微神妙的火種。不必躊躇，不必懺悔，凡循自由意志而為所欲為，凡據此快樂的原則出發，這就是勝利，快樂之勝利，受刑之勝利，悲劇完全屬於我所有，意志完全屬於我所有。所謂失敗與成功，所謂悲哀與愉悅，所謂原因與結果，所謂生與死……凡屬這世俗所認可的二極端，都祇是未認清它們的關聯性而已，莊子的達觀在乎他不執此，亦不據彼；你若站在河之此岸觀望彼岸，或站在彼岸觀望此岸，都是二種對立，彼岸的風景有多美有多醜，那祇是因為你身在此岸的緣故，同樣的，彼之於此亦復如是。悲喜乎！成敗乎！生死乎！……一切一切的對立都不外乎此，這是一般的思維、一般的經驗所以有所蔽障、有所隔闕的原因的最根本之源，因此我將不立乎此岸，當然亦不立乎彼岸，否則我都會後悔的。莊周也好、蝴蝶也好，兩者合而為一也好，我依然是我，是個真實的存在的自我，普羅米修斯明知自己要做的是什麼？做了以後又會什麼？然而在他決定的一瞬間他已掌握住自己，悲劇於焉出發，荒謬亦如是。

神話賦予我們的，那是想像力與聯想力的豐幻與不羈。現在讓我們馳騁自己的想像，將自我帶到地球上最原始的那一段時間中，（沒有人能帶你想像的，佛家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想像到如何深淺，那完全是自我的事）我們將體會到史詩式的浪漫，感受到戰慄的美感。

——在廣漠的大森林邊緣榛栢四佈、荒籟升起，黑夜遂以一種詠歎式的覆蓋降臨；一絲絲的，一縷縷的，一簇簇的，濃淡不一的霧昇自荒林之間，昇自野水之上，昇自地殼原始的冷默之下，那霧、那黑、那冷……每一塊木石都冷得直抖，每一寸草徑都在無聲的顫動。（這是蘇斯的傑作，阿波羅被喚回；黛

安娜也不再馳騁天宇)

大草原之夜，洪荒在左右，在上在下……

有一隻夜梟泣著，有一隻苦榛折斷，有一段被阻的風在呼喊、在狂嘯、在控訴，沒有一絲月光，沒有一點星光（地獄的苦刑開始，人類被罩在可怕的陰影下）

祈禱啊！用無助的哀歌來求助於蘇斯吧！殺自家賴以生存的牛羊來獻吧！不然，殺自己親生的骨肉來打動天神的心吧！祈禱啊——獻祭物的祈禱啊——

沒有，什麼都沒有！祇是咬緊牙關忍住不喊一聲「冷」，半聲「餓」，可憐的初民！他們的心中還不懂得如何取悅、如何獻媚。（這是蘇斯所不悅的。不馴服的人！）

在黑暗中，冰條開始節節作響，宛似黑衣死神的每一根骨頭，霜雪下降，獸跡、鳥跡都已不見不聞，有一隻垂怒的梟被凍斃，標本的悲劇，有一潭水上的水仙被刻成雕成，一塊冰石向另一塊冰石道聲永別……動中有靜，靜靜，那是一片浩瀚的死寂，悲壯的浩劫。

（地獄的恐怖對於人類而言，也不過如此，路畔被凍斃的人見到閻羅王時會喊著：「讓我下火鍋吧」，然而更妙的是，有這麼一個故事說，一對老漁夫漁婦，冬夜在船尾時沒有被子蓋只好將大魚網壓在身上，漁婦將指頭伸出網眼發現雪已成寸了，她把這發現告訴漁夫，漁夫大喊幸運說，當然那聲音是顫抖的擠出來的，「哎！世界上還有多少沒魚網可蓋的人呢！」就是這樣的，經歷過寒冷痛苦的才知道個中真味。）

初民默默、天地默默、蘇斯默默、衆神也默默，除了普羅米修斯，他知道這是沒有盡頭的悲劇的擴展，悲劇的開始，普羅米修斯明白沒有所謂「信仰」的，他都該信仰自我，除了自我外，還有什麼可信仰的，虛名虛譽、錢財寶貝、媚獻取巧……這都是最空無的！它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有個這起點就已注

定死亡，有個這終點也注定要死亡的，祇有隨時隨地出發，在追求的過程中出發，隨時出發，隨時終止，不出發亦無可終止。這就是荒謬的所在，祇是過程，而不是最始與最終，普羅米修斯認定人類不該走到死亡的邊緣，凡有意志的都得生存，神不是虛無的偶像，更不是高高在上的颯忽之物，而是有所作為的一個實體，萬事萬物都該站在它自己的軌道上，盡其一己的實體任務，太陽就該是太陽，月亮就該是月亮……凡尸位的、虛假的、造作的都是不存在。

普羅米修斯將火種帶出奧林匹斯山，火不該由神祇獨享，凡屬光明、智慧、希望——都該由人神共有、共享的，一個無作為的神祇不比人間的英傑更該受尊重，據神話的訴說，火祇是火，但它究竟有多深廣的意涵？

火燃起了，在大洪荒之上，在大森林之外，火光被燃起，一閃閃的，一股股的，一簇簇的，美麗的青煙如歌般的昇上夜空，溫暖的火光於草原升起，昇上奧林匹斯山上。火愈燃愈高，愈高愈亮……

蓬拍——蓬拍，初民們圍著火，一圈圈地跳舞，簡單的韻律，一致的舞姿，哩——蓬拍——原始的熱情在奔騰、在跳躍，普羅米修斯笑了、初民笑了、火花也笑了。

狂舞——高歌——在火光中，每一隻上揚的手，每一聲上揚的歌，都奔放著生命，這不是禱歌的徐緩，哀歌的淒迷，而是光、是熱、是生命的跳躍。

（我們必需想像得出，在悲劇中塑造自我之雕像的，必有他的愉悅在，這愉悅從自我之中油然而生，愉悅不是童騃性的無知，不是造作性的偽裝，其最真實之存在乃是取諸自己，而不是取自他人，乃是得諸瞬間，而不是愚蠢的希冀永恆。）

火花高高升起，歡歌高高升起，青煙也高高升起，在奧林匹斯山前幻成一種諷嘲之姿，自由之姿，歡躍之姿，於是，眾神恐慌，神所獨享的「天火」竟然被分取，那樣人類就不再卑躬屈膝，不再聽從使喚，蘇斯的優越感被狠狠地

刺傷，自尊心受到侮辱，在天地間竟然有敢得罪他的。普羅米修斯的悲劇於焉開始。

普羅米修斯終於將自己塑造成一悲劇的、荒謬的典型，希臘悲劇之父艾士克勒斯以及雪萊都曾受過這角色的感召，更多的詩人，光榮的人類也多讚美過、歌頌過，據說：蘇斯派火神海菲斯託斯和兩名守衛克拉託斯和畢阿來押他，他沒有逃避、沒有畏懼，悲劇於焉開始，對於一切經過自我的意志所作所為的，都完全歸於自己，凡從自己身上出來的都回歸到自己身上，悲劇屬於我所有，應得的榮辱屬於我所有，普羅米修斯意識到此，因此他勝過一切——勝過蘇斯、勝過命運，你一定會覺得他已經掌握到自我，而且超越過自我，他懂得了存在的真諦，自我之存在不在別人身上，而完全由自己來肯定，肯定存在之物不是在自我世界之外的；紀德筆下那個浪子，他逃出家裏所要尋到的，祇是「我」，自我之存在就在於追尋自我，其餘的一切附加之物都是附帶的，榮譽、錢財……這是自我以外的外物。我們該體會得出，個人追求自我的悲壯，這追求的過程就是悲劇，就是荒謬，因此你會覺得，這悲劇不是帶著淚珠的無助的無奈，不是愁雲慘霧下那一張由悲悽、痛苦所刻劃成、所扭曲的臉譜，而是一種精神、一種力量、一種存在的最真純的表現，試想：當薛西弗斯扭曲著臉，將臉頰緊貼住石頭，用肩膀頂住滿蓋泥土的巨物，推上一以沒有天空的空間和沒有深度的時間來衡量的盡頭時，這是悲劇的所在；而當他跨著沉重的步伐走過神祇們的洞窟，走向那永恆的磨難的巨石時；悲劇也正在這兒，掌握住這精神，那肯定存在的探求就出發了。

克拉託斯就是通過神話的強權的象徵，而畢阿就是武力，這強權與武力高興於將一個爭自由、平等、光明的典型網綁在荒山上，那位火神菲斯託斯雖不願見自己的親戚被網綁、被刑罰，但蘇斯的命令高於一切，這彷彿歷史傳奇中，任何一位權力象徵者的口吻，我的話就是命令，他們將普羅米修斯兩手反縛鉤

在懸崖上，兩臂用鐵條圍住，兩腿套上鍊銬，我們要記得，他是勇悍有力的，是巨神，所以要加諸鏈銬鐵條，另外，更有一把銳利的金剛鑽插進他的心房；他的苦楚也最有永遠，可是還有另一種說法是，蘇斯更送遣一隻巨鷹來啄食他的心臟，每次被啄食後，馬上又長出一個，又再度被啄食，生而復啄啄而復生，這苦刑更戰慄，神話的解說到這兒，我們只能在想像中看見荒山的峭壁上，一巨神被綑綁、被巨鷹啄食心臟。普羅米修斯被畢阿嘲罵一頓，他忍氣吞聲，不發一言，畢阿嘲弄他，施恩於人類的代價就是如此的下場，沒有人類救他，然而普羅米修斯不屑、不願去回答他，在荒山的峭壁上，舉目蒼茫，鳥獸絕跡，他呼告天地和海洋，要他們看看自己所受的酷刑，有時他在沉寂中回想到他對人類的所作所為，他把智慧傳給他們，讓地球上那一羣不屈服、不卑躬的人類活下去，他自己雖然受苦，但一些後悔也沒有，因為他自信人類的無罪、自己的無罪，偷取天火祇為著帶給人間以光明、溫暖、希望。他知道那樣做，就要忍受苦難，他也知道自己無法逃出命運的掌握，然而他不願、不能、不曾屈服，我認為普羅米修斯就是荒謬的角色，就他反抗命運，熱愛人類和他所受的酷刑來說，他都是荒謬的、悲劇的，正像薛西弗斯，他對蘇斯的輕蔑，對人類的熱愛，對命令的反抗，使他贏得這刻骨刺心的刑罰，我們可想像得出在無人的荒山上，被啄心的苦楚與災難，但這就是真正的人間神的新典型，我們該崇拜的，不是徒具虛名的神，為什麼卡謬要在「黑死病」中，塑造那醫生的角色，這正象徵著新的精神典型的建立，該頌讚的是：在永久的反抗中我們將發現肯定存在的關鍵。

在痛苦中體會出生命的悲劇與荒謬，普羅米修斯會清醒地意識到，他的一切愉悅均在受刑中獲得，並不是被鷹啄心沒有痛苦，而是在痛苦之上還有更高超的東西，在我們的生存空間，每個人所追求的都只是快樂而已，而快樂總不是憑空獲得的，如果我有機會問一個追求快樂的人說：「你已找到了嗎？」那

他臉上抽動的痛苦會使一個正想追求者懼怕、恐怖的，在醇酒美人中，在狂歌曼舞中，其能得到快樂嗎！那是個全然的否定，事實是，他一舉腳已經觸上痛苦的邊緣。從自我中去尋取快樂，快樂是沒有原則的，如果你以為從快樂的原則出發，那就錯誤。

普羅米修斯呼告天地與海洋，那是對天神的輕蔑，那是永久反抗的意志，因此當這荒謬的人意識到命運屬於他、災難屬於他時，他就勝利，他已超越過一切。我們該想像得出，當尼采在極度的痛苦中，高唱他的查拉圖斯特拉之歌時，他自己已完成超人的角色；齊克果在戰慄的憂鬱中，去觸及存在時，在自己已經是「野鵝」了。普羅米修斯在盜火的意念萌生的剎，該使得衆神默默，他知道自己是命運的主宰。人就該是這樣的；意識到自我之存在有多荒謬、多悲劇，他的精神就漫向一永無止境的領域了。

神話解說到這兒為止，我們的想像就讓普羅米修斯留在荒山上吧！因為我已完成悲劇與荒謬的典型的塑造，古希臘的悲劇所以深具戰慄、驚怖的發散效果，就因在那發揚踔厲的精神中可使人類的感情得到體驗；厄迪帕斯查出罪惡之根源後後，他就永遠在黑暗和痛苦之中去流浪、去承擔命運給予他的。而傑克·倫敦筆下的馬丁·伊登在經歷一番奮鬥，名利雙收後却感到空虛寂寞，他自己對自己說：「你的一個可憐的尼采主義者……我以為，人生是一個大錯，一番恥辱！」他找不到快樂，（又是個追求快樂的信徒，他在追求快樂的原則出發！）「也許尼采是對的，也許任何一件事都沒有真理，真理之中也沒有真理」，他失去信仰，否定真理，他不知道信仰自我，他的奮鬥已經達到某一止境，於是他失去荒謬的所在，他的生活已變成倦怠痛苦，他也接受死亡給他的永恆的長眠：自殺了。我認為這是他的不幸，他以為從快樂的原則出發，就可找到快樂，殊不知得到名利時，快樂也到達終點，生命也達到終點，我們要不從任何快樂原則出發，快樂沒有手冊的。世界本身賦給生命的，就盜火般的聖

潔的意念，這構成生命領域的無止境的奮鬥，因此快樂也永無止境。

神話是美麗的、浪漫的，其內涵更是沉雄的、有力的。你可猜到當我對一則神話解說時，我神遊千古之前，逍遙古典之下，其愉悅正在於此。同樣的，你可從其中擷取自己的愉悅，那完全屬於你所有。正如普羅米修斯的命運完全屬於他所有。最後，當這解說趨向尾聲，我們就讓最後的想像停留在受縛的普羅米修斯之雕像上，那你我都已不在時空的此岸或彼岸，愉悅吧！超越時空的人！偉大的沉思者。

燃燒的火鳳凰

有這樣的一則神話
西方有種奇異的火鳳凰
當它活到五千歲時
就老了
羽毛凋敝
鳴聲沙啞
這時
它就自焚
讓神聖的火把它焚成灰燼
然後一隻新生的火鳳凰從灰燼中風昇

一個神話

神話對於我而言，傳奇性的故事情節只是美麗的外衣而已，它深刻的寓託意涵，才是我所真要去感受，去體認的。

有這樣的一則神話，西方有種奇異的火鳳凰，當它活到五千歲時，就蒼老了，羽毛凋敝，鳴聲沙啞，這時，它就自焚，讓神聖的火把它焚成灰燼，然後一隻新生的火鳳凰從灰燼中飛昇。

這則神話所透露出的想是神妙無比的，而且帶著濃厚的悲劇色彩。人類也是會衰老的，宇宙間的自然萬物都因為時間的消逝，變得蒼老而衰弱；紅潤的臉頰生滿著皺紋，深深地褶疊著風霜與傷痕。硬如堅石的牙齒脫落了，動搖了。

烏黑如雲的頭髮褪色成為灰白而稀少，甚或不生一毛。洪亮如牛的聲音也典當給魔鬼，沙啞而低沉的，深恐驚怒了時間老人，健壯的四肢也蹣跚，而老態龍鍾，深怕快步，而一步比一步緩慢的走向日落的盡頭。生命的過程就是黎明的朝陽到落日的黃昏，當我們站在彌天漫地的昏黃光耀中望著無限美好的落日，在斑斕的，絢麗的彩霞裏，落日漸漸地降落，我們感到悲壯或是淒美。

日落後，明日依然有太陽東昇，只是生命成為蒼老，且被死亡埋葬之後，就不可能再復活了。可是，軀體的蒼老乃至於死亡都是順應自然原則的，長生不老的神仙只是活在雲霧裏，存在虛無飄渺的世界，我們是人，不是神仙，老死並不足得懼怕與不安，最該懼怕與不安的是內在心靈的衰老與死去，孔子不是說過嗎？「哀莫大於心死」：然而這世界，這塊我們上仰下俯世界，卻充滿著苦難，悲愁與種種折磨，慾望永遠像一條鎖住鼻子的魔繩，牽著人們盲目的瞎闖亂撞，因此人們永遠是不得自由的，這些魔障使得人類光潔的額頭很快的長出紋路來，但這皺紋不可怕，可怕的是人類思想上早衰的皺紋，它深而且醜惡的使得我們夭折，早殤。

因此，我們要使得自己的心靈能像火鳳凰一樣，隨時新生，揚著充滿生命之力的翅膀飛向澄碧的高空，發出嘹亮的一聲長鳴，振動著皋澤。

醒醒吧！沉睡的人

人之一生，從生之黎明降臨後，種種苦樂，秋苦就像輪流拋向我們的陰影，它籠罩著我們短淺的視線，有如四下罩著的雲霧，使得我們的眼光不易穿越這迷霧，看清那藍天，那綠野，那閃爍的陽光，因此任何現實世界拋給我們的，快樂就認為是快樂，痛苦就認為是痛苦，可憤怒得眼睛燃燒著熊熊火焰，可哀愁得走在路上時像個幽靈……因此有人說，人是一種有七情六慾的動物。所謂

動物，因它是不能自我作主，而含著有被潛意識指使驅喚的意味。情慾複雜得如絲絲縷縷的繩子，操縱著我們，我懷疑，人只不過是受著這情慾之繩指喚著，而能言語，動作的傀儡而已。

在這世界上，儘有許多人會在街上抓著一個人，大嘆他的苦經：

「唉！朋友，我孤獨透了。」

「為什麼孤獨呢！難道你單單一個嗎？」

「我不曉得孤獨是為著什麼，只是孤獨，孤獨……」

他的語聲孤獨而落寞，漸漸低落，深沉！孤獨？孤獨！那哀音散佈著人潮蠢動如蛆的大都會的騎樓底下，五彩的霓虹在上下四方閃爍著，五音的旋律沿著街谷迴旋動盪。

孤獨，為什麼在這樣熱鬧，喧嘩的都會中那個人會被孤獨噬咬著，有那麼一個穿著很紳士、很現代的先生，拉著好友，圍著酒桌，已喝得臉上的每個小細胞都漲滿了酒，醉了，紅了。他踉蹌的站起，迷迷糊糊地說：

「喝啊！乾杯，人活著不喝是幹什麼的？」

「是啊！人活著是為什麼，來！來！」

他們都唱和著，抬高紅紅的臉，酒已蒸成汗沿著兩頰爬著。

「乾杯！乾杯！人活著就是要玩樂。」

然後用破啞的嗓子和著變了調的「苦酒滿杯」：真是滿杯苦酒。

可憐的一群動物，他們在酒色中也嗜著生之痛苦，這樣也就不必奇怪，為什麼古代那些王孫貴胄在酒酣耳熱之後，會唱著「蒿里」，「薤露」的那些輓歌。

他們懼怕著孤獨，恐怖著死亡。

因為他們的榮譽，快樂等，都是建築在別人的奉迎中，機械的物質上，生怕著在這世界沒有玩夠、樂夠，錢財又不能偷帶進死亡的窄門。因此他們害怕

著被拋棄後的空虛與完全絕滅的死亡。

但更可悲哀的是，他們雖然還在玩樂，還在高歌，但是實質上他是已死了，這類醉生夢死的人，早該被宣佈了死亡的消息的。他的心靈已死，高尚的人性已經典當給罪惡的梅菲斯特。

無可否認，人的一生就充滿著矛盾與不諧和。

莊子以他高超的睿智，洞燭世俗的悲哀，早在三千年前——跟今日的人間世並沒多大差別，而且物質文明的進步，及使人的性格，情慾更形複雜而難以理解。莊子喊著，你們要曠達啊！你們要逍遙於溷濁的人間世之外。

我們所以深受這種痛苦，是因為人與一切事物的距離太近了，彼此不能看得深遠，彼此互相矇騙，欺侮。現代人都因著耳目的被驅使而失去明澈的判斷力，而形成輕信，淺視或不必要的懷疑。現代人最發達的器官是嘴巴，最可憐的則是耳朵，每個人都張著薄薄的兩片嘴唇，隨時準備從喉頭把話播放出來，不要底稿的，也不要經由腦筋的，一天到晚，這兒吹吹牛，那兒蓋一蓋，在這世界上，要找出言語如金玉的人是太難了，可是偏偏人的耳朵都半聾了，不加思索就抓著跑，邊跑邊放，有如漏洞的布袋，他們不相信眼睛，懷疑起眼睛只是為著看電影，看歌舞的。

現代人就是這樣可悲，因此易被利用，集體的成為工具，因為有許多因素都在促使人們成為團體動物，群體的主張、意志，而絲毫沒有自我的個性。暴動、謠言的容易產生，就是團體被少數的有野心而自以為聰明的人所控制、所利用。

因此在群體之中，如果有個人能冷靜的洞曉這一切悲哀的命運，他就會設法離開枷鎖，因他找到自我，說話、動作都出乎自己的自由意志，一個有個性的人。

「我知道我為什麼活著。」

這是信念，他在人之中上肯定了自我，明白自己所行所為是為著這世間，這廣大無依的人類。

然而孤獨也使他孤立，有時甚或獨生孤峯頂上，他的孤獨不來自別人，而是對自我生命所感受到的悲劇與荒謬。他看得很清楚，人與人間如何存在著荒謬與冷默，因此時常悠遊在是非、黑白與情慾之外。

這冷靜的人並不是自我清高、自我標榜，而是從他人格上所表現出的自然之美。人格若是要經過自我吹噓，或者暗示著他人來瞎捧，那這人格也就可稱可量了。個人人格的完美不是硬被矗立的偶像，現代人因著宣傳，團體意識等的作祟，養成盲目崇拜與頌歌的癖習。

我們希求著這種冷靜的先知，站在智慧的高峰之上，向著熙攘的世人宣佈著。

「醒醒吧！沉睡的人！」

在這沉睡或盲無所從的大地之上，那些超絕的先知先覺們，宛如那巨鷹，以雄偉的翅膀，優美地翱翔在天空之上，俯臨著下界。

晨安——大地

智慧的先知，並不完全是生下來就這樣完美的，天生的聖賢本質，只是個胚芽，只是個待灌溉、待培養的種子而已。他使得那善的人格發揮，成為完美的光輝。

人是免不了要低沉，要受著種種矛盾衝擊著，但我們需要的是自我永恆的超越。

我們需要作著不斷的超越，這生存的空間裏，有許多因素使得我們易於將良知良能塵埋下去，人性會沉淪，性格的完美雕塑上就顯得有缺欠，有不完美，

如果是「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到達這超絕之境就無虞受沾染：掉落俗障，但如還沒有，就應該「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了，要知道，這是自我境界的不斷提昇與超越。

從最原始的野蠻時代起，人類在飢饉、死亡、搶奪等威脅下，不斷的求生過活，四周圍都藏著敵人，也許在草叢中行走，就有一雙想吃人的眼睛在偷窺，也許天災人禍時常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但這種生命的威脅已被新的困厄所取代，人們依舊活在不得自由、和平的安靜世界，可是這些戰爭、謀殺、不安都只是外在。人類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巨人，能戰勝自己的觀念，而成為一個日日新，又日新的人就是心靈的巨人。我所要塑造的巨人形像，深帶著濃厚的倫理意味，悲劇性質。我們都可承認，富有藝術家性格的浪漫、不羈，是很可愛的，因他的心一片純真的流行，當然，那些畫過一張畫、寫過兩三首詩、玩玩票的先生小姐們當被逐出這塊純真的王國。這浪漫天性的流露能為暴戾的世界帶來純真與美麗，但我們更需要他們自這人格上顯露出超絕的道德之美。

只要人類能夠認為完美的人格是永恆的目標，而邁步向前，就是沉沒在慾波中，還可浮起，抓住浮木，繼續漂向有燈光指引的地方。我們所生存的世界裏，這種浮浮沉沉，而終於能超脫自己的人，更能顯出悲劇色彩。

心靈因著刺激、折磨而蒼老，而衰弱，這時就需要有火鳳凰自焚的精神，在沉思的痛苦中，將自己復生為一全新的巨人，或者用盡心力戰勝自己——醜陋的觀念，偏邪的思想，而將那有魔性的自我消滅，發揮出神性光輝來。

只有自己才能駕馭性格中的魔性，在絕望之時，感覺一切都已虛無；空無所有，這時，希冀別人能拯救自己是徒然無益的。我們不可養成依賴的性格，相信只有自己能解救自己，戰勝自己，這種內在衝突真是劇力萬鈞，動人心弦。

看吧！在這生存的人間世裏，我們已被注定不能遠離，即可能會使我們早

衰、蒼老，心靈不在熱血澎湃的跳動，而漸漸緩慢而終於停止，這是人類的悲運。

看吧！在壯麗的晨空中，我們要將陳舊的自我燃燒，如一火鳳凰，自灰燼中飛昇，那翩飛的翼充滿著生命與希望，對著初昇的太陽喊道：「晨安！我的太陽。」「晨安！大地。」

不是寓言

樗樹之下，莊周對這無何有之鄉，廣英之野，有種發自禪定之心的愉悅，自從他超越世俗之後，將自己回歸到自然，他讚美道：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在這樗樹之下，彷徨無為，逍遙寢臥，這一上午，他著實體驗到這自然之美逍遙之樂。

午寐時，雲彩飄過藍藍的天空，將這廣漠的原野薰成一片快意的空無，樗樹的影子在地上，微風吹過，圓圓的日影便閃動著，莊周枕著一塊方石逍遙在夢鄉之中，風吹著他敞壞的衣襟，擺呀擺的。

恍兮惚兮，莊周意識到自己軀殼羽化，兩扇美麗的蝶翼自腋下伸出，兩隻手臂原來已慢慢退化，那感覺真是奇妙啊！飄飄然，栩栩然，他飛起在空中，美麗的風在翼下閃著，順著風他看見翼下的世界，在太陽底下發著光，叢叢的樹，彎曲河流，彷彿盪成一片綠中透藍的圖案，他飛著，飛著……

惚兮恍兮，莊周睜眼看看頭頂上篩落的日影，衣袖還是衣袖，在風中飄動著，如蝶翼然，遠遠的天依然在上，饅狀的遠山在遙遠的地平線閃著紫色的光。

「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莊周想著。天空在翼下，陽光在翼上。

「周與蝴蝶間，必有所分別乎？」他的眼睛清澄地凝視著這大千世界，山林歟？臯壤歟？澄靜的眼波中慢慢地漾起一層情愛的迷濛。

「嗟！此為物化乎？予之所處，乃一有情之世界也。」莊周言下不勝感慨，眼前所呈露的乃是一片有情的世界。

這解說是自寓言中再加以形象化的，我們可不必探究其真實性，是莊周夢為蝴蝶也好，是蝴蝶夢為莊周也好，它本身並無絕對性的，我祇以它作為一種

觀照的表徵而已。

物化，將自我予以擬物之感，或將外物予以擬人之感，都是物我合一的一種過程。因此將宇宙予以有情化，形成有情的宇宙觀。

外物與自我之間，有幾種障礙。一個專心於功名勢利的人，從早到晚，忙著說應酬話，將笑容從一臉橫肉中擠出，痛苦地把話語喉頭灑出，滿口唯唯諾諾，這類人那裏會注意到物我之間的感情，若使他陪著大人們山頂去打一場高爾夫球，那確是一個美麗的高爾夫球場，早晨的風吹拂著柔軟的朝鮮草、河對岸的大山在雲霧中煙化，大人們讚歎了一句好風景，他就接口一句「好風景」，手拂著太陽眼鏡，盤算著下一句恭維話，這類名利的動物，當被逐出這境外。或者在生活的重擔下，彎曲著背脊骨，匆匆忙忙穿過黑霧瀰漫的短街長巷，這是生存在一大悲劇，能讓陽光穿過巷弄，到他們窗口敲聲道：「甦醒吧！沉睡的人」，能不昏沉欲睡，對太陽說「晨安！我的太陽」，那已是幸事。這都要隔在域外，甚或是忙著各種各樣的事物，或是將粗淺刼得的邏輯置放於心中，超「奧康之刀」說，外物怎會與自我合一，山就是山，石頭就石頭！這種以功利眼光，淺薄的邏輯來世界，難怪宇宙會被支離破裂，舉目所及盡是一堆無情的物體；這也是要被驅逐於這境地之外的。

除此以外，凡具感情的人或多或少都能以有情的眼睛靜觀外物，眼前的世界是美的愛的，任何一片景物，一件物體只要能賦予感情，那我們生存的空間自然心就溫暖，有生氣。

多愁善感的人，用有情的眼光來看宇宙，自然觸目所及都呈現著，春山會笑，秋花帶淚，連一截怪石都被賦予個性……的諸般現象，在我們的現象世界之內，一個全新的、自由的世界便從現實世界浮昇。

眼前的世界是個客觀的存在，但透過個人主觀的觀照下，這現實的世界就不復存在。我們眼睛所看見的一堆形體，顏彩，耳朵所聽的一片聲籟，並不單

單只是形體、顏彩、聲籟而已，我們可以敏感的好奇來觀照它，賦予想像，誇飾其形相之麗，聲籟之美，這世界也就不只存在於神話之中。

這全新的世界具有神話的夢幻性質，但它真實地被表現於詩歌，音樂與藝術之中，這是詩人，音樂家以及藝術家心目中的世界，是再創造的宇宙，讓我們暢遊其中吧！忘記這現實世界的一切羈絆，漫向自由與光明之域。

創造這精神新領域，要具備著豐富的感性，同時要能入而復出的，發揮其知性。當陶淵明「悠然見南山」時，他是有情之眼光觀照南山，在那靜觀的美妙時刻，是種物我合一，是種情景交融。杜甫寓居夔州時，秋景觸引起他的感慨，舉眼所見的巫峽風雲，白帝城堡，所聽的又是暮砧，猿嘯……這情景觸發他的回憶，故在「秋興八首」中將所思憶所感興的事物，透過藝術化，形成一種意象化的感情，這感情不超乎現實世界的感情，因此他表現的，不是李白眼中的靜觀世界，也不是屬於王維或李義山的，更不是屬於世俗之人的。

當莊子從蝴蝶夢中醒來，他所悟的物化就是這情意我交融的美感，只有他那樣的靈思才會那樣的千古奇夢，因為他善以自我的情意投射到外物，使他體會到物我間距離的障礙，縮短以至於消失，並不是他不看重自我，而且反因為他看重自我，將這感情推及於萬事萬物，就形成了他偉大的有情化宇宙觀。那段歷史上出名的對話——莊子與惠施在濠梁之上遊賞。

莊子說：「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

在遊賞的愉悅精神狀態，莊子自然而然地將自我的快樂投射到外物，這完全是直覺的、觀賞的，惠施却客觀的去分析與判斷，因此反問莊周先生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因此莊子的快樂，乃是「知之濠上」的，莊子完全是一深具詩人色彩的哲人。

這是一多美麗的世界，詩哲的境界就在這兒向芸芸眾生呈現其美妙，心靈向著情境奧妙的境地超昇超昇，那時，自我成為神，成為宇宙。

然而這都是屬於有情的，當它淨化到最高境界時，自覺得自由、靜定、感動於外物，超脫於外物，超越！這就是一種超越的形相，然而能超過這道牆的，究竟不是容易的。

那人在落日中憑弔著廢墟，頹壞的石柱立著，古了的塔自荒煙中升起，蒼茫，那人有情化這無情之物，覺得天地悠悠，不見古人，不見來者，孤絕的情緒讓他悲歌慷慨，因此他有落寞，孤高的心情，這孤絕的情境將使他自眾人中走出，步向孤峯頂上，他將會是個狂者、隱者，目傲萬物，屏絕世界，最後猶之於一朵雲被融化在藍空中，是一壯麗的悲劇，他的存在是一偶然而已。

無情，自有情的網中超脫而出就形成宇宙的無情觀，有情則是非之榮辱、得失也就會進入心中，這魔障將會蔽塞住自我本身靈明的眼睛，而蒙上一層感情的迷霧，因此莊子在〈德充符〉中，曾譬喻地以形體殘廢者來現身說法，形體不全而渾然不覺，那是因為絕念世情，忘去形骸，形骸已屬可忘，乃因世情也可忘。

在莊子的寓言中，惠施老是跟莊周先生打對臺戲；這一齣莊子與惠施又鞠躬上臺了。

「人是沒有情的嗎！」惠子很頗不以為然的問：

「是」，莊子回答。

「人如果沒有感情，怎麼是個人呢！」惠子還是不解。

「天道給予他，有容貌，又有個形質，豈不拼成個人？」

「哈——莊兄迂也，既是人嘛！怎麼沒有個情字呢？」

於是莊先生就訓惠施一頓，說惠先生壓根兒就不懂得那個情字，闖不過這「情」關，嘿！老兄，甬提啦！因為莊先生所謂的「無情」；就是說人不用那些美惡、人欲之情來損傷內在之真我，只要任隨自然，將一切醜惡的人為；是非、好惡、得失之綱統統一劍斬開，翻身跳過那死牆，老兄，那就好辦了。

可惜惠老兄慧根太淺，聽過莊先生還是一竅不通執迷不醒，他說：「不用人為去加這個加那個，老兄，那這形骸可不是沒啦！等於零？」說罷用手劃過太圈，好圓的零，整整三百六十度，不多一度不少半度。

惠施的話到此為止，莊子嘲弄他一頓，戲幕就沉重地沉下。人如果有所執著，脫離不開世情之網，終日栖栖皇皇，一張嘴劈拍劈拍的響著，奉迎這個，傲罵那個，鈍根之重連釋迦牟尼也要大歎無可奈何的。

和尚在樹下掛個單，第二天就離開了，因為怕會在禪定之心生了情障，凡宇宙萬物，都在它的位置上存在著，山川、魚鳥、花草……生存在天地之間，本不必我們加以任何種符號的。

在這世界，材與不材之間將何所處呢！有情是一切煩惱的根源，從人到物；從生到死，以有情之眼去看、去聽，是很難免不有所悲喜好惡的，因此要恬淡寂寞，虛無無為，讓心平如鑑，時時拂拭，莫使生塵埃，則萬物照影，鬚眉備俱；然而影遇物消；則情障自破，神秀所欲達到的，就是這種處於塵世，不染於塵世，而超昇向淨域。然而此心如鏡，則尚有這物，還有可比之物，這境界尚居於低層次的，慧能則認為身即不是菩提樹，明鏡也不是可像之臺，則真空妙有，何必拂拭呢？外物變幻無常，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頃刻周遭無不在變，在萬變中保持這不變的靈府，這是禪定的一種境界。

廟前的布旛是飛動的嗎！風動？旗動？都不是，那是心動；心不為外物所動，連一旛之動，都視若無睹，那鳶飛魚潛，雲行水流，乃盡屬無情之物，七情六慾，死生得失，亦自不生情；那心禪靜到這樣，可說是一大解脫。

無情的境界，淨化到這兒，可說是一大超越。

從無情到有情，從有情到無情，這是境界的不同，在人類的精神領域中，是不可能滿意於現實世界，孔子在現實世界中替世人創出一套倫理架構；其後儒家們又在書卷中建立起大同世界，這大同世界同樣是理想性的，不是言談可

及的。然而從古到今，每朝代都有嚮往莊子的人，你拿著莊子一書去質問他老先生，說這個退化，那個不合邏輯，他將會笑笑的說個寓言的。

孔子在周遊列國後，著手去建築一個理想的現實世界，然而亂世時有人認為它是無用的。

莊子他也有個理想國，正因為那現實世界沒有用，於是有人捧讀南華經。

「先生，你將停留在那兒，現實世界？理想國？」這是千古謎案：

莊子笑著說：「周將處夫現實與理想之中，有情與無情之間？」

廢堡之午

斜斜的陽光就在那半截的頽壁之外，漸漸昇高了的雲煙，自昏沉的山底升起。我默坐著，這坐姿已坐過了一長長的下午。

什麼都沒有，除了啼鳥偶而掠過這頽堡。當我仰躺在大頽柱上時，可聞及那若有若無、細而且長的蟲鳴，將這單調的下午拉長拉長，宛如時間都已減慢了它血管中的脈息，在緩緩慢慢地微息著。好靜哪！我彷彿可聽到身前身後，青苔在快速茂長的聲音，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這慵懶的下午，是不會有什麼人穿越那丈高的蔓草、枯岸，穿越那閃爍在乾河床上熠熠的陽光來這兒的。這是我的世界，我真正擁有的天地。

這是慵懶的下午。

在下午的慵慵懶懶中，我倚著清涼的碑石，坐看著白雲在半空中消融，那飛翔的翼被折斷，且自高空中消失不見。沒有一絲鳥影，將這萬千里的大氣虛無成空無一物的感覺，這感覺不是在層樓櫛比的都市中所能感受到的。

我還是默坐著，午後的風吹著頽壁上那叢寄生的野草，輕輕微微的晃動著，青苔已爬滿了大半個牆壁，前年夏、去年夏，並沒這樣茂盛。也許死了復生，新生的又新生了，時間的蹤跡就停留在上頭。

世界與我的距離隔開了這麼一段，山上、山下，就隔著那升起得虛虛渺渺的層層疊疊的野煙望去，這人間世顯示著特異的美感。那彷彿存在虛無飄渺中的層樓與街道，也不像往日那樣，醜惡而塗滿著罪惡的色調。我想現代人的腦筋中也許無暇去思索，自身所有意無意製造出的好與壞：他們的腦筋，有的就被盲目的牽著鼻子，在物質的夾縫中穿擠著，穿擠得相當夠勁，他們會說：

「啊！好累！我是多麼努力地在活下去。」這句話就透露出十足的悲劇意味。他們是費盡心血、絞盡腦汁在生存著，只是他們的眼睛有些模糊。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清晨一走出街道，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驅使著，腳步就跟著向前推呀推的，一直推到生命的日落。

在現代社會中，有一個習見的悲劇，那些百萬富翁到老死了，當他彌留之時，子孫們都圍繞著他，年輕紅潤的面孔、閃爍神采的眼睛，還有從高貴的鼻孔中噴出的那股生人之氣。「啊！世界是多美好。」他痛苦地想著：「可是，可是，我好像一直都沒感覺過啊！」他環顧自己血脈中繼續生長的一代說：「兒子們，活下去吧！知道如何有意義的活下去。」

這幕短劇常被演出，從光明堂皇的巨廈到齷齪低矮的陋屋：富貴的、貧窮的；高官的、無名的。我並不是說他們沒有活著，那等於剝奪掉他們的一切苦苦樂樂的生命感了，我只是說：他們不知生活著的意義。如果他曉得生命的意義是為了什麼？那他縱使是個苦工，但在他扭曲的臉孔上，彎著臂膊拿起鋤頭的一擊，都可在堅硬的地上敲出生命的火花來。居陋巷中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但不減他的快樂；陽貨高居在高位之上，能驅喚他人，但他不一定知道生命是為著什麼。

當一個挖礦的礦工深入地底，在黑暗無光的礦坑中，不見天光，不見花草，但他如在那刻，清醒的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他知道活著是為了什麼？他在肯定這世界之前，就先肯定了自我。他不是偷偷的溜進這世界，又偷偷地溜走的，他知道自己的腳步一步比一步堅實而有力。

個體的生命與宇宙相較是微不足道的，時間是永恆的，北歐神話將「永恆」予以形象化的記述說：北方有一個叫做斯微德約得的丘陵地帶，上邊聳峙著一座高一百哩，寬也一百哩的岩石，那岩石高聳入雲，高高的矗立在那兒。有一隻小鳥每隔千年必到這岩石磨一次嘴，等到這座岩石這樣被逐漸啄光時，永恆

的歲月便過了一天。這是先民多麼具有神奇想像的神話，也是他們面對著這悠久、單調而綿亙不絕的宇宙，所企圖提出的一種解釋，與無窮的仰慕之情。與這永恆相對照，人類的渺小更顯得可憐可悲了。

以這樣短小的身軀，以這樣短暫的生命，俯仰在這無窮無盡的空間裡，我們該有怎樣的警惕與醒覺。有首古詩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確實的，從有人類就有這種悲哀，也因著這種悲哀，使得人類盲目的去享樂、去工作，而終於在社會中迷失了自己，成為團體機器中的一個機械物件。面對宇宙的無窮，生命應該更顯示出一種莊嚴的意味。體認到此，我們就清醒的意識到自我的存在。

古詩人又曾喟歎說：「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在渺茫無際的天地間，尤其是愈接近生命的終結之時，站在落日的悲壯氣氛中，確有那種自心底浮昇直上的悲愁。我們每天每月，從早到晚，都在忙碌著：像低著頭，頸上被架上牛枷的牛，艱辛地犁在堅硬而長滿野草的土地上。人類都是在相互為著億億萬萬的生命耕耘著，以個人生命的渺小，面對如此浩瀚的寰宇，這種努力是莊嚴偉大的，也因此顯得劇力萬鈞。如果這天地確有不可知的命運存在，則人類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所有悲劇情節的主角，在宿命的調子下演出，遵循著生命基調演下去，直到劇終，布幕沉重地垂落在舞臺上。因為人的命運從一出生之後，就注定在活不到百年後就要死亡。

死亡的不足畏懼也正在於此，既然它的降臨已屬必然，那麼我們所該採取的生命態度就不該是浪蕩、或是歇斯底里的恐懼。

人類在種種壓力之下，常常流於各種的生命形態。

有些是蜉蝣式的，無知無覺，在廣大而迷茫的人生中，無目的地活下去。他們也知道「我要活下去」，於是整天的從早到晚，忙著填飽肚皮，忙著傳宗接代，在一狹窄而自以為寬廣無比的世界，自封為王，統御著妻子以及後代。

活過了中年，便是德高望重而顯得躊躇滿志，可以寫寫回憶錄（如果真有值得記下的話）。或者將自己的寶訓寫在上等牛皮紙上，傳到久遠。朝生而暮死，從不知天地之廣、宇宙之大，河伯要不是順流而來，見了海洋，他還真是個王呢！井底之蛙，總以為天就那麼大，是圓形的。

春夏的花園裡，狂歌醉飲，作樂歡舞的是蝴蝶：天生下來，就知道如何把自己修飾的好看，絢麗的彩衣、黑而高貴的禮服，風度翩翩的，這兒享樂，那兒歡舞，在大好風光下享受著生命。「活著是為了什麼！就是玩樂、玩樂、玩樂。」它說著：驕傲的翹動著頭上那兩根觸鬚，美麗的彩衣一扇，飛到別家庭落。它的一生，風流自賞，如何玩樂，什麼是最流行的搖滾樂靈魂曲、慢四步、華爾滋，他都能趕上。那裏有美麗堂皇的酒廳，他曉得；那裏有最新穎的遊樂場所，他曉得。是的！他閱歷廣博，不愁沒錢、沒時間，他什麼都曉得；等秋冬來臨後，死亡的魔手招他去殯儀館，他也曉得。

每次看見銀幕上的沙漠，在黃沙漫漫的沙堆上，一長列滿滿被負著東西的駱駝，沿著沙丘優美的曲線，高高低低、一步一步地走著。畫面是很優美，而當我看見那默然的面孔，用堅厚的腳步一步一步的深踏在沙堆時，我的心靈受著劇烈的感動。在人生諸態中，儘有許多的駱駝，艱辛地跋涉過人生沙漠上，沒有怨言，沒有怒色，完全是一種任重道遠的姿態，在前線、在工廠、在辦公室……接受著種種物質享受的挑戰。他們將自己的臉孔抬得高高的，因為擁有自己的太陽，雖是辛苦，卻可以朝著那目標不停地前進。我曾看過那戍守在寒風中屹立的戰士、路旁烏黑著臉的工人、以及各色各樣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工作到老朽的人。駱駝是值得歡呼的。

水澤邊，往往漂浮著潔白的羽毛，那是白鶴的。它是天地間的逸物，在舉世皆醉的情況下，它覺得自己獨醒著。孤高的天性促使它游離這現世，它不像黑羽毛的烏鴉，從大早就站在枯樹上聒噪著；也不像麻雀，整天成群的在簷下

絮語不休。它怕溷濁的泥淖沾污了潔白的身子，怕誇張的噪音嘈雜了聽覺，就張開潔而且白的雙翼，飛到山中池畔，五步一啄，十步一飲，完全是個自由身，逍遙自在，悠遊自得。雖則沒分廣大梁粟的穀食，沒有精潔雕鏤的絲籠，但卻自由自在的活著。當他滿心愉悅時，翹膀一飛，高高地飛翔在空中，發出嘹亮的一聲長鳴，那情景多麼動人。只是現代的山林逐漸退縮，退到更偏僻更遙遠的地方，所見到的都是一片人工化的林園而已。

生命還有一種形態是老鷹，在人類歷史的拓荒中，那老鷹用它捷健的翅膀翱翔著，飛臨在萬物之上，它不親自被種種世俗的約束網縛著。鷹是自由的象徵，不畏狂風暴雨，不怕閃電雷劈，而是自由地飛著，穿破黑暗與迷霧，飛到高空之上，或者棲息在高高的孤岩上。那睥睨的眼光、飛揚的神采，是不可一世、威武無比的。但它飛翔在高空之上，能遠瞻一切而不侷限在一隅，所以能領導鳥群，在每次災荒中遷徙到新的國度去，它是鳥中之王。在人類的故事中，曾一再充滿血淚的苦痛與辛酸，面臨著無數次的天災人禍，但只有那真正的領導者，才能領導著萬萬千千的民眾渡過難關。它的高高在上，也許是孤獨的，但那是強者的孤獨。他是人類中的巨人，這巨人並不只是政治上的，它站在思想、藝術的國度中，導引著萬千人類的心靈，順著那導引之光艱辛地走著。每當我在陽光下，看見萬里藍天上翱翔的老鷹，用它豪邁的姿態翱翔著，就有一種無窮的敬意。

在人生諸態中，真是應有盡有：有蜉蟻的夜郎自大、有蝴蝶的放蕩享樂、有駱駝的克難踏實、有白鶴的孤高自賞、還有老鷹的威風一世。我又想起那則精美的寓言中，在狐假虎威那齣笑鬧劇中，扮演著狐狸的角色，它很有些小聰明，暫時的脫出危險，而且借著這機會花言巧語、享盡威風，看它那裝得像王者風姿的嘴臉、抖擻前走的步伐、以及莊嚴自矜的神氣，若是作冷靜的旁觀時就自然會笑掉下大牙。但可惜在生活圈子中，多數的人就缺乏那種旁觀的冷

靜，而真像給狐狸唬住了，天曉得！老虎的影子真正在後頭呢！

人生舞臺上，所扮演的諸般形態就是這樣。因此這人間世也就顯得可愛又可恨，但人間究竟是人類植根之處，也是落葉歸根的老地方，愛它，恨它，終究是離不開的，只是進入的深淺程度而已。在現實世界中，過份的深陷不拔和高蹈氣息，都是苦悶的根由。因此我們要能入能出，深入而不自陷，但也不必採薇一生，讓自己饑饉得眼光無神。

人的一生，若與無窮的宇宙相對比，確是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但人類的歷史就是在這情況下寫成。作《人類的故事》的房龍，幼時跟他叔父爬上鹿特丹的一座古老而塵埃滿布的教堂塔頂，却獲得一種深刻的感受，一種可聽見的寂靜，以及一種可觸覺的黑暗。同樣的，一位喜愛遊歷的名作家，幼時爬到他故鄉的一座小山，看到山之外，那風煙下的世界竟那樣廣大而寂靜，在陽光下閃爍著誘惑的魅力。後來他遍遊各地，當他站在古希臘的廢墟上時，他說每一根頹柱、每一片碎瓦都寫滿著歷史，他正走在歷史的陳跡之上。這都是面對著無窮的生命與永恆的存在時，所感受到的那種震撼的力量。

李白有首〈蘇臺覽古〉說：「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另有一首〈越中覽古〉也有相同的感觸：「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鄉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這些詩所表現的正是時空的蒼茫，天地的無情，在詩人敏銳的感受中，形成一種蒼茫而觸動心弦的情調。生命的短暫與時空無情的悠遠，在兩相對照之下，確實是能獲致一種深刻的感受。

廢堡已沉浸在暮色之中，從我仰躺的頹柱上，可看見堡外，那絢爛得不可逼視的光芒，無聲無息，無感無覺。那日落淡淡的悲愁，從近而又遙遠的堡裡堡外昇起，此刻，我依然仰躺著。

世外的一日，沉思的色調瀰漫著這四下漫漫的暮氣。

我默坐起來，底下的青苔已被壓平，但我知道它還會再茂長的，明夏，它又會爬滿頹柱的每一褶紋。

在這逐漸昇起的暮氣中，我珍惜這稍縱即逝的美好時光，默坐著，我也深刻感到——一種可以聽見的寂靜，以及一種可以觸覺的黑暗。

一株蘆葦存在的故事

——就現象的觀點試解說詩人的宇宙觀

一、傳奇性的序奏

一隻飛鳥消逝
一株玫瑰死亡
一顆星辰殞落

這種種現象在某些人的眼中並不是自然而已。然而這微妙的現象也只生生滅滅於瞬間，當我們的眼中仰望晴空，一隻飛鳥張開白色的翅膀翱翔，從北到南，然後這掠影永遠地自我們的世界中消逝。有那庭園佇立的美妙時刻，我們發覺到玫瑰的美麗，（那美之形象可能將永遠活在心中），然後我們轉身步出花園，那玫瑰也就永遠地走出我們的世界。殞星埋葬的悲劇也是這樣的。我們必須相信：在剎那間，飛鳥消逝、玫瑰死亡、星辰殞落——這至小至微的現象是真實的。不必悲哀，不必賦愁。當我們凝神去靜觀宇宙萬象時，我們將會建築起自我的一個世界。

我們的寶藏在那兒？在寶庫？在銀行？在上帝那裏？都不是！我們情趣的泉源在自我主觀意識中。這世界充滿著上帝、神祇、也濫用著什麼邏輯、語意、也到處充溢著權威、主義……而我們所企求的祇是一完全屬於自我的世界，寓言中那三個願望，我的第一個願望是賜給我一屬於我自己的世界，第二個願望也是這樣，第三個願望還是這樣。早晨，當我們打窗戶我們即不屬於我自己，這是悲劇！自我被割離、隔析……說的不是自己要說的，寫的不是自己要寫

的……因此我的願望是賜給我一完全屬於自我的世界，（這不是一個很奢侈的願望吧！）

在這世界中，我會以直覺、主觀來建立一完全自由的、全新的世界。看啊！這就是那古代詩人所歌頌的「鳶戾於天，魚躍於淵」的得意自然；天色的藍、草色的青、花朵的美比但丁的天堂還親和、真實，我不希求但丁眼中的虛幻的天堂，我祇要求觀照中的美妙事物；一片雲、一株草、一塊孤岩都是真實的存在。你或會以為這多少幾於神話的解說。也許我喜歡神話的解說，但此刻我訴說的，却是自我主觀意識內的現象世界。

這是我的世界觀。宇宙從音樂中、圖畫中、詩中走出的，這就是音樂家、藝術家、詩人的宇宙。此刻，讓我們拋開這「我」吧！詩人眼中所呈現的就是一個主觀的現象世界。

天上星辰移轉的消息，園中花開花謝的消息，或者雲焚雨滅的悲劇，在詩人眼中都將形成另一種現象。從小到至大，詩人擁有他自己的宇宙觀、世界觀，那兒用不著太多的科學家、邏輯學者，以及那些圓睜著眼去吹毛求疵的批評先生，詩人有他自己的世界。

我們必須承認你我都缺少那樣的世界，有時，我們甚至不易保有一短時間來作沉思，（夢中亦然），就這樣吧！讓我們拋棄自己現有的羈絆，還有一些正進行中的想法，諸如如何去獲得異性的青睞，如何去多賺一毛錢少用一分錢等等這類傷感情的問題！

哦！朋友，那就讓我們出發吧——

二、浪漫的一段狂想

你必須想像得出，在南山下那採菊的人，當他的眼中觸及南山的瞬間，一

個新的現象世界便被構成，這世界超越一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在他的完滿具足中，南山的廣袤、高度、色彩都是五柳先生當下所獲得的，而不單是屬於南山自身的廣袤、高度與色彩。這不是神話傳奇，當陶潛夜中於一盞燈火下品味一壺美酒後，他偶然望過窗子，發現南山已不見、黃菊也不見、東籬也不見。於是我們可說，在詩人那時的主觀意識中，並無所謂屬於南山的諸現象。所謂廣袤、高度、顏色……等屬性，並不是附著於外在物體的，而只是詩人以直觀去感受、去表現的原型模造而已。

我們該相信，詩人的宇宙觀是壯觀的。

就緣溪而走吧！那引起我們快樂的，是繽紛的桃花林，然後桃花源呈現在眼前。第一次我們看到雲浮在碧空中，想像中的人物與情節戲劇性地推出——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在詩人的主觀意識中，那是個理想的美麗世界。他相信這是可能的，我們能夠獲得漫遊的快樂。

在詩人的眼中，有種超脫現實的趨向，這是事實。王績在酒意中創造出〈醉鄉記〉，對於他是精神的內在開拓。我們在詩人的視野內，可看到一個外在的世界，那是常人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

——春天，觸目的「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是多麼綺麗、爛浪。然後蟬聲在樹底醞釀一屬於夏的氣氛、夏的情調，「殘夏蟬催盡，新秋雁帶來」（白居易），在詩中歌詠的秋天裡，「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雁來」（錢起）。當落葉滿城後，又有人感到「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的景象。

神奇嗎！我們該相信，如果我們能與詩人周遊，在他直覺的觀照中，像童話中的人物遊歷四季的宮殿。當瞑目的一刻來臨，塵土蓋在我們的身上，花草覆滿我們的軀體，我們會喊著：「等等吧！美麗的時光」。

——在塞北，草原為我們展開一片好遼闊的視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敕勒歌）也好，「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

霜」、「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也好，在詩人自我的主觀意識中，就有這樣的現象——悲壯、荒涼；或者在江南，或「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李白、峨眉山歌），或「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或「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元稹），都是觀照中一迴異常景的體會。

我們可能不相信「一花一天堂，一沙一世界」，但詩人就有那種自信。可能就常識上看，花草的顏色、山河的高深、萬物的形體……都會固定的，但詩人的眼中可不這樣。在靈視所及，我們該超脫出這種認知客觀世界為不變的想法。它是變幻的，在不同的情境中，它將以不同的現象出現。如果我們固執在一個狹隘的角度中，匆忙地穿過生命的花園，到達落日將沉的終處時，我們將覺得自己的手中所抓到的祇是空虛，「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所跌進去的就是那片沒有星月，虛無黑色的毀滅。或者我們執著於眼前所見、書中所看的；眼中的南山祇是不變的廣袤、單調的形體與顏彩；耳中所聽見的萬籟，祇是市聲、祇是人籟的變奏；以為萬物就只是那固定的萬物。那多麼可悲！這種悲劇比死亡還痛苦。在華爾騰湖畔，那獨行的梭羅並不孤獨，因為他已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世界，那古老的國度中，尼羅王快樂嗎？秦始皇快樂嗎？答案是響亮的否定。迷失自我的人究竟有多少快樂的權利？像歷史舞台上，那些偽道學的冬烘、那些縱情酒色的肉體生物、那些眼睛中只看到自己比天高的……快樂嗎？不！我們該相信個人除了外在的企求外，還有內在的一片世界。

詩人、哲學家並沒有什麼快樂原則的！快樂還有什麼原則嗎？它能像旅行手冊一樣被印成隨身攜帶的小冊子嗎？只有從自我的觀點出發，拋開肩上的奢欲之網，用一雙熱誠地眼睛去看宇宙，在沉靜之中，它只能建立起自我的一個內在世界。

我們該相信，過份的執著是死亡的前奏，以為將自己投進那一群嘈雜的「萬物之靈」中，自我就有存在的可能，因此以為自己是活著了——這是荒唐的自我矇蔽。或者將自己塑成一種離群的動物之形象，偽隱士流的、假個人主義的、或者將狂妄貼在臉上的一一這是可悲的自我提高。從平淡的起點出發，我們將走進街頭、走進自然，這並不矛盾。從現實的世界出發，在另一未知的時地裡我們將有另一個世界。

當我們出發，離開那片火災後的廢墟，眼中將浮現一自我的城的。

三、寓言式的解說

莊子從蝴蝶夢中醒覺後，他獲得一種覺悟、一種啓示。萬物在眼中所見到的，是真實的存在嗎？所謂成敗、所謂得失、所謂生死……這網綁個人的網究竟是什麼？他沉思以後醒悟過來，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莊周嗎？蝴蝶嗎？生命的一切狀態都不過如此。山林歟！皐澤歟！在他的眼中便被瀟灑地賦予另一種形體、色彩與生命，於是天地間便流動著一種親和力、自由感。魚樂乎？魚不樂乎？惠施的智慧、邏輯、論理出發便也止於偉大的邏輯與論理的二個網中，莊子的情意因此在游魚身上得到愉悅。只是這樣而已；濠上的快樂才是真快樂。

那麼，就從眼前開始吧！我們將不只以為眼前的形體就是形體、顏彩就是顏彩、廣袤就是廣袤……這些都只是附屬於外物的屬性而已。如果祇從常識出發也就止於常識，認定眼中所看見的什麼「客觀世界」就那樣客觀的、固定的存在，那它的極限也止於這兒罷了。

——一隻鳥的消逝祇是飛物的消逝，一株玫瑰的死亡祇是生物的枯萎；一顆星辰的殞落祇是天體的必然。

如果就常識觀點出發，這一切現象也不過如此而已，沒有什麼特別與奇異。問一個穿過花園的過客看到什麼？他如果說，不過是腳下的黃土路罷了。這就是他的整個世界觀，我們嘲笑寓言中那隻傲坐井底的青蛙，因為他只看到頭上那圓圓的天，而且他肯定地以為宇宙祇不過如是「上下四方」而已。這不是童話，當河伯望見兩岸一無涯涘時，他的喜悅也就是這樣。這也不只是莊子的寓言。

相信常識判斷中的一切感覺，我們真不知道，除了井底和望出的圓天，除了不見的涯涘外，還能看到什麼？山外還有山、海外還有海、天外還有天，這是空間的遼濶感。昨日之前還有昨日，明日之後還有明日，這是時間的蒼茫感。色外有色，象外有象……萬象的繽紛壯觀就從這兒看出。我們不該拘限於某一境界，沉迷於某一階梯，以為世界之大盡在其中了。

那些枯坐書齋中，與蠹魚為伍的，以為宇宙人生就只是那些經籍，因此他將吞食的重複吐出，也只是食古不化或更不像個樣的模造品。他認為在他的獨尊的、權威的尺度下可丈量世界，於是他的眼睛祇看到「惟物」，祇看到經書的影子，祇吐出言語無味的莫名其妙的「理性」，祇有用一敞開的心靈去接觸萬物，才能感受宇宙生命的歡暢與跳躍，他所說的，所吐露的才是真理——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讓我們試著作一哲趣的探討，眼前的萬象所構成的世界是真存在嗎？河床上一截將萎的蘆葦能證明自我的實存？或作為流水曾存在的憑據？這問題的焦點不在蘆葦與流水兩者間的關係，而在於存在與不存在二對立範疇的辨認。很簡單，如果我們稍具哲學稟賦的話，我們就知道這獨立思索已接近宇宙生命本質的核心了，從形體、顏彩、廣袤諸原型、外觀進入到它本質上的是否獨立存在？那我們就可深深體味到哲趣。

你以為萬物的本質是否將客觀地存在嗎？當然，這大問題我們不能遽下論

斷。且看一哲人的描述，他有一度走過山間，一陣花香誘導它發現花香的本源是一棵花開爛漫的樹，因此他沉思到當這樹不被他感受到時是否有它的客觀存在。這是個有趣的引人深思的好問題。

我發現到：被稱為「神祕主義」的孟子其所以神祕，就在於他說了一句話「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焉？」多麼靜觀自得的胸襟，或許有些慣作現實思維的，會以為這顯得神祕與形上，其實也不，這只提供給我們對萬物的親和體驗。那夢蝶的哲人說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睥睨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就因為這種對天地間萬物的親和，這是創作性的宇宙觀、藝術性的生命觀，精神由此世界超脫而上，「上焉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他不因天下沉濁，不可與莊語就退隱，他可在另一世界中創作出綽約的仙子，而且還有一深的理想國。

我們需要的，便是這種哲人式的創造精神，詩人、藝術家也是如此，將心靈活動一不絕地創造，不斷地超越自身，悲劇性地去追求一切未完成。因此這世界的單調、衰老與死亡色彩，不能使詩人，沉思者因此而毀滅，在另一片世界中自有他的心靈領域，這將展現一遼濶的、壯觀的內在世界。

火災後的荒墟中，有一隻夜鳥啼著，在遙不可知的天宇的大地上，有一隻狗作狼號嘯之聲吠月，這是毀滅，然而詩哲之沉思者却從廢墟站起，他的心中自有另一座城被建立在荒野上，看吧！那是繆斯的城樓。每一個逝去的片刻、每一個未完成的欠缺，都將使創作者的存在更趨於充實與完美。這才是永生的意義，卡謬所解說的荒謬精神於此獲得一個印證。

如果我們體悟到這種宇宙觀之不完美，萬事萬物的非存在，那所謂生與死、得與失、成與敗……的對立也將不存在的。由此，我們終於能達到一種完全的自由感、灑脫感。自我乃於一切虛無之後得到存在。領悟到這兒，我們會執著於一狹隘的觀點，以一常識上的起點出發嗎？不！我們將不會的。

世界只是自我主觀意識中的種種現象而已，自我已不必執著外在世界的所謂獨立存在，所謂外物的廣袤、高度，色彩、形體……都只是自我之所直覺、所觀照。

哲學的探討就停在這兒，我們就讓那一根蘆葦的存在永遠地死亡。（雖則在心中，總有一夕陽下恍惚的落寞的影子，長而又長的）；然而下一個旱季來臨，我們仍可坐在河岸上，看乾河床上萬千的蘆葦落寞地立著，其影子長而又長。

四、創世紀式的主題終於出現

創世紀的主題將徐緩地圍繞於這一解說的終局，我們可自視為神祇，一個宇宙的創始者，當一座城已趨於毀亡之前夕，我們可用天火毀滅它，然後重新在一未知的時空之下建築另一座更完美的新城，這不是童騷性的破壞之樂。如果我們是小孩子，將永遠不倦於在沙灘上的玩樂，用砂築城，用海毀城，毀亡之間無所謂悲悼與惋惜，世界因此可復起復滅、復滅復起。

如果我們永遠擁有一童稚的好奇、創造的衝動，那我們可爬上時空的長階，往每一窗口張望，這將成為無限世界的創始靈感，依憑著美學欣趣、哲境啓示，在直感之中，人生將永不會單調，乏味與毀亡，這是超越的涵意，當我們步上最高的石階，星辰將隨之浮昇隱現，自我們的肩上。階石之下，萬象蒼茫，虛空渺邈，然而此刻自我已將起昇，那是存在的意義。

一顆星辰殞落

一株玫瑰死亡

一隻飛鳥消逝

我們讓這鳥影、花木、星辰……以及大地上的萬物，都從眼前的世界消失不見吧！在那瞬間，天地沉寂，創世紀的主題遂徐緩地重複出現，我們將成為神祇，成為萬物之逍遙者，從不存在中肯定一新的存在，從虛無中肯定一真正的實存。

一株蘆葦存在的解說就到這兒為止，我們從一美麗的世界回來。隱約間，創世紀的主題依然在徐緩地響著。

——一九六八、五、一稿於師大

美之探求——一個年輕思索者的自白——

我愛一切美麗的事物

我到處搜求，而且崇慕他們

對於上帝禮讚，也不過這樣而已

我們在匆匆歲月中

將為獲得它倍增榮耀

——英·吉瑞去斯

靜觀萬物，看太陽怎樣自群山間升起，瀑布怎樣在谷壁上飛落，流雲怎樣飄浮過藍色的天空；或在心靈最愉悅的時刻，聽大森林的鳥鳴是怎樣地美妙，流水的潺湲是怎樣地悅耳，天地間的萬籟是怎樣地和諧。這所聽、所見、所觸的，都在心裡凝聚為一種莊嚴、曼妙的形象，一種全然的愛、一種和諧的美。

——讓一切事物在我面前放出虹彩，讓一切美，閃爍著我的愛（紀德語）。

這彩虹、這愛，超脫了悲劇世界的痛苦、荒涼與孤獨，它形成濟慈所說的「永恆的歡暢」。美的感受，不僅為一種感官的滿足，而且是一顆燃燒著的心和一個陶醉著的靈魂。去聽、去看，都成為一種獲得美的途徑，使一切顏色、姿態、音韻映現於心靈的晴空，形成永恆的歡暢。可是還要能去感，閉著眼睛，按著耳朵，用心靈去感知這美麗的宇宙、莊嚴曼妙的大千世界。

美的雕像終於被塑成了，在生命最荒涼、空曠的廣場上，他就是一種熱、

一線光、一股歡情的力量。生命的基調響著一種悲愴、荒涼與狂暴的震撼，一齣悲劇，在赤裸裸的感情戰慄與恐怖中，美的誕生撫慰了創痕斑斑的心靈，一種存在的肯定、一種奮鬥的激悅。

一粒麥子的萌長、茁壯，並不僅僅是雨露的滋養、陽光的賜予，而完全是一種意志。是的！在生命史詩般壯觀的過程中，求美的意志，隱藏在生命最原始的熱情中，使得它突破覆蓋的黑暗，戰勝毀滅的風暴。而成長，而不斷的奮鬥，在生命原始的力量中，獷野與溫柔、浪漫與莊嚴、罪惡與光明，那是兩種矛盾性的對立，可成功，也可毀滅。然而美讓它愉悅地和諧——一種和諧的歡暢。

——糧食！我期待著你們，糧食。

在自我的存在裡，我永遠探尋我的糧食，賴以生存的活泉，生命的不絕的源泉就從這探尋中汨汨地流出，掙扎過痛苦的追尋，只為著一股渴時欲飲的清泉，在荒原似生命歷程中，憩息於有泉水的地方，那是最快樂的、最有紀念性的，掏著一把生命之泉，讓它灌溉枯萎的意志的麥子，清涼了焦灼的額際，滋潤了乾裂的雙脣。綠洲的展現，就是一種奮鬥的歡樂，一種沙漠裡的生存意志。

讓一切美麗的事物，閃爍在我存在的世界裏。這愛與光明的土地上，將是美麗的陽光、芬芳的花草、飄逸的浮雲，以及在藍色天幕上展著白色翅膀翱翔的鳥兒、在綠色田野裏婉轉鳴唱的夏蟲。一片光明、寧靜的伊甸，沒有陰影，沒有狂飆，這就是我希望擁抱的、探求的，也許只能存在於神話世界的樂園。並不是我不想、不敢、不曾知道罪惡的存在，在多面性的生存空間裡，正是因為我揭穿了「日特露德」式的幸福，暴露了不能避免的罪惡，使我更擁有一股

勇氣，去探求美的存在。

美！我探求你們，薛西費斯式的荒謬，在不斷的跌落間去體悟奮鬥的歡暢，生命的價值就在這悲劇很濃的探尋中完成。

——除非美，世界上沒有真實的事物。

在這荒涼、寂寞而悲愴的世界中，探求一種愛、一種美，讓生命在我眼前放出虹彩。美！這愉悅的感受就是一顆燃燒著的心靈、一個陶醉著的靈魂。

——當生命揭開面紗，顯出神聖的面孔，美便是生命。

是的，吉布蘭用詩一般的語言捕捉住的，美就是揭開面紗、望向永恒的生命。

一中見多——關於美之存在

在探求美的過程中，生命的每一瞬間都散發著一種熱量，聲音、線條、顏色或各色各樣的事物都成為構成美感的媒介。從美學書集中，我所讀到的美是超絕的、神妙的，而且哲學性的帶著莊嚴的意味。然而這不能使我感到滿足，就像美學家克羅齊在《美學原理》的巨著中說：「美就是表現」，就創作者而言，在他們所表現的行動中把美呈露給世界，然後表現出一切完美的「美」之創作；或是大自然雕塑家一般巨大的手，所表現的山巒、飛瀑，甚至於一塊在落日餘暉中充分表現其個性的怪石，擺在我的眼前。然而每個人都自認為已獲得美的賜予嗎？不！克羅齊也承認：「我相信，我們無法確知為什麼一樣東西

是美的」，這並不是悲哀而是最真實的表白。

誰能告訴我關於美的定義，所有的美學書集都只看到美的一面而已，從一個角度究竟能把握水晶球的面面嗎？在我們存在的世界中，美的獲得不是只靠書本，在書本上我讀到的草原是輕柔的，蠕動著大地血管中的生命活力，然而我希望自己親自用裸足去觸吻、去親近；別人告訴我海邊的落照是一種難見的壯觀，描繪得多詩意、多美妙，可是我終要有個經驗的滿足，在黃昏中，站在沙灘上瞻仰那自然界奇景。讓自己陶醉其中，在第二度清醒的狀態中，若有所悟地說：「啊！這就是美。」

我說：美中一種自我經驗的滿足，說先驗也好，說後設也好，美完全祇是個人一顆心靈的直覺，沒有邏輯，不需辯論的，而在感覺上獲得一種愉悅的滿足、意志的歡樂。勃萊克用他詩人的智慧，諦觀萬物，然後在《天真的徵兆》中宣佈——

一粒沙一個宇宙
 一朵花一個天堂
 用手掌握住無限
 剎那終捉住永恒

荒謬的夢話嗎？不是！在美的靜觀情境中，所直覺的就是這樣地美妙、這樣地神奇。在這世界上，我感覺到一切美麗的事物，我就用自己全然的愛與它應和。我曾經愛戀過山隈的一朵野花，湖畔的一隻鳴禽，甚或是古廟落寞的頹牆，或者在一堆顏色、線條、聲音中陶醉自己。

讓一切美成為我的神、我的生命，在其中最有真實的最古老的夢。沉思於美麗的夢境中，快樂也被塑成一座永恆的雕像，世界也被展現為神妙異常的壯

觀。在我的直覺裡，越是痛苦所感受的歡樂越深刻，心靈的清醒在悲壯的情緒中，會產生一種共鳴，一種痛苦、快樂共同享受的和諧。這一種和諧會形成美的情操，造成生命最深刻的愉悅。

柏拉圖曾在他的〈筵話〉裡說：「以美觀物，萬物都備於我。」這與萬物合一的氣魄，就是一種愛的極致，一種真美的完成。

藝術的殿堂中，有顏色、線條、構圖的美。

音樂響得最美妙的地方，有節奏、韻律、聲音的美。

書本的頁片裡，詩歌的、文學的美。

在自然界裡，有一切事物、美麗的事物，蘊含有顏彩、音籟、形體的美。

讓一切事物都閃爍著美的光輝，在我們生存的世界中，只要敞開心靈去感受、去體驗，世界就成為一種最真實的存在、最森嚴的萬象。回教的大智慧者說：「山不來就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走去就山吧！」不是山高傲，而是穆罕默德能領悟就山的莊嚴意味。

——美！它的存在就是我們的大山。探尋美，去接近大山，那就是我所努力的、肯定自我生命的重大意義。

每一個藝術心靈的世界中，都存著泉水般永恒灌注的本質，在大自然裡形體的卓絕、顏彩的繽紛、線條的羅列，都能喚起心靈的審美活動，然後凝聚為一種適當表現的形相。漫步於長長的畫廊上，畫家所作的「表現」活動，使得藝術品，呈現其形態、呈現其顏彩、呈現其線條。而在一種內在的意義上，構成一種和諧、一種自由心境、一種秩序，是為第二度安排的「第二世界」。

愛默森曾說：「一切藝術作品最後符合於一種原始的力量」。就自然的本質而論，它本身就表現為一種原始的、野蠻的力量，藝術家所見的，已經完美的存在著的自然世界——一帶海岸多麼富於原始的風格、波浪怎樣穿越群山在岩石堆內迴旋、或櫛次鱗比的屋宇如何沿著草原遍布，每一種事物都各有它存

在的位置，這先已存在的世界是為第一世界；於是畫家把它整個投射於心靈中，再用他審美的手反映出一個具體而微的「第二世界」。

——第二世界所有的是創作性的模仿，從自然界中所感的，在內在的心靈中孕育成一個全新的、二重的美麗世界。

藝術作品終將發揮它的原始力量，震撼所有愛美的靈魂，如果說自然具有藝術家的巨手，那靜觀萬物的人，從一件物體、一幅風景中所體悟的，已超越機械的模仿的寫實，而成為內在心靈呈現其思想、呈現其智慧的「再創作」了。它使感受的人在眼睛、雙手中得到愉悅的美感，體悟出生活世界的無限情趣，激盪為一般不絕的生之泉源。

——在藝術的力量下，宇宙萬物簡化為一堆顏色、一些線條，成為諸種形體的組合，美妙的構圖。

在希臘神話裡，我的心靈整個被它浪漫的、神奇的想像所震撼。那羅曼蒂克的優美情調，烘托出「昨日希臘的光榮和往昔羅馬的壯觀」。這超越時間、空間的初民智慧的流露，喚起多少藝術家跳躍的心靈，在長長的畫廊間，只要踏進藝術館古典風的門檻，我們就跨越時空，神遊於千古，直接親近了宇宙的心靈。

看吧！一座阿波羅的雕像昇起，在那雄渾、躍動的肉體中，隱隱流動著生命的顫動，每一屈曲、每一褶紋、每一輪廓都表現出希臘造形藝術的最高表現，那冷靜、自得的神情，宛如憑高傲視整個的人間世界。而同樣的，在壁畫、雕塑、建築的審美表現上，無一不是人類心靈中最偉大的精神呈現。

啊！沿著藝術的長廊、殿堂漫步，作一趟心靈探求美的航程。

超越了時間的枷鎖，原始藝術的粗獷，呈現著初民心靈的愛美活動；或是古典的、浪漫的；或是寫實的、抽象的；或是東方的、西方的，都凝成了一種智慧。在一片畫布上、一塊形體上閱讀出美的真諦。

沿著長廊航向富於東方情調的地方，古中國的石雕、水墨；古印度的壁畫……肅穆、華貴的宗教思緒，飄逸、逍遙的東方精神。在雄渾的岩石上，賦予宗教崇拜的虔誠；在瀟脫的水墨畫間，橫逸出哲意禪境的景況。

席爾柯曾在他的《中國藝術史導論》中，表白了一個西方心靈深受東方的、中國的藝術的震撼，他說：

「這雕像安坐於岩石——寂靜和永恆的賦形之上，臉部異常動人，其洞澈的雙目直似凝視永恆——那該是迄今對冥想和超脫所作的最高表現之一，使得參觀者在下接它的雙目時，感到精神的震盪，恰如為生命的神怪所衝擊，過後仍緊隨不捨。」

多麼動人的體會，多麼莊嚴的宗教情懷！宗教透過藝術的力量所發揮的人性的召喚，使得我們整個的心靈深受感動，這美、這藝術所閃爍的光已然照亮永恆，成為深具「真」與「美」的和諧表現。

我曾月夜裡登山，在美麗的月色中，情境的和諧使我領悟到石柱的渾厚氣象，並欣賞到寺塔的纖秀、牌樓的卓絕、以及拱形屋頂的美麗流線……好美！我的心靈完全昇華為一種東方式的寧靜，那感覺是種瀟脫的「空白」，它給予我的自由感、曠達感，和國畫最動人的精神感受是一樣的超絕。

藝術的美，曾是我的糧食、我的活泉，不論是東方西方，或古代今代，它給我一種求美之慾的滿足。陶醉在藝術的第二世界中——忘我或物我合一，那時世界綺麗如夏日的晴空，清淨而美好。

從瞬間抓住了永恆，這永恆感即為一種歡情，一種愛的昇華。藝術啊！在你的殿堂裡，我是渴望糧食、吸飲清泉的過客，因這美的賜予，我愉悅地發現世界展開在我的眼前。

一窗月色之前，木葉靜息、閃爍，銀白的葉片被映照成萬千種姿態。特殊沉醉的感覺，木葉的投影抒寫在窗上，一支支燭光亮著、燃著。啊！好美的月

夜，小小的燭光在每一個沉醉的心靈中高高地升起，幻化成夢幻的、狂想的陶醉。這晚，這仲夏夜的一晚，美麗的旋律從幽暗的地方升起、翱翔。宛如一場繽紛的花雨飄落，整個夜空也在飄落，每個靜默的靈魂也在飄落。音樂之流在雕著花葉的石柱間流淌，在平滑的圓池上躍舞，一種躍昇，一種飄落，月夜在呢喃著，呢喃的聲音高昇到月色的、深邃的夜空。

一次消魂的感覺，是的！當音樂打從我周圍湧動升起，這一剎那音樂所給予的遠超過語言與顏彩。無可否認的，在我們的感受中，節奏、韻律的美妙是激越的、親切的。漫步於旋律所造成的夢幻的、羅曼蒂克的世界，我完全得到感情的奔放、詩情的跳躍，那種情境的陶醉使得我遺忘自我，美化周遭的一切事物。

「而我們，如葉般曾同浮於音樂之上

也將如葉般被分別捲進

『捲進何處，除了沉靜，永恒的沉醉的美裡？』……」

康拉德·艾肯在〈這是葉子的形狀〉中所體悟的美，這沉靜中擬化為物的感覺，就是情境的一大自由、一大和諧。可得到美麗的聯想，可達到忘我的美妙，更可獲得哲思的體悟。心靈整個沉醉於其中，啊！音樂的音色終被塑成一座美的雕像。古老而年輕的大地，永遠流動著最美的調子。

如果從東到西逡巡，我們將可體驗到一句深刻的話語：「音樂是一種無聲的語言」：萊茵河畔的琴韻、英格蘭風的牧歌情調、法蘭西舞曲的飄逸、波西米亞的高原風、南斯拉夫風的憂鬱，還有中國情調的雍容、華貴……都是超越了時間空間的一種語言，它告訴我們每一片耳朵的糧食是什麼？

讚美吧！這無可名狀的音樂，這大地上流動的優美旋律，我將用顫動的靈

魂訴說：

——月光流瀉的陽臺上，小夜曲的旋律。

黑暗的空地，星稀、葉靜、人聲渺渺，小提琴的低訴，或是一支長蕭的沉吟。

幽幽的燭光下，夢幻曲浪漫的情調，仲夏夜的沉醉。

夜雨敲窗，藤葉搖動的影子，狂想曲升起——

以及古典風的音樂廳中，歌劇的壯觀，月夜高歌民謠曲子的親切，或者在東方的庭院中，體味琵琶的幽咽、笙管的和鳴、鼓聲咚咚的雄壯與豪邁。

每一種情境都是音容呈現的諸貌，它閃現於群星間，一陣風，是的！一陣柔柔的清風吹開了萬千心中的花蕾，使心靈得到解脫與自由，那是昇華的美妙、愉悅的歡暢。

音樂的震撼，優美的使我歡歌，沉雄的使我鼓舞。音樂家的心在旋律中呈露出來了：貝多芬式的粗獷、蕭邦風的淒情、華格納風的華麗、或是柴可夫斯基式的悲愴……啊！音樂家的面孔閃露於群星之間。

生命的樂章，悲愴命運式的交響、小夜曲般的恬靜優美、夢幻曲般的情調、如歌的行板似的舒緩、狂想曲一樣的震撼……痛苦的沉重、歡樂的喜悅在生命的過程中，音樂給我們塑造了：一座多面性的雕塑家一般巨大的手。音樂啊！我將說：在五線譜上抒寫的，那是原始的、野獷的自然，在生命的原野上，展開史詩一般的壯觀。

大地將永遠流動著新而古老的調子，苦難的來臨也將是這調子中的高潮，那是生命的宇宙中拔高的新聲，祇要我們生存的世界不再面臨末日，就會有著更美麗的調子誕生。

耽讀音樂的日子遠了，然而那記憶卻是永恆的，音樂是一本最美麗的書，也是所有美感中一個最美麗的音符。

晨間，藍色的天空流動著纖美的浮雲，旭日雄壯地昇自淺紫色的山脊，跨越晨霧濛濛的大地，每一線曙光都用一種清醒的面容叩響我的小窗。大草原的日出，我曾在書上讀過，山城旭日之光昇起的寧靜，是我晨起的佳釀。正午了，陽光映白了流雲，有種特殊的沉寂。黃昏，在燃燒著餘暉的草原上，我偃臥在夏蟲淒楚的悲鳴裡，瞻仰壯麗的輓歌一般的落照——啊！一日的美景無窮，只要我能擁有愉悅的心境，就能靜觀從日出到日落、從陽光的早晨到落雨的黃昏所呈現諸般的美。是的！我們都是在風景線上散步的人，就像雲一樣的悠閒、自得。

我不認為這大自然的美對於每一顆心靈都是先驗的，可是這靜觀的時刻，卻喚醒我們心靈深處的記憶。「我們曾是你的兒女們，與草木為鄰，與鳥獸為友，不是觀望於自然之外的陌生人，而是構成自然的某一部份。」這是一種體認：自然已是不可欠缺的糧食，生命最原始的活水源頭。

在自然中的自我，可直覺出內在的心靈能與外物有種交通，形成默契。默契到萬物與我原是一體的、和諧的，沒有所謂物我兩觀念的對立存在。這就是精神的一種忘我狀態，覺得天地的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萬象的流轉，達到完全自由的精神境界。

也許我們會覺得外在的世界是一個世界，而內在的世界又是另一個世界，那是因為在自我的觀念世界中緊緊地抓住一個「我」，造成一種「隔」的狀態。要怎樣才能不隔，那就要培養出一種「靜觀」（或是說「觀照」），什麼是靜觀呢？在書本上讀到的是精神的寧靜、自由與曠達感，但這還是不夠，必須要親自用心靈來體驗，佛家語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因此靜觀是一種體驗、一種意會。

一塊怪石有「個性」地突起於海濱，我自覺得自己像它一樣地遒勁、古老，而擬想自己好像黛弗妮（希臘神話中的月桂樹）般在海邊止住了腳跟。靜觀宇宙的蒼茫，這種擬物化，或者把怪石擬人化，都是一種觀照，得到「主客合一」的喜悅。因此在一朵花中看到整個宇宙的奧妙，或在一處小庭園中作阿麗思的仙境漫遊；或在一節墨竹、一盆墨菊的「筆簡形具」中寫意出自我的情思……都是觀照的美妙，乃是與大自然共同憩息於一全新的、秩序的和諧世界中。

在自然界裡靜觀皆自得，這是生活之網內最清醒的時刻。我們過度把草原、山林逼進荒蕪的狀態，就像為大自然的「混沌」（一種極其善美的狀態）鑿了七竅，甚至加以盲目的整形。悲悼嗎？是的！我們為什麼不以自然作庭園，擬想山路為小徑，樹林為葡萄架……在那兒建築自己的屋子呢！捨棄這自然界的殿堂，而成群擁擠在這黑暗的小巷或冷默的閣樓裡，這是自己往身上套上了枷鎖，讓「我」為自己所奴役，這不是一種悲劇嗎？因此我們要獲得清醒的時刻，讓自己在靜觀中回復到一種清醒的面目、一種冷靜的心靈。

在我的生命中，不斷地飛逝過清晨和黃昏，而我自己曾擁有嗎？春天，新生的感覺，草綠花開。夏天，種種浪漫的喜悅與苦惱，晴空與暴風雨交織成一種變幻的浮面。秋天，成熟的季節，一切春夏的美麗，在這清淡的日子裡結菓了；於是季節的大門慢慢地闔上，冬天把萬物收藏，不是死亡，而是第二年春季的蘊育。這就是生命的自然過程，一個穩定的、迴轉的軌道，在變動中反覆復活的喜悅的「不變」。

記得那晚夏的黃昏、草原上的黃昏，我仰躺在枯草的大地上，心情寧靜的時刻，我漫不經意地看著薄暮的天空中，白翅的鳥兒在翱翔，聽著夏蟲在草底鳴唱……啊！在那靜觀自得的心靈狀態下，我覺得自己就是浮雲、鳥兒、夏蟲……在自由、曠達的心境裡，我頓覺得原始民族膜拜大自然，是一種宗教的熱忱。對於大自然的虔誠信仰，使得人在驚喜震撼下形成了一種「汎神觀」。

大自然所具有的宗教愛染力，就是李斯特魏慈夫人認為印度佛教的〈長老歌〉，就是風景宗教詩的理由。

——「風吹地涼，電輝空際，亂心則淨。」

——「巖巖叢柯，清溪圍繞，猿鹿來游。峨峨叢岩，草茵所蔽，青草欲滴，我心則喜。」

好美的情景！它使我體悟中世紀教徒把教堂建在山中，在奇絕山水間時可聽到鐘聲的美妙。我喜歡宗教的一個理由是：一座塔影點綴著宇宙、一角飛簷落出深山際，啊！那真是天地間一幅如詩般、如畫般的傑作。

穿過峽谷一樣的道路，我愉悅地沿路走去，帶著一顆陶醉的心靈，我尋美去——在晨曦的照耀下，我看到了世界展開在原野上。

愛之歌——一首美之樂章的主題

在書本上我能讀到許多美的經驗，那些經驗是豐碩的、真實的，雖然我不滿足於自己，不能每一種事物都親自去發現它的美：詩歌的美妙、哲思的秘奧、戲劇的感動……然而這些都是蘊藏著美的寶庫。有時我以為一杯清茶、一卷書帙，就可伴我渡過一個寧靜的早晨。或者在星辰滿天的夜晚去領會一首詩的意境、一段情節的動人、一切哲理的雋永……會讀書的將會發現世界是如何的美麗、充實。

書啊！智慧的結晶！我願擁有自己喜歡的書本，在其中陶醉與「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我想教育自己，使自我的世界更為繽紛、更為充實。它會領導我想及以前不會想、不敢想、不能想的生命秘奧。

——沉思！我讚美你！在沉思中世界呈現其詩意、呈現其哲理、呈現其美姿。書本把我的視界伸展向永恆，啊！那是一片詩的、美的、愛的世界。

想及最偉大的音樂、藝術、詩歌，不止於有聲的、有形的、能聞的；而是一種心靈的自由、和諧，在內在的精神世界中開拓出一種最高境界。那是一顆充滿著愛意的心靈，使得眼睛更雪亮、耳朵更靈巧、雙手更有活力，這樣所面對的世界，不再是一片沉默、單調，而是充滿著天籟、美景與溫情。

——「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地感受」（海德格語）

在心靈的自由和諧中，我要撤除心理上的主體性，而開放著面對人間世界，這有人曾厭棄過、懼怕過、忽略過的世界。在能見、能感的範疇內，去發現一個新的存在、美的存在，然後這「存在」才能超越一切痛苦，含融諸般對立而形成一種高度的和諧。

生命的這一齣大戲中，最理想的是要能入乎其外，出乎其外，要孤寂的攀登於孤峰頂上，也要愉快地漫步於可愛的原野上。自我在存在世界中即是演員也是觀眾，這是一種體悟。生命的解脫，也從這一基調上莊嚴地揭開。

——我是人生悲喜劇中的一個演員，也是一個聽眾。

在生命最原始的原野上，無疑的，那形成一種荒涼的、虛無的景象，宛如秋冬落寞的荒原上，一種震撼心目的悲劇，不是一無所有的「寂天寞地」，而是蘊含「妙有」一般的「真空」（佛家語），在這兒，消沉不是毀滅的前奏，而是熱情爆發前一段低低的、長長的序曲，荒涼不是死亡的陰影而是蘊含光熱的繽紛顏彩……在這荒原式的生命根源的原始地方，祈願降臨的是一種愛，搜

尋探求的也是一種愛。

——一種愛，使生命的荒涼景象上展現出虹彩。

就美的本質而論，那就是天地間一股最神聖的，也是最原始的愛的諸種形貌，各種姿態、聲音、線條的愛。靜觀自得也好、狂歡陶醉也好，都基於愛的調子，從這基調賦予宗教、道德、人性以各種音容笑貌，美就誕生於其中，却也因為它的枯竭而死亡。這才是生命最無救的、無奈的悲劇——因沒有愛的劇情，而趨向恐怖的戰慄的死亡高潮。

愛如何是美的諸貌呢！讓一切事物作見證吧！

生命，自我在存在的瞬間，都比死亡更可貴；並不是死亡可怕，而是對生命的熱愛，更顯示出生命美麗的光輝。在這悲劇的、荒謬的生命過程，個人所該把持的態度是一種奮鬥的、向上的生存意志。覺察到生命的美，而發出快樂的歡呼，時時刻刻為著實現生存意志而高唱、而歡躍。貝多芬為什麼要在痛苦中塑造歡樂的永恒銅像？尼采為什麼在孤寂的黑暗中發出超人般雄壯的歌聲？一個無名的病人為什麼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而仍睜眼張望著窗外的太陽？為什麼？祇是一種愛，對自我生命的愛，愛就是美。

對於自我生命的愛，更成為一種「汎愛」的觀念？親情的溫暖、愛情的美妙、人類愛的純潔……為什麼母親的音容笑貌是最美麗的音樂與圖畫？為什麼異性的所有都可幻化成最美麗的想像？為什麼男女相愛被柏拉圖稱為最重要的愛情形式呢？完全是愛的韻律、愛的形體、愛的線條；因為一種純潔的、高尚的情愛使人從視覺上、聽覺上、嗅覺上發現了美。

知道生存世界的悲劇，就是不斷的奮鬥的泉源，我已體悟到，在奮鬥過程的自我狀態，必須要有愛，就是很空虛也要去尋求，使得這艱辛的奮鬥在美的

光輝下前進。

生命的愛，就是燃燒自己像燭火一般的，於照亮別人中證明了自我的存在意義，殘暴愛那是進入死亡的前奏，而濫用愛也是加速熄滅、甚或是死亡的另一種意義，在適當的美的形式中，我們選用材料去塑造一座永恆的雕像。

每個人都該像詩人一般，在愛的意志中巧妙使用一個意象，以完成一首壯觀的生命的頌詩。

靜觀、清醒的情境狀態

在美的感受中，我將咀嚼情境的美妙，使自己的心靈超脫於感官的快樂上，情境的美不只是慾望的滿足，而且是心境的自由與冷靜。因此美的觀照是體驗的，在體驗的一瞬間，撤除一切心理的阻隔狀態，而呈現虛靜、澄明的心境。

靜觀所得的世界是個情趣雋永的大和諧，詩人的意象捕捉、畫家的寫意自得、音樂家的聲音諦聽……這都是「擬物化」的境界，莊子的蝴蝶夢，栩栩然蝴蝶，遽遽然莊周，在這恍惚的情境中，「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這種哲人心靈的夢地瞬間，顯露了觀照的美。

觀照的世界是詩的世界、美的世界、夢的世界。

在美的夢裡，自我的情意變成忘我的狀態，一種超越、一種禪悟。心靈淨化為聖的瞬間，這是昇華，瑞士詩人阿爾曾在日記中吐露這一事實，神話一般的境遇。

——在此夢中（即為宇宙的夢），人把世界含融在胸中，而覺得滿飾星辰的無窮，是屬於我的東西。這是聖地瞬間，是恍惚的時間，思想從此世界飛翔向另一世界，心完全沉沒在靜地陶醉中。

這是詩人的觀照，美地意志終於在遇合的情境中，值得「自我完成」成為事實，一種適志的感覺，其心靈得到一大滿足、一大完成、一種永恆的存在，

——一物一境即是一宇宙、一永恆。

王維、米芾；莫內、梵谷的繪畫世界，就是他所強調的靜觀得到的「第二世界」。在中國的畫境中，表現為不著行跡、盡得風流的灑脫，那些氣韻生動的神品、逸品，都是美的情境、詩的情境、夢的情境。

山林、星辰、空氣……大千世界中的萬物都各擁有一種情境的美，而這種種小宇宙的無窮之大，那種構成就是大情境、大和諧的大宇宙。讓心神暢遊於其中吧！從恍惚與陶醉的狀態中看見生命神聖的面容。

生命在這情境的滿足中，終於肯定它的價值，那是愛，永恆的微笑閃爍在無窮的天空。

黃昏的壯麗，大自然發出美麗的呼喚，每一片雲，每一閃鳥影都在恍惚中構成夢境。它呼喚著我們進去，那是個星辰滿天、夜鶯鳴唱的美麗夢境，宇宙古老的夢境。

奧陀教授在〈自然律與人類希望〉中，曾有一段對自然情境的敘事詩般的文字（見方東美氏著《科學、哲學與人生》）：

「……年代久遠的霸羅布高峰，在遼闊的空間裡一點一滴地侵蝕落日……寒煙潛起幽谷，無聲點綴一切……
……青鷺彷彿帶著夜信，在泥灘上準備歸巢去了……一瞬間，青鷺也沒入蒼煙叢裡，渺然不見蹤跡……」

這夕陽西沉、青鷺息影構成了宇宙蒼茫的、壯麗的悲壯美，達到只能意會的情境。這紅銅色古老的高峰、這靜靜流動的河流、這落日、這鷺影……形成一個個有個性的形相。再打破彼此間的獨立狀態，融成一夢境般、詩境般的畫面，在這情境中，心靈與宇宙長連在同一水平線上，感覺到物我合一的親切感、和諧感，更進而使自我達於忘我的境界。那時的心靈完全呈現著一種虛靜的精神狀態——心靈超脫物慾的利害感，而成為無利害的解脫的虛靜狀態，一種共鳴、一種貼切的冷靜。

曾在清晨，沉思於古老的森林裡，那朝陽湧現的一剎那，林靜、天明，在古樹頂端呈露著美麗的空白。恍惚間，澗水、鳥聲……長長的、低低的調子昇起，晨霧浮現於林際，那空靈、那虛飄……沉思之間，自然的一種移情的力量，把我帶進古老的夢境中暢遊……

靜觀的時刻，生命中那難再獲得的美妙時刻，精神昇華為聖的狀態，這是第二度的清醒，清醒到「真空妙有」一般的妙境。生命中蔚藍的一剎那，使得自我的存在有種榮耀、有種幸福的光輝。

生命之歌——悲劇的樂章

他悄悄地問我何以身殉
「為了美。」我說
「而我為真理，兩者不分家
我們是兄弟兩個。」

——節錄狄肯遜詩〈殘美〉

美的世界，流動光明和愛的土地上，在我的夢裡發出親切的呼喚，好像希

臘的海倫在呼喚著愛倫坡，呼喚著浪子回到故國的港灣。

在這流浪般的生之歷程中，生命的調子是悲愴的悲涼的，時而震撼式的狂喜飛躍在長長的弦上。用痛苦來塑造歡樂，那歡樂就是生命瞬間的虹彩，虹彩！是的！這種美麗的事物不能用雙手去捕捉，如果我能在遇合這歡樂的瞬間，塑造一座雕像在心靈的廣場上，那巨大的雕塑手是屬於自我的心靈力量，也只能從那雕塑的意義中感覺到永恆的歡暢。

——一切事物都將在憂鬱中誕生，在歡情中死亡。

馬克白在臨終時喊：「熄滅吧！熄滅吧！短促的燭火！」這是多麼悲劇性的呼喚，震撼著生命之弦，這是悲劇收場的人生一齣短劇，然而我有個信念；生命在歡情中死亡，像浮士德在虛幻地過完了一生後說：「等等吧！美麗的時光」。這是信念，一把照亮在人生之路上的永恆之燭光。

在「苦與樂，光與暗的迅速變換……善與惡的衝突」的柴可夫斯基式的悲愴感中，我將自己投進生活之流裡。用童騷性的樂觀來偽飾自己的面容，那是種最大的悲哀，盲目的快樂是膚泛的生命態度，這種盲目是因為面對生命的美麗裝飾。存在之姿，將是一種適生、創生的喜悅。

生命的生長，不僅靠著陽光、雨露，而需要培養一種生長的意志。在命定般的自然律中，那種意志的形貌將是一種美的意志、愛的意志。

熱愛生命，在生活的軌道上，使得自己的生活情趣豐碩、充實，使得雲霧深鎖的心靈之天空穿進一線陽光，花草發出迎接陽光的歡呼、流水潺潺聲中閃爍著陽光。我教育自己，是的！我希望自己像華爾藤湖畔的梭羅一樣。

「我本來只有耳朵，現在卻有了聽覺，

以前只有眼睛，現在卻有了視力。

我只活了若干年，而現在每一剎那都生活，

以前只知道學問，現在卻能辨別真理。」

每一剎那都在生活，那真是生命的喜悅，有自己的聽覺、視覺……對待萬物時就到處可發現美，生活也在每一秒中因著美的力量而復活、而存在。

無疑的，生命的樂章將像命運交響曲一樣，讓人震撼、奮鬥不已，我對生命的敏感使我揭開了它的面紗，那就注定要繼續探求到底的命運，時時刻刻我思索著但丁所塑造的《神曲》，而希冀著那個時刻、那再生的時刻。

——「我從那最聖的水波回來，我已再生，像新樹再生了新葉一般，我已清淨而準備上升於群星間。」

河唱

蘆葦的殘柯映照著落日，在悲壯的黃昏之中，裸臥著的黃河河床，如是空曠，如是淒美，向前向後，無限繚互著這空無一物的荒原。

曾茂盛過、曾繁榮過，美麗的田園在這土地上紮下根，壯偉的建築也矗立在那河畔，或許還有歡樂的歌聲沿著河岸或是原野上響著，在這裏植根大地兒女生兒育女，傳宗著一代又一代——

黃河，那憤怒的激流終是不見了，它來得突兀而劇烈，暴獸般的長舌，捲著田園的豐美、大地的純真——然後就此荒蕪了，只有斷折的蘆葦，披伏在落寞的光中。

從曠古、從那乳名未定的混沌，沿著這河總有黃皮膚、黑頭髮的族類遷移著、流蕩著，他們在這裏刻劃著圖騰，將原始的圖騰雕在木架上，插在部族前。起先他們沒有名字，然後住在那兒就有那名字，每一方有它的方名。他們在蒼莽的原野上追逐著、歡樂著，先是填飽肚皮，又唱歌，又跳舞。在石頭上敲叩出文化的雛形，在木頭上賦予簡陋的文明形象，在泥巴裏陶鑄出一個個胚胎，他們的眼睛不再盲著，散放出一縷縷智慧的光。

天地憤怒了，山崩塌時，河水暴漲時，人就不見了，東西流失了。浩劫過後，他們悲悽的臉譜上刻鏤著飢餓、恐怖與不安，是得罪了天地吧！於是祭典開始了。

在壯麗的初陽底下，在悲悽的月光裏，祭拜著天地、日月、山川，都有神祇的存在，萬物都被賦予了神的形象，那棵高高插入雲天的古木有神靈，那塊突出的壯大的石塊有靈應——還有那浩劫過後的殘跡上都有神祇。用木頭鑿成形相，用石塊敲成形相，在祭祀之下，汎神的觀念使他們的腦海裏有了天地秩

序。

他們追逐生存並生長了新一代，從渾沌中刻劃出自己的名字，有神祇、有祖先，那就存有文化的雛形。有妻子、有兒女、不再流浪，不再漫無目的地行止。定居之後，先設法找個棲身之處，然後磨好武器工具，保衛自己養活自己。接著從勞動中，苦中作樂，唱個歌，大家圍著圈跳個舞。或者用木片石片打打敲敲，聲音被敲出，圖像也被敲出，當他們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覆者長髮的臉終於綻放著笑靨。然而一場爭戰、或是一次風暴，他們的一切被又毀了。

歷史就這樣依次被造出：從石頭到陶片、到青銅，他們刻鏤著人類的血淚之跡，中國就這樣誕生的。

這一系列的隊伍走著，蜿蜒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上，那族長永遠帶領著他們。從乾枯的河床中跋涉而過，在那裸臥的河床上，一代一代地生長、死亡，然後又生長……

中國啊中國！你廣大無垠的荒原，在長長的天空下曝曬著，在低低的調子下展現著。從曠古的原始起，這原野生長著、蘊育著，然而也乾枯著，形成一片空蕩而虛無的荒原。

荒原上，夕陽從那嶙峋的岩堆上閃現著，那強烈的光自層堆的雲後迸射而出，照射在這赤裸的原野上，黃色的大地上奔騰著澎湃的血液，那天光使得心靈更堅強，在每一度苦難之後堅強地站立起來。

（那焚琴的浪子，曾跋涉過荒原、荒山以及一無所有的河床，河床啊河床，在脚下展延著，是那種極度荒蕪的空曠。他悲愴的心靈轉而悲壯，他的腳已跋涉得淌血，衣襟已被撕破，在焚琴之前，他要彈唱，他要放聲悲歌。那焚琴的浪子坐在故國的荒墟上，西下的太陽斜斜地照射在半截古壁上，孤立的石柱間，風暴的陳跡被刻劃在斑剝的苔痕間，他要對滿天的彩霞唱，要對西歸的歸鴉之群唱，要為這暮煙中蒼茫而落寞的廢墟唱。）

說盤古，道盤古，天地便這樣分開，用那巨大的手頂上天，腳底下便展延著千里萬里的土地。經過了一段好長好長的沉睡，那早晨，一個黑髮覆額的族長攀登山頭，他喊著：看吧！那就是世界。

黃河沿著草原蜿蜒著，巨龍一般，他們順著黃水滾滾的黃河分散著，每天每夜，聽著那河在歌著唱著。有人在樹上架個巢，有人在石頭上敲出火花，有人把野獸豢養起來，有人在原野上嚐著野生植物——

他們就如此在原野上生長著。

黃河憤怒了，天地發怒了，有些浩劫餘生的說：河神騎著白龍，有的說：河裏有吃人的大蛇，有的說……浩劫後，河床荒涼了，只留著大石頭擱淺在淺灘上。

說堯舜，說個堯天舜日，那是人類過著安安樂樂的日子，你打鼓，我唱歌，早晨就到田間耕作，晚上就在原野上你唱我跳，我跳你唱。嘿！什麼是皇帝？什麼是人民？唱呀跳呀！老祖母在訴說著古老古老的故事：「真的！那些人沒有衣穿，沒有飯吃……」

夏季到了，洪水便到處闖禍，便有個禹出來了，他會變形，撞開一座山，分開一條水，他在每個地方走走看看，把猛獸趕到南方，把洪水驅到海裏。

商周就這樣出現，他們用大龜甲、用大牛骨、鹿角卜著、刻著，後來用筮草占著。命運如何！吉！凶！然後又在青銅上刻鏤花紋，摹寫文字。各部族沿著草原定居、種植，他們的笑聲是新生的嬰孩，是抽身待長的禾苗。

（那歌著的弦聲轉高，極力馳騁，叮噹叮噹，那調子忽地沉落。）

大難來了，中原分裂成好多小國，你說你是王，我說我是王，打了一次次的仗，死了多少的人，骸骨堆積在戰場上。

（那調子悲愴而低沉……）

烏黑的雲從東北滾地而起，遮蓋著大太陽，猛烈的暴風從西北颳起，颳得

戰場上，塵土飛揚著，旌旗斷折著。有的手上拿著戈、有的帶著弓，有的站在戰車上……大旌旗遮掩了大地，像一片雲，黑壓壓的，咚咚——鼓聲響起，戈矛向前，羽箭上弦——咚——殺呀殺呀！箭落得像場大雨，刀斧揮砍著，旌旗飛揚著，血流成河，河漂著戈，旗子碎成片片。戰士帶劍持弓躺在大地上，頭不知在那兒？身軀也不知在那兒，呻吟的哀聲像洪水淹沒著，原野是那樣遙遠的伸延著，蒲葦在水邊絮絮著，那戰馬在戰場上嘶鳴，有灰髮的鷹在天空盤旋著……

（那低低的調子就這樣彈奏著，那歌聲浮沉在濃厚的暮色裏、水草間。戰場月、關山月……那調子悲愴而低沉。）

戰火燃了，又熄滅了，秦始皇便出來，他把長城連著，從中國的東北到西北，外侵的敵人被隔離在長城外，長城內有阿房宮、有大墓，然後秦國滅了，漢朝出來了。

（那調子轉高，歌聲亢奮，雄壯的、豪邁的。）

說漢武，道漢武，大漢的土地向四方八面擴張，大漢的天聲激揚著，在宮殿前，日本人、越南人……都跪伏在地上，叩著頭，受賜冊。漢武帝就坐在高殿上，君臨這廣大的天下，倉庫中堆滿著進貢的珍寶，馬竈內豢養著汗血馬……

（那歌者將琴叮噹地彈著：奔騰的風濤在指下洶湧，然後又平靜，調子高高低低，有雍容的、有殺伐的、有悲愴的……）

他從沉思中走出，在那低低的調子裏，恍恍惚惚看見長城、未央宮、銅雀台、運河、驪山，還有秦淮河的煙柳、西子湖的亭閣……

恍惚間，有那麼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城郭圍繞著，在山曲、在水濱、在草原……浪花敲叩著斑剝的城牆，夜深時，有那無情的月還夜夜爬過女牆來。

恍惚間，那著唐裝的女人，衣袂飄飄，步姿婷婷地走來，沿著西湖的廊道，

秦淮河畔的笙簫……以及鍾山頂上的落日。長袍瀟灑的男士也搖著扇，踱著方步……一切都是舒舒緩緩的，在那亭台樓閣、畫棟雕樑間浮現。

他仰望著。啊！偉大的聖靈從雲間浮現。

黃帝陵的膜拜、孔子的衣冠、老莊的灑脫；漢武的雄風、還有貞觀風采下的李杜，在城堞高歌「滿江紅」的岳飛，在北京牢獄中吟「正氣歌」的文天祥，騎著白馬衝出揚州的史可法，以及從孤獨落寞中成長的鄭成功……

那聖靈一一在雲霧間顯現著臉孔，他膜拜著。

（那調子低低高高，有著無限的莊嚴、肅穆，在回憶的情感中浮沉。）

啊！漢唐的榮華、孔孟的輝光。

啊！那高高矗起的城堞，從廢墟中升起，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終聯成一道堅固如磐石的長城，聳立在中國的廣大草原上。那城崩頹了，又新建了，又被西潮狠狠地衝擊著，城牆傾頹了，宮殿也再次被焚成廢墟。

（那調子轉成異樣的低沉，每根弦在指下低泣著。泣著，那悲歌——）

圓明園毀了，北京的古老街道上有異種的狼狗逡巡，東郊民巷內充滿著腥臊，蘆溝橋上那石獅被子彈毀了——啊！那繁華，那大唐的風采不見了。

（那歌者顫抖著低唱低彈，他坐在乾枯的河床上，望著那一片憂鬱的荒原，以及荒涼已極的廢墟，半截石柱殘存在落日中，鳥巢就在頹壁上……）

啊！那漢唐的雄風、那古中國的光榮。

恍惚間，團團濃霧飄散著，從西北、從不可知的地域，淹蓋了一切：城廓、閣樓以及那聳峙在大石皮路上的牌樓，那霧好濃好暗，那雲封鎖著大地。

（那弦斷了一根，指下已悲歌不成調，斷了弦的琴在落日中，有種沉重的悲調。）

幻影消失，城郭不見，神靈不見，他只是生在河床之上，斷柯在低低悲吟，蘆葦在淺沙中映成落寞的長影。

啊！聖城！美麗的聖城——

（他站起，在故國的水邊，焚琴的浪子終於焚了琴，那縷縷上昇的藍煙融化在向晚的天空，那剝剝的聲響和著蘆葦與悲風。）

啊！美麗的聖城，在那兒？要在那兒再次奠基。

於是，在落日的悲壯中他站起，回顧這荒城，這消逝的光榮，他要出發了。

焚琴的浪子終於出發了，他要出發到不可知的地域、不可預測的空間，在那兒築起自己的城，那更美麗的聖城。他的脚步穩重而有信心，一步一個沉思，一步一步踏出一道血痕。也許那痕跡會被風雨洗刷掉，但總是出發了，不要再作那悲傷的回憶，不要再徘徊在曾繁華過、光榮過的廢墟上。

那歌者逐漸走向暮色蒼茫的地平線之外，一步一步，晚霞依舊映照著廢墟，落日的餘光淹留在河床之上。

河床啊河床！那焚琴的浪子已消失不見了。

（琴弦已焚，歌者已消失不見，只有那歌聲浮沉在月白之中，沉埋在乾得不成樣的水草間……黃昏的光中，蘆葦的殘柯輕輕搖響著河岸，彷彿那琴弦、那歌聲依舊在悲響著，輕輕地，細細地……）

巨人之歌

一、一個象徵

空漠的長空，就單單只有這樣一隻兀鷹盤旋著，高高的、遠遠的盤飛著，一種姿勢，一種粗獷中隱現著極度優美的飛鷹之姿，表現出濃厚的、深沉的孤寂、落寞與悲劇……神啊！那就是巨人的諸般形相。

在苦難的歲月裡，宇宙常成為荒漠：荒涼、空無的荒原，從視線內一株乾枯的古木起，筆直地穿越黃砂的高原、龜裂的河床、破碎的地平線，全都籠罩著昏黃的、紫褐的光暈。這是恐怖的旱季，洪水泛濫、奔流狂暴之後的一季苦旱。

而荒原之上，那兀鷹就這樣地飛翔著，天空依然是祖先飛過的天空，廣大、空寂而一無所有。那空間是無可量度的，那時間是無可測度的，長而又長，久而又久。只有這樣一隻飛鷹繼續一個意志又一個意志盤飛著，沒有畏縮，沒有恐懼，活著就是不斷地飛著。凡屬飛翔的，除非斷翼，絕不停止。頭上是萬古不變的天空，腳底下是荒漠的大地，太陽冷去復冷去，星辰在無聲中殞落，沒有輓歌，沒有葬禮，活著就是飛翔。

天空中，那鷹！就只這麼一隻鷹盤旋著，從亙古，從荒漠，盤飛在無垠的寂寞的時空裡。

二、巨人的形相解說

在一則希臘神話的解說裡，我曾經以一種戰慄、一種虔敬塑造一座雕像，

那是普羅米修斯的雕像，他矗立，他俯臨一切神祇。但這只是一種象徵，在人類的精神領域中他成為巨人的形相。

普羅米修斯之所以成為巨人，並不在於他被縛於高加索山頭時，所表現的掙扎的雙臂。薛西弗斯之所以成為荒謬的典型，也並不在於他扛巨石上山時，臉上深刻摺曲的皺紋，都只在於一種力的表現；意志的、精神的、性格的力之極致。在我們廣漠的精神世界中，巨人的出現就像長空中的那鷹：孤獨、悲劇，卻將帶著苦難的生靈步向永恆。

除非超越，否則我們將會面臨僵化的死亡。並不是死亡可怕，而是它睨然聳峙，成為一道牆，一道不可超越的時空之牆：四面堵塞，無路可通。愚笨、孤傲將成為陰影，使人類失去光明，然後死亡。而巨人就是要超越這座牆，自己超越，且導引著我們超越。

巨人是人間的，他不是神話中的神祇——優美的軀體在虛無的天空翱翔著，御著風，駕著雲，眼睛俯臨著下界，如煙般的上昇到天上。那虛空的神話在傳說中，活在書本裡，但他太高太遠，我們只能依稀捕捉到他消失在天空時的一縷袍影。因此我要說：我們需要人間的神（說神只是一種至真至美的標幟），他堅實地植根在土地上，而眼睛仰望向上。

巨人！我們該讚美巨人，他的表現是力，精神是悲劇，性格則是倫理的。

在一座希臘雕刻上，那強勁的軀體、上揚的雙臂、堅毅的眼神，是人類對於力的表現的一種追求。每當我觸及那深沉的超絕的眼睛時，我會為之驚異。在那些懦弱的人類血管中竟潛伏著那不可抗拒的力，它使得我們從脆弱的一株蘆葦轉變成一韌性的植物，竟能在大風中接受考驗。我要讚美意志，在內在的世界中我相信（甚至於迷信）人類的意志之力，靠著意志我們可拔山、可超海，精衛鳥的可欽敬就在於它的意志。

意志就是一種衝創，一種飛翔，一種超越。

這衝創，這飛翔，這超越，其本身就深深具有悲劇的色彩，生命就在這悲劇的基調上形成一種光熱、一種力量。

觀看悲劇時，無疑的，那震撼的、雄傲的劇力，會使得我們的血液沸騰。在戲劇性的動作與情節中，同情其苦難，感傷其悲戚，使得自我因而提昇，因而淨化。那時，我們可以獲得人類感情上的昇華，人與人間，人與物間，隔閡被打破，距離被拉短。在奇異的清醒的視覺裡，我們發現自己都是可憐的、無助的及荒謬的，在那主題上深刻地顯示極為對比性的諷刺或幽默：沒什麼所謂的成功與失敗、痛苦與歡樂、生存與死亡。我們都只是站在生命的舞臺上，活在強烈的彩色燈光之下，扮演什麼角色就表演那個動作、演唱那段臺詞，帝王的、乞丐的；聖人的、小人的；聖女的、蕩婦的，唱作俱佳。是吧！這已是極度的完美吧！但是當燈光熄滅、帷幕拉下時，我們發現自己不過只是一群荒謬的演員，在不可知的命運下，在緊接不斷的一幕又一幕中表演著，究竟有多少真是我們能主宰之處？

悲劇也好，喜劇也好，悲劇使我們顫慄抖顫，喜劇則使我們狂笑歡樂，然後笑完之後感到一種莫名的迷惘與沉默，無以名狀。是的！我們在笑得流淚的眼睛中看喜劇，那與悲劇有什麼差異？以別人的缺陷、錯誤為譏諷、為笑料，然而反過來我們就會發現自己也被人當作觀看的對象：或善型，或惡型，或善惡難分型。《鏡花緣》中有這麼一個傳奇，有一國的人前面有副好看的漂亮面孔，臉孔之上有個時髦的頭巾，但千萬別翻開他背後的那張臉，否則他會殺死你的。

凡屬動物終將成為天地的「芻狗」；芻狗！照那個傳說中騎青牛出關的老子所意味的，當是被供奉在祭桌上，拜完後就丟掉不顧的草包。換句話說：那就是犧牲品。人就是最奇異的動物，當然它也是最奇異的犧牲品。

體認及此，我們之所以成為「人」，也就不值得或喜或悲。生命的境界不

是不淡不鹹的無味，它是一種充塞著多種氣味的魔瓶，生命的境界就像有些詩詞中所顯現的悲壯之美。觀望荒漠、廢墟與落日，我們就能體會出那種感受。在極度的落寞、甚或是淡漠的情緒下，看著黑夜的來臨。客觀的說：生命就像一支燭火，燃燒自己，顯示自我之光熱，強的或弱的，極強的或極弱的，然而總歸是「熄滅吧！熄滅吧！燭火。」

在悲壯的落日中走出的，就是巨人，它屬於人間，因此他也應具有濃厚的倫理性。

悲劇的本身必須建築在屬於人間的倫理架構上。我認為：個人過份強調其自我，而變成只看到自己，而不把他人看在眼中時，他的性格中就顯示出無可彌補的缺陷。考察歷史人物中，隱者如接輿、沮溺；狂者如阮籍、李白，都在他優美的人格上有所欠缺。當然，外在環境的驅使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力量，但其所以能成為巨人就在於他超越了這道牆。

如果在一個健全的世界，還有人自鳴清高，自矜狂放。事實上，過份強調其性格中的某些特點，其缺陷就如那些欠缺某些性格的，都是不完美的。因此巨人必須完美地在人間發展其性格。

完美的發展其個性，是一種境界。重要的是巨人更要理性地創造其優美的楷模，才能足為後代的人所敬慕，而這種力量是自然地產生，才蔚成善與美的風氣；並不是使用暴力、權威、手段。在歷史上，高高在上的君主、教主為著塑造自己，成為他人心目中的偶像（是偶像，不是巨人），不惜訴諸權力與各種不當伎倆，他們以為在他人的心目中將自己捏塑成一尊偶像，可加強其優越感與尊貴狂。但這是可笑與可憐的，巨人的形成是不得虛偽的，而是天機流露的一片自然真誠。

巨人啊！你是人間的神：性格優美，意志剛毅，它在自然的舉止中，散發出一種光熱。

三、巨人的塑造

在探求生命的過程中，我曾經在不同的情境中塑造各種各樣的巨人形相，這是可超越的。在不懂得閱讀與思考的幼稚時期，透過長輩的口中，就有種英雄的雛形浮現著。在寓言與童話中，我再度有著新的英雄塑像。但那是幼稚的，那種崇拜與仰慕有如原始土著，在豐年祭中虔誠地唱著禱歌，且叩首、且膜拜。在淒異的月光下，在雄偉的初昇之朝陽中，那崇拜顯得真摯動人，那禱歌多麼地讓天地為之感動。但那終歸是神話、傳奇。也許從別人的傳播中給你的，不是一尊巨人的雕像，而是經不得時間考驗的泥像？

我懷疑，我否定，因此我不再被牽著鼻子，作人家思想的牛馬，作那些所謂思想家雜而且亂的思想之跑馬場。我思考，我肯定，因此我心目中的巨人，就染上濃厚的思辯色彩與倫理趣味。

我看希臘神話，有兩個對比的性格上的典型，那就是太陽神阿波羅與酒神戴阿尼蘇斯，尼采用它們來解說希臘的悲劇藝術。此刻，我想用這一個象徵來塑造我的巨人雕像，拋開那附屬於這兩個神話人物的諸般附會與浪漫傳奇，巨人啊！我將採取它作為性格上的優美。

優美的性格是感性的、智性的，兩者和諧地融鑄而成。

生命的軀殼中，應該有極為濃厚的感性的衝創，那是光，那是熱，那是生命的泉源。在悲壯的情境中，應該要對酒當歌，要曼舞當筵，從生命的最深處，有股汨汨的流泉灌注自己，而且感染別人。

「獨樂樂」是種快樂，「與眾樂樂」更屬於一種快樂。對自己的月下影子，有舉杯與共的豪興；獨處深山，有對荒山空谷長嘯狂傲的浩氣。行於街道，處於市場，更要將自己的快樂帶給群眾，施與萬物。這是詩人的情感、宗教家的胸襟，舉目四顧，自然萬物都能賦予一種愛；從眼前的親生骨肉、嫡系血統到

與世無爭的一塊怪石、一隻野鳥，都能施與一種博厚的仁慈的愛。太陽的光輝是愛，燭火的自燃也是愛，我們當記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這寬博之愛是可以取法的，如果一生短視於眼前之愛，那誠為可悲。這是巨人感性性格的極致。

而這種感性的出發，必須奠基在知性的基礎上。

如果感性不與知性相諧和，就會常流於傷感的、狂熱的、歇斯底理的病態。因此我認為這巨人要有極為冷靜的知性、冷靜的觀照、理性的客觀。

在歷史的考察中，孔子、莊子之所以偉大，陶潛、杜甫之所以卓絕，就在於他們能冷靜地去觀看世間相。在他們優美的性格中，能使知性與感性相和諧，和諧！那是完整無缺的美。

巨人在世界上要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他們的性格優美足為楷式，巨人終將不朽。縱然不朽也會因一時的蒙昧而顯得黯淡，或會為一些愚笨的人們所漠視，但祂的永恆最後總會超越時空。百年以後，千年以後，有識見、有眼光的人將會發現被時間塵埋底下的真價值。

名聲對於巨人是必然會有的。因為有許多人會將真誠的心貢獻在他的面前，但巨人本身並不去乞求。所謂立德、立功、立言，那是為著它所立的本身能否真有不朽的價值，而不在乎能否求得不朽之「名」。若使巨人看到世網之中，那些奔波於長街短巷間，為著求名求利者的那張嘴臉，他將會覺得如何呢？求名求利不是最終的目的，更不是手段，而是奮鬥過程中自然產生之物。

巨人！如果這巨人被雕成、被塑成，那我心目中的偉大的形相，終會從時間的灰燼中浮起的。

四、未完成之歌

在廣漠的宇宙間，人們不停地建築，又不停地毀滅；城郭倒塌了，古塔傾圮了，岩岸被鑿成砂洲，滄海被填成桑田。這是時空的悲劇。

然而在人類的精神世界裡，雖已創世了千年，但依然是空漠的。每一世紀的變革，總會將人世再度地帶向一片荒原上。

荒原！那是荒涼、孤漠的景象，史前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這種情景，但是在不斷創造的歷史中，試一瞑目細思——這荒原似的鏡頭不是在不時地浮現嗎！讓我們走過戰後的廢墟、破敗的田園，天災後的大地、流離顛沛的人群；讓我們穿進世紀末的人心，冷漠的人性之牆，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生存的世界，從外在到內在，依然是一片荒漠。

誰是罪惡之子？歷史會顯示給我們的。然而這罪惡之子卻在某段時空底下，被盲亂地目為英雄，視為救世之主（並無其他意味）。因為它被視為屬於超絕的一群，因此他將罪惡像散播毒菌般的傳布，比任何平凡的人類更為厲害。那是因為這撒旦的兒子有著可怕的性格、殘暴的本性，而許多可憐的人卻終其一生為這缺陷掩飾、解說。

人類總是短視的。百年以後，千年以後，我們走在歷史的陳跡上惋惜過去，清醒地看著悲劇；但抬頭向前，卻有種極為困惑的迷霧封鎖我們的視線。如是，我們終將永遠短視，終將成為悲劇中的人物。

在人類廣漠的世界裡，就盼望著有巨人出現，他的性格完美無缺，他不是罪惡之子，他手舉著火把，將雙腳堅實地踏在地面上，永遠領導著人們前進。

長空中，就有這樣的一隻兀鷹盤旋著，那飛翔之姿是孤獨的、悲劇的，雖然天空是空無一物，但他飛翔的雙翼是堅強的、有力的。天空依然是祖先飛過的天空，總有那兀鷹一個接一個地盤旋下去，他依然要飛翔，飛向永恆，飛向不可測知的空間。

黃昏的斷思

——對悲劇的生命求超越、求解說的自由

一個象徵

在壯麗的曼妙的黃昏裡，白晝的陰影底下，有一座雕像從尚屬粗糙的雕座上浮起。

看啊！那高貴的阿波羅型的寬額上，閃爍著耀眼的光采、旭日的光輝、希臘廢墟中落日的壯麗。那眸子在深邃的幽光中，悠然自得地諦觀萬物，那潔白的形體內，隱隱流動著生命的血液。每一屈曲、每一活力蓬勃的褶紋、每一優美神妙的輪廓，都流動著雕塑家的心靈，一種生命力的躍昇。這雕像，這凝視永恆的冥思的聖靈，竟是希臘諸神的化身，比蘇斯還風流瀟灑，比阿波羅更冷靜自得，啊！這就是一切至真、至善、至美的極致，在奧林匹克的神殿中，接受萬方的膜拜與讚頌。

——星光淒冷，遙遠的北極星座升起，在極北。

聽啊！雕像在完成時的讚美詩已升起、已消失，雕像前的花圈已枯萎，而悲劇正在產生。不是神話，初雕的塑像已預感被毀的悲劇，一切事物的完美都將在不斷地否定與超越中達成。

神啊！告訴我，這世界有那麼一種叫做「永恆」的東西嗎？「瞬間的美」，這是我所獲得的一個最美麗的答覆。就某種解說的程度而言，這「瞬間的美」顯得非常地美好，然而卻也非常的「形上」。

是的！瞬間的美投射在心靈上的感受，那就是永恆。當雕像從尚為粗糙的

雕座上浮起，美也在瞬間散發著無比明亮的火花，我捕捉永恒，這十足地意味著一種全然的悲劇——雕像將毀於這美完成的一瞬。

——月光凝乳的感覺，有種冷霧籠罩在月下淒涼的荒原上。斜斜地，月光照在荒墟上，照在初毀的雕座上。

一隻狗在荒涼的黑暗中對著月亮狂吠著。

一顆星勇敢地脫離了必然的軌道，向虛無的夜空裡，作它流浪的拓航。

神啊！我明白了！美在瞬間的孤寂中完成自己——祇是一瞬，而悲劇在被毀的必然的命運中達到了樂章的高潮。

神話的解說

對於一切美的事物，我永遠懷著薛西費斯式的熱情。雕塑一座雕像的過程，那多少顯得有些「荒謬」，在生存的世界裡對於那永遠達於「真實」的完成，也是一種必須去做、而難以達成的悲劇。

在日常生活中，我需要一點古典的莊嚴，而這古典風吹自古希臘的奧林匹克山上。當我閱讀希臘的神話，多少使我有種與古人同在的感覺，最適意的是從其中得到了一些領悟，就像美麗的陽光灑落在我底心靈上。

生命本身的悲劇，卡謬曾借用「薛西費斯的神話」作為解說。他認為在希臘神話中存在著的薛西費斯就是一個荒謬的典型，「他對神祇的輕蔑，他對死亡的憎惡，以及他對生命的熱愛。」而這種熱愛他個人認為該熱愛的態度，使他受罰把一塊巨石推到「以沒有天空的空間和沒有深度的時間來衡量」的「漫長辛勤的盡頭」，其結果是當然石頭又很快地滾下山去。復推復落，復落復推，這不盡的艱辛就代表著生命過程中所表現的一種濃厚的悲劇意味。照卡謬的敘述，薛西費斯永遠跨著沉重而整齊的步伐，走過神祇們的洞穴，就在這時他勝

過了他的命運，他比懲罰他的神祇和巨石都堅強。無疑的，這解說在這兒完成了重新詮釋荒謬的精神、悲劇的性質。我們可以看出：在這一則典型的「荒謬」神話中，勝利的本身，不是神祇，不是巨石，而是薛西費斯的堅強意志。

在希臘神話裏敢於抗拒命運，抗拒神祇的意志，薛西費斯是個悲劇典型，他愛「海灣的曲線，閃爍的海洋和大地的微笑」，他違逆了冥王普羅圖的召喚，不顧他的憤怒和警告，在他的熱愛和厄難中，他不逃避地擔當他的工作——在其堅強的意識中透露著一種悲劇性質，其愉悅也正在這裏。同樣的，我們又可從希臘神話裡，對另一個悲劇性英雄加以解說：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一個更通俗更具震撼性的偉大神話，他直接關連到人類的命運。

據希臘悲劇之父艾士克勒斯說：普羅米修斯是泰坦族的巨神，他熱愛地球上的生靈，於是違逆了天神蘇斯的意旨，把火從奧林匹克山上盜出，將光明、智慧之火傳給人類。而悲劇正在這裏，他反對蘇斯的殘忍，要拯救人類於黑暗的淪落中。他自知並無法跳出命運的掌握，却出自信自己並沒有犯罪，也不願意屈服而反抗到底。詩人雪萊曾寫詩來讚美他，這裏我只願意解說普羅米修斯荒謬精神的表露，一種悲劇的真正內涵。

普羅米修斯是人間的真正的神祇，他不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偶像；相反的，他預知人類的命運和自己必然的命運。當普羅米修斯被火神海菲斯托斯和克拉托斯、畢阿網綁在高加索的荒山時，依然沒有屈服，而一再呼告天地和海岸。照艾士克勒斯的悲劇所說：他的心房上插著一把銳利的金剛鑽；而另一種傳說則是：天神之鷹啄食其肝臟。這酷刑源於他熱愛人類，期使人類能得到希望、光明與溫暖。

我可以想像當普羅米修斯罵蘇斯的使者漢米斯時，他已完全得到自我的快樂而不必後悔自己的命運。當然，這愉悅之感在當初他決定去做的那一瞬間就獲得了。也許這種愉悅的代價會被一般凡神認為太不值得，就像武力的代表畢

阿所嘲罵他的。這見解完全的是一種錯誤，為著自己的熱愛而去做，甚至違背神的旨意都在所不惜，這就是生命最神聖的意義：其痛苦由此產生，其快樂也由此產生。在相對的對比下，普羅米修斯真是個「漢子」，悲劇的荒謬的英雄。

對於自我所感受的生命，我也抱持著這種態度，當然，我不敢自比薛西費斯和普羅米修斯，然而在生命荒涼與孤獨的震撼下，我所感受的痛苦與憂鬱卻是一樣的。巨石的滾落與高山的受綁，化身為現實生活時就是無限的困難、孤寂與憂鬱。也就在這種種的震撼下，個人該把握住每一個自我，永遠向著命運挑戰。

因此從這神話的解說中可清楚的看出：勝利是屬於薛西費斯，是普羅米修斯；而不是巨石、不是巨鷹、不是神祇、更不會屬於命運。我們必須想像的是：祇有勇敢抗拒命運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幸福的「窄門」。

出發了！塑像的人

在黃昏的荒墟上，夕暮的荒涼從荒原的背景升起。對於生命的愉悅我就在類似的景象中看出，在悲劇中尋回自己。把自己塑造為一座雕像，這是我心中瞬間的美之完成——在那裏存在我的至真、至善、至美。我擦拭額上的汗珠和塵沙，觀賞之餘，我發現這座雕像完美中的不完美，而這就是永恒超越的所在。

出發了——我對自己隨時提醒！從廢墟中站起，繼續一個意志再出發，迎著壯麗的落照，跋涉向遙遠而不可捉摸的地平線。在星光下，在雨露間，去捕捉彩虹與星輝，去感知悲哀與快樂，得以再雕塑另一座雕像，在不可知的空間與時間。

這就是我年輕的生命所感知的悲劇，在遭受一種大風暴式的震撼力量下，我知道自我超越的重大意義——而這超越有賴於自我的肯定。神啊！我試著使

自己，每一分鐘。每一秒鐘都在作自我之教育、自我之超越、自我之完成。

超越！對於自我已是一種磨鍊與鞭策。我可以簡單地說：超越就是個人對於一切舊有的求得解脫，而生命就在於不斷的解脫與不斷的超越中完成，並不是毀棄雕像，就純粹是為著小孩子式自製泥像、自毀泥像的「破壞的快樂」。神啊！每一分鐘我都準備去毀棄另一個自己，一種需要魄力的豪舉，足可比美夜空中隨意揮霍的滿天星辰。慾望！也許這可說是一種慾望的本能。我從來不曾滿意過自己，但說得灑脫一些吧！也就因為我已滿意於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的自我，於是我不想多作流連與猶豫，逕自向空茫的地平線出發去。

日已夕暮，落照把空曠的地面上展現得更為壯麗，一縷荒煙升起，一行雁影向南而飛。

出發了——是的！出發了！大地快要沉入黑暗中，星辰將適時出現，月亮也將從我的肩際升起。啊！那又將是一片安寧與寂靜的世界。

看吧！讓我喊著：那出發去不可知的空間與時間雕塑雕像的人，向著落照的地平線走去，那影子很寂寞很孤獨地走後成長而又長。



散文卷：蝶翼

輯五 木柵集



小巷之歌

一、序曲

清晨五點，天還未亮，小巷就漸次忙碌了起來：豆腐磨坊大半夜既已亮燈操作、做小買賣的一早就出門趕早市去；一些該上班、上學的也活絡起來；準備停當，而那些早覺會的人紛紛沿著巷路前去參加晨間活動。小巷之晨，一切顯得忙碌而有生氣。

五月底六月初，山城一年當中最溫宜適切的季節。曙色朦朧，陽光悄然瀉落，從巷口那棟新建公寓開始，長長的日腳逡巡：過去是家庭理髮店，過去是賣麵的小吃店，過去是……再過去一排排整齊有致的日式房子。另一頭，白亮陽光下，雜貨舖懸掛的煙酒公賣牌子，彷彿使清澄的空氣中散溢酒味的香醇。

日安！小巷——

小巷，與小城裡任一巷弄同一款式，一副質樸、親切的景象：櫛次鱗比的房子挨著擠著，中間點綴三兩棟新築樓房。一大早，家家戶戶敞開門窗，迎納一片白花花的陽光。小巷人家自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習性，不管是新式建築的陽台，或者舊屋老厝的門庭，多多少少總蒔些花木：用精緻的花盆栽種、餅干盒子及舊臉盆盛植、或者挖個土坑種下，只要有一小撮土壤，就能繁殖下去，花色千種，爭奇競秀。當然，小巷居民總不忘種些食用的植物，讓絲瓜、豌豆之類的藤蔓，攀竇在曬衣架以及出牆的龍眼樹上，新綠垂掛，蕩漾在和煦的微風中。

晚春的小巷，敞開胸膛涵容一切——和風、雨露以及陽光。正如巷子上空，蒼穹開放，亮麗的陽光，遍照層樓、瓦厝以及違建的木板房。一切事物，樹綠

花香，在清晨燃燒著生命迎向太陽。

日安！太陽——

早起的小巷，在雜沓的腳步聲、腳踏車的依依啞啞與摩托車發動的撲撲中，逐漸活躍起來。流出巷道，轉入長街。城市，血管交錯，脈流滾滾，小巷的活動——溶入錯雜分布的動脈裡。那麼真實，那麼自然，彷彿可觸及那強而有力的心臟，澎澎有聲，有萬般活力，有萬種森嚴。

陽光、小巷，日復一日，暮去朝來。每一度降臨的清晨都是新的開始、新的生命，這就是小巷之晨。

二、土地篇

二十年前，我家從海濱的農村遷進城裡，就像一些背井離鄉的人家，驟失了根，一再流動，尋找一處生根落戶的地方。終於，找到一處城郊的小巷，選擇一個春末夏初的日子，三兩輛鐵牛車滿堆瑣瑣細細的家當，搖搖擺擺彎進了小巷。迎面而來，亮麗的陽光底下，一簇簇緊挨緊靠的舊式房屋：有些直逼巷道，有些圍著矮小籬落，座落在小巷兩旁，錯落有致，喧而不嘩。就是這條小巷，家家門戶開放，巷裡的人七手八腳幫忙卸下雜物，紅橙橙的陽光刻劃一張張淌著汗珠的臉孔。就是這條小巷，長長的巷道盛滿暖暖的陽光，一住就住了二十餘年。

那天以後，小巷就一一展現：每一棵花木、每一戶人家、每一片土地，滿蘊著等待探索的歷史與神祕。我們讀著小巷，如同熟悉自己掌上的掌紋，親切有味，休戚相關。我們融進小巷的歷史，與每戶人家緊緊伴隨，分享一切：風暴、雨露以及陽光。小巷的臉孔，伸展如那片經霜經雨陰著晴著的天空，從孩提時，我們向上仰望二十多年，深深紮根在這片土地上，大家跟著同喜同怒同

哀同樂。

據說小巷，歷盡滄桑：不同朝代、不同居民、不同命運，日昇月恆，人來人往，只有小巷依然還是小巷，只有陽光依然還是那亮燦燦的陽光。城東這一帶，原是東城門外的一湖一湖沼澤，澄波如練，蕩漾在城牆與山麓之間。據縣志記載：此地水草叢薄，鳶飛魚躍，是原住民與漢人交界的地方，從此入山，盡屬部落區域；城牆之內，就是漢族繁衍的地域。早先的爭端，隨著歲月化為雲煙。百餘年來，沼澤淤淺，被圍成一池一池荷塘。當時，荷塘十里，和風飄香，滿塘荷綠與白蓮，襯托藍天上一些白翎鷺翻飛的翅膀，成為山城的一番好景致。直到現在還有殘餘的荷塘，小巷不遠的山坡上，也還徙移著小群的白翎鷺，喜歡在晚霞滿天時起落翱翔。

歲月易遷，荷塘填成一塊一塊土地後，老祖先就攜帶來了健康的妻子與精選的種子，落戶耕植。這裡那裡，陸陸續續，出現了茅屋與瓦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業民族的習性，造就了這一源遠流長的傳統。不過這幅農耕的景象在日本人來了以後，就從此地消失不見，他們強佔了這一大片沃土膏壤，靠山坡處圍起營房，成為操練場；山下平衍的田地上，築起了一排排日式房子，形成一條條小巷。就是這條小巷，看著茅屋拆了蓋瓦厝，瓦厝拆了甃建房。這些房屋，日式中式，雜然並陳，舊屋新厝，交錯相間，記錄了一段長遠的演變。這是一頁活生生的歷史，讀得出祖先的血淚、忍辱與勇敢。

祖先與土地臍帶相連，百餘年來，從中汲取營養，發育生長。在這片土地上，他們粗糙的一雙手，犁田墾植，種稻種菜，手掌起了厚繭，額上平添風霜。這一雙雙手，手植榕樹、龍眼與蓮霧，至今老態龍鍾，仍然聳立在巷子裡。一代又一代，伸出雙手摘取菓實，每一粒渾圓渾圓的顆粒中，滿滿蘊含酸甜。本枝百世，不斷的後代將會感念，一種在血管中滾滾延續的生命感。

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民，有了人民就有了廟宇，大榕樹旁那一座蒼老的小廟

就是見證。廟前空地，那對風雨斑駁的石獅。與根瘤癭腫的古榕，洋溢著一種蒼老的況味。廟是萬古常新的，祖先帶著香火遷移來此時，心中那座廟就有了形象，期待冥冥中神明庇佑，消災解厄，濟度蒼生。它是一種信仰，冥冥中的一股力量：風暴肆虐，依靠祂；收成如願，感謝祂；日人破壞，維護祂；台灣光復，重建祂。薪盡火傳，一枝枝點燃的香，就是小巷人家心中的一座廟永遠的存在。

小巷的土地是膏沃的，種過稻禾與花木，只要堅強都能成長下去。從古榕到盆栽，從小廟到樓房，土地上的一切事物，古老而又永遠年輕。

三、人物篇

小巷原本就屬於小市民，只要惠然肯來生根落戶，就融化為小巷人家，共同享受那片融融的陽光。

巷子裡就是一個小小的社會，一個廣大國土的縮影，不同省籍、不同行業、不同習慣、不同性格的，比鄰而居。為了生活，相濡以沫，彼此相忘於江湖。在這條小小的巷子，男女老少，以及豢養的貓與狗，似乎都早已安於所居，安於作一個小巷人家。據說住得長久的，四、五十年；短暫的也落籍五、六年了。住了就親，這就是中國人的鄰居哲學。不管賣菜打工，抑是教書辦公；不管泉州漳州，抑是江北江南，黃澄澄的陽光底下，一樣康健的黃種膚色，一樣滾滾的炎黃血統，只要惠然肯來，漸漸地就被寫進了歷史。

三十多年前，日本人走了以後，原先居住的居民又陸續遷移進來。鄭姓家族據說就是早來拓荒的一族，他們遷回後，繼續耕種那片小小菜園，祖籍泉州，他們還保有一本族譜呢！漸漸地一些人家也聚攏起來：從海邊來的，原本就帶著一種「海口腔」；從北邊鄉鎮來的，屬於客籍，一波一波絡繹而來，多從事

小買賣，或者作些零工。小巷漸漸熱鬧了起來，日日夜夜，流動著各種純純樸樸的語言——山的那邊海的那邊就是它萌芽孳乳的地方，隨著鄭姓衣冠漂海拓殖，紮根在這片膏沃的土地上。其中一種古腔古調的閩南腔，夾雜著一些土裡土氣的方言，五千年前的列祖列宗說過，百年前明清移民說過，祖父母說過，一種母性的語言，熨貼著百姓厚厚重重的嘴唇。縱使在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中，依舊堅持那文雅、親切的調子的一種語言，流傳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然後，小巷將就著四海了起來，二、三十年來漸漸練習聽——聽東西南北來的各路方言。

巷子口，吆喝「燒餅——油條」的是山東腔，粗大個兒，退伍以後，娶了本地姑娘，攜家帶眷來到巷子開起小店。他半生征戰，滿腹故事，晚來無事，泡杯濃茶，坐在藤椅上，蓋些軍旅軼聞及家鄉掌故，直讓圍坐的小孩覺得很「鮮」。

住日式宿舍區，有幾戶吃公務飯的人家，小園籬落，蒔草種花，培養些公餘的嗜好。其中講的一口地道京片子的是黃老伯，二十餘年了，還念舊得很，春節還沒到，已然一襲厚棉袍，外加一頂禦風禦雪的帽子，還是三十年前北地的服飾。他家上大學的孩子趕著臘月上山賞雪，就呵呵地說：「賞些什麼——雪兒！」「在北平！雪呵——滿園滿街……」眷眷訴說雪的舊事，彷彿北地的雪花飄落在自己的心上，四壁迴響。

此外，嘴上沉默，手上不沉默的是老廣，白天出外打零工，晚上就坐在小違建前，拉著一把顫顫搖曳的胡琴。孤零零一個人，難得開口，伴著南胡，一聲聲南音，心緒隨著調子起起落落。夜晚風起，一條巷子靜靜凝聽弦索上一些隱微的訊息。

偶爾，還有沿街叫喚的，啊！那準是四川老鄉，拖著漫長漫長的調子——「修理皮鞋——雨傘——」地繞著巷子打轉。日日夜夜，巷頭巷尾，起起落落

的各路方言喧聒著我們小小的巷。

傍晚時分，家家戶戶的小孩擁擠在那片廟前的空地上，他們紅紅的臉叫著唱著，用國民學校學來的國語叫著唱著，中間夾帶些方言，這就是新一代的語言。他們敏捷的手腳奔著跑著、玩著鬧著，不分省籍，不論行業，新一代的孩童，奔跑在這一片出生、成長的土地上。

小巷，保守而又開放，只要不想奔波浪蕩，它確是生根的地方。

鎮日裡，我們小小的巷向天空開放，讓每一個國民分享黃澄澄的陽光，大家挺著愈曬愈健康的胸膛走在巷道上。從早到晚，南北方音，隨風飄送，坦坦蕩蕩，一一溶入小巷燦然的陽光。

四、生活篇

小巷不遠處，一條小小的河，春水依時而至，一條奔流從群山萬壑裡傾洩了下來。活了千百年的河，在季節裡復活，一如老歌，流傳在祖先遺留給我們的土地上。小河是一條黑黑的民謠，從深山丘壑一路唱下廣衍的平地，流來流去就是河的生活。

小巷人家臨近著河，依靠著河，這是祖先的遺訓。河就是母親，就是神祇。年年歲歲，瘦過靜過的一條河，經秋經冬春了起來，灌木或草葉、鳥或者獸、或者農作物，一夜之間，所有成長的就盡量成長著自己。百年來，一條河繼續流下去，小巷也繼續生活下去，生活就是一首永遠唱下去的歌。

闔目冥想，小廟廣場似乎還喧騰著野台戲的狂歡，古早的歲月裡，祖先們在秋收後舉行祭典。他們依時農作，依時收成，掘起礫石，翻起泥土，播下種子，播下希望，期待春雨，期待河水膏沃了兩岸遠遠近近的禾稼。風暴、蟲災以及苦旱的太陽，一再降臨在這片土地上。他們只有加倍勞動，祈禱上蒼，頭

上的天空，一張喜怒哀樂的臉，似乎也像懸掛著的祖先的臉。災厄過去了，他們期待秋日的祭典，大家敲鑼打鼓，張燈結綵，放下勞動的一雙手，拈上一炷香，默默隨著裊裊的煙香託付天聽。午後，金黃陽光下，一齣戲嘩啦嘩啦地開鑼了，老老少少，熱熱鬧鬧，觀看那些一再搬演的故事，傾聽那些一再流傳的調子。

唱來唱去就是這種調子，喜宴時唱、哀傷時唱，勞動時唱，農閒時唱。一種調子，有些是隔海傳來的南管亂彈，有些是土生土長的鄉音小唱，生活就是歌，歌就是生活，打成一片，流淌在厚載的土地上。請聽！那種調子，在日本鐵蹄下唱，在轟炸聲裡唱，在光復勝利後唱。一種調子，安慰了萬萬千千的祖先，也將繼續安慰千千萬萬的後代。

流來流去就是河的生活，流過千百年，就只剩一條小小的河，還得繼續流下去。小巷居民只能冥想那寬寬闊闊的河了。現在，祖先遺留給我們的手，還得繼續勞動下去，在工廠、在辦公廳、在沿街攤位上，即是一條河總得流下去，這就是生活。勞動過後，從工廠回來，從辦公廳回來，從奔波的街頭回來，迎著晚霞，或者披載微雨，走過那依舊潺潺緩緩的河，路過那兩排依依垂柳。小巷！已被黃昏早早掩蓋，尤其寒冬冷雨，轉過街角，遠遠望見巷口濡濕的街燈早早亮起，溫暖了陸陸續續趕路回家的行人。

小巷，入夜以後，開始了一天休閒的生活。

小廟廣場，一些老人還在堅持著他們的老調子，自拉自唱，伊伊啞啞，他們在斷續的彈唱裡，重複過往的昔日。這些，似乎只有電台播放的歌仔戲與講古，機械地不斷回應。

小巷也時髦過，收音機時代，僅有的那幾台，往往開得大聲響，讓左鄰右舍的耳朵分享。電視機，最早從巷口的「店仔頭」開始，時間一到，大家圍聚一起，有戲「公家」看。漸漸地一家家房舍長出了天線，先是黑白後彩色，聚

落在公寓頂樓上，插在低矮房厝上，也突兀在違章小築的天空裏，這是小巷新型的天空風景線。

小巷人家努力收聽收看，悲喜於劇中舊事：祖先的戀愛、仇怨、青春與死亡。日復一日，這些故事繼續下去，戲要演歌要唱，終有一日，大家也必定被寫入歷史，歷史也必定被悲喜……

巷子上空，月亮落寞的光，似乎大家逐漸遺忘了一一有十萬匹漂洗過城樓流注過官道的月光，依然漂洗著層樓流注過紅甌道，秦時明月漢時關。小巷月色，輕輕漂洗過茅屋、瓦厝與紅甌房。五月的夜，月色如水，輕輕漂洗著更狹更長的小巷。

小巷！當一切寧靜了下來，驀然抬頭。

啊！請看——

新建公寓的鋁門窗一格一格組織著十萬萬匹皎潔如霜的月光。

五、終曲

晚春的黃昏，新澆柏油的氣味中，日形密集的城市沿著街道不斷伸展。在營造商的手中，舊市區拆掉了一批批舊屋，疊起了一排排整齊畫一的公寓。他們捲了起一卷一卷藍圖，又在市郊的空地上，塑造了一區又一區的新社區，於是新鋪的街道帶來了汽車與婦女、小孩與狗。

小巷座落在舊市區與新社區之間，也漸次不再能寧靜起來。首先腦筋開通一些的拆了舊瓦厝，蓋起了獨立的三層樓房，突出於日式房子及木板屋之上。似乎一切都在緩慢地變，一種遠較祖先活著時更劇烈的變化。終於有一天，消息傳來了——「小巷要拓寬！」一條寬廣的大街將出現在小巷的眼前。據說：

——為配合附近公園預定地的興建，需要先將小巷加以拓寬。

——因為鄰近新社區，人口漸形密集，需要促進交通流量。

——……

其實，風聲蕩漾已久，里民大會上，有的陳述小巷的狹狹長長，經不得大災大難；有的提議；巷道古老，排水不良；有的訴苦：巷路狹窄，私家客車不能駛進……諸如此類，這些現代化的觀念反映了新一代的願望。

市政府派人來測量規劃，私人建築商也勤來探訪。以往，寧靜的小巷，除了偶爾叫賣的小販與訪客，似乎少見陌生面孔，現在多了一種精明的買賣土地的搨客。夜晚，老人們放下手上的月琴三弦，熱熱烈烈你發表你的意見，我發表我的。有的說祖厝要妥加愛護，有的說時代變了，新的自然會來，有的說……然後各自懷著興奮與惆悵回家入夢，將未完的答案空留與那一巷淺淺的月光。

六月初夏，站在山坡下望，隔著不斷升騰風煙的大氣迢迢遙遙的張望，方圍十里百里的城市，似乎還在不斷地擴張，小城已變，舊日的城堞早已一一淪為典故：

——在祖先御過鞍停過馬的地方，我們停車坐看，六線大道上一座舊城樓悲悽向著日晚，黯然的城門是下了鍵鎖，面對日漸密集的都市層樓上，滿天翻飛的煙霧與落霞。

——在祖先敲過鑼舞過龍的地方，我們停步傾聽，二十世紀重重的捶擊敲打都市的胸膛，一座雕花的碑石已剝蝕，沉浸在車來車往的安全島上、滿街絡繹的馬達與音響。

這一切已將成為事實，黯然下望，萋萋鬱鬱，小巷周遭，在樹影掩映與屋瓦平鋪中，偶爾聳立著的三兩棟樓房，迎向夕陽的蒼茫。

小巷終將註定成為歷史，從沼澤到荷塘，從瓦厝到樓房，迭經數變。終有一天，世世代代的輿圖，在新一代的手中鋪展成一卷全新的藍圖。也許那麼一天，就是這條小巷，變成一條寬寬闊闊的大街，穿越兩旁整整齊齊、格調一致

的樓房，銜接向遠方的十線大道。

嘿！鄉親！請讓我們闔目冥想：

——晚春的清晨，家家戶戶的陽台上，一盆盆精緻花盆的花花草草，努力爬出鐵欄杆，翹首青瀝瀝的天空，汲取雨露，迎接陽光。

——晚春的黃昏，鋪設圖案的紅氈道上，你牽你的狗，我牽我的小孩，大家隔著車來車往的大街，大聲地說，晚安！老鄉——。

默示錄

車子離開了城市之後就在山陰道上行，山路隨順河流的曲曲直直而曲曲直直，河的路總是自己流出來，而人類也就懂得沿河流的蜿蜒去蜿蜒，這就走出一條路來，經此出山入山、出谷入谷。河在中游就如此這般形成一個小小的村子，確當的說，應該是小小的聚落。據說初始也只是山河之間沖積出來的狹長平地，溯河而上的人開始遷來，迭漸的走出路來，自有一波波的拓荒者尋路進入山谷，也就形成了一個山村。

司機老練的順著山勢轉著他的方向盤，漸行漸陡，所以車速也就遲緩了下來。我就坐在車子前面靠窗的位子，叢生的藤蔓與突兀的山勢使得車內有些陰幽的色調，拭了拭蒙上一層微塵的玻璃窗，才發現玻璃之上映現一些些影子，起初模模糊糊，其後清晰一些，原來是河的對岸，一列沿河走向的山陵，一片縹碧，墨綠的顏色在夏日自有一種舒泰、自由的感覺。順那山的稜線曾縱走過，約十年前，就在下山時路過小山村。

恰是黃昏，斷續的雨，飄過市街，打從海拔千尺的山上下來，一簇古老的紅磚房正兀自對著晚霞斑斕。一個山村！是的！一個小小的、不成其為村子的村子，只有一條街道，沿河修建，街道很小很小，房屋也很古老，只要一伸手，幾可叩響兩邊的門環。長不過百來公尺，或者更長一些的街道，全舖石板，細雨微潤著石板路。這兒，自有一種屬於山的靜默，或許水聲嘈切些，總覺得村人，甚或我們的言語顯得輕輕淡淡，連那油濕濕的鐵皮汽車滑入小站，也減輕聲響。我們很快走完了石板路，然後村北有一條柏油的大路，坐在候車室等車，彷彿可諦聽到漸次成形的黑暗，在風雨斑駁的牆壁上輕輕迴響，不知靜默的是村民？抑是過客？

離開時，還是微雨，山村的街道早早黑了。選擇這麼一個黃昏前來，也只是偶然。其實那次黃昏之後，總想再來，偶然路過的山村竟賦予如此深刻的印象，雖是小地方，但擁有一種格調：古老的街道、小小的四合院，以及黃昏的小小店舖，彷彿回到這麼熟稔的舊鄉。偶然，對於生命的際遇而言，可翻譯為另一個名詞——緣份，宇宙何其遼闊，為何獨獨對這山村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山水滌清俗慮，或者疲憊了的身體需要一點慰安。我暗暗許下了一個心願：我要再來！一去十年，終於得還此願。

此次前來了此心願，只為那日黃昏，兀立在站牌旁等車，黃昏市街，車來車往，聳峙在對街的巨廈的鋁門窗燃燒一格格斑斕的陽光，車子的馬達潑刺而來潑刺而去，候車亭上的歸人各自靜默，一無表情的臉上有種下班後的焦慮與疲憊，我亦是眾多臉譜中的一個。車子遲遲不來，百無聊賴地瀏覽售票亭的櫥窗，瞿然驚見，報紙地方版上一則小小的報導，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地名。報導的消息是山村洪水易於泛濫，因為下游洩洪區域一再搶建，使中游地區排洩不及，易致水患。又據透露：市府人員有意拆遷此村，填高增闢為野生動物園——「這是一塊獨立而又宜於開發的地方。」

是的！獨立！確是與世不雜的遺世獨立；宜於開發，是耶非耶？為什麼都市裡的人開發了街道，還要貪婪這純樸的小小世界。城市人營造了一棟棟了無風格的公寓，遍造一些遮蔽陽光與雲霞的摩天大樓。然後將自己禁錮在小小的世界裡，就像我像你像他，回家關在沒有土地氛圍的公寓裏，出門關在冷氣設備的大建築內。同一街道，同一建築，同一穿著的款式，同一行動的步幅，因此我們也擁有同一冷默的臉孔。等車子叭叭地來了，趕快離開那面櫥窗、那小塊報導，我翻身入車，隨著滾入一道黃昏滾滾的車流。

車子叭叭地響，車窗裡的山影有些模糊，已經快到了！十年之後，遽爾前來奔赴，緣既未了，情亦未絕。因此選擇黃昏，惠然而來，赴一場十年舊約，

再結一度山水緣。車速加快，拐一個大轉彎，繞過河曲就是小村，微雨山村，
又是黃昏！就像隻虹的尋訪：

啊！小村——你必然訝異，昔日的過客
將十年的冷默，在你的門環下搖落
倘若時間是誓言，我已撕毀了
時間的記錄，那遠遠攜來的一身泥土
已為這小村的山水拂盡。

冷默十年，似乎我已來遲，小村啊——十年歲月，曾一再路過更多更多不同的村鎮：當兵路過、教書路過、出差路過……十年，一株樹足夠長高長綠，一條路也足夠走了出來。其間我戀愛過，結了婚，也上了班，我長大了。原是青青子衿，今已然是紅塵中人：本性耽於山水與清茶，而今耽於金錢為名譽；本性耽於愛與美，而今流落塵網中。小村！今日黃昏，我拋棄了紅塵千丈、俗網萬結前來，赴十年約、結十年緣。

流浪十年我回來了
挺起胸來走在小街上
我高興地與每一個村民分取陽光想和他們握手

那是辛笛的浪蕩，而我從車子裡下來，眼前世界，竟然陌生而又蒼涼，我錯疑是否走錯了另一個世界，或者小村已然寫入了歷史。撲面而來的是陽光與黃沙，夏日午后的太陽仍然高張，血紅的「閒人免進，工地危險」告示牌高高聳立著，泥沙、瓦礫和黏土混合而成的工地上，一輛一輛滿載的貨卡轟隆而來、

轟隆而去；還有七八輛推土機在蒸騰熱氣的撲撲中，往返穿梭，填平亙古以來的泥沼與水草。

是的！業已來遲，我的造訪！進入村子原有一座鐵索吊橋，唯一的通道。據說古早以前，這兒水深處原是渡口，渡口彼岸，通往外邊的世界，此岸屬於小村，即此分界。橋基深入岩壁，橋下河水輕輕縹碧，不知是聚簇水草的顏色，抑是岩壁倒掛的綠叢迴映，似乎綠成一流似動非動、似靜非靜的深潭。而現在眼前替代的則是四線寬敞的大橋，車子輾過，交織成一片鋼鐵與水泥雄渾的音色。這座鐵橋或將帶來更多的車子與人群，貫通已開發與待開發的兩個世界。

站在橋上，張望漫天揚厲的黃土已掩埋了稻田與綠竹林。這兒原是一塊塊閃亮的水田，島嶼般散佈著高出來的瓦厝與磚房，黝黑的土壤原就是沖積出來的，歲月漫漫，從周匝的群山、從綿遠的上游，帶來沃土與佳壤。谷地多霧多雨，有雲霧與陽光處種茶蒔花，溝渠與土路間種稻植菜。這片曾豐饒過的土地與水塘，動植飛潛，依賴生存。現在一切都已沉埋不遠處，一輛收割機在搶作最後的收割，單單調調的響著；或許先前收穫的日子已將永遠淪為典故，率彼婦人，饁彼南畝，收割機的聲音也在南也在北；空氣中，飄散新割稻穀以及新翻泥土的好聞味道，諸如此類，就在飛揚的泥土中變成了歷史的一部份。

穿越黃沙，遠遠一輛高舉的「怪手」正猛力敲擊半堵牆，壁上還殘留一幅斑斑駁駁的觀世音大士像，兩、三個在地人遠遠看著。請問老伯！這是誰家的房落？是張家的祖厝，那邊，已傾圮的石堆就是第一房。種茶的張家已在這兒住了上百年，他們種包種茶。據說在早傳自福建，百年前，張家先人尋路入山，帶來挑選的種子與家人，就這樣安頓了自己。海拔數百的高臺地上，多霧多陽光，經霜經雨，舊的根幹長出新的枝椏，祖傳的技藝就這樣一代一代繼承了下來。這一姓都種茶，老人指點倒塌的祖厝說：得過獎，風光過，張家的茶藝也算是古老的一種技藝。十年前，我們尋路下山，喝過這些苦味的茶，入口餘甘，

坐在板凳上，薄薄的茶香氤氳飄散，看得見微雨凝貯在青青茶園上。他們那裡去了？也許進城去住？街上他們開了個茶莊，也許另找一片高地，繼續他們種茶的祖傳行業吧！

再過去是一些低矮的木板房，早已拆遷一空，地上零亂棄置一些瓶瓶罐罐：醬瓜罐子、米酒瓶，還有醃漬蘿蔔、鹹菜的破缸。他們是一些打零散工的，一位穿紅衣的少年如是說。只有一小片田地，平常都靠零工維生。他們有力氣，到城裡靠力氣吃飯、討生活。早好幾年前，他們已經陸續進城去了，山裡沒什麼好發展，要到都市去。少年說：我也出去許多年了，國小畢業就出去，現在在工廠……「山裡沒什麼好發展！」少年說的，這裡簡易的生活方式，一些土塊、木板搭築的房子，就要避風躲雨。生活對於山村的人，註定他們必得養成隨遇而安的天性。或許他們也有些怨尤，這樣的生活！但他們卻默然接納這一切，種過綠竹的手腳，離開了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攜帶微薄的補償金到城裡去。或許他們依照會堅持生活下去，就是這樣無所謂的活著，就像河一樣，總得繼續流下去。

再遠一些，曾是一片南北雜貨店，隔壁則為木匠。雜貨鋪裡已搬遷得所剩無幾，一塊煙酒公賣的牌子還掛在那兒，靜靜懸著。木工一家網紮著工具搬運上車，這些銼子、刨刀，還有墨斗繩與曲尺，曾製作圓滾滾的木桶、舊式的桌案與衣櫃，一連數間，也是同一家族。有些專做實用的傢俱，有些精於雕鏤梁柱，他們的技術世代相傳，山上出產的木材練就他們一手好手藝。據說街道中央那座廟，就在他們祖先的手中建造起來，也有近百年。我趕到廟前，一些村中父老正圍繞商量廟中神像何去何從？廟不在大，有神則靈，這是中國人拜神的一種哲理。幽幽深深的廟裡，一盞油燈還努力亮著，映照神案上神祇的慈眉善目，溫溫煦煦的一種造型，莊嚴中自有一股慈祥，祂定定的雙目凝視膜拜的人，凝視幽幽遠遠的世界。廟要拆遷、街道要拆遷、全村要拆遷，這是一些些

變遷的現象，變並無所謂好與壞，總是要變的。我座落在此，由村人迎迓來此，守護這片土地、這些子民，守護他們純樸的本性、以及虔敬的赤誠，這似乎就是神的職司。人總有軟弱時，給他堅強；人總有猶豫時，幫他決定；人總有感恩時，受他回敬。只要他們肯來，來此接受啓蒙與洗淨，這似乎就是神的真諦。有人斯有廟，有廟斯有神，廟在神在，廟靈神靈。我瞻望神像烏黑的臉上，自有一種自在的安祥；連那鏤花綴葉的神龕，也自有一種優雅的格調。

沿石板路前行，遠方有推土機沉重的聲音，似乎這絡繹不絕的聲響一再預示小村的命運。能遷徙的早就遷徙，逗留的也不能再多觀望。這裡以及那裡，那廂鐵棚子底下曾有擁擠的市集，販賣山產以及日用物品，而鬧熱的日子已經飄遠，就像空地上曾演過野臺戲的棚子，戲散了場，觀眾也紛紛散歸。街角大榕樹旁還有座寬敞的四合院，算是本地體面的人家，原本高高的圍牆以及深鎖的朱門，已經洞開。古色古香的建築在黃昏的光中，似乎還堅持一種沒落的尊嚴，據說這是一片福地，當過清朝官的祖先選擇一處好風水，希望能長久護子蔭孫，這也是傳統以來的一種願望。我徘徊在「護龍」下，瞻望剝蝕的護牆與傾圮的飛簷，或許他們的祖先沒有預測過，這一必然面臨的命運。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走出古厝，似乎可聞及昏黃之中有一聲輕輕的喟歎。

再下去有些公家機構：郵政代辦處以及小車站之類，早就處理停當，黃昏的雲正飄在候車旁的上空。我們來時，微雨落著，靜默的村人、斑駁的木板牆以及四下散溢的寂靜，這一切都已經完結，小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兀坐在亭子的屋基上，滿天的彩霞還是斑斕，底下的河水還在潺湲，這一些些或許不會改變，秦時明月漢時關，似乎只有眼前的落日還是一樣紅。

十年前，一樣的黃昏，一樣的落日，一樣的小街。十年後，黃昏落日依舊，只是小街迅速在變，就這樣默默坐著眼見它在變，遠方沉沉的推土機的聲音，一切都會迅速地被掩埋。黃土滾滾就像一股激流，掩過稻田、掩過茶園，掩過

古厝，掩過石板路，還有十年前結的一段緣份。

老阿伯，再見！小村，再見！在逐漸模糊的黑暗中，小街更早得黑了，暮靄靜靜飄落，飄落市街，飄落在新堆的黃土地層上。老阿伯！或許我還要再回來結另一次緣，也是十年以後，也是黃昏，我要攜帶妻子與小孩回來。或許那時黃土上已經再度鬱鬱青青，修整美觀的動物園裡，任鳶飛魚躍、任獸奔虎嘯。或許那時民俗村裡，會再度復活一座古厝、一條青石小街，孩子們會伸手叩響門環，會仰瞻黃昏中一彎彎翹起的飛簷。

小村！我以及妻子、小孩一定不再錯疑誤入另一個世界，而是走入了歷史。

白翎鷺之歌

之一

薄暮時，一隻白翎鷺翻飛著，在煙靄不斷昇騰的大氣裡。伸展彎曲而略帶弧形的翅膀，上下遨遊，優雅而有力。曾不止一次，有著這種快意的翱翔，隨伴著將落的太陽，在黑夜降臨之前。

秋日將盡，寒冬還遲遲未至。小小的盆地裡，秋山轉趨蒼黃，秋空漸變澄澈，望向十里渺渺的風煙，似乎一切都清清淡淡了起來。煙化的遠山，薄薄的流雲……島上的秋靜靜飄落，從清晨的鳥叫到日晚的煙靄，永遠垂掛著不凋不寒的臉孔。這白翎的鳥族就隨著季節出出入入，在秋日最後暖暖的陽光中振翼而遊。

據說百年前，這盆地原是湖泊，兩山之間，敞開一大片一大片漫漫渺渺的煙波。山林之中，鳥獸繁殖；湖沼之內，魚蝦漫遊。不知打從何時何地而來，這白翎的白翎鷺早就徙移於此、聚集於此，盤桓湖上，棲息林中。在古老古老的歲月裡，天地之間只有自然運行的一種律則：生時則動，死時則埋，饑時捕食，飽時翱翔。他們的譜系就如此單純地綿延下去，豐饒時快快樂樂地生存，艱困時就培養另一種適應本能。世代繁衍，少老更迭，鳥族就這樣平平靜靜地安頓了自己的歷史。

夕陽之中，那舒展開來的翅膀，如此徐緩，如此眷戀。沿著小小的魚塘與日漸虧瘦的沼澤，可看得見汎發著鬱鬱蒼蒼的墨綠澤畔。

漫長的時日裡，從周匝的群山，從漫遠的源頭，日日夜夜沖積下來，腐葉、砂石與肥沃的淤泥。湖泊漸漸縮小了，靠山的淺水先變成沼澤，再逐漸連接著

延緩坡而下的丘陵地。在這種形勢下，水草再次證實了堅韌的生命力，在山坡、在湖中不斷蔓延繁殖，瀰望一片，草色青青。這是白翎鷺的樂土，在淺淺的沼澤裡捕食魚蝦，在淡淡的湖光中翩翩飛翔。湖上成群的是灰衣的野鴨，在沼澤中翻滾、潛游，引誘著山上的土著下來。他們是早期原住的居民，上山行獵，下水捕魚，與木石為伍，與禽獸同遊。有水草處就有生命，動植飛潛賴以生存。

清淡的秋空底下，交織著縱橫的阡陌，凝聚菜圃的綠、橙黃色的稻穗。白翎鷺悠然飛翔於大地之上，自在地飛上飛下。這散發土地的芳香的空氣中，偶而傳來新割稻穀的味道、新翻泥土的氣息，一若古老的年代裡舊時的風味。

第一片土地從沼澤中新生，從爛泥中新生，日積月累，土地展延開來。漢民族來了，坐著船溯遊而上，翻越山頭，披斬荊棘，四下湧上這片新生的土地，帶來精選的種籽與健康的婦女。就此立柵為界，披弓帶箭，這些古早古早的傳奇，還在一代一代的子孫口中講述。是祖先的英勇也罷！是漢族的野心也罷！這些故事在時間中似乎永不褪色、變淡。早到的祖先總是設法在新生的土地上定居下來，谷地多霧多雨，在荒煙蔓草中，憑著雙手開拓出一塊塊可堪耕作的田地。開始學習插立界域，劃分阡陌，起繭的手掌中，農地就此四面八方擴展開來。祖先早早帶來了農牧的技術，建立了農耕的生活方式，錯錯落落的簡陋房子就在坡地上依次出現。有雲霧與陽光處種茶蒔花，有溝渠與土路處種稻植菜。他們挺起彎弓著的軀體，望著那一群逗留在稻田間捕蟲而食的白翎鷺，忽地振起潔白的翎羽，翱翔在向晚的天空，映射著夕陽無比的斑斕，祖先就此稱呼這一優雅的鳥族：白翎鷺。老人家不忘訓誡子孫：愛護這些田間的朋友，讓它自由自在生活在同一新生的樂土上。

舒展白色的翎羽，世世代代親愛著底下這片土地。只是愈來愈見狹小的農地上，在翩翩飛高的翅膀下，漸遠漸小。這祖先反覆呵護、眷戀著的感情，依舊在翻飛的動作中一一展現，只是那些眷戀的土地逐漸渺茫一如眼前的輕煙。

十年前，二十年前……豐饒的大地就如母親一樣的溫暖。祖先的臍帶如此緊緊繫連著豐厚的母體，營養著自己、營養著子孫百代。如此廣衍沃土，開闢顯敞，在不同的季節裡，種下汗水，種下血淚，不斷耕耘，不斷期待。夏日的太陽高張如火，秋汛的暴漲一若天崩——天災地變，却也堅韌了不屈不撓的意志，只為著活下去的單純慾望，不能適應的也得適應。艱苦的時日總會過去，征戰苛捐，田園將蕪，當酷冷的嚴冬隨著侵佔的日寇遠飄而去，人民還是一樣下田耕作、休息，創傷的心靈與大地總得平復下去，這就是務農子民的生活真諦。等待淳厚濫熙的春風及時襲來，再次殷阜了土地，春風春雨總也是如期飄下，適時膏澤了田間的農作。在自由而和平的天空，白翎鷺再度愉悅地飛翔，在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上，雞犬相聞，親鄰往來，隨伴著裊裊上騰的炊煙，大地在廣袤的夕照中已依稀向晚。

緬懷舊鄉，水草茂長，白翎鷺在逐漸模糊了的天空，繼續一個又一個夢境，緩飛低翔。

之二

清晨，乳狀噴湧的白霧裡，早起的白翎鷺長唳一聲。小小的盆地內外，輕煙浮動，遠山近樹，一切都朦朦朧朧在美好的覆蓋之下。寧寧謐謐，一無聲息，除了劃空而過的一聲長唳。它依時從迷霧中閃現，拍動比霧還輕還白的翎羽，從山坳處飛起，巡禮這漸將甦醒的大地。那座落在溼漉漉的露水中的，一列列建築是新建的公寓，在河畔原本平坦齊整的草地上，凝固、突兀一如幅新雕的大型石膏浮雕。

這農家的土地，從山頂鳥瞰，曾經棋分星布、整齊有致。散布在微茫的晨曦中，曾是田疇稻浪，南風薰陶。原本遮野的綠意一片，不止一次，曾溫暖了

祖先的眼睛，也溫暖了子子孫孫的。然後終有那麼一天，探勘的工程隊來了，架起測量器，測量畫線。就如此這般地在藍圖上，劃出道路，區分建地。在熾烈的太陽底下，喘吼的卡車絡繹而來，運來土石，填平了沼澤。又運載來了一車一車的建材，一湖一湖荷塘、一窩一窩瓦厝，依序填平的填平、拆深的拆下除。從此荷塘舊夢，瓦厝傳奇就在新的城市擴張史中。一一淪為典故。打樁的下午，高張的太陽赫赫在上，建築工人的喧喝，交織著機械高揚的音色，昂揚在深厚的大地上。厚載萬物的土地，曾餵養植物動物，使之茁壯、成長。如今一群也是農夫的後代却種下了鋼筋與水泥，他們閃亮著汗珠的古銅色手掌上，辛勤長養了一片灰牆灰壁的高樓洋房。

在白翎鷺不斷翻飛的翅膀底下，新蓋的層樓取代了舊版圖的圖象，格調畫一，規格整齊。在新一代專業的師匠手下，建築一群一群、一簇一簇，挨著擠著在一塊一塊切割開來的新版圖上。一種奇特的感覺！在晨霧中，白翎鷺順著櫛次鱗比的樓房依序巡禮而去。

看得出在建築師的手中，規劃出來的就只有這種式樣，方整單調，大小齊一。翅膀底下房子隨著地勢，巷道繞著樓房，截長補短，這家屋角那戶圍牆沖來犯去。彼此相異的格調、顏色，造就了都市街坊的互不協調。就這樣在建設中，白翎鷺眷戀至再的沼澤與水草從此退位，將空間讓給這新的土地與人民。

濃霧漸散，白翎鷺再度飛臨河上，蜿蜒的河道，黑色水流緩緩蠕動。迷茫的水氣也湧籠上沙洲、橋樑以及小船腐朽已久的擺渡。在沉沉壓下的靜默裡，偶而三兩聲馬達的聲音，遠遠地暴響向茫茫的薄霧中，一種居民所習慣的現代立響。

多少年前，這河流灌溉過兩岸的田地，沃流千里，源遠流長。清澈的水流，任魚蝦繁殖、任岸邊的水蘆花開。也曾有欸乃聲響，靜靜的槳櫓，擺渡了日復一日的歲月。雨水稀少的季節，岸邊的水草直往河裡擴展，河畔青青，鱣鱣渺

渺。激越之時，也曾滔滔湧湧，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漸漸而來：上流的煉煤廠一一設立，每日每日不時吞吞吐吐，河水就漸變了顏色。岸上風雲，日緊一日，工廠以及各種各樣的招牌依次矗起，這一長列新風景線就此遮蔽了舊日的山河。啊！如何才能再瞑目思索：一則「水流花開」的公案？一道沉沉澱澱的河啊！也曾寒波澹澹、白鳥悠悠，也曾鳶飛魚躍、欣其所往。只是現在只能在鬱鬱的風暴過後，再次讓溪水縱情滂沱、長嘯當歌了。

白翅撲撲，白翎鷺兀自向將晨的天空舒展，向十里、百里薄霧浮動的晨間裡舒展，那翱翔有致的雙翅揚起又滑下，從這邊林木漸稀的山脊，到沉沉落落的社區與工廠。那日漸衰退的田園早已命定退出，讓出足夠容載汽車與洋房的都市輿圖，這虛幻的土地將在霧散後，真實展現另一番全然不同的面貌。

日日昇躍的太陽，從公寓群聚的稜線上升起。千家層樓，萬里朝暉，在晨起無比輝煌的陽光底下，向陽的窗戶紛紛敞開，溼漉漉的街道也一一復活。山林、河流來了早晨，公寓、公園來了早晨，街上、巷弄也來了美麗的早晨。這盆地再次從農業時代的舊夢中悠悠醒來，同樣厚載著另一種生活樣式的人們，清晨的出發：每日每日發動著的汽車從首站開出，傳播消息的新聞挨家挨戶遞送……為著嘗試城市的生活，所有活動的開始迎接一個緊張又充實的日子。大家站在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上，在濃霧中、在輕煙裡瞻望今日比丘陵還高聳的摩天的樓房，也許這就是時間前進的過程。

一隻白翎鷺就這樣高高飛著，在初陽普照的城市之上、大地之上。清晨之頃，在汽車及上班上課的上路之前，天色明澈，空氣清新。它揚起依照皎白的翅膀，舒展每一個飛翔的細胞與意願，愉悅地漂泳在十一月溫暖的氣流裡，偶爾閉目冥想。一若即將降臨的季節裏，山谷中的漫漫長冬，也將有青青瀝瀝而原始的廣大天空任使翱翔。

聲音

初住小巷，總抱著一種想法：它會像全城任一條巷弄一樣，在完全的喧鬧中維持著屬於城市特有的冷默與淡薄。但第二天夜裡就感覺不一樣：在白晝的喧囂將息之際，微暗的巷底升起一聲聲南胡，伊啞伊啞地似訴無窮的心事。

以後夜裡就時常打開向北的窗戶，接納夜夜如此的準時琴聲，久已成為一種習慣。幾乎是電視台連續劇開始上演的時段，就會定時響起。在城市，人們早已養成一種適應生活的哲學：早晨匆匆結著領帶上班，連紅甌道上，爆燃的木棉花都引不起一城的驚詫。傍晚又蜂擁回到自己的公寓，把自己關在經過設計的室內擺設裡，喜的怒的哀的樂的也一併關閉進去，似乎那就是整個天地。因此這種開放向夜空，舒緩有致地叩響耳膜的南胡，就成為定時造訪般的親切。

一段時間後，開始閃現了一個探詢的問號，拉琴的究竟是誰？但初時家人好似都有種默契，誰也不想解答這個謎題，似乎堅持一種想知而又不知的神祕，會為日常生活帶來特別富於想像的趣味。

試聽那琴聲，在鋁門窗微微洩出的微光中蕩漾，像月光中流水的感覺，時而低沉，時而尖拔，嘈嘈切切，舒舒緩緩，沒想過一根弦會被撥弄成如許的聲音。雖則不識拉琴者，但想像得到那是一種自然的專注，也許高昂著頭，也許低鎖雙眉，坐在全然的靜默之中，拉琴的人將平生的心事，完全透過聲音委委曲曲地傳達出來。

隨著搬進來的時日越久，陸陸續續總有些消息傳來，已能片片斷斷拼湊出拉琴者的輪廓，但也只是輪廓而已，因為據說琴聲的主人本就不太言語的。他是退伍的老兵，孤家寡人一個，白天騎車到處修理皮鞋雨傘，住進小巷，已數

歷寒暑，如此而已。

本來的想知而又不知，乃是一種完全自由想像的空間，寥闊蒼茫。現在似乎浮現了較為固定的方向：退伍老兵，那麼征戰半生，塞北江南，或許琴聲中正有多少人生閱歷；而緘默的人傳達心事的方法，也許不是言語，而是一種比言語更直截有力的聲音。

就懷著這種心情，南胡的聲音中似乎透露更豐富的想像內容：低沉與尖拔都是生命中的諸相，而不只是雙手按壓與拉送的動作。也許聲中似訴家園、烽煙、以及草鞋底下無限展延的行路，在一聲聲頻送的夜風中，那聲音親切而富於生命。

據說語言學家一直在重新審視語言的功能，在如許眾多的表達情意的聲音與姿勢中，語言只是其中的一種，有些至理、至情，似乎非言語所能盡述。那麼對一個木訥的人，南胡的聲音就要比言語更為實在，尤其在巷口匆匆瞥視的瞬間，風霜滿臉的淡然、以及緊閉的雙唇，或許從手指底下流淌出來的聲音，可真是從內心深處流出的。

事實是這樣的，人們每天擁擠在各種聲音之中：上班的地方、市場裡買賣、或者館子裡閒聊……大家總迫不及待地運用聲帶，但也只是喉嚨裡發出的聲音而已。談談隔夜電視的一些新聞，或是輾轉傳遞的生活談資……大家不斷製造聲音，傳遞聲音，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聲音都靜默下來，將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世界。人們總覺得自己寂寞、孤獨，非得弄些聲音消遣消遣不可，因此除非睡覺，總要活動活動自己的聲帶，或者有意或無心地傾聽別人運動聲帶所發出的各種聲音。

人們急於使用聲音來掩飾自己的寂寞，在城市裡，大家盡日言而不言。如果把那些應酬的、言不由衷的、從喉嚨擠出的言語除掉，結果剩下的只是嘴唇翕張的運動，那是滑稽而怪誕的感覺。就好像把聲音擰到最小以後的電視影

像，所有演員的嘴唇一張一翕，一翕一張，原來只是一場啞劇而已，因為那些聲音很少是從肺腑、從丹田發出的。

那麼，比這些言語更貼切的表現人生的，應該就是緘默。緘默能讓人在需要傳達時，充分運用自己的姿勢與表現，喜怒哀樂就自然寫在臉上，或流露在眼睛與擺動的手勢裡；緘默也能讓人深深體會什麼是寂寞，或是孤獨。只有經驗過真寂寞、真孤獨的人，才真懂得聲音的彌足珍貴。那時，人們才會珍視自己的語言，慎用自己的聲帶。

所以人們要傳達時，需要懂得聲音的意義。非只是語言，人間世還有一種無聲之聲，那就是緘默。如果不想緘默，也還有許多聲音都足資傳達，就像南胡傳達出來的，或許拉琴者的不太言語，正是他已體會到這兩種表情達意的符號的妙用。

平生心事盡付諸一陣伊啞之中，這已經是一種習慣。言語道斷，不落言詮，在起伏變化的聲音中，寄託了豐富的消息。所以全神貫注的拉琴動作，也不是物理上的作用，而是人生中一種悲涼的手勢，那種聲音與淡然的眼神、靜默的雙唇契合無間。

直到後來搬離小巷，所留存的印象，大概也只是盈耳南胡的聲音。其他鋁門窗、鐵門、鐵架，以及鐵架下垂掛著的盆栽等諸如此類的，幾乎都可在城裡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巷弄中重複出現；只有那頻頻叩響的琴聲，此刻仍然頻頻叩響黑暗中緘默的心。或許琴聲仍舊在城裡的那處角落迴響，以啞愈啞的繼續安慰那一雙手，直到夜半，月光溫柔地落在全城的屋頂上……

牆、鐵窗及其他

住慣了城市總算琢磨出一種城市生活的哲學：人們會儘量維護自己的隱私權。建築師就是這樣幫忙設計，公寓猶嫌不夠，再多些大樓；而人們則添加了一道道鐵窗與鐵門。

城裡人善於築牆，努力學習裝潢自己小小的空間：在住所、或工作地點，使用一些一再修飾的語言，就好像室內設計家設計出來的：小小格局中一種虛張的氣勢。

城裡人實在太忙：忙於上下電梯、上班、趕館子；忙於回家把自己關起來，將所有喜的怒的哀的樂的一切都關在家裡，吝於與左右鄰居分享。你守著你的牆，我守著我的，不肯先傾訴心事。十二月寒天裡，入門各自媚，誰也不肯相慰言。

或許久住城市早已遺忘了鄉野的記憶：敞開的庭院，流動著不加修飾的語言；在隴頭隴尾，或古井邊，浣洗陳舊或不陳舊的流言：關於氣候、農作與今年收成之類的話題。似乎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隱私，全都一一溶入坦坦蕩蕩的陽光。

其實，建築師既已心中不得已，適應城市設計了小小的空間，人們就不該再擅加了鐵窗與鐵門，尤其是由忙碌與沉默築起的一道道牆。或許上下樓梯、等候公車，只要表現善意的眼色、一句問詢的語言，或有關晚報的一則消息，人們就可以溝通了起來。

住進了城市，設法圍起牆與鐵窗，似乎這樣就算安全！其實也不。打開鋁門窗，迎進陽光與微笑，把自己的憂喜與大家共享，如此這般開放的天地才是真正的安全。

成長

據說戰後成長的一代，其生命史也正映照出從艱困中成長的台灣史，就像從戰火中歷劫後的一塊碑石，字迹分明，編述歷歷：上面敘說著復原的鄉村、蛻變中的城市、以及大時代變動裏瑣瑣細細的歷史傳奇……

碑石的紀錄從民國三十六年敘起，戰後初期，日本敗戰之後百廢待興，大戰時轟炸的砲火殘迹仍留在廢墟之中，二二八事變後的淒厲也仍在大家的心頭上。斯時斯土，辛勤的農人早已在翻耕泥土，不管是滿清、日本，抑是民國來時來、走時走，只有腳下打拚出來的土地才是永遠親切而真實。

那些年代風雨飄搖，鎮壓、戰爭與轉進，時代的大變故更迭發生。只有濱海小村是寧靜而閉塞的，偶而傳送進來一些些相干或不相干的風聲：宣導國民黨政令的標語，然後出現在路上的美援車隊；或是村廟廟埕上偶爾播放的黑白影片中，跳動著朝鮮半島急迫的戰火，斯情斯景都一再提醒大家：戰爭仍在繼續進行。

這小島的命運，在村民宿命式的論調中顯出幾分無奈：滿清來過、日本人來過、國民政府又來了。成長的記憶中，長輩一再諄諄告誡：政治是一件骯髒而危險的事！但似乎連小村也難免要捲入派系的紛紛沓沓中。

一切都在悄悄變化，一切都在冷肅的殺戮後，又逐漸穩定了下來。我們也就在奇特的肅殺氣氛中成長，學習該學習的：書本內的知識，被規定在各省不同的濃濃的鄉音中傳授著國語，我們則幸運地從自然界中學習：知道青草何時生，魚群何時來；而北港溪的溪水又在何時漲落。似乎知曉了這一切，幼小的心靈就已滿足。

有一天下課後，站在村廟前的晒穀場上張望：午後陽光映照的東方遠山，

與悠悠漂泊浮過的白雲，不禁好奇地問道：那是什麼地方？大人嚴肅地說：那是阿里山、關子嶺，山下一個叫「諸羅」的都市。我感覺那是遙遠而美好的地方。

終於在小村莊內的政治鬥爭後，國民黨的整肅在純樸的李家莊（植梧）中進行，父親決定離開小村，遷到了白雲下的遠方，嘉義，祖母口中的諸羅城已不再是台灣地圖上的陌生地名，而是註定全家要安家落戶的地方；在這裏完成了小學到高中的漫長學業，在這陌生而又親切的都市，教育完成了我們一代，這靠山的小城市已然是生命中的一體。

傳聞中台北是一個充滿黃金與夢的地方。黃金與夢，對於沒落中的農人是美好的。十餘年來，在三重、台北橋下或者匆迫擦身而過的都市騎樓中，總感覺空中迴盪著似曾相識的南部的海口的鄉音，大家都在努力覓取祕藏著的黃金與夢。我則負笈來此，在大學的知識殿堂中，尋覓傳說中的黃金與夢。

一切都在變化中，我們見證了這個城市的改變：中間除了一年實習返嘉、一年預官入伍，及取得學位後，往返奔波台中三年。在此已渡過了三十餘年：舊街拓寬、舊屋拆除，讓位給更寬更高的街道與樓房。台北人努力建造一座城市：用紅磚、柏油努力覆蓋了每一寸土地，又用高樓堂皇佔領了天空。一到夜晚，我們就擁有了一座燈火與紅塵翻騰的都會。

台北是寬大、容納量大的，新的行業隨時誕生，新的玩樂接踵而來。在這個城市裏，求知的求知、求助的求助。這都市聚集了進步與墮落、美麗與醜惡、善良與罪惡。傳聞中的黃金與夢，有的實現旋又失落，有的仍繼續在尋覓。它又足夠的神異魅力，進來的就少有離開，男女老少、富貴貧賤，都有追尋自己的黃金與夢的權利，不管是已得到或等待得到的。

一切都還在快速地成長，滿足了基本的尋夢欲，就進一步想遠走美國或其他地方尋覓另一種傳說中的黃金城，想走、走的成的就走；想留想長居的就開

始學習發現；或尋訪老台北，為祖先生活的世界立下一塊碑石，重新詮釋那一頁頁械鬥與和好的歷史；或再尋自家的奮鬥史，在城市的數個角落：戀愛、結婚然後生子、繁衍了新一代。五十餘年來，所有要安頓的都已安頓了自己的歷史，也共同經歷了戒嚴與解嚴、肅殺與期待、禁閉與開放。終於大家共同創造了一個多元而開放的社會，擁有了自己的自由選舉，可以公開聚集在廣場上，聽一場精采而各抒見解的政見發表會。

有那麼一天，一家結伴出遊，就站在大廈廣場上張望：午後的陽光亮麗地映照著青山與白雲。新一代也許會問：那白雲下又是什麼地方？我將會懷念地說：那是故鄉、那個遙遠南方的山村、漁村。他們一定也會感覺：那是遙遠而美好的地方。

變遷

許多年了，偶然路過的這一小山村，業已註定成為一生中生活於斯、終老於斯的地方。雖然一切事物都會變，不變的只有生命中的一些場景，就像收藏在相片簿中的一幀幀舊照，微微泛黃中別有一種溫馨的回味。

十餘年前，初識山村，是剛從風雨中登山歸來。微雨黃昏，斷續的雨飄落市街，街道黯淡而古舊，窄窄長長地沿著地形蜿蜒而下。嚮導瑣瑣細細地敘說著小鄉鎮的歷史，一切似乎顯得迢迢遙遙的……一條河從群山萬壑中奔流而出，從石碇，到深坑，一路流向木柵……小市集就是沖積形成的谷地，讓山胞在此狩獵，讓漢人尋路入山，墾拓繁殖……油酥酥的雨落著，落在古老而又新鮮的話題上，落在祖先走過兒孫走的登山石階、古老的街道、以及牽連兩岸的弧形雙拱橋上。

在候車室，大家靜靜等待，感染一種屬於山、屬於山村的沉默。暮色從靜定的猴山上開始瀉落，濡濕雨意深濃的長街與河岸，一盆盆蘭花羅列在山產店前寂寞地綻放淡紫的花。大家似乎都在諦聽著一種叫做「靜默」的聲音，在候車室內外靜靜迴響。

離開時，黑暗早已成形，遠方沉沉澱澱著暮色的山谷中一盞盞燈一一亮起。這時，心中忽然為一種感覺瀰滿——這偶然路過的山村似曾相識，彷彿前前世早已結了緣。是的！山水之緣，那感覺真切而清晰，似乎已註定要在這片土地上長久生活。生命中大概沒有比「緣份」之感更具神祕的悸動：人或是事物，既已前世結了宿緣，自是會有一股無形的力量相吸互引，然後突破萬難，相逢相會，互放一種光芒。歸途中，暗暗許下了一個心願：一定再來！以了這分山水情緣，一種隱密而美好的喜悅。

從那度黃昏之後，繼續求學，結束在台北的學業，束裝回鄉，任務一年，然後又遷徙於預官的行旅征途中。在後來旅遊、當兵的歷程中，不知又曾路過了多少城鎮與街道，在漫漫獨遊中邂逅過多少人生短景，但都沒有這一帖微雨黃昏能使得內心情靈搖盪。

生命中的事物有時恍如雲煙過眼，如幻如電；有時卻親切纏綿，而在多年後那感覺仍完好如初。就像一段未完成的青澀初戀，遽然中止，只能摺疊存好收藏放在內心深處，收藏保存一如舊物；然後偶然翻尋找出，再作一次細意翻閱。這偶然路過的山村正是那收藏完好的一帖。

重來山村，也是黃昏。初秋時分，剛卸下軍裝，就從南部的故鄉匆匆北上，一進入山村，走在街上，我高興地與村民分享陽光。錯疑中，這山村陌生而又親切，它已不是微雨黃昏中黯淡的臨山靠河的小村莊；而敞露在秋日青青蒼蒼的天空底下，亮麗而美好。

秋日黃昏，就作了一趟久別後的獨遊，特意尋訪舊蹤跡：長街、拱橋以及山邊賣山產、雜貨的小店。斯山斯水蒼翠如昔，在明澈如酒的陽光下，心中飽溢著一種赴約的喜悅。張望之中，深深感覺這山、這水這薄暮中一一逐漸亮起燈火的山村，將是個生根落地的地方。

相見總是在黃昏，微雨時來過，秋陽下來過，這黃昏中的山村已然寫入了歷史，成為生命中的一部份。或許是自身的天性中，本就流淌著深濃的鄉野根性，與土地上的一切事物比較易於互感互應，總覺得此地的一草一木深含情意：山間的明月、河上的清風自成自然湧動的天籟。

山村自有一種屬於山村的性情，無論晨或是暮，晴或是雨，都能與季節深相應和，微妙地傳遞四時消息：春水依時而至，夏木依時而綠；就連山谷中不斷升騰的山氣，在山作雲，出谷作雨，也遵循一穩定而有力的規律。生在山村長在山村的子民最懂得向大自然學習，有陽光處栽種綠竹，雨露綑縵的谷地就

栽培一株株茶香芬芳的文山包種。

時日推移，日升月落，十餘年來，就這樣熟悉了山村的歷史：所謂番漢木柵為界的古老傳說，所謂情侶喧騰分水在指南宮的呂洞賓傳奇，所謂……都在茶餘飯後成為一則則山谷傳奇。它不斷傳述，從百年前開始，伴著老人彈唱的弦索，伊伊啞啞的邊拉邊唱。也許百年後本枝百世的後代會驚訝，樸拙的先人也富於樸拙的想像，且讓它在這片土地上永遠傳遞下去。

不斷的微雨黃昏，在雲霧迷濛的山谷中，或大地升騰煙霞的午後山村，也逐漸隨著時代的流轉，在堅持其不變中也緩緩地變化：流了千百年的河繼續流下去，雨落在茉莉的園裡，竹綠向朝陽的方向；但青青的河畔築起高高的長堤，白翎鷺棲集的山坡地闢建為新社區，一條新鋪柏油的道路也帶來了車子、小孩與小狗……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現，都會讓山村產生微妙的變化。

選擇一個微雨黃昏，依循十餘年前入山的山路再度入山，石階上蒼苔染綠，販賣香火、金紙的亭子已逐漸傾圮。這些變與不變中，究竟是自己的感覺變了，還是山村在變：曾經是偶然路過的過客，現在卻已然融為山村中的一體。在這片土地上，也曾嘯傲風月，如今也眼看新一代嘯傲風月。或許這就是成長與成熟，時間之流中永遠運轉向前的一種秩序。

雨中山村，這多雨的谷地，灌木或草葉、青青的茶園都在膏腴的細雨中煥發著新綠。所有成長的都在努力成長著自己，這就是生命。每一個人、禽鳥或者野獸，在宇宙的流轉中出生與死亡，然後回歸大地。就像山頭新闢的墓園靜靜的偃臥於雨霧中，生在這裡、長在這裡也葬在這裡。世代種茶人家的茶園中，舊的枝幹長出新的枝椏。

走出石階，走向拓寬拓廣的街道，十餘年前瑣瑣敘說的聲音又悄悄響起：一條河從群山萬壑中奔流而出，從石碇，到深坑，流向木柵的谷地……這條河經秋經冬又春了起來，只是那座弧度優美的雙拱橋早已改變，泥濘的河床上，

工人操作機器忙忙碌碌的打樁，這叮噠有力的聲音向兩岸擴散，向黃昏雨意的天空擴散。改變是必然的，山村並不能堅持永遠只是山村，因為這種變化似乎也遵循一強而有力的秩序。

或許新橋擴建落成的日子，兩岸為一道更緊強有力的大路再度連貫起來，它會帶來更多的車子與人們，向山村裡走，向山深處走，沿新闢的環山道路直向猴山巔。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山村的歷史就此刻鏤在橋頭文獻會新立的石碑上：敘說久遠以前煙雨蒼茫的一段故事。或許新生的一代仍舊能辨認這塊碑石，或許碑上填金漆硃的銘文早就漫漶，或許……或許山村的故事仍在不斷的流傳或被遺忘，凡此一切在時間推移的歷史中。似乎都已不甚重要。在風雨漸強中，此刻山村業已逐漸黯淡，逐漸沉落在全然的黑暗中。夜晚山中人早早歇息了，只有寂寞的燈守著夜、守著夢。在大家黑甜的夢鄉中，等待時間一到，就讓青蛙開始敘說一些春天發生的事情吧！

風雨四十年

一、序曲

四十年來家國，一段變化中成長的歲月。戰後的一代，他們的生命史紀錄了島上的一切，從戰火的灰燼中重生，又捲入一大波譁的變局中，註定了的要經歷風風雨雨，如此這般創造了歷史，也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四十初度，就安靜諦聽這一程風雨吧！島上確是多風多雨的氣候；籠罩過密雲不雨，也曾有過厲風暴雨；但終歸多屬和風細雨，冷冷清清。四十年來，聽得出多少風聲雨聲，天風海雨常相作伴，但大家何嘗不期望風雨俱無，乾坤朗朗！這一段風雨四十年，確是有些故事可以敘說的，那麼請聽吧！天籟。

二、從密雲不雨到風狂雨暴

我生之初，逢此百罹。民國三十六年，恰是從密雲不雨逐漸釀成一片風雨飄搖的歲月。戰後的一代尚未及享有太平歲月；就被快速地推向風狂雨暴之中。

政治的風暴是當代史上的一場夢魘，多少人因此失去親人，多少期望的心深深埋下怨恨的種子；從我們出生之後就沒有脫離過戰爭，教科書上教的、老師教的，因此我們認識戰爭：韓戰、反共，這是口號，教導我們在並不真正認識戰爭時，就已認識了戰爭。我們是戰爭之子。從鄉下到城市，戰後出生一代早就早熟地被推入歷史中，讓他們感受到風雨的淒清，然後練習去觀看一幕幕的歷史上演。

在風雨初定中，一切建設也在島上進行著：土地要重劃、農民要減租，大

陸的一段挫敗後的經驗就如此地展開。中國的農民是屬於土地的，生長於斯，終老於斯，是一條生之鎖鍊，與土地深深聯結在一起。他們不認識政治，但認識生活，相信有好好活下去的權利。這就是幼年鄉居所讀的第一課。

不曉得是幸，抑是不幸，我們並不想認識政治，但卻又被教育提早認識，這些認識是多方面的，父老提醒：政治是可怕的！師長教誨的，政治是要管理眾人的，還有報紙、競選的發表會……都一再教育著我們：政治是一場不好玩但又有很多人想玩的成人遊戲。所以在臺灣，戰後的一代在年少時就被灌輸眾多的政治知識，但從未被教導什麼才是政治智慧。

從高中進入大學，被允許的活動是制式的政治，要不，就是與政治無甚關聯的文藝或者登山郊遊。所以那時最流行的是存在主義，在一些舶來的思潮中曲折映射出潛存的時代意識。更多的就是研讀醫、工或商業，這是最有實際利益的。因此民國六十年前後，就有一批批走出校園的生力軍，陸陸續續投入商場，臺灣的經濟就這樣地眼看著起飛了。

但戰後的一代需要多歷經考驗：中日斷交、中美斷交，我們有過冷冽的冬天。只有歷練才能成長，釣魚臺事件遊行過嗎？美麗島事件聽說過嗎？風雨交作，瀰天漫地。就在這些事件的演練中，大家終於從書本中走出，將所學的一套民主理念真正地落實。所以政治智慧是自己學習得來的，這時，戰後的一代已然邁向四十幾的分水嶺。

三、從風狂雨暴到和風細雨

戰後的一代經歷了四十年，實在是人生中極為奇特的經驗，從為人子到為人父，從作學生到當老師，角色一再對換，就不能不嚴肅一些地思考問題。二、三十年前，將那些問題問父親、問老師，似乎得到的永遠是沉默的警告的

眼色？現在同一問題，由兒子問、由學生問，也要回報以沉默？

我們問他們問——中國在那裏？不是在海的那一邊？從小就教育認識中國：秋海棠形的，有著青海黃河的，上面活動著同樣是黃皮膚黑頭髮的族類，那曾是歷代祖先歸根安葬的地方？但有時想想又何嘗認識？足不曾履、手不曾觸，而眼睛所看的永遠是文字的敘述、圖片的影象？您說我們認識嗎？

他們問——中國未來會如何？這一個答案，好像早就在教科書上講過的；在講臺上只要按照部訂的說，準沒錯？但看得出這一代的學生更勇敢一些，他們不信！愈是教科書上講得肯定的，愈會用他們所學的精神去質疑問難，他們是進步的，較我們那一代的冷默；他們敢於對政治加以正視！這也是代溝吧！

戰後的一代都曾嚐過艱辛，生活上不享受，在鄉下打赤腳走過十二月的冰冷地上！在沒有冷氣的房間也曾揮汗拚過聯考；而新生的一代，出門就有車子、在家有冷氣，有電視有錄影機有電子遊樂器，但他們並不快樂。他們有我們沒有的，他們也沒有我們有的——到村頭看看鬧熱的陣頭，到溪底捉魚抓蝦，他們沒有，但還是會唱一些：我家門前有小河……似乎每一代都有些快樂與不快樂。

四十年來，時代在變，環境在變，藏在心裏的一切慾望也在變：物質生活、經濟生活只是一部分；還有政治生活，還有一些更實際的事物，都一再吸引著人去爭取。這就是我們的新認識，漸漸地就發現那些在演講的，有些竟是熟面孔，他們激昂的神情中，真的是要實現某些理想某些願望。

島其實只是小小的，你會發覺你的同學、你的朋友紛紛活動起來：作生意的、擺小攤子的，也有儼然是政治人物的，有些在政府機關出入，有些在廣場大街遊行。這個世界小小小，這個世界妙妙妙。我們的師長在不同的陣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們的學生也競相投入兩股行列中，而我們呢！

戰後的一代就是在這樣的變局中成長，每個人都為自己的作為找到了一番

說辭，經濟的、政治的，原來大家都在紛紛擾擾中終於成長了。開始有自己的打算，不惑於人也不想惑人，爭了四十年，就像島上的颱風定期發生，也許風狂雨暴、天昏地暗，好像海島要沉淪！也許只是和風細雨，雨過乍晴，仍舊要照常上班、上學與上工，這大概也是琢磨出來的一種能耐、一種藝術。

其實有什麼好霸好爭，美麗的或不是美麗的，終只是一場風風雨雨，真正勝利的是那股潮流，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它終將席捲一切！年老的走年輕的來，走走來來，這就是歷史。

四、未完成之曲

四十年可以讓戰後的一代成長，也可以讓戰爭中的一代悲白髮，而年幼的一代已然出生，他們有更明亮的眼睛、更旺盛的精神。我們也許活得不夠輝煌，即是戰爭的孩子又不真認識戰爭，即是中國的孩子但又何嘗認識中國？但至少自初生之後。就隨著島上的一切成長起來，這就是戰後的一代。

四十個年頭，在臺灣的歷史、在中國的歷史曾不足以一瞬，所有的一切早就融入更大更長的時空中，應該還有一個四十年，還有更長的一段歲月。所以四十只是個開始，無論在商在工，或在學校或在街頭，四十歲是生龍活虎的標幟，要一切更好，那麼這是待譜的未完之曲、這是有待繼續寫下去的歷史。

還要繼續說一些什麼？其實太陽底下就是永遠搬演些新鮮或不新鮮的事，你我都是演員，都在嚴肅或不嚴肅地扮演自己所該演的角色！四十年風風雨雨，過都已經過了，只是眼前這一片，風雨將變。四十年成長、茁壯的智慧，它應該不是疾風暴雨而不終朝，而將是朗朗乾坤，陽光亮麗。

那麼，戰爭之子、風雨之子——請與眾同禱！

死亡不再獨霸！（懷月辭）

伊留在我桌上的一張囑咐，鉅細靡遺地交代日常瑣事，一條一條解說分明，特別地還交代了一些重要證件放在什麼地方？也許這是一種無以名之的預感，一張臨行的叮嚀好似在交代「後事」！

月仙走了！華航空難讓伊剛過半百（五十二歲）的生命倏然中止。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八時零五分，將是我們一家人永難忘懷的時刻；而桃園縣大園鄉國際路，也將是一處永遠存在的傷心地。就因為華航駕駛一個不經意的疏忽，帶給了百餘個家庭的天倫夢碎，也帶給我們原本溫馨的小家庭永遠的痛。雖則西濱的路面可以重鋪、路樹可以重栽，但是那撞毀的房屋、扭曲而破碎的機身及焚後瀰漫空中的焦味，就如同電影影片中的停格畫面一樣，為月仙一生、也為我們一家留下了難以釋懷的傷痛畫面。

月仙一生，就如同許多平凡而又讓人感佩的中學老師一樣，平靜又平實地活著。在人生的各個不同階段裏，盡責地盡其為人子、為人妻、為人母及為人師的角色，誠摯踏實，恰如其分；唯一的缺憾，就是伊所期望的退休生涯，規畫好好的書法傳藝和寫作計畫；也期望年將老時，能夠含飴弄孫，安享伊想要盡的為人祖母的願望！在我們驟然接悉惡耗時，實在難以接受這是事實？接下經歷了讓人傷心欲絕的認屍、火化之後，在整理伊的遺物時，才能比較平靜地回顧伊的一生，一個平凡而充實的生命歷程。

為人子為人幼

月仙出生在彰化市郊主祀媽祖的南瑤宮附近，一條叫「玉女巷」的林氏祖

宅。在伊所寫的散文〈回味鄉土年〉中，曾縷縷細述南瑤宮旁的鄉土記憶，從出生到完成小學、中學教育的那段漫長歲月，都在廟會、鄉土的鄉野氣氛中渡過；直到讀師大時，才有短短四年的負笈北市的台北經驗。月仙常常提起父親（林有道先生）是一位嚴肅而又風趣的數學老師，任教彰化中學多年；母親則是慈祥的家庭主婦。由於教師之家的緣故，她的三位兄長都受過良好的大學教育，在一流學校（台大及興大）畢業後，成為優秀的中小企業家，從事商貿的本行。而三位姊姊中，則多是擔任教職，承傳父親的教師行業，月仙排行第四，另有一位妹妹曾在銀行業服務，現在專事繪畫。在台灣早期那段艱辛的歲月中，一個教師家庭的教養深深影響了伊的性格，也決定了伊的生命方向。

在五姐妹中，月仙選擇了文學，常是姊妹的口中，「最有才華」的。由於伊在大學畢業後即返鄉任教，在南瑤宮旁祖宅居住的時間較長，陪伴父母的時間也較長。所以在伊的散文中有一篇獲得省文藝作家協會的散文獎，就是一篇感念慈母之恩的小品。退休之後伊曾一再敘說要寫一些紀念雙親的作品，特別是父親生前的為人處事，以之彌補一些缺憾。這是緣於伊的婚姻曾讓雙親傷心，因為林家先祖曾與當地李姓有過嫌隙，而發誓不與姓李的聯姻，伊偏偏遇上的却是一位姓李的。這種婚姻中的難堪一直不易完全消除，延續到父親過世而母親被接到台北奉養時，伊就常常到兄嫂家中看顧，期望能夠多一些補償，再次得到母親溫暖的心。對於這段為了愛情所做的「叛逆」，伊有極為深刻的感受，本來今年回嘉義過年，在返北時還說要帶一家人重返玉女巷，重到南瑤宮的媽祖前上香，期望一子一女也能「回味」一下伊的「鄉土年」（散文篇名）。沒想到後來卻倉卒返北，這趟玉女巷之行就成為永難再續的心願了！

為人妻為人母

在我們的小家庭中，月仙是標準的「管家」。由於長期在台北市工作，伊之為人媳，就只有兩次返嘉待產時，才有較長的時間與婆婆相處。不過在那種狀態之下，倒是家慈待之如己出，在醫院產後調養的時間內，同房的都還以為是母親在調護女兒。不過等後來家慈兩次到台北手術時，伊在教學之餘，就常以醫院為家，扶助老人家渡過一段辛苦的日子。這是兩段婆媳之間愉快相處的經驗，由於兩老過不慣台北的生活而不願北上，伊的孝順就只能表現在每年返嘉過年時，準備一大堆送給老人家的營養品；此外就是不斷提醒忙碌的我：不要忘了時常打個電話回家問候！在家嚴、家慈的眼中，月仙是個稱職的媳婦，雖然不能長久相處，卻能體會這位「林家」來的媳婦是細心而溫婉的，而「李家」也完全地接納。終究彰化市郊林李兩家的怨仇，是與雲林之李毫無關涉，月仙誠摯和李家二老的厚實才是化解那陳年宿怨之道。

月仙的「管家」工夫就完全表現在台北的家中，女性的細心使伊在為人師之餘，也要扮好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伊是在傳統家庭中教養成長的，也是在傳統中文教育中完成其人格的成長，所以「主內」的職能是當仁不讓的。伊善理財，節儉持家，絕不浪費，常說「惜福就是福」。由於丈夫是專業的研究工作者，常年從事田野調查與學術研究，伊就責無旁貸地扛下了持家的繁瑣事物，讓學者的另一半能毫無後顧之憂，專心關注他的學術鑽研與社會服務。所以一對子女都在伊的看護之下教育、成長，長男（翼宇）在完成了台大的課業後入伍當兵，女兒（馥名）也在伊的陪伴下，共同經歷了三年的景美國中生涯，順利地送入北一女。每次提起同事讚美伊：好會教養女兒啊！伊也就有拉拔子女長大的由衷喜悅。

伊之為人妻、為人母，幾乎是踏入李家之門後就需扮演的二而一的職能。

由於我們李家也是教師之家，特別是在台灣光復之初那段愴惶的歲月裏，家嚴原是從雲林縣口湖鄉金湖村曾家過繼到相鄰的植梧村李家——也就是當時反對黨李萬居先生的李姓家族，基於同宗之誼，家嚴也捲入了一場政治惡鬥，最後被迫不得不遷移到嘉義，重拾教鞭。這段清苦的受難生活，使我們李家兄弟必須自力更生地完成大專教育，大姐甚至還需放棄升學而及早進入社會學得一技之長。月仙在理解李家生活困頓的情況下，卻仍能執意入門支持丈夫完成博士的願望，然後共同創造小家庭，陪伴一子一女順利完成了課業。就在人生的願望初步完成，才辦理退休，剛清閒了半年，卻遽然長逝！

為人師為人長

月仙即是出身教師之家，也基於公費之故就選擇了師範大學，從畢業之後一直任教，在屆滿二十五年，也過了五十歲後，才從教育的崗位上退下。剛畢業時，伊回到彰化，在彰化商職教了五年。等結婚後就調到台北市，先後在仁愛國中、北政國中及景美國中任教過。較早都還是教本行的國文，後來在北政國中時，學校成立了「特殊教育」的資源班，伊就自願接受了特教訓練，所以北政停收資源班後，才又轉到景美國中繼續其特殊專長。由於台灣的高中、國中倡導在職進修，當時我們鼓勵伊修習中文研究所的學分以取得碩士資格，伊卻情願一早就趕到陽明山接受特教訓練，認認真真地為那些學生特教，伊常說：這是教普通班所未曾有的經驗！

由於伊的專心投入，就長期累積了許多引導資源班學生的經驗，其中自然也有過挫折，卻也激發了教好這些學生的決心。每當夜晚全家團聚用餐時，伊常會說一些學校中的特別經驗，一家人也都能感受到伊在付出的耐心中，充滿了幫助這些學生成長的慈愛和喜悅。在退休前，伊常自問：當滿了二十五年的

老師會留下些什麼？除了誠摯教學所獲得的學生回應外，我們鼓勵伊將這些特教經驗用一個個小故事保留下來，這是需要從實際教學中才能獲取的。於是在退休前的最後一年，除了擔任特教組的主任，公餘就是開始一篇篇的撰寫工作，這一持續性的寫作計畫直到退休後半年仍夜以繼日地進行著，我們都能夠體會伊的心願：希望留下一些什麼！

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整理撰寫，又親自一篇篇電腦打字，其間也嘗試選出一部份投稿。等累積到份量足以結集時，伊就嘗試經由介紹而寄投出版社，經過數次的努力後，終於有新雨出版社願意接受，要簽約時伊特別叮嚀我一定要在場，這是充滿了興奮期待的情緒。在這次的出版過程中，女兒因平常就喜歡繪畫，就在課餘幫忙插畫；而小叔隆楙是美工正科班出身，又旅法九年餘，近年返台，也抽空幫忙做一些插畫及美工；我則答應寫一篇序，記錄伊的寫作心境，並紀念全家合作的一次難得的經驗。就在今年過年前送出稿件進行編排，當伊覺得已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想隨團到印尼峇里島旅遊散心。就在這期間出版社來電說：二月十六日晚上將要送來初校稿！沒想到這個夜晚，原本是要親眼目睹初稿校樣的喜悅，卻是讓它成為「遺作」，也是伊擔任特教多年來唯一留下的寶貴經驗。

安靜而閒散的生命

在林家五姊妹中，雖然姊妹們都好意讚美：四妹是最有才華的，這是一種手足之間的關愛，就如同大家對五妹玉真所喜愛的繪畫一樣，是鼓勵中的讚美。其實月仙只是在正課正業之餘喜歡「遊於藝」，從大學時代起就是如此：先是學口琴，也上台表演，伊卻說只是一種興趣。然後又學古箏，先後換過數臺，也請過家教。不過在伊的遊藝生活中，這些興趣都只是一種遊戲，從不嚴

肅地玩真的。有時興致來潮，伊就會閒閒地撫弄古箏，客廳中所擺的那具，就如此等待主人興起時，才會發出一串悅耳的箏聲，如今這臺鋪上絨布的古箏，卻只能空等主人從南方的陽光中歸來，那些散落的箏譜也將是永不開的無聲之樂了！

伊的愛樂卻傳承到女兒的手上，為了讓女孩子培養一些音樂興趣，伊就不辭辛苦地陪著女兒學習吹笛子。在國中時，由於李錫奇老師的鼓勵與欣賞，伊也就陪著女兒去南部比賽；又在考上了北一女之後，鼓勵其繼續學習，參加學校的校隊出外比賽。其實我們都瞭解：這只是為人母的心境，期望孩子能增多一些技藝。就像伊的另一種遊藝（書法）一樣，原先是為了陪兒子，就到薛平南先生的書法教室學習，結果是後來兒子不再寫字，伊自己卻愈寫愈勤，甚至還參加了「盤石書會」，偶而也被逼著參加聯展。退休之後較為清閒，同學干老師就鼓勵伊就近到政大參加林麗娥老師的書法集會，這一次還差點就參加了他們的書法之旅到廣州去！

在伊的一生中，不管是寫作，抑是音樂或書法，其實都只是一種遊藝而已。由於天性好靜，不喜吵雜，所以伊不喜愛參加應酬，就連運動也是有所選擇：在搬到木柵定居後，我就陪伊參加華老師的瑜珈班，雖然功夫也不夠精進，確一直持續練習，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後來我因緣所至，拜入全真道龍門宗，伊也就參加了黃龍丹院的靜坐，每晚睡前的子時打坐也就成為常課，不過也只是生活中的一種活動而已。在伊的感覺中，有興趣就學，有需要就學，也很快就學的有模有樣，不過卻也少有熱烈的學習熱勁。伊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我又不要成為專家！我也常笑伊是「散仙」，就如此這般閒閒散散地遊於藝，閒閒散散地過了五十年，然後突然從人間消失。

悲懷與禱念

月仙走了！這是二月十六日晚九時，旅行社的人打來電話後的第一個感覺。只是伊平常好靜、閒散，連出國旅遊也是少有的事，沒想到難得一次的陽光與海水之旅，卻成為生命最終的旅程。也許我們該「喜悅」地想像：這是一趟「陽光與海水」之旅，伊也和團友們共同享愛了快樂。

月仙走了！伊留在我桌上的一張囑咐，鉅細靡遺地交代日常瑣事，一條一條解說分明，特別地就是還交代一些重要證件放在什麼地方？也許這就是伊平日的細心，臨出遠門還要一一囑咐；也許這是一種無以名之的預感，一張臨行的叮嚀好似在交代「後事」！

月仙走了！伊曾三次出國旅遊，每次都是自己提著簡便，行李與女兒偕行，只有這一次伊單獨地走！在走前半月伊常說心痛，我曾建議是否不出國？但伊還是被大學同學高老師說服同行。走前數日伊突然對我說：「這次你一要送我上車！」最難忘的是二月十一日晨五時，我及早起床等待，然後五時四十分車子來接，看伊上車，幫伊提上行李，然後看伊在車中下坡遠去，永遠地遠行。

月仙走了！當二月十六日夜晚的等待，已成為永遠的等待！我們一家都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月仙真的走了！驟然而來的不幸訊息，讓我們不能接受，但又不能不接受。開始數日我們痛苦難過！我深刻思索《莊子》中喪妻鼓盆而歌的寓言，如何方能從有情中超越？這是活生生的生命體驗。

月仙走了！走得如此倉卒，筆不及撫，書不及出，就在未及完成中如此匆忙地走了。我們唯一能作的，就是在無奈與痛苦中，讓伊到帝教之門皈依皈空，期望在經文誦贊中，伊驚懼的靈魂能夠借由不可思議的功德力，終能凝聚終能安息終能超升仙界。

親友及月仙的同事好友！讓我們為伊最後的一程送行，讓我們為伊生命的
終極共禱：

死亡不再獨霸！

恐懼不再獨霸！

來自自然的終歸自然，

來自大羅的終歸大羅。

人間世的肉體終將朽腐，

只有魂魄的煉度才能永生；

水來洗火來煉，

洗淨創痛煉出真身；

度入永恒還歸自然。

漂鳥之歌

——思想透澈我的心頭，正如雁群掠過天空。
我聽見牠們的翼聲。

——泰戈爾《漂鳥集》

午后，那漂鳥從暮煙中升起，在落寞的黃昏光中高高低低地飛著，天空冷藍冷藍的，雲焚了一長長的下午，黃昏時，焚煙便濃濃淡淡地飄飛著，從森林飄到草原，飄到孤形的地平線。漂鳥！蒼煙中一雙漂鳥翱翔著。

我是漂鳥

我是秋季以後第一隻離巢的漂鳥

秋季開始以後，那漂鳥就被注定了漂泊的命運，在遼濶的天空飄飛著，猶之於一片枯葉。它的存在真是個永恆的奇異，在天空之中，星殞的子夜，雲焚的日午，那漂鳥隨時隨地都在準備出發著，向不可知的空間與時間。

那漂鳥自北方飛來，白色的冰原畏縮地在下，冷冷的雲層在上空低低地、低低地壓覆著，北方不可久居兮不可久居，它孤獨地飛過一座無人的廢墟，陰影無聲地加長。夜晚，它孤宿在初霜後的一截枯木上，夜色在淒異地泛白，月光浮雕在斑駁的霧上，霧挪移著貓步，拱著神經質的黑腰飄著。在荒墟之上，一隻狼嗥著月，嗥聲刺破冷冷的封凍的霧，神話中那黑髮的鳥在子夜中悲泣，泣紅了半個淒涼的午夜。

「魂兮——魂兮歸來，胡不歸來
北方不可久居兮——」

它在夜晚隱隱地聽見那呼喚，在遙遠地響著，魂兮——有孤寂在故國的夢中呼喚著的愛倫坡，有悲淒地在牢愁中呼喚著的屈靈均，魂兮歸來——那漂鳥夢見故國的港灣，彎曲的溫暖的海岸，白色的風帆在西風中飄飄，還有一——還有太陽，發著光熱，晶瑩的太陽……

一滴冷露沉重地敲響在冰凍的地面
一隻黑鳥在枯林之上悲泣著
一隻狂嗥的狼蹲坐在荒墟中吠月

那漂鳥終於又出發了，異域在翅膀下遙遠地誘惑著，冰原幻化成軟軟的棉絨氈，枯木刻劃著優美的弧線，但它還是出發，在不可知的天空中飄飛著，重新它漂泊的命運。

我是漂鳥，漂泊著的漂鳥。

（漂鳥飛著，自從離開北方後，白色的夢只在疲憊之時浮現，在意志最薄弱時，回憶就層層地包圍著。清晨，它輕輕抖落翅膀上的沉重向前飛著，於是它看到了——）

一個穿獵裝的男人在初霜的草地上走著，一條灰色的獵狗前前後後地跟著跑，獵人沉默地將腳踏在霜地上，身後的背景是冷意地白，他嘴上銜著一根大煙斗。

林間有輕煙飄昇，他穿過林間噴出一口煙說：

「頌讚啊！這霜晨。」

太陽在林外閃爍，帶霜的枯枝、發亮的石頭。他穿過林地去尋找太陽，將一林沉默遺留給霜濃的早晨。

（那漂鳥跨越過太陽，森林中流動著霜化的流水；黃昏時，它看到了草原）
草原呈示著霜色，枯黃黃的，落日在起煙的地平線上孤懸著，有兩個黑影在秋原上挪動。霜降之夜，天空輕飄飄地飛灑著白絨毛，那兩人走盡草原，停留在森林的邊緣。

「我們必須趕過這森林，在月落之前。」

「快吧！希望在穿過森林時能發現住宿的地方。」

兩個流浪者張望陰影沉沉的林徑，穿林入林去了。

（那晚以後，它再也沒看到那流浪者，在空中漂鳥看不出林子的那邊有旅舍。那是原始的、遼闊的大森林。這一天，它飛過一座湖，停在詩人的小木屋上。）

秋季來前，詩人修葺他的木屋，屋頂居然伸出一小節煙囪。哪！詩人有個小火爐。漂鳥看見窗內排著一堆書。

「秋安！詩人。」詩人正從湖畔汲水回來，他愉快地跟漂鳥笑著，疏朗的林地上，有飛舞的落葉，

「你要尋找什麼？」

「我要尋找太陽，詩人——你尋找什麼？」漂鳥反問：

「我尋找詩，尋找美。你該去看隱士的。」

（它飛過沼澤和森林，闊葉林的色彩由綠轉黃，小徑已被黃葉掩過，那漂鳥在尋找隱士。）

那隱士已在岩洞內坐過一長長的夏，洞外那棵樹已綠了不知多少次？自從

他離開紅塵後，數易寒暑，他真不再離開這棲身之處；願與鹿豕遊，與草木處。他想：他的朋友也許以為他死了，或許他們搜遍他「在世」的言行準備作傳記。但他懶得去想，昨夜夢見自己軀殼輕飄飄地解脫了。

因此他站到洞外，那漂鳥被他那遺世的風姿點醒，哦！敢情他就是隱士吧！已不類人形。

「隱士！士別三日，你已悟了吧！」

隱士舉起他清澄而帶飄忽感的眼神，看著那飛翔之物說：「哦！早悟破人間世了，只是我還不能飛昇。」

「你食薇嗎！你是不屬於人間的！你該悟出飛翔之道。」

隱士欣然地舉出雙臂，試作飛翔之狀。

（當它飛過森林，以盤旋之姿，不見天日的密林中，青苔、地衣在無聲地爬行著，那是黑色的地帶，猿嘯刺破死寂。幾個滑翔之後，它聽見谷地上有聲響。）

彭彭……咚咚……彭咚彭咚……那鼓聲棒音從火堆中響起。

那是人類的祭禮，深膚色的土著圍著火圈跳著舞著，吆喝著狂歌著，火花茂盛地怒放。

彭達——彭達——然後鳴——螺角的號聲，鳴——

巫師站到場子中央，唸唸有詞，土著都跪伏著，不是吆喝，是恐怖的呢喃，低沉，顫抖而蒼涼。

「神啊！神之子民，有難是罹……」

神啊！祈日之升，祈月之恆，惟享惟禱……」

淒迷的月光自雲層後洩漏著，在巫師扭曲的臉譜上，顫動著虔誠的皺紋，眼睛緊閉，黑烏烏的長髮垂落在額前。

土著們又躍起，又狂舞，嘿，彭達——

那尊神像，太陽的圖騰被高高地抬起。

一縷濃黑的黑煙，從火堆中升起，昇向空漠的天空。

（森林過後，就橫接著沼澤，淺淺的漂露著石頭，漂鳥看見自己孤獨的影子，在水面上舒寫著黑圈；它愉悅地翱翔著，自愉自悅這剎那的歡暢，看不見湖畔沉思的納西思，他活在神話裡，只有水仙在岸上搖曳著。傍晚時，他看見了小鎮，鎮北一座高塔聳立著，很突兀的。）

塔是座落在古廟前的，秋陽靜靜地灑落在廣場上。

漂鳥停留在屋瓦上，發覺到廟廊已重新粉刷過，是秋天的豐年祭吧！稻香瀰漫著狹長的小街。

人類忙碌地準備過節。

（這將是快樂的祭典，漂鳥飛過小鎮的中央，在鎮尾它徐緩地飛著，以洋溢著秋光的翼。）

「彭」的一聲，當它看到小屋前的那個男人時，它飛翔的姿態零亂了，那男人從林蔭處躍出追趕著，兩條黑色的狗狺狺狂吠；漂鳥高飛起來，只覺得底下成為一片暈眩的黃。傍晚時，它瞥見一簇樹影，不知覺間，它投向那兒。

醒時，它看見暈黃的光。

「它活了！」一個小孩子喊著。

「活著！真是命運，要不是我從外邊路過，它早死了！」是老婦人的聲音。

那是孤立的農莊，漂鳥再度在那裡接觸到人類，它不記得那老婦與小孩的名字，但它在起程時，那老婦人善意的皺紋中，有種歲月磨滅不掉的慈悲，還有那小孩子童稚的純真與自然，卻深深印在記憶中。

（那漂鳥快樂地在小農莊上翱翔著，一隻漂鳥，一隻漂泊天地間的白翅之鳥。它飛上雲朵層，又俯衝到那農舍上，那兒有仰著的臉，它戀戀、它逡巡，然後躍起昇向雲間。）

翱翔之後，它看見一脈黃土崗子，雜亂的叢草中，矗立著一塊塊白色的石碑，蔓藤爬滿在墳地上。

枯黃的南山便自平地突兀拔起，很寧靜，沉厚的憂鬱在午后的陽光下沉澱著，然後那種印象昇高，成為一種浮雕，成為一種浮世的抽象敘述。

（霜跡紛降至下界，漂鳥從未知的空間與時間，出發，它被注定是要漂泊的，除非它能尋找到那太陽，生命的太陽。）

（午夜，霜降在原野。它飛過廢墟，看過無人的村落，淒涼的霜白，那漂鳥回想起那白色之夢，有次它在永無休止的飛行中看見戰場。）

野砲在鐵絲網以外怒吼著。

稀疏的砲光在子夜的沉寂中，慢慢地低沉，沒有星光，沒有月亮，雲層厚厚地低壓著戰場，在坑坑洞洞裡充滿著雨意。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寒雨濕，聲啾啾聲啾啾，落吧！鬼雨，在陰冷的古戰場上，有夜鳥啼血，有舊鬼哀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有人在鐵絲網外哀吟國殤，有的在剪紙招魂，魂兮——歸來，胡不歸來，故鄉有月家有老母……

（漂鳥怕見月光，它不想看到月光下，那沉默的戰場。霜濃之夜，它看見了一座城，荒城似的兀立在黑暗中。）

荒城之月，在一排屋脊上走著，月光沿著街谷參差地瀉落。

漂鳥停在廣場的鐘樓上，下邊是個岔道，那是分叉道，指標指向一條燈光輝煌的街，另一邊則指向一幽暗的古典廣場。它掠過街谷，谷底的生物紛紛湧向歌舞的洞窟裡。

一條街就這樣被踩死，歌聲從一條通流過第三條通，流到一條狹窄的死巷。於是一支夜曲便被狠狠地嘔出一大半，這兒狂歌，那兒美酒，煙味從谷底上昇，嗆得星辰作嘔。

有個穿黑衣的人在街角說故事，說荒城的傳奇，金杯為酒，歌為風，（夜風吹過街谷將故事流傳著）；謠傳在街廊間，有人看見異象；「史芬克斯蹲在第五街」，「不！是第八街的街口」，「不是！你們知個啥！是在三條通與十三條通的十字路口。」史芬克斯又再問它的新謎。

（漂鳥繞過那地帶，往寂靜處飛去。）

一座教堂在河的東岸立著，聖潔的聖母之像在園中被矗立著，聖善瑪利亞——瑪利亞——

漂鳥沿著屋角飛著——霜繽紛雪繽紛，它停宿在古典風的一座宮殿下。那夜，石獅子夢見自己在石山時的形象，那是混沌，被雕琢後就遺忘了的，直到漂鳥帶來自然的福音。

第二夜，漂鳥開始尋找城中惟一清醒的人。

那穿黑衣的人將領子豎起，在長街走著，他將腳跡踏在千年的歷史之上。

博物館間有千年的故事等著被發掘，藝術廳內有天籟低鳴，畫廊上有顏彩，形象的世界被遺忘。

「陌生人！你在街上尋覓什麼？」

「不！我不是尋覓！我只是懷念這美麗的世界。」

「美麗！是吧！你不是想過自殺？」那是黑衣人的祕密。

「那是弱者，我會肯定自己到底在尋覓什麼，你呢——」

「我們都是漂泊的族類，注定永遠追尋——」

月光平鋪在地上，那陌生人的影子長長的，却比他的軀殼真實，因為他知道自己從軀體而來。也許是吧！那黑衣人尋不著月，或者太陽。

（那漂鳥又繼續飛行著，避免停留在城市裡，它不願知道自己族內的人有多少？只要有地球，就有那奇異的漂泊的族類，那是命定的。）

它棲宿於荒墟上、戰場上，人類的創世故事它看過、聽過。從曠古，從地

球的童稚期，這邊出現一個民族，那邊也有著人類的蹤跡。圖騰是取諸大自然的，他們驚訝、崇拜，只為著活下去；然而他們也沒忘記殺戮、鬥爭，這就是野蠻，奔騰著原始血液的人。千年前如是，千年後亦如是：勇於建築，勇於破壞，只為著繼續活出一個全新的族類。因此他們需要戰爭、愛情、宗教與生活——存在與毀滅。

有宇宙之始，這便是一種奇異的存在，是生命，尤其那叫作漂泊的族類的生命。

那漂鳥翱翔著，它是命定要繼續不斷的追尋著、漂泊著，它曾試圖停止那永恆的追尋，告訴自己不是宿命論者。確實它也擺脫了作為一個悲劇角色的宿命論者，但隨即，他又跌進了命運不可知論之網中。在不可知的命運中，他依然追尋著，但它追尋什麼？在何時何地追尋得到呢！這正如它所恆常經驗的——

那漂鳥在飛越過海洋與綠色陸地後，被地平線上那奇異的景象所吸引：藍色的天空伸延成無垠無涯的空間，雲層全被溶化，呈現一種深沉的男性的藍色誘惑，它快速投身進去。

眼前鋪展著無際涯的黃色廣漠，絕美的真空，它從沒見過如是悲壯的畫面，一片空無、自由、奔放而沉默。

沉默！祇有在那兒那感覺才顯得具體。漂鳥飛翔著，那耀眼的是陽光，是太陽，最悲壯的太陽。

太陽浮貼在藍藍的天空，如是閃亮，如是沉雄。它往那兒飛著飛著，太動人了：太陽！我的太陽。

但是不可能的，愈往上愈覺得遙遠，翅膀散發著焦味，它不顧一切，只是飛——飛——太陽是那樣閃耀、有力，一種絕大的誘惑。底下依然是廣漠的荒

原，紫色的、褐色的沙丘在地平線起伏，絕美的！雲朵浮遊在下邊，慢慢地消融，一種卓絕的死亡，悲壯的葬禮，但依然有雲朵浮遊著。

漂鳥想：它要死了！羽毛都將焚焦了！四肢都將消融了！而太陽，我的太陽，你在那兒？我追尋不到你。

它想快要被焚成虛無了，它覺得斷翼，跌落在荒漠上，在迷濛的飄忽的眼睛裡，那太陽依然高高在上，如是近，又如是遠——

它尋覓什麼？它又如何去尋覓？那是永恆的不可知，能知的只是永恆的追尋。這就是漂泊，這就是生命。

「世界上渺小的漂泊者之群啊，留下你們的足印在我的字句裏吧！」（泰戈爾。）

我老是喜歡看這類書，那漂鳥在藍色的天空中翱翔著，以白色的彎曲的翅膀優美地飛翔著。那是一種愉悅，尤其是在秋日清淡的黃昏，偃臥在草地上時。

頌歌吧！這地球上漂泊的族類。

夏日開始後，我血管中就流動著那種漂泊的血液，永無休止的。並不是我喜歡那種悲劇式的自我愉悅，而是本能中有種追尋的衝動。

那純屬於一種浪漫的狂想，不能解說的。

秋敏感地敲叩我的心靈時，我拋開一切，包括平日我喜歡的一些書籍。最重要的，我從沉思的狀態中解脫而出，夾帶漂鳥集，或倚著落葉樹，讓秋風翻開那一頁；或蒙著臉眠著，讓秋陽灑落在書卷上，如是而已，我的思想澄澈，形成一片快意的空曠。

只要有漂鳥掠過天空時，我就會聽見飛翼之聲。

這是我所聽見的翼聲之蹤迹，這些字句誕生後，我將把《漂鳥集》還給它的主人，我也將回到我寧靜的世界。靜聽著，霜降第一夜，黃葉敲叩著我的小窗扉。

Abstrac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0, the current book is a revised digital edition. It is a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s prose works. The title "Butterfly Wings" refers to the diverse roles of Li Xian, including religious/literary scholar, prose writer/poet. The contents is generally divided according to Li Xian's residence throughout his creative career and then further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distinct themes, consisting of five parts: "The Red House Collection" during his school days, Chiayi's "Peach City Collection," Taipei's "Muzha Collection," "Myth Collection" focusing on mythological contemplation, and "Meditation Collection" containing personal meditative works.

Keywords: prose, life record, reflection, Chiayi, Taipei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李弦文集 . 2, 散文卷 : 蝶翼 / 李弦 (李豐楙) 著 . --
初版 . -- 嘉義市 :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 2023.11
面 : 公分
ISBN : 978-626-7419-03-8(平裝)
863.55 112019917

李弦文集 2：散文卷：蝶翼

發行人：黃敏惠

總編輯：盧怡君

行政執行：林金龍、陳嘉麗、王詠紳、沈文玉、李懿帆

作者：李豐楙

執行主編：江寶釵

執行編輯：梁鈞笙、黃千珊、蔡翔任

排版設計：呂奇峰

出版單位：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地址：600263 嘉義市忠孝路 275 號

電話：05-2788225

網址：<https://cabcy.chiayi.gov.tw/web/>

執行製作：南曦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安平區育平里郡平路 188 號 13 樓之 20

電話：0937-495077

印刷：泰銘照相製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南區彰南里新孝路 186 號

電話：06-2910838

初版日期：2023 年 11 月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I S B N : 978-626-7419-03-8(平裝)

G P N : 1011201723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CHIAYI CITY



嘉義市
公共圖書館



南曦文創

SDGs:





本書曾於2000年出版，本編為重新編輯的數位版。是作者的散文集。書名定為蝶翼，指喻李弦身兼數種身分，他既是宗教／文學學者，又是散文家／詩人。內容則以其居所標幟李弦散文創作的不同階段，再以主題的性質編列次序，共區劃為五個部分：求學期的「紅樓集」、居嘉義的「桃城集」、在台北的「木柵集」，至於「迷思集」寄神話之思，「沉思集」寓個人冥想。

ISBN 978-626-7419-03-8

GPN : 1011201723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出版